

文·化·生·活·译·丛

# 哲学的故事

威尔·杜兰特/著

金发荣等译





国防大学 2 064 2740 0

文·化·生·活·译·丛

# 哲学的故事

威尔·杜兰特/著

金发荣等译



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199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US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的故事/ (美) 杜兰特著; 金发荣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11 (1998.3 重印)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7-108-01067-4

I. 哲… II. ①杜… ②金… III. 哲学史-世界-通俗读  
物 IV. B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099 号



◆责任编辑 舒昌善  
封面设计 张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张 23.75 430 千字

印数 10,001—30,200 册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

ISBN 7-108-01067-4/B·181 定价(上下册)34.50 元

## 赠 夫 人

要坚强，伴侣呀，那样我倒下时你就能  
毅然挺立，那样我就能晓得  
我歌词的片言只字最终都必将  
成为你心头更其优美的曲调；  
那样我就能暗自欣喜你着手于  
我匆匆摺开手的地方，还发掘得更多。

## 致读者

本书并非一本完整的哲学史。它是一种尝试，用集中描写某些主要人物纯理论思维的故事的手法使知识人情化。某些次要的人物给略去了，为的是那些选中的人可以有足够的篇幅使他们栩栩如生。因此那些半传奇式的前苏格拉底学派、斯多噶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经院哲学家和认识论者都没有给以适当的对待。作者认为认识论已经把现代哲学引上歧途，近乎毁了它，他希望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知识过程的研究是心理学的事，哲学又将被理解成是全部认识的综合性解释，而不是认识本身方式与过程的解析性说明。分析是科学的事，它给我们以知识；哲学则必须进行综合，给我们以智慧。

作者唯愿在此永志不忘奥尔登·弗里曼永远令人难以回报的恩泽，他赐与作者受教育和旅游的机会，并启发作者过崇高和文明的生活。但愿这位最知心的朋友能在这些书页中发现偶然见到而又不很完美的某些东西，并没有十分辜负他的盛情与信赖。

威尔·杜兰特  
1926年于纽约

# 目 录

|                      |    |
|----------------------|----|
| 致读者 .....            | 1  |
| 导 言 谈谈哲学的作用 .....    | 1  |
| 第一章 柏拉图 .....        | 8  |
| 一 柏拉图的时代背景 .....     | 8  |
| 二 苏格拉底 .....         | 12 |
| 三 柏拉图的经历 .....       | 23 |
| 四 伦理学问题 .....        | 28 |
| 五 政治学问题 .....        | 32 |
| 六 心理学问题 .....        | 36 |
| 七 心理学的解答 .....       | 39 |
| 八 政治学的解答 .....       | 50 |
| 九 伦理学的解答 .....       | 58 |
| 十 评 论 .....          | 61 |
| 第二章 亚里士多德与希腊科学 ..... | 72 |
| 一 历史背景 .....         | 72 |

|     |                 |     |
|-----|-----------------|-----|
| 二   | 亚里士多德的事业        | 78  |
| 三   | 创立逻辑            | 84  |
| 四   | 科学组织            | 90  |
|     | 1. 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科学 | 90  |
|     | 2. 博物学家亚里士多德    | 94  |
|     | 3. 创立生物学        | 96  |
| 五   | 形而上学和上帝的性质      | 101 |
| 六   | 心理学和艺术的性质       | 104 |
| 七   | 伦理学和幸福的性质       | 108 |
| 八   | 政治学             | 115 |
|     | 1. 共产主义和保守主义    | 115 |
|     | 2. 婚姻和教育        | 120 |
|     | 3. 民主制和贵族制      | 124 |
| 九   | 评论              | 128 |
| 十   | 晚年和逝世           | 133 |
| 第三章 | 弗兰西斯·培根         | 136 |
|     | 一 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   | 136 |
|     | 二 弗兰西斯·培根的政治生涯  | 148 |
|     | 三 论说文集          | 154 |
|     | 四 《伟大的复兴》       | 165 |
|     | 1. 《学术的进展》      | 167 |
|     | 2. 《新工具》        | 178 |
|     | 3. 科学的乌托邦       | 187 |

|     |                  |     |
|-----|------------------|-----|
| 五   | 评 论 .....        | 191 |
| 六   | 结束语 .....        | 198 |
| 第四章 | 斯宾诺莎 .....       | 202 |
| 一   | 历史背景及生平 .....    | 202 |
| 1.  | 犹太人的《奥德修纪》 ..... | 202 |
| 2.  | 斯宾诺莎的教育 .....    | 206 |
| 3.  | 开除教籍 .....       | 210 |
| 4.  | 隐居和逝世 .....      | 214 |
| 二   | 《神学政治论》 .....    | 224 |
| 三   | 《知性改进论》 .....    | 228 |
| 四   | 《伦理学》 .....      | 232 |
| 1.  | 自然与神 .....       | 234 |
| 2.  | 物质与心灵 .....      | 242 |
| 3.  | 理智与道德 .....      | 247 |
| 4.  | 宗教与不朽 .....      | 257 |
| 五   | 《政治论》 .....      | 261 |
| 六   | 斯宾诺莎的影响 .....    | 270 |
| 第五章 | 伏尔泰和法国启蒙运动 ..... | 275 |
| 一   | 巴黎：《俄狄浦斯》 .....  | 275 |
| 二   | 伦敦：《英国通信》 .....  | 287 |
| 三   | 西雷：哲理小说 .....    | 290 |
| 四   | 波茨坦和腓特烈大帝 .....  | 298 |



|   |             |     |
|---|-------------|-----|
| 五 | 乐园：《道德精神论述》 | 305 |
| 六 | 费尔涅：《老实人》   | 310 |
| 七 | 百科全书和哲学辞典   | 321 |
| 八 | 雪耻          | 329 |
| 九 | 伏尔泰和卢梭      | 341 |
| 十 | 结局          | 351 |

## 导 言 谈谈哲学的作用

哲学具有一种乐趣,哪怕是形而上学的海市蜃楼也有它引人入胜的魅力,这是每一个学者都领略到的,虽然物质生活令人不愉快的必需品,会把他从思辨的天堂拉回到经济上利害冲突、患得患失、熙来攘往的生活中来。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在“生命之夏”有某种黄金时代<sup>①</sup>,那时候哲学事实上是柏拉图称之为的“那种可爱的娱乐”;那时候爱好相当难以捉摸的真理,无可比拟地比肉欲的享受和世俗的追求要光荣。早期追求智慧的努力,在我们身上永远留有某种令人难以忘怀的东西。“生命具有意义”,我们和勃朗宁有同感,“寻求它的意义就是我无上的乐趣。”我们的生活有许许多多是无意义的,悠哉闲哉,无所事事,举棋不定,虚掷光阴;我们和我们周围与内心的种种纷乱无序作斗争;但是我们始终愿意相信,只要我们能剖析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身上有某种不可或缺、意味深长的东西。我们需要懂得;“生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不断地把我们现在所拥有、所碰到的一切,都

---

<sup>①</sup> 指古代希腊文化的鼎盛时期。——译者

转化为光亮和火焰”<sup>①</sup>；我们像《卡拉玛佐夫兄弟》<sup>②</sup>中的米蒂亚，都是“不求富贵荣华，只求给自己的疑问找到答案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我们需要把握眼前事物的价值和前景，从而使自己超脱日常环境的漩涡；我们需要懂得小事就是小事，大事就是大事，作适当处理，以免悔之晚矣；我们需要现在看待事物就宛如它们将来永远显示的那样——也就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待事物。我们需要学会笑对无可避免的事物，甚至对死之将至也一笑置之。我们需要浑然一体，以评议和协调我们的意愿使我们的精力配合一致；因为通力合作在伦理学、政治学上是完美的事物，在逻辑学、形而上学中或许也是这样。索罗<sup>③</sup>说，“做一个哲学家，不仅仅是要具有敏捷的思想，甚至也不是要创立一个学派，而是要热爱智慧，按它的意旨过一种简单朴素、独立自主、豁达大度和克尽厥职的生活。”我们深信，只要我们能找到智慧，其余的一切也就能唾手可得了。培根曾告诫我们：“你首先应追求思想的完美，其余的东西，不尾随而来，也会失去了而浑然不觉。”<sup>④</sup> 真理不能使我们富有，但是它能使我们自由。

也许有缺乏教养的读者会在这里打断我们，告诉我们说，哲学跟下棋一样毫无用处，跟愚昧无知一样懵懵懂懂

---

① 尼采《快乐的科学》，序。

② 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小说。——译者

③ 1817—1862，美国作家。——译者

④ 《论学术的进展》第8卷，第2节。

懂,还跟骄傲自满一样停滞不前。西塞罗<sup>①</sup>说,“荒诞不经的东西莫过于我们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所能见到的了。”诚然,有些哲学家几乎无所不通,唯独不懂常识,而许多哲学思绪的翱翔正是由于空气稀薄容易振翅高飞的力量。愿我们在这次航行中,决心只在光明之港停泊,避开形而上学泥泞的溪流和神学争论“百涛齐鸣的海洋”。但是哲学停滞不前了吗?科学似乎总在前进,而哲学却似乎总在丧失阵地。然而这只是因为哲学承担着艰难困苦的任务,要处理科学方法迄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诸如善与恶,美与丑,秩序与自由,生与死等;一旦有一个研究领域产生了可以具有精确的系统知识的时候,它就立即被人称之为科学。每门科学都始于哲学而终于艺术;它起源于假说,结果却大有成就。哲学是对未知事物的假说性解释(如形而上学),或者是对不确切认识的事物的假说性解释(如伦理学或政治哲学);它是追求真理的开路先锋。科学是被征服的土地;它的后面还留着那些脱身不出去的领域,其中知识和艺术缔造了我们不完美却又奇异的世界。哲学看来似乎原地踏步,不知所措了;但是那只是因为她把胜利的果实留给她的女儿们那许多门科学了,而她自己则怀着神圣的永不满足的情愫又继续向前,去思考那些未可必的未曾探索的事物。

---

<sup>①</sup> 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及作家。——译者

我们是否要说得更有点儿专业意味呢？科学是分析性说明，哲学则是综合性解释。科学总是要把整体分解成部分，把机体分解成器官，把朦胧的转化为明确的。它不问事物的价值，也不问它们的总体和终极意义；它满足于说明它们的现状和作用，它只一心一意侧重观察事物原来的性质和运动过程。科学家，正如屠格涅夫诗中的大自然，是无所偏爱的；他对跳蚤的腿和天才创作的阵痛都同样有兴趣。可是哲学家却并不满足于描写事实；他还想探求它与经验的普遍联系，从而把握它的意义与价值；他将事物联系在解释性的综合之中；他千方百计将寻根究底的科学家所分拆开了的那座伟大的宇宙钟比以前更好地安装在一起。科学告诉我们如何治疗、如何杀戮；它精打细算地减低死亡率，却又在战争中大规模地杀死我们；唯独智慧——按照全部经验通力合作的愿望——才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救，什么时候要杀。观察事物运动过程并构想出解决手段来的是科学；评议并协调目的的是哲学；而且当前因为我们的手段和工具数量的增长远远超过我们对理想和目的的解释与综合，我们的生活就充满着喧嚣吵嚷，没什么意思。因为事实除非跟人的愿望有联系，便无足轻重；除非跟某种目的和整体有联系，它便是不完备的。没有哲学的科学，没有前景、没有价值的事实不能使我们免于劫难和绝望。科学赋与我们知识，只有哲学才能赋与我们智慧。

明确地说，哲学意味着包括五个研讨的领域：逻辑

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逻辑学探讨思维和研究的方法：观察和反思，演绎和归纳，假说和实验，分析和综合——这些人类活动的形式都是逻辑学企图理解和引导的；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门枯燥乏味的学问，然而思想史上重大的事件都是人们在思维和研究方法上有所改进的结果。美学是研究理想形式或美的科学；它是艺术的哲学。伦理学研究理想的行为；苏格拉底曾说，最高的知识是关于善与恶的知识，是关于生活智慧的知识。政治学研究理想的社会体制（并非如有人可能设想的那样，是研究攫取并保持政权的艺术和科学）；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男女平权主义——所有这些都是政治哲学戏剧中的人物。最后，形而上学（它招致极大的麻烦，因为它并不像其他的哲学形式那样，企图按理想的模式来协调实际的事物）研究所有事物的“终极实体”；研究“物质”的根本属性（本体论），研究“意识”的根本属性（哲学心理学），研究感知和思维过程中“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认识论）。

这些就是哲学的组成部分；但是这样肢解开来，它就失去了美和乐趣。我们将不在它枯燥乏味的抽象思维和教条形式中去寻觅哲学，而是把它与天才人物栩栩如生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加以表达；我们不仅仅要研究哲学，也要研究哲学家；我们将和思想史上的圣人贤哲、殉道者一起度过时光，让他们辉煌的精神在我们四周跳

跃,直到我们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分享利奥纳多<sup>①</sup>所说的“那最崇高的愉悦,那种理解宇宙人生的乐趣”。这些哲学家只要我们悉心去领悟,谁都能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埃默森<sup>②</sup>曾这样问道:“你知道真正学者的秘密吗?每个人身上都有我可以向他学习的地方,就这一点说,我便是他的学生。”确确实实,我们可以对历史名家采取这样的态度而不会有损于自己的自尊!我们还可以自鸣得意地对待埃默森的别的想法,他认为先哲跟我们讲述时,我们觉得影影绰绰地想起我们自己在遥远的青年时代,也曾经有过先哲如今所说的一模一样的思想,可是我们却没有本领或勇气找到表达形式并说将出来。不错,伟人的话,只是在我们有心去听时,只是在我们内心深处起码也有他们身上所流露出来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我们也有他们所有的经验,可是我们却没有完全吸收那些经验的奥秘与妙谛:现实在我们四周嗡嗡作声,我们对它的弦外之音却并不敏感。天才能谛听出弦外之音,谛听天体的乐曲;天才懂得毕达哥拉斯说哲学是最高妙的乐曲时是什么意思。

所以让我们聆听这些人的话,准备宽恕他们偶然的过失,殷切地领受他们殷切教导的训诲。老苏格拉底劝告克里特说:“别在乎你的哲学老师是好是坏,只思考哲

---

① 即达·芬奇。

② 1803—1882,美国哲学家、散文家及诗人。——译者

学自身,那末你就会通情达理了。要充分而又诚挚地验证她;如果她是邪恶的,就试着叫所有的人都背弃她;但是,如果她正是我所信奉的那样,那末就要追随她,效忠于她,而且还要是心甘情愿的。”



# 第一章 柏拉图

## 一 柏拉图的时代背景

如果你拿一张欧洲地图看一下,你就会看到希腊是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它弯曲的手指伸进地中海。它的南面横躺着那巨大的克里特岛,公元前 2000 年的时候,那些贪婪的手指就从这里取得了文明与文化的最初的种子。东面横过爱琴海便是小亚细亚,如今寂静、冷落了,但在柏拉图以前的岁月里,却是人潮汹涌的,因为有工商业,也有做投机买卖的。西面越过爱奥尼亚海立着意大利,宛如一座宝塔斜倚在海中,还有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在那个时候都各有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在尽头便是那“海克力斯<sup>①</sup>的支柱”(我们是这样称呼直布罗陀海峡的),古时候敢于通过那阴森可怖的大门的水手是寥寥无几的。在北面便是那些仍未驯服的、半野蛮的地区,那个时候叫做色萨利、伊庇鲁斯和马其顿,强悍的部落从这些地方或者说通过这些地方入侵,成为荷马与伯里克利时

---

<sup>①</sup> 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儿子,以神勇巨力著称。——译者

代希腊天才们的祖先。

请再看看地图，你就能见到无数犬牙交错的海岸和崎岖不平的陆地；到处都是海湾、海港和内海；整个大地颠簸崩塌为大山小丘。希腊被这些海陆的天然屏障分割成孤立的碎片；那时的旅行和交通远比现在困难和危险；因此各流域都发展了它自己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它自己的统治政府、社会制度、方言、宗教和文化。各流域都只有一两个城市，环城伸向山坡地带的是一个农业的腹地：埃维亚、洛克里斯、埃托利亚、福基斯、彼奥提亚、阿哈伊亚、阿尔戈利斯、伊利斯、阿卡迪亚、麦西尼亚和拉科尼亚——以斯巴达为中心，还有阿提卡——以雅典为中心，就是这样的“城邦国家”。

请最后看一下地图，看看雅典的位置：它是希腊较大城市中最东头的一个。它的地理位置优越，是希腊人到小亚细亚诸繁华城市去的门户，也是那些发达较早的城市将它们的奢侈品和文化输入正在茁壮成长中的希腊的门户。它有一个优良港口，比雷埃夫斯，无数船只从汹涌澎湃的海涛中来到这里都可以找到安歇之所。它还拥有一支庞大的海上舰队。

公元前 490—前 470 年，斯巴达和雅典不念宿怨，联合兵力，挫败了波斯人在大流士和薛西斯的统率下想把希腊变成亚洲帝国的一个殖民地的努力。在这场年轻的欧洲抗击衰老的东方的战争中，斯巴达提供了陆军，雅典提供了海军。战争结束，斯巴达解散了她的军队，蒙受了

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必然的经济混乱；而雅典却把她的海军变成了商船队，成为古代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斯巴达回复到农业的闭关自守、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去，而雅典却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和港口，成了许多种族不同信仰、不同习俗的人们的会聚之地，他们的接触与竞争就产生了比较、分析和思想。

种种传统和教理在这些进行多种交流的商业中心里相互摩擦，所剩无几；在有一千种信仰的地方，我们就容易对每一种信仰都怀疑起来。也许商人就是第一批怀疑论者；他们见多识广，也就不会轻信任何事情；商人们一般倾向于把所有的人分为不是骗子就是傻子，这就使他们对每一种信条产生怀疑。他们也逐渐地发展出科学；数学随着交易的日趋复杂应运而生，天文学随着航海的愈益大胆而与日俱进。财富的增长带来了研究和思考所必备的闲暇和安逸；人们要求于星星的不仅仅是作为海上导航，而且还要求它们对宇宙之谜作出回答；第一批希腊哲学家就是天文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波斯战争之后，人们以他们的成就而自豪，他们进展到更广阔的领域，以一切知识为自己的活动领域，总想日益扩大研究范围。”<sup>①</sup> 人们变得大胆得很，对种种事物和过程进行合乎自然的解释，然后才归诸超自然的作用和力量；魔法与宗教仪式逐渐让位于科学和对自然的控制；哲学发端了。

---

<sup>①</sup> 《政治学》，第1341节。

最初,这种哲学是物理学性质的;它面对物质世界,追究什么是万物最后的、不可还原的构成要素。这条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是德谟克里特(公元前460—360年)的唯物主义——“实际上,除原子和虚空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这是希腊哲学思想的主流之一;它虽然在柏拉图时代衰微了一个时期,但是到伊壁鸠鲁时(公元前342—270年)又脱颖而出,到卢克莱修时(公元前98—55年)就更转化为一股雄辩的洪流。但是希腊哲学最有特色、最丰富多彩的发展是在智者派手上才脱胎成形的,他们是智慧的游说之士,他们宁愿内省自己的思想和本性,而不愿外察事物世界。他们全是睿智之士(例如高尔吉亚和希庇亚斯),他们许多人是很深奥的(例如普罗塔哥拉和普罗狄库);我们当前的心灵和行为哲学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和解答是他们所未曾了解和讨论过的。他们对任何东西都提出问题;他们面对革出教门或政治放逐而无所畏惧;并勇敢地将一切信仰和制度都传到理性的审判席前。在政治上,他们分成两派。一派像卢梭,论证说人的本性是善的,文明是恶的;人类生而平等,造成不平等的仅仅是阶级形成的制度;法律是强者发明来管束弱者的。另一派像尼采,主张人的本性是超乎善恶之上的;人类生而不平等;道德是弱者发明来限制强者的;权力是人的最高美德和最高愿望;在所有政体形式中最明智、最自然的是贵族政体。

毫无疑问,对民主政治的这种攻击反映出雅典兴起

了富有的少数派，他们自称为寡头政党，把民主政治斥为不合格的冒牌货。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多少民主是可以指责的，因为在雅典四十万居民中有二十五万奴隶，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且在十五万自由民或公民中只有一小撮人出席人民大会或全体会议并在那里议决国家政策。然而他们享有空前彻底的民主；这个全体会议拥有最高权力；和最高官方机构，最高法院包括一千个以上的成员（使贿赂耗资巨大），是按全体公民在户籍上的字母顺序选出来的。确实没有比这更民主的制度了，它的反对派说，但也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

在长达 20 多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31—404 年）期间，斯巴达的陆军参加战斗并且最后击败了雅典的海军，由克里蒂亚斯领导的雅典寡头政党主张取消民主政体，因为它在战争中无能，他们悄悄地赞赏斯巴达的贵族政体。许多寡头政党的领袖被流放；但雅典最后投降的时候，斯巴达提出的和平条件之一就是要召回那些被流放的贵族。他们一回来，就以克里蒂亚斯为首，宣布进行一场富人革命，反对在灾难性战争期间执政的民主派。革命失败了，克里蒂亚斯阵亡了。

克里蒂亚斯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叔父。

## 二 苏格拉底

如果我们可以从相传下来作为古代雕刻残骸部分的

那个半身像来进行判断，那末苏格拉底就远不是一个哲学家所应该有的那样英俊漂亮。秃顶、大扁脸、突眼睛、朝天鼻，这些都生动地证实了许多次宴会后高谈阔论的人们所见到的——这与其说是最有名的哲学家的头像，倒不如说是一个搬运工的头像。但是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的话，透过石头的粗糙我们见出，有某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东西使这位其貌不扬的思想家成为受雅典最优秀的青年所爱戴的导师。我们对他知道的不多，但是比起贵族气派的柏拉图和谨慎持重、学者派头的亚里士多德来，我们知道他要和蔼可亲得多。经过两千三百年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他那不雅观的体态，总是穿着件皱折不平的宽大外袍，悠闲地穿过古希腊的人民大会，不受政治喧嚣的骚扰，强留人谈话，将年轻有学问的人都聚集到他的周围，将他们领进殿堂柱廊上某些遮阴的僻角，请他们给他们的用语下定义。

那些聚集在他周围，帮他创立了欧洲哲学的青年是各式各样的一群人。有像柏拉图和亚西比德那样的富裕青年，津津乐道他对雅典的民主政治的讽刺性分析；有像安提西尼那样的社会主义者，喜爱并崇拜他的安贫乐道精神；甚至还有一两个像亚里士蒂帕斯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向往这样一种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像苏格拉底一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今天激动人类社会、为青年提供不断争辩材料的所有问题，也都曾激动过那一小群思想家和健谈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导师都觉得没有论道

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社会思想的各个流派都能在那儿找到它的代表,也许还是它的渊源。

这位导师是怎样生活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从不工作,也从不考虑第二天的事情。他的学生请他光临吃饭他就吃;他们一定也喜欢有他作伴,因为他能详尽地告诉他们养生之道。在家里他就不是这样受欢迎了,因为他不顾妻子儿女;在他的妻子桑西普看来,他是个毫无用处的懒虫,不给家里带来饭吃,还败坏名声。(桑西普)和苏格拉底一样喜欢谈话;他们似乎有过几番对话,柏拉图没有记录下来。但是她也爱他,甚至看到他在70岁以后死去,还不免戚戚然。

为什么他的学生这样尊敬他呢?也许因为他既是个哲学家,又富有人情味的缘故:他在战场上曾冒极大的危险救了亚西比德的性命;他喝酒有君子之风——不畏缩,也不过量。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最喜欢他那种出于明智的谦逊态度:他并不说自己有智慧,却只说自己热爱智慧;他是智慧的爱好者,并不是有智慧的人。据说德尔斐城具有非凡的良知良能的祭师,宣称他是最聪明的希腊人;他把这解释为认可了他哲学的出发点,即不可知论——“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哲学的开端在于我们懂得怀疑——特别是怀疑我们所抱的信念、教条和公理。谁知道这些信念怎么竟成了我们确信的东西了呢?难道不是某种秘密的愿望偷偷地将欲望披上了思想的外衣而将它们引发出来的吗?只有到人的心

灵转而省察自身时才会有真正的哲学。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吧。

当然，在他以前也有过哲学家：有像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那样坚强的人，有像巴门尼德和埃利亚的芝诺那样精细的人，有像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那样善于观察的人；但他们多半是自然哲学家；他们探求外物的发展和性质，寻求物质可测世界的规律和构造。苏格拉底说，这很好；但是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远比所有这些树木、石头，甚至所有这些星辰更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还有人的心灵要研究。人究竟是什么？你将会变成什么呢？

因此他四处走访，探究人的心灵，揭露种种臆说，考问种种定论。如果人们津津乐道地谈到正义，他就很冷静地问他们，正义是什么？你用那些抽象的词语那么轻而易举地解决生死问题，你所说的这些词语是什么意思呢？你所说的荣誉、善行、道德、爱国心是什么意思？你所说的你自己是指什么？苏格拉底所热衷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些伦理学和心理学问题。有人对这种要求精确定义、清晰思想和确切分析的“苏格拉底方法”感到苦恼，反对说，他发问多于回答，使人们的思想比以前更加混乱了。然而，他对我们感到最麻烦的两个问题留给哲学两个很明确的答案——美德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最好的国家？

对那一代的年轻的雅典人来说，没有比这些论题更为重要的了。智者派已经破除了这些青年曾一度对奥林



波斯山上男女众神所抱的信仰，也破除了人们对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敬畏这些无所不在、不可胜数的神而产生制裁力量的那种道德律所抱的信仰；显然，只要不犯法，就没有理由说一个人不应该随心所欲。造成分裂的个人主义削弱了雅典人的性格，并最终使这个城市受到经过严格训练的斯巴达人的蹂躏。至于国家，有比由一群暴民操纵的、意气用事的民主政治更可笑的吗？有比由一个争论不休的团体所组成的政府更荒唐的吗？有比这种任意地选举、革职和处死将军更荒谬的吗？有比按姓名字母的次序轮流、不加选择地让头脑简单的农夫和商人充当国家最高法院的成员更滑稽的吗？应该怎样在雅典发展出一种新的、顺乎天理人情的道德来呢？国家如何才能得到挽救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送了苏格拉底的命，同时也使他千古不朽了。如果他尽力恢复昔日的多神论信仰；如果他率领他那帮灵魂解放了的人们去庙宇圣林，让他们又祭祀他们祖先所崇奉的神灵，老一辈的公民就会尊敬他。但是他觉得那是毫无希望、无异于自杀的办法，是开倒车，是进入坟墓而不是“越过坟墓”。他有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相信只有一个神，并以他那谦虚的态度希望死亡是不会彻底毁掉他的<sup>①</sup>；但是他知道持久的道德律是不

---

<sup>①</sup> 参阅伏尔泰所讲的两个雅典人的故事，他们在谈论苏格拉底：“说只有一个神的人就是无神论者”。《哲学辞典》“苏格拉底”条目。

能建立在这么捉摸不定的神学基础上的。如果人们能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宗教学说之外的、对无神论者和虔诚教徒同样有效的道德体系，那末种种神学就可以相互交流而不削弱道德的粘合作用了；正是这种粘合作用才能使任性的个人成为温良的社会公民。

譬如，如果善意味着明智，美德就是智慧；如果人能够教育得认识清楚他们的真正利益，预见他们行为的长远结果，批判并协调他们的种种欲求，使这些欲求摆脱自相抵销的混乱状态进入有目的、创造性的和谐境地——这也许会给受过教育、老成持重的人提供道德规范，而在未受过教育的人就必须靠反复的训诫和外力的控制了。也许一切犯罪都是出于错误、偏见和愚蠢吧？有知识的人可能跟愚昧无知的人一样具有强烈的、反社会的冲动，但他一定更善于控制它们，不大会失足于出野兽般的勾当来。在一个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社会里——这种社会权力扩大时偿还给个人的多于自由受限制时向个人索取的——每个人的好处在于彬彬有礼、安分守己的行为，只要有清楚的认识就能保证和平、秩序和善意。

但是如果政府本身就是混乱一团、荒谬绝伦的，如果政府统治而不给予帮助，发令而不做出表率，——在这样的国家里，我们怎么能说服个人去遵守法律，并限制他在全体利益的范围内去谋取自己的私利呢？难怪亚西比德要反叛那种不信赖才能而把数量看得比知识还重的国家。没有思考、群众匆忙而又愚蠢地作出决定，空闲时孤

寂时又后悔不迭,这样的地方就无怪乎出现混乱。单凭人数多就能得出智慧,这不是一种可鄙的迷信吗?恰恰相反,人在群体中比分开单独时更愚蠢、更狂暴、更残忍,难道这不是有目共睹的吗?演说家“长篇大论,说个不休,像铜盆敲一下便响个不停,直到用手按才止住”,<sup>①</sup>人们受这样的演说家的统治,岂不是很可耻吗?当然,治理国家这件事,人有再大的才智都不会够的,它需要绝顶聪明的人不受干扰的思考。社会不由最聪明的人来领导,怎么能得到挽救或强盛呢?

在战争似乎需要禁止一切清谈物议的时候,在富有的、有知识的少数派正策划一场革命的时候,试想雅典颇孚众望的政党对这种贵族政治主义的反应吧。试想民主党领袖安尼图斯的感受吧,他的儿子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那时候转而反对他父亲所崇拜的神,并当面嘲笑他父亲。阿里斯托芬不是曾经精确地预言过旧道德被反社会的才智这样似是而非地取代而产生的结果吗?<sup>②</sup>

---

① 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第329节。

② 阿里斯托芬在《云》(公元前423年)一剧中曾拿苏格拉底和他的“思想铺子”开了个大玩笑,说在那铺子里人们学到了无论怎样错,都能证明自己对本领,费德匹底斯打他父亲,理由是他父亲过去常打他,欠债总该还的。讽刺看来是很善意的:我们常看见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在一起,他们藐视民主政治的意见是一致的,柏拉图曾把《云》推荐给狄奥尼西奥斯看。这个剧本是在苏格拉底受审以前24年问世的,它与这位哲学家的悲惨结局可能没有多大关系。

接着革命爆发了，人们不论是为革命而战还是为反对革命而战，都非常残酷，不惜牺牲。民主派获胜时，苏格拉底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尽管他本人一直爱好和平，但是他是叛党的思想领袖；是令人深恶痛绝的贵族主义哲学的渊源；是醉心于辩论的青年的教唆者。安尼图斯和墨勒图斯都说，还是处死苏格拉底为好。

故事的其余情节是举世皆知的，因为柏拉图在比诗还美的散文中记载下来了。我们有幸可以自己阅读那篇简单明了、英勇过人（如果不是传奇故事）的《自辩辞》或辩护，在这里第一个为哲学殉难的人宣告了思想自由的正当和必要，向国家维护了他的价值，并拒绝向素来为他所瞧不起的那伙人乞求怜悯。他们有权赦免他；但他不屑于提出请求。在愤怒的群众主张把他处死的时候，法官们愿意放走他，这就是对他的理论奇特的确认。但愿他不曾否定众神就好了？教导人们超越了人们所能接受的人，是要灾难临头的。

所以他们判定他应该饮鸩自尽。他的朋友们来狱中探望他并给他提供一条很容易的逃跑办法：他们已经买通了有碍于他获得自由的所有官吏。但是他拒绝了。他如今已经七十古来稀了（公元前399年）；也许他认为该是他寿终正寝的时候了，他再也不会这样死得其所了。他对着正在伤心的朋友们说道：“鼓起劲儿来，就算你们仅仅是来埋葬我的肉体的。”“当他说了这些话之后”，柏

拉图在一段伟大的世界文献中<sup>①</sup>写道：

他站起身来，和克里托走进浴室，克里托吩咐我们在外守候；我们就等着，同时谈论着，思索着……我们悲痛的深重；他像是一位我们即将失去的父亲，我们将要像孤儿般地度过我们的余生。……如今已近日薄西山时刻，因为他在里面呆了很久。他一出来，就又和我们坐在一起，……但是说的不多了。不久狱卒走进来，站到他身旁说：“苏格拉底呀，我知道你是迄今到这儿来的所有人中最高贵、最和善、最优秀的人，我料你不会有别人的愤怒情绪。当我遵从当局的意思要他们服毒自尽时，他们就对我横眉怒目、狂暴咒骂——真的，我想你一定不会对我发怒的；因为你知道，祸根不在我而在别人啊。再会吧，请勉力轻松愉快地担当起这必须办理的事情吧；你是知道我的差事的。”接着他眼泪夺眶而出，转身走了。

苏格拉底看着他，说道：“我一定报答你的好意，尽力按你吩咐的去做。”然后转过身来对我们说：“多可爱的人啊；我坐了监狱以后，他常来看望我，现在你们看他又是多么慷慨地为我悲伤啊。但是我们必须照他的话做；克里托，如果毒药已准备好了，就把那杯东西拿来吧；否则，让侍者去准备。”

---

<sup>①</sup> 周伊特译本，《斐多篇》第116—118节。

克里托说：“可是，太阳还在山顶上呢，许多人总是迟迟才服药的；他们在接到行刑通知之后，又吃又喝，纵情在感官的欢乐之中；请别着急，还有时间哩。”

苏格拉底说：“是的，克里托，你所说的那些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们认为拖延服药会有好处；但是我不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我认为推迟服毒毫无益处；要是我吝惜已无可挽救的生命，我只能为此嘲笑自己了。好了，请照我说的去做，别拒绝了。”

克里托听到这里，便示意侍者；侍者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同捧着一杯毒药的狱卒一道回来了。苏格拉底说道：“好朋友，你精于此道，请指导我应该怎样服药。”狱卒答道：“你只管四下走动，直到感觉双腿沉重了，这时就躺下来，毒药就将生效了。”与此同时，他把那杯毒药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极为怡然自得、从容不迫，毫不畏惧、神色不变地以他往常的神态双目炯炯注视着狱卒，接过那杯毒药，说道：“用这杯祭神，你意下如何？我可不可以这样做？”狱卒答道：“苏格拉底，我们只准备了我们认为恰好够用的分量。”苏格拉底说道：“我明白了，但是我可以也必须祈祷神保佑我从这个世界顺利地到达另一个世界——那末请允许我这样祈祷吧。”说完，他举杯到唇边，很轻松愉快地喝下了毒药。

在此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还能控制住我们的悲痛；但此刻眼看着他喝并看着他吧把毒药一饮而尽，

我们再也忍受不住了，禁不住泪如泉涌；掩面而泣；当然我不是为他哭泣，而是因为想到自己不幸失去这样一位朋友而哭泣。我还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克里托在我之前就忍不住眼泪，站起来走了出去，我也跟过去；这时，一直在呜咽的阿波罗多拉斯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使我们都身心震颤。只有苏格拉底还保持着镇静，他说：“这种奇怪的哭声是怎么回事？我把妇女打发走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干扰，因为我听说男子汉应该视死如归，所以请你们镇静下来，坚强一点。”我们听了这番话，感到羞愧，止住了眼泪；他来回走着，直到说他的腿开始感到沉重无力，才按指导仰天躺下，服侍他服毒的那个人不时地看着他的腿和脚；继而紧按他的脚，问他是否有感觉；他说：“没有”；然后又紧按他的腿，就这样渐按渐上，并告诉我们他已冰冷僵直。接着苏格拉底自己也感觉到了，说道：“药力达到心脏时，生命就完结了。”当他的腹股沟开始变冷时，他露出脸来（因为他蒙住了自己的脸），说，——这是他的遗嘱——“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sup>①</sup>一只公鸡；你会记住把这债还了吗？”克里托说：“我会记住还这债的，还有别的事

---

<sup>①</sup> 希腊神话中的医神，按古希腊习惯，一个人在被医生治好一场病之后，应当送医神一只公鸡作为答谢。苏格拉底大概是在受审前不久看过病，没等到给医神送公鸡就被判刑。——译者

吗？”对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回答了；但是一、两分钟之后，听见动了一下，侍者揭开盖在他脸上的东西；他的双目已经发直了，克里托合上了他的眼睛和嘴巴。

这就是我们朋友临终时的情景，的确，我可以称他为我迄今所认识的人中最聪明、最正直、最优秀的人。

### 三 柏拉图的经历

与苏格拉底相遇是柏拉图一生的转折点。柏拉图是在舒适的或许是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是一个漂亮、精力充沛的青年——之所以叫“柏拉图”，据说就是因为他肩膀宽阔的缘故；他曾是优秀的军人，并在科林斯地峡运动会<sup>①</sup>中两次获奖。哲学家是不容易从这样的青年培养出来的。可是柏拉图敏感的心灵又在苏格拉底的“雄辩术”竞技中找到了新的乐趣；看大师用他问题的锋芒戳穿和揭露那些武断和臆想，真是一大乐事；柏拉图像以前投身于粗鲁的角力一样投身于这项游戏。在老“牛虻”（苏格拉底的自称）的指导下，他从纯粹的辩驳进到剖毫析芒的分析和富有成果的讨论。他成为热切爱好智慧和师长的人。他常说：“感谢上帝，我生为希腊人而非野蛮

---

<sup>①</sup> 古希腊为纪念海神波塞冬而举行的体育和音乐比赛会。每届奥运会后的第二年和第四年春天在科林斯地峡的海神殿举行。——译者



人，生为自由人而非奴隶，生为男子汉而非女人；尤其是，我生逢苏格拉底时代。”

他导师死时他才 28 岁；一个恬静生命的这种悲惨结局在这位学生思想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烙印。这使他充满了连他贵族的身世和教育都无法形成的对民主政体的极大蔑视和对群氓的极端痛恨；这导致他坚决地断定民主政体非铲除不可，要代之以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国家。成为他毕生关注的问题的是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发现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然后使他们能够并且愿意出来进行统治。

此时，他因竭力营救苏格拉底而被民主派领袖划为嫌疑犯；他的朋友们坚决认为雅典对他不安全，这正是他出去一览天下的令人羡慕的极好时机。因此，公元前 399 年，他出发了。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出他到过哪些地方，因为他路上每一个行止转折都引起权威人士一场有趣的争论。他似乎最先到达埃及，有点儿吃惊地听统治那里的僧侣阶层人士说，希腊是个幼小的城邦，没有稳定传统和渊深的文化，因而还没有受到尼罗河流域谜样的博学之士的认真对待。但是最能教育我们的也莫过于这一惊了，这个有学问的阶层用神权统治从事耕作的安静的农民，这番景象在柏拉图思想上记忆常新，并渗透在他《理想国》的写作中。然后他离开埃及去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在那里他曾一度加入了伟大的毕达哥拉斯所首创的学派；在那里留作治学和从政的一小群人虽然掌握了权

力却过着简朴的生活，这再一次在他那敏感的心灵上打下了记忆的烙印。浪迹 12 年，他饮过每一种智慧的源泉，登过每一尊神像的殿堂，体验过每一种信条。有人认为他到过犹地亚<sup>①</sup>并曾一度受到几乎是社会主义先知们的传统影响；甚至有人认为他到过恒河两岸，学到印度人的神秘主义冥想，但对此我们无从知道。

公元前 387 年，他回到雅典时，已是 40 岁的人了，因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民和各种邦土的智慧而成熟起来。他失去了一点青年人的狂热，获得了一个广阔的思想视野，在这个视野中，每种偏激之论都被看作是片面的真理，而每个问题的许多方面都融合在一起构成正义，分布在真理各个小平面上。他既有学问又有艺术天赋，至少在他身上，诗人和哲学家同生在一个灵魂里；他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真与美共存并行的表达的媒介——对话。哲学披上了如此耀眼的外衣，我们可以相信，在那时候是空前的；而且确实也是迄今所未见的。甚至在译文中，这种文体也闪闪发光，生气勃勃，跃然纸上。他的热衷者之一，雪莱说：“柏拉图严密精深的推理和狂乱热烈的诗情，为绮丽和谐的词藻所融合，呈现了罕见的统一，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音乐洪流，驱使说服力往前急驰，压得读者喘不过气来。”<sup>②</sup> 这位青年哲学家起初是个剧作家，并不是没有

---

① 昔日罗马所统治的南巴勒斯坦的一部分。——译者

② 引自巴克《希腊的政治理论》一书，伦敦，1918年版，第5页。

益处的。

了解柏拉图难就恰恰难在哲学与诗歌、科学与艺术这种令人心醉的结合上；我们常常不能分辨出对话中哪个人物哪种形式是作者自己的表白；不能分辨出他的话是直白还是隐喻，不能分辨出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认真对待。他爱用戏语、讽刺和神话，常常使我们感到困惑；我们几乎可以说，他只用比喻宣道。他在《普罗塔哥拉篇》中问道：“我作为一个年长者，用寓言和神话对你们这群年轻人说话，好不好呢？”<sup>①</sup> 据说，这些对话，是柏拉图写给他同时代的普通读者的；用了他们谈话的方式，用了他们赞成和反对的生动舌战，用了他们对每个重要辩论的逐渐展开和经常重复，对那些把哲学当作偶然的奢侈品来玩味的人和为生命苦短所迫而不得不走马看花般阅读的人来说，这些对话是明白易懂的（虽然我们现在看来也许会觉得它们含混不清）。我们必须准备在这些对话中遇到许多玩笑和隐喻；遇到许多只有熟悉柏拉图时代社会上和文艺上的琐琐碎碎事情的学者才能懂得的东西；遇到许多现在看来似乎是不相关的、近乎空想的东西，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些东西也许足以充当极好的调味品，借以使那些吃不惯哲学食粮的心灵消化得了这重重一大碟子的思想。

我们也承认柏拉图带有许多他自己所谴责的性质。

---

<sup>①</sup> 《普罗塔哥拉篇》，第 320 节。

他痛骂诗人及其神话,却又继续在诗人的名下加上一个诗人,在神话的名下加上数百条神话。他怨恨牧师(他们四处宣讲地狱罪恶,却为了要报酬而给人赎罪——参阅《理想国》第364节),但是他本人就是牧师、神学家、传道士、超道德家,是摈斥艺术、焚烧虚妄的萨伏那洛拉。<sup>①</sup>他承认,像莎士比亚那样,“比喻是耍滑头”(《智者篇》第231节),但是他自己却依次从一个滑到另一个;他谴责智者是贩卖词语的争辩者,但是他本人也只不过像一个自大而幼稚的搬弄逻辑的人。法盖学着他的腔调嘲弄他:“全体大于部分吗?——当然。——部分小于全体吗?——是的。——……所以,很显然,哲学家应该统治国家,是不是?——什么?——那是很明显的;让我们重复一遍。”<sup>②</sup>

然而,我们听能说他的短处不过于此了;说过之后,他的《对话录》仍然是世界上一个无价之宝。<sup>③</sup>其中最好的是《理想国》,它自成一篇完整的论文,柏拉图把它变成一本书;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他的形而上学、神学、伦理

---

① 1452—1498,意大利僧侣、宗教改革者及殉道者。——译者

② 请看《柏拉图》,巴黎,1905年版,第4页。

③ 最重要的几篇对话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托篇》、《斐多篇》、《会饮篇》、《斐德罗篇》、《高尔吉亚篇》、《巴门尼德篇》和《国家篇》。《理想国》中最重要的部分(参照每一节边上的标号,不是页码)是327—332,336—377,384—385,392—426,433—435,481—483,512—520,572—594。最好的版本是周伊特的译本;最方便的版本在人人丛书中。如无其他说明,旁注都是指《理想国》。

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和艺术理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带有时髦和现代气息的问题：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节育、优生学，尼采的道德和贵族政治问题，卢梭的回归自然和自由教育问题，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这里样样都有。这真是富裕的主人款待高贵的客人的一桌盛宴。爱默生说：“柏拉图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柏拉图”，并将欧玛尔称赞《古兰经》的话移给《理想国》：“烧掉所有的图书馆吧，因为它们的全部价值都在这本书里了。”<sup>①</sup>

让我们研究《理想国》吧。

## 四 伦理学问题

讨论发生在富裕贵族刻法洛斯的家里。参加讨论的人有柏拉图的哥哥格劳康和阿德曼图斯，还有粗暴、易激动的智者特拉西马库斯。在对话中苏格拉底作为柏拉图的代言人问刻法洛斯：

“你认为你从财富中得到的最大幸福是什么？”

刻法洛斯回答说财富之所以成为他的幸福，主要是因为它能使他慷慨、诚实、正直。苏格拉底以机巧的方式问他刚才说的正义是什么意思；于是哲学论战开始了。因为没有比下定义更难的事情了，也没有比下定义更能

---

<sup>①</sup> 《代表人物》，第41页。

严格地测验和锻炼思维的清晰和能力了。苏格拉底发现一一驳倒向他提出的定义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到最后特拉西马库斯比别人更不耐烦,突然“咆哮”起来:

“苏格拉底,什么愚蠢的念头迷住了你的心窍?你们其他人又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都在这个愚蠢的念头上的跌倒?我是说,如果你要知道正义是什么,就应该自己回答而不应该追问别人,不应该以驳斥别人来自傲。……因为有许多人只会提问不会回答”(第336节)。

苏格拉底毫不惊慌;继续问而不答;在片刻的唇枪舌剑之后,他使粗心大意的特拉西马库斯自己说出了定义:

这位恼怒的智者说道:“那末,听着,我宣布强权就是公理,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不同形式的政府不论是民主的、贵族的、独裁的,都着眼于他们各自的利益来制定法律;他们这样制定的法律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他们向臣民颁布了就是“正义”,谁违犯了便以‘违犯正义’来惩处。……我讲的是大规模的不义行为;我的意思在独裁政治中看得最清楚不过了,独裁政治借欺骗和强力,不是零星而是全部剥夺别人的财产。而今剥夺公民的金钱并使他们沦为奴隶的人,却不被大家骂为骗子和窃贼,反而被说成是幸运有福气。不义的行为之所以受到责难,是因为那些责难它的人怕吃苦头,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自

己做不义的事有什么良心上的顾忌”(第 338—344 节)。

当然,这就是我们当今大致与尼采的名字联系起来的学说。“真的,我常常嘲笑的那些软弱者,他们反以为自己是强有力的,因为他们跛脚”。<sup>①</sup> 施蒂纳说:“一把强权胜过一袋公理”,这就简洁地表达了这种观念。也许在哲学史上,没有别处比柏拉图本人在另一篇对话《高尔吉亚篇》(第 483 节以下)中把这个学说说得更系统的了,在这篇对话中,智者卡利克勒斯把道德斥为是弱者用来抵消强者力量的一项发明。

他们着眼于自身的利益来定褒贬;他们说不诚实是可耻的、不正义的——所谓不诚实是指有欲望要比邻人占有更多东西;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低劣,巴不得大家平等。……但是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超人来了),他将摆脱、突破、逃避这一切;将把我们的一切定则、咒语、魔法骗人的东西以及全部法律,凡违犯天性的统统踩在脚下。……谁要过真正的生活,谁就应该让自己的种种欲望尽量生发;但是当这些欲望滋长到极限时,他就应该有勇气和才智为它们效劳并满足他全部渴望得到的东西。我断言这就

---

<sup>①</sup>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纽约,1906 年版,第 166 页。

是天然的正义和高贵。但是许多人不能做到这样，因此责备能这样做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低能感到可耻，想要掩饰；所以他们声称豪放是卑鄙的。……他们禁锢了更为高贵的天性，他们赞美正义只是因为他们是懦夫。

这种正义是小人的道德而不是君子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而不是英雄的道德；一个人真正的美德是勇气和才智。<sup>①</sup>

也许这种强烈的“非道德主义”反映了雅典对外政策中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它对弱国残酷的待遇。<sup>②</sup> 在修昔底德<sup>③</sup>为伯利克里虚构的演说词中，伯利克里说：“你的帝国是建立在你自己的强力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你的臣民的善良意愿上的。”这位历史学家也记述了雅典使节强迫米洛斯参加雅典这一边对斯巴达作战：“你我都知道，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公理只有在双方权力相等时才谈得上；强者做他们能做的一切事情；弱者受他们必须受的苦难。”<sup>④</sup>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伦理学的根本问题，遇到了道德行为理论的难题。什么是正义？——我们是追求正

---

① 《高尔吉亚篇》第 491 节；参阅马基雅弗利对美德的定义是才智加力量。

② 巴克著，第 73 页。

③ 公元前 471—前 400 年，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④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5 卷，第 105 页。



义呢？还是追求权力呢？——善良和坚强哪一个更好呢？

苏格拉底——也就是柏拉图——是怎样应付这种理论的挑战的呢？起初他根本不理睬它。他指出正义是依赖于社会组织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与其作为个人行为的品质还不如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来研究它。他提出如果我们能描绘一个正义的国家；那末我们就能有一个更好的立足点来描绘出一个正义的个人。柏拉图对这番离题的话为自己辩解，理由是测验一个人的目光要先看大的后看小的；所以，他论证说，在大范围内比在个人行为的小范围内分析正义要容易些。但是我们不要被蒙蔽住了，其实这位导师要把这个论证作为接合线来缀合两部书。他不仅要讨论个人道德的问题，而且要讨论社会、政治的改造问题。他心中已有一个理想国，并决意要把它提出来。我们是容易原谅他的，因为这番离题的话构成了他全书的核心和价值。

## 五 政治学问题

柏拉图说，如果人简单纯朴，那末正义就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主义就足以令人心满意足的了。他顷刻间浮想联翩起来：

那末，先让我们想一想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样

的。……他们岂不要为自己生产谷物，酿酒，制造衣服、鞋子，建筑房屋吗？有了住家，他们就要劳动，夏天通常赤身裸体，光脚底板，但在冬天就大体上穿着鞋了。他们以大麦、小麦为食物，揉面烘面，制成极好的布丁和面包；他们把这些东西摆在用芦苇或干净的树叶编成的凉席上，自己斜靠在用紫杉或爱神木树枝做成的床上。他们和子女也将饮宴起来，喝自己酿的酒，头上戴着花环，嘴上赞美诸神，处在甜美的氛围中，还考虑要家人量入为出；因为他们得预防荒年或战争。……当然他们也讲究美食佐料——盐、小肉片菜卷、奶酪、洋葱、卷心菜，或其他可以煮食的乡下香草；再加上一道用无花果、大豆、豌豆、爱神木浆果、山毛榉坚果制成的甜食，他们一边在火上烤甜食，一边有节制地喝点酒。他们期望以这种饮食方式平平安安地生活到高龄的晚年，并把类似的生活传给他们的子女（第 372 节）。

注意这里涉及人口控制（可能靠杀死婴孩的方法）、素食主义、“回归自然”和希伯来传奇文学所描绘的伊甸园中的原始纯朴。完全是“犬儒派”第欧根尼<sup>①</sup>的语调，他正如那个形容词所指示的，认为我们应该“转而与动物生活在一起，它们是如此的平静和自制”；我们可能暂时

---

① 约公元前 412—323 年，希腊犬儒派哲学家。——译者

把柏拉图与圣西门、傅立叶、威廉·莫里斯<sup>①</sup>和托尔斯泰划归一类。但是他比这些有仁慈信仰的人更多一点怀疑精神；他冷静地提出问题，为什么他所描绘的那样一个简单纯朴的极乐世界永不到来呢？——为什么这些理想国从来没有在地图上出现过呢？

他回答这是因为贪婪和奢侈。人们不能满足于简朴的生活：他们贪得无厌、野心勃勃、好竞争、爱嫉妒；他们会很快地厌烦他们已有的东西，而渴望他们没有的东西；如果别人没有这件东西，他们也就很少想要。结果便是一群人侵占另一群人的领土，各个群体之间为了地上的资源相互争夺，然后打起仗来。贸易和金融的发展，引起了新的阶级分化。“任何一个普通的城邦实际上分成两个，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相互不和；它们中的每一个又分化成许多更小的——如果你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个单独的城邦，那就大错特错了。”（第 423 节）商业资产者出现了，它的成员通过财富和摆阔气的挥霍浪费来取得社会地位。“他们花大量的钱打扮自己妻子的身面。”（第 548 节）财富分配上的这些变化引起了政治上的变化：随着商人的财富大大超过土地所有者的财富，贵族政体让位于富豪统治的寡头政体——富裕的商人和银行家统治了国家。于是治理国家的才能，即协调各种社会势力、调整各项政策使国家兴盛，便为政治手腕所取

---

<sup>①</sup> 1834—1896 年，英国作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

代,那就是党派的谋略和贪得无厌地掠夺官职。

各种政府体制都由于它的基本原则推行过度而趋于灭亡。贵族政体由于太狭窄地把权力限制在很小的圈子内而自我灭亡;寡头政体由于轻率地争夺眼前的财富而自我灭亡。两者的结局都是革命。革命的到来,似乎是由于细小的原因和琐屑的变故而引起的;但是尽管它可能是小事情诱发的,它终究还是由重大的积怨所造成;譬如一个人的身体由于不留心的小病而变得虚弱,一旦曝晒受寒便会带来严重的病痛(第 556 节)。“接着民主政体出现:穷人打倒了他们的敌人,杀了少数人,赶走其余的;让人民一视同仁地分享自由和权力。”(第 557 节)

但是连民主政体也由于民主推行过度而自趋灭亡。它的基本原则是人人享有平等执政和平等决策的权利。乍看起来,这是个令人满意的措施,但是由于人民没有受教育充分具备选择最优秀的统治者,选择最明智的行动方针(第 558 节)的能力,它就会造成灾祸。“至于人民,他们根本不理解,因而仅仅重复他们的统治者乐于告诉他们的东西;”(《普罗塔哥拉篇》,317)要使一种学说被接受或遭拒绝,只消将它放在通俗戏剧中赞扬一番或嘲笑一番就行了(毫无疑问,是抨击阿里斯托芬的,他的喜剧几乎攻击每一种新观念)。民众统治等于国家这只船行驶在风大浪急的海上,每一阵演说的风吹来都会激起浪涛,使船偏离航道。这样一个民主政治的结局就是专制或独裁;群众如此喜爱受人阿谀奉承,如此“渴望听到甜

言蜜语”，以致终于最好诈无耻的谄媚之徒自称是“人民的保护者”，起来掌握了最高权力(第 565 节)。(试想一想罗马的历史)。

这个民主政体，柏拉图越想越惊异起来，它愚蠢得竟让反复无常、易受欺骗的民众去选举政治官员——更不消说把它交给那些躲在阴暗处，提供财富的权谋家手中了，他们在民主政治的舞台后面拉着寡头政治的绳索。柏拉图抱怨，就比较简单的事情而论——如制鞋——我们认为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合乎我们的目的，在政治上我们却臆断无论何人，只要懂得怎样赢得票数就能懂得怎样管理一个城市或国家。我们生病时，要请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生，他的学衔就是他有特殊阅历和专门技能的保证——我们并不要求最漂亮或最善辩的医生；那末，整个国家生病时，我们岂不应该寻求最聪明最优秀的人出来服务和领导吗？要发明一种方法，禁止无能和奸诈的人占居公职，并选举、培训最优秀的人为公共利益而治理国家——这是政治哲学的问题。

## 六 心理学问题

然而在这些政治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人性问题；遗憾的是，我们要懂得政治学，就必须懂得心理学。“什么样的人，就有怎样的国家；”(第 575 节)“政治随着人们性格的变化而变化；……国家是由国家中人的本性造就

的；”(第 544 节)一个国家之所以有某种特色是因为它的国民也具有该种特色的缘故。因此，只有等到有更好的时候，我们才能期望有更好的国家；否则，一切变化都只是换汤不换药。“人们是何等可爱啊！——他们总是在医疗，却又总是在使病情加重和复杂，他们以为吃某人劝他们吃的万应灵药就能把病治好，哪知道不但没有治好反而越治越糟。……他们岂不跟耍把戏一样？他们试着动手立法，以为靠改革就能根除人类的虚伪、奸许——哪知道实际上他们是在斩海蛇怪<sup>①</sup>的头？”(第 425 节)

暂且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政治哲学必须涉及的人的因素。

柏拉图说，人的行为有三个主要来源：欲望、情感和知识。欲望、欲念、冲动、本能——这些是一类；情感、精神、雄心、勇气——这些是一类。欲望的位置在腰部，它是能量、从根本上说是性欲能量迸发的贮积地。情感的位置在血液循环的心脏；它是经验和欲望的有机的共鸣。知识的位置在大脑；它是欲望的眼睛，能做灵魂的向导。

这些能力和品质是人所共有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有些人只是欲望的化身，是颇不安分、贪得无厌的幽灵，他们孜孜于物质追求、斤斤计较，燃烧着荣华富贵的欲念，他们总认为自己得到的东西比起他们永无止境的目标来算不了什么；这些人支配和操纵着产业。但是

---

<sup>①</sup> 希腊神话，海蛇怪生有许多头，斩去一个会生出二个。——译者

另一些人登上情感和勇气的殿堂，他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他们为之战斗的东西，还不如说是胜利“本身”；他们好战而不贪得，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的快乐是在战场上而不在市场上；这些人组成世界上的海军和陆军。最后还有极少数人，他们的乐趣在沉思和领悟；他们渴望的不是财货，也不是胜利，而是知识；他们远离市场和战场，沉醉于与世隔绝的思想的恬静清明之中；他们的意志是光而不是火，他们的极乐之地不是权力而是真理：这些人有智慧，但不见用于世。

现在，正如有效的个人活动所暗示的，欲望虽然受情感的激励，却要由知识来引导；因此在一个完善的国家里，产业大军该为国家生产物质财富但不统治国家；军队该保卫国家但不统治国家；知识、科学、哲学人员该受到供养和保护，并且统治国家。不经知识的引导，人民是一群没有秩序的乌合之众，如同处于混乱状态的欲望一样；人民需要哲学家来引导，如同欲望需要知识来启迪一样。“当因为富有而趾高气扬的商人成为统治者”或者将军用军队建立军事独裁政治的时候，“灭亡就来临了。”（第 434 节）生产者最能运用自如的是经济领域，战士最能运用自如的是战场；两者进公务机关都是最糟糕的；在他们对此道生疏的人手里，政治手腕淹没了政治才能。因为政治才能是一门科学和艺术；人们必须为之长期培训、奋斗终生。只有哲学之王适合引导国家。“除非哲学家做国王，或者这个世界上的国王和王子都具有哲学气质和才能，又集智慧和

政治领导能力于一身，……否则，国家就永远不会安然无恙，全人类也不会免于灾难。”（第 473 节）

这就是柏拉图思想的拱顶石。

## 七 心理学的解答

好，那么该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首先“把城里 10 岁以上的居民都遣送到乡下去，这样就拥有不受父母习惯浸染的孩子”（540 节）。我们不能用被长辈完全带坏了的年轻人来建立理想国。我们必须尽可能从头开始。很可能一些开明的统治者会授权让我们在他们的王国的某个地区或殖民地上开这样的头。（我们知道，是有一个统治者这样做了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给每个孩子完全均等的教育机会；人才或天才的光芒在何处出现是无法知道的；我们必须到各阶层、各种族中去公平无私地寻找它。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普及教育。

人生的头十年，教育应以体育为主；每个学校都应当有一座体育馆和一个运动场；竞技和运动应当是全部的课程；在这头十年，身体要练得棒棒的，根本不吃药。“人们求助于药品，是因为懒惰奢靡的生活使他们像水塘那样注满了……而肠胃气胀，鼻膜发炎——这岂不是一件不体面的事吗？……我们现行的医药制度可以说是在培养疾病，”它使疾病成为痼疾，而非治愈疾病。然而这是



富裕的懒人荒唐的地方。“当一个木匠生病时,他就请医生给他简单方便的医疗——要么服催吐剂,要么服泻药,要么火灸,要么开刀。如果有人告诉他要调理饮食,要包扎头部等诸如此类的事,他会立即回答说他没有工夫生病,并且说那种因护理疾病而荒废正业的生活在他看来没有任何好处;因此他向这种医生说声再见,又去照常吃饭,要么病好了仍旧活着干他的事,要么体质衰退,一死了之。”(第 405—406 节)我们不能容忍全国都是没病装病或体质虚弱的病号;理想国必须开始于人的身体。

但是单纯的竞技和体操会使人太偏于一面。“我们怎样才能使性情温和的人又具备极大的勇气呢?——因为这二者似乎是相互矛盾的。”(375 节)我们并不要全国人都是职业拳击手和举重运动员。也许音乐能解决的问题:心灵在音乐中学会了和谐与韵律,甚至学会倾向于公正;因为“气质和谐的人岂能不公正呢?格劳康,音乐的训练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威力,岂不是因为韵律与和谐透入了心灵深处,使乐章优雅,也就是使心灵优雅,不是吗?”(第 401 节;《普罗塔哥拉篇》,第 326 节)音乐陶冶性情,因此也在决定社会政治问题上起作用。“戴蒙告诉我——我也很相信这句话——音乐的旋律一变,国家的基本法也就随之改变。”<sup>①</sup>

---

<sup>①</sup> 参阅丹尼尔·奥康内尔:“让我写一国的歌,我不关心谁立一国的法。”

音乐是宝贵的,不仅因为它能净化性格和情感,而且因为它能保持和恢复健康。有些疾病只能从精神上来医治(《查米迪斯篇》,第157节):所以众神之母的崇奉者科里班蒂斯的牧师用狂野的管乐来医治患颠狂症的妇女。狂野的管乐刺激她们兴奋,使她们不停地手舞足蹈,直到力竭倒地、昏然入睡;等她们一觉醒来,病就治愈了。人类思想的无意识源泉受这类方法的抚慰而得以镇定;正是这些行为和情感的底层,才是灵感扎根的地方。“人不是在有意识的时候,而是在睡梦中或痴呆中理智被束缚的时候,才达到真正的或有灵感的直觉的;”先知或天才近乎疯子(《斐德罗篇》,第244节)。

接着柏拉图对“精神分析”有一番惊人的预想。他论证说,我们的政治心理学之所以使人困惑,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地研究人的种种欲望和本能。对这些微妙的、难以捉摸的心理倾向,梦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

某些不必要的快感和本能被视为不合法的;它们似乎人人都有,但是在一些人身上,它们受法律和理性的控制[“被升华”],被更好的欲望所战胜,它们要么完全受压抑,要么在强度上减弱、在数量上减少,而在另一些人身上,这些欲望会更强更多。我指的尤其是那些当个人人格的思辨、驯服、控制能力[“检察”]削弱的时候就抬头的欲望;我们天性中狂放不羁的兽性,在我们酒足饭饱之后,突然赤裸裸地

跳起来到处乱跑,狂恣任性;想干的蠢事和恶行不管多么鲜廉寡耻、不管多么违反自然,没有什么不能干的——哪怕是乱伦和弑父[“俄狄甫斯情结”]——就算这样,诸如此类的兽性也不会有罪恶感……但是当一个人的脉搏健康平和、睡觉前头脑冷静清醒,……纵容的欲望不多也不少,恰好足以使他入眠,……那么,他就最不可能成为想入非非、目无法纪的梦境戏弄的对象。……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甚至在每个善良的人身上,都有这样一种潜在的狂暴的兽性。在睡梦中出现(第 571—572 节)。

音乐和舞蹈使心灵高尚、身体健康;但是过多的音乐也与过多的运动一样危险。纯粹的运动员近乎野蛮人;纯粹的音乐家“就善而论也消融软化得过犹不及了”(第 410 节)。二者必须结合起来;16 岁以后,个别的音乐训练必须放弃,虽然合唱像公众竞技一样,要毕生继续下去。音乐也不是纯粹的音乐,有时候,数学、历史、科学枯燥乏味的内容必须利用音乐来赋予有吸引力的形式;对青年人来说,没有理由不应该用诗来润饰、用歌来美化这些艰深的学科。甚至在那个时候,也不应该强迫那些不愿意学习的人去学这些学科,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精神必须畅行无阻。

教育的基本原理……应当向幼年的心灵说清

楚,但是不能有一点强迫性;因为一个自由的人在获取知识时也应该是个自由的人。……在强迫的情况下获得的知识不能铭记在心。因此不要强迫,不如让早期教育成为一种娱乐;这将使你能更好地发现孩子的自然倾向(第 536 节)。

在那么自由成长的心灵,有种种运动和户外生活锻炼得极其强壮的身体,我们的理想国就有了一个牢固的心理和生理基础,宽厚得足以承担种种发展的可能性。然而,也必须预备道德的基础;社会成员必须团结一致;必须懂得他们是互为手足的,彼此担负着某种福利和义务。现在既然人们生性贪得无厌、好妒嫉、好斗、好色,我们应该怎样劝导他们检点自己的行为呢?用处处都有的警棍吗?这是既费钱又惹人生气的野蛮办法。有一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赋予社会的道德要求以超自然权威性质的制裁力量。我们必须有宗教。

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信神就不能强盛。纯粹的宇宙推动力或第一因或生命冲动,是不具有人格的,很难激起希望、热爱或牺牲;它不能安慰痛苦的心灵;不能鼓舞严阵以待的灵魂。但是一个活生生的神就能做到这一切,就能刺激或威慑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略为节制他的贪婪,略为控制他的情欲。如果对神的信仰再加上对个人不朽的信仰,那就越发能这样了;对来世的希望使我们有勇气去迎接自己的死亡和忍受亲人的死亡;如果

我们怀着信仰去打仗，那末我们就双倍地武装起来了。就算没有一个信仰能够被证实；就算神终究不过是我们热爱和希望的人格化理想，就算灵魂像琴弦上的音乐，随着赋予它形式的乐器的灭亡而灭亡；然而肯定无疑地信仰这些是无害于我们的——《斐多篇》中，帕斯卡尔似的论调就是这样的——并且会对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有无限的好处。

因为如果我们对自已的这些心灵单纯的孩子解释和证明每样事物，我们就可能感到麻烦。当他们到了 20 岁，面临对他们历年均等教育中所学的东西进行第一次审查和考试的时候，我们将遇到一个特别的难关。接着，无情的淘汰便来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大筛选”。那个考试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既是理论上的又是实际上的：“也为他们规定一些艰难困苦和竞赛”（第 413 节）。每一种能力都有机会显露出来，每一种愚蠢也有机会暴露出来。那些落选者将被分派去做国家经济方面的工作；他们是商人、管理员、工匠和农夫。考试是公平无私的；一个人是当农夫还是当哲学家不是由垄断机会或偏袒亲戚来决定的；这种挑选比民主政治还要来得民主。

通过初试的人将再受 10 年身体上、心灵上和性格上的教育和训练。然后他们将面临比初试严格得多的第二次考试。落选者将成为国家的辅助者或行政助手和军官。现在，恰恰是在这些大筛选中，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劝导落选者温文尔雅地接受他们的命运。有什么东西能防

止人数众多的第一批落选者和人数较少但更精干的第二批落选者拿起武器捣毁我们的理想国使之成为明日黄花呢？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们当场立即又建立一个光靠人数和武力来进行统治的世界，重演那种令人作呕的虚伪民主的闹剧呢？所以，宗教和信仰将是我们唯一的解救办法：我们将告诉这些年轻人，他们已经落入的划分是神判决的、是不可改变的——流于他们的眼泪也不会抹去一个字。我们将告诉他们有关金属的神话：

公民们，你们是兄弟，但是神塑造你们是大不相同的。你们之中一些人具有统治能力；这些人是神用金子造的，因此享有最大的荣耀；另一些人是银子造的，就成为辅助者；还有一些人当农夫和工匠，是神用铜和铁造的；这种类属一般是保存在孩子身上的。但是由于你们都是出自同一祖先的，因此金质的父母有时也会生出银质的儿子，而银质的父母有时也会生出金质的儿子。神宣布道……如果金质或银质的父母掺合着生出铜质或铁质的子孙来，那末自然需要更换等级了；如果统治者的孩子在等级上必须降为农夫和工匠，正如其他人可以从农夫、工匠升到高位，成为监护官和辅助者一样，那末统治者不必因此而垂怜自己的孩子。因为神谕说，一旦铜质或铁质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就行将灭亡了（第 415 节）。

也许用这个“崇高庄严的神话”我们取得相当普遍的一致意见来推进我们的计划。

然而现在那些度过历次选择的风浪而幸存下来的人又怎么样呢？

应该教他们哲学了。如今他们已年届三十，“……因为年轻人初尝哲学的味道，就会把辩论当作娱乐，时时要反驳诘难，……宛如小狗喜欢抓扑一切走近它们的人”（第 539 节）。所以让他们“过早地尝到这珍贵的娱乐将是不明智的。哲学，这一珍贵的娱乐主要指的是两件事：思维清晰，这是形而上学；统治英明，这是政治学。于是，我们的少年“精英”首先必须学会思维清晰。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应当研究“理念”学说。

然而这个著名的“理念”学说经过柏拉图的想象力和诗情的渲染夸张而弄得晦涩难懂，它是令近代学生灰心丧气的迷宫，它必定给那些屡经筛选而幸存下来的人又一次严格的考验。事物的“理念”可以是这个事物所属类别的“一般概念”（张三、李四、王五的理念就是人）；可以是这个事物运动所遵循的法则或规律（张三的理念就是使他的一切行为合乎“自然律”）；也可以是这个事物和这一类事物发展所趋的完满的目的和理想（张三的理念就是理想国的张三）。大概理念就是所有这些——观念、规律和理想。在我们感官所接触到的表面现象和个别事物的背后，是不能凭感官去知觉，只能凭理性和思考去领悟

的种种概念、规则和发展的趋势。这些观念、规律和理想比感官所感知的个别事物更永久——因而也更“真实”，我们是通过对这些个别事物的设想、推论出这些概念、规则和发展趋势的：人比张三、李四、王五更永久；这个圆圈随着我的铅笔的移动而产生，随着我的橡皮的摩擦而消失，但圆周这个概念却永远存在下去。这棵树立起来，那棵树倒下去；然而决定什么倒下去以及在何时、应怎样倒下去的规律却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无始无终地存在着的。正如温文尔雅的斯宾诺莎所说，有一个靠感官感知的事物世界，还有一个靠思想推知的规律世界；我们看不见平方反比律，但是它是存在的，并且无所不在；它在万物有始之前就已存在，并在事物世界统统成为陈迹之后还会继续存在。这儿有一座桥：感官感知到多达一百万吨的混凝土和铁；但是数学家用心灵的眼睛看到这一整堆材料都按照机械学、数学和工程学定律大胆而精巧地配置在一起，那些定律是造一切好桥都必须遵守的；如果那位数学家又是一位诗人，他就会看到那些定律支撑着桥；如果违犯那些定律，桥就要塌到下面的河里去；那些定律是手心里托着桥的上帝。亚里士多德提示了这样的话，当时他说柏拉图所谓的理念就是毕达哥拉斯所谓的“数”，毕达哥拉斯教导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数的世界（可能指世界是由数学定律和法则统治的）。普鲁塔克<sup>①</sup>告诉

---

<sup>①</sup> 约46年—120年，希腊传记作家，著有《名人传》。——译者



我们,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神总是在作几何推演”,斯宾诺莎把同一个思想换了另外一种说法:神和那些构造和作用的普遍规律是同一实体。对柏拉图,犹如对伯特兰·罗素一样,数学因而是哲学必不可少的开端,也是哲学的最高形式;柏拉图像但丁风格似地在他学园大门的上方写上了这样的话:“不懂几何学的人不得入内。”<sup>①</sup>

没有这些理念——这些概括、规则和理想——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一定就像婴儿第一次睁开眼睛时所看到的那样,是一堆没有归类、没有意义的感觉殊相;事物之所以有意义全靠对它们进行分类和概括,找到它们存在的规律和活动的目的。没有理念的世界将是一堆未排入目录、陷于混乱的书名,与按种类、顺序、主旨井井有条地排列着的、同样的书名形成对比;没有理念的世界将是洞穴里的影子,与洞外阳光下的实体形成比较,这些洞外阳光下的实体投射那些迷幻不实的影子进洞内(第514节)。因此,高等教育的本质是寻求理念:寻求概括、因果律和发展的理想;我们必须从事物的背后发现它们的联系和意义,发现它们作用的方式和规律,发现它们体现和预示的功能或理想;我们必须按规律和目的来分类和协调我们的感官经验;就因为缺少了这一点,低能儿的心灵才是大不同于凯撒的心灵的。

---

<sup>①</sup> 有关这方面理念学说的详细说明可见 D.G. 里奇的《柏拉图》,爱丁堡,1902年版,尤其是第49页和第85页。

好了,经过5年这门深奥的理念学说的训练之后,也就是学会了从杂乱无章的感官世界中认出有意义的形式、因果联系和理想的可能性的艺术之后;经过5年的训练把这个原理应用到人事国政上去之后;经过由童年而青年直到成年35岁这么漫长的培养之后,现在这些充分造就的人才乐于披上皇袍,担当国家事务的最高职责了吧?——理所当然,他们最终将是统治和解放人类的哲学王了吧?

唉!还不行。他们的教育还没有完成。因为毕竟这大体上只是理论上的教育;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现在让哲学博士从哲学的峰巅落入世态人情的“地穴”;概括和抽象不经现实世界的检验是没有价值的;让我们的学生投入到对他们丝毫不偏袒的那个世界里去;他们将同生意人,同精明贪婪的个人主义者,同蛮横的人和狡猾的人相竞争;他们将在角逐场中学习生活本身这一课;他们将在世界残酷的现实中碰伤手指和擦破逆来顺受、达观的胫骨;他们将靠自己从高傲的额头上流下来的汗水去谋生。这个最后的、最苛刻的检验将无情地继续十五个漫长的年头。我们充分造就的人才中有一些会在这种艰难困苦的压力下垮掉,淹没在这最后一次淘汰的风浪里。那些存留下来的人,饱经风霜,年已半百,头脑清醒,自力更生,学者的自负已被残酷的生活磨得荡然无存,现在已经用智慧全副武装起来了,这种智慧是由传统、经验、文化和竞争共同赋予的——这些人最后便自然而然地成为

国家的统治者。

## 八 政治学的解答

自然而然地——丝毫不需要投票时弄虚作假。民主政治意味着机会的完全均等，特别是受教育的机会；而不是张三、李四、王五来轮流做官。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使自己胜任繁复的施政任务；但只有那些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气质（或者，如我们的神话中所说的他们的金属质地），并从各种检验中显露了才能的人才有资格统治。官吏不应该靠投票来选出，也不应该靠秘密派系在民主假象的背后牵线来选出，而只应该根据他们自己在一个平等种族的基本民主中所显示的能力来选出。不经专门训练的人不得担任官职，只有先在低级职位上干得好的人才能担任高级职位（《高尔吉亚篇》第 514—515 节）。

这岂不是贵族政体了吗？是的，如果它所代表的确实是好东西，我们就不必怕那个词语：词语是聪明人的筹码，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有笨伯和政客才把它们当作真的是金钱。我们要由最优秀的人来统治，这就是贵族政体的意思。我们岂不像卡莱尔似的，渴望、祈求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吗？然而我们总认为贵族政体是世袭的；请注意柏拉图的贵族政体并不是那一种；我们不如称之为民主的贵族政体。因为在这里，并不是各党派指定候选人给人民，人民便盲目地两害取其轻，而是人民自身个个

都是候选人,都将得到“从学历上挑选”的平等机会去担任官职。在这里,没有等级制度;没有世袭的地位或特权;出身贫苦的天才并不受到阻碍;统治者的儿子和擦皮靴的人的儿子在同一水平线上出发,得到同样的待遇和机会;如果统治者的儿子是傻瓜,那末他第一次修剪时就会落选;如果擦皮靴的人的儿子是有才能的人,也可以一帆风顺地做到国家的监护官(第 423 节)。天才无论出生在哪里都可以官运亨通。这是学校式的民主——它比投票式的民主百倍地真实和有效。

于是,“监护官,置其他一切于不顾,完全致力于维护国内的自由,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职业,不从事与这个目的无关的工作”(第 395 节)。他们集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于一身;面对变化无常的环境,甚至法律也不应该把他们束缚在一个教条中;监护官的统治应该是一种随机应变的才智,不应该受陈规陋习的束缚。

然而 50 岁的人如何能有随机应变的才智呢?他们在心理上岂不要被常规惯例所圈囿吗?阿德曼图斯(毫无疑问,反映出柏拉图家里某次兄弟间的激烈辩论)反对说,哲学家是笨伯或流氓,他们或者愚蠢或者自私或者既愚蠢又自私地进行统治。“哲学爱好者所进行的研究不仅着眼在早年的教育上,而且作为成年后的职业——这些人大部分都要变成怪物的,更不消说要变成十足的无赖了;就连其中可以被认为是佼佼者的,由于你称赞的那种研究的缘故,结果也变成对世界无用的人。”(第 487

节)这是对某些戴眼镜的近代哲学家很公正的描绘;但是柏拉图回答说,他已经预防到这个困难,所以既让他的哲学家学完学校的知识,又给他们生活的训练;因而他们不仅是有思想的人,更是见诸于行动的人——是久经考验的、志向远大、情操高尚的人。柏拉图所谓的哲学是活的教化,是与现实繁忙生活相结合的智慧;他并不是指关在书斋里脱离实际的幻想;柏拉图“其人最不像康德,这(从各个方面看来)是很大的优点。”<sup>①</sup>

关于不称职就说到这里;关于奸邪,我们可以用在监护官中间设立一种共产主义制度的办法加以预防:

首先,除掉必不可少的费用之外,他们之中谁也不许有私有财产;谁也不许拥有私人住宅,带有围栅和门闩,关了就不让人想进便进的住宅;他们的供应只应当相当于那些训练有素、勇敢而有节制的战士所需要的数量;他们的契约是向国民收取一定比率的税款,足以应付一年的开支就行了,不多取分文;他们应当像军营里的士兵一样同吃同住。我们应当告诉他们,他们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了金银;他们内心已经具备更其高尚神圣的气质;因此他们无需号称金子的那种人间铁渣,不应该混杂了世俗的东西而玷污那神圣的气质,因为庸俗低劣的金属素来就是

---

<sup>①</sup> 法盖著,第10页。

许多邪恶行径的源泉；倒是他们自己的质地才是纯洁的。所有公民中唯独他们不许接触或管理金银，不许住金银摆设的房屋，不许穿戴金银的装饰品，不许用金银的器皿喝水饮酒。这样可以挽救他们自己，也可以挽救国家。然而如果他们要去为自己取得房屋、土地或钱财，他们就要变成管家和庄稼汉而不再是监护官了；就要变成自己同胞的敌人和暴君而不再是自己同胞的盟友了；他们就会和自己的同胞彼此仇恨、互相算计，就会害怕自己国内的敌人甚于害怕国外的敌人，他们自己和国内其他同胞的覆灭也就即将到来（第 416—417 节）。

这样安排就会使监护官结党营私进行统治，追求本阶级的利益而不顾社会整体的利益成为无利可图而又十分危险。因为监护官受保护，没有贫困之虞；高尚生活的必需品和适量的奢侈品是定时供给他们的，他们不必为经济的窘迫而焦虑。但是由此，他们也给排除了贪婪和卑鄙的野心；他们始终只享有那么多的世间财物，毫不多占；他们像医生一样为国家制定一份食谱，自己也遵守。他们像虔诚的教徒一样在一起吃饭；他们像发誓过简朴生活的战士一样一起睡在营房里。正如毕达哥拉斯常说的：“朋友之间一切东西都应该公有”（《法律篇》，807）。所以，监护官的权威应得到消毒，使他们的权力不导致危害；他们唯一的报酬是荣誉和对团体的义务感。他们是

这样一类人：一开始就郑重同意物质享受如此有限的职业；这样的人经过严格的训练就会懂得政治家的崇高荣誉比钻营官爵的政客或“生意人”的厚禄重利更为宝贵。他们的出现结束了党派之争。

然而，他们的妻子对这一切会说些什么呢？她们会甘心放弃生活的奢华和财货的挥霍吗？监护官们没有妻子。他们的共产主义公有女人犹如公有财货一样。他们不仅不受一己自我主义的束缚，而且不受家庭自我主义的束缚；他们不限于追求芒刺在背的丈夫所热切追求的东西；他们献身于整个社会而不献身于一个女子。甚至他们的孩子也不应该特别指为或明确表明是他们的；所有监护官的孩子一出生就从他们的母亲那里抱走，共同抚养；在混养中分辨不出各人的父母是谁（第 460 节）。所有监护母照料这些监护儿；在这些范围以内，人类情同手足将逐渐从空话变为事实；一切男孩都是兄弟，一切女孩都是姐妹，一切男子都是父亲，一切妇女都是母亲。

但是，这些妇女从何而来？毫无疑问，一些是监护官从实业或军人阶级中求爱而得到的；另一些是她们凭着自己的能力条件成为监护官阶级的成员。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任何性别上的障碍；在教育上最没有这种障碍——女孩有和男孩同样的智力上的机会，有同样的机会升到国家的最高职位。当格劳康反对说（第 453 节以下），只要女人考试及格就允许她担任官职违反了分工的原则，他得到的是一个犀利的回答：分工必须根据特长和

才能来分,不是从性别上分;如果一个女人表现出自己能治理政事,那末就应该让她来统治;如果一个男子表现出自己只能洗洗碟子,那末就应该顺从天意的安排,让他克尽职守。

共妻并不意味着乱点鸳鸯谱;而意味着对一切生殖关系都有严格而优生的监督。动物繁衍的论据由此开始了它蜿蜒曲折的生涯:为了求得满意的品种而有选择地饲养牲畜,只从每一代中挑选最好的来饲养,我们由此而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末为什么我们不把类似的原则应用到人类的匹配上呢?(第459节)因为合理地教育孩子还是不够的,他还必须严格地出生于精选而健康的祖先;“教育应该从出生之前开始”(《法律篇》,第789节)。因此无论男女,除非非常健康,就不应该生育;新郎新娘一律要有健康证书(《法律篇》,第772节)。男子生育只应该在30岁和45岁之间;妇女生育只应该在20岁和40岁之间。到35岁还未结婚的男子要交公益税(《法律篇》,第771节)。没有健康证书的配偶所生的子女或生来残废的人,就应该遗弃在户外让他们死去。在指定生育年龄的前后,交媾是自由的,只是怀孕了要堕胎。“我们在作这种许可的同时,严令当事人尽一切努力阻止胎儿降生;如果势必要生下来,他们必须明白如此结合所生的子女是保养不住的,他们必须作出权宜的措施。”(第461节)亲戚之间不许通婚,因为这会导致人种退化。(第310节)“最优秀的男性或女性应该尽可能多次地与



最优秀的异性结合,劣等的应该匹配劣等的;他们各生养自己一类的子女而不会生养他类的子女;因为这是保持人群处于最佳状态的唯一办法。……我们的格外勇敢、格外优秀的青年,在其他荣耀和奖励之外,应该允许他们有格外多的配偶;因为这样的父亲应该有尽可能多的儿子。”(第 459—460 节)

但是,我们这个讲究优生的社会,不仅要防止内部的疾病和退化,而且要防范外来的敌人。它应当时刻准备着,到必要时打胜仗。我们这个模范社会当然是和平的,因为它把人口限制在生存资料允许的范围以内;但是,不采取这样的措施的邻国,看见我们的理想国如此井井有条、欣欣向荣,就会惹起它们覬覦抢掠之心。因此,在为这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发出悲叹的同时,我们应该在中等阶级中备足训练有素的士兵,同监护官一样过艰苦朴素的生活,靠少量的财物为生,由他们的“支持者和前辈”,——人民提供。同时我们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避免引起战争。引起战争的首要原因是人口过剩(第 373 节);第二个原因是对外贸易,因为免不了有阻碍对外贸易的争端。的确,贸易竞争是战争的一种形式;“和平不过是名义罢了”(《法律篇》,第 622 节)。那末,我们的理想国最好深处内陆,俾使外国商业的高度发展无从侵入。“海洋使一个国家充斥买卖、谋利和交易;并在人们心中养成贪婪和欺诈的习惯,在国内关系上和在对对外关系上都一模一样。”(《法律篇》,第 704—707 节)国外贸

易要有强大的海军来保护；海军军国主义与陆军军国主义一样坏。“不管怎样，战争的罪魁只限于几个人，多数人是朋友。”（第 471 节）最常见的战争恰恰是最恶劣的战争——内战，希腊人和希腊人交战；愿希腊人组成一个全希腊的各国联盟，统一起来以免“某一天整个希腊民族落入异族人的奴役之下”（第 469 节）。

所以，我们的政治组织要有一个监护官的小阶级君临其上，由一个军人和“辅佐者”的大阶级来保护；以农、工、商各界人民做广泛的基础。这个最后的工商业阶级或有钱阶级将保有私人财产、私人的配偶、私人的家庭。但是工商业要由监护官来调节，以防止个人拥有过多的财富或过于贫困；无论何人，财产超过国民平均财产的四倍，就必须将多余部分交给国家（《法律篇》，第 714 节以下）。或许还禁止收利息，限制赢利（《法律篇》，第 920 节）。监护官的共产主义对有钱阶级是行不通的；这个阶级的显著特征是强烈的贪得和竞争的本能；他们中间有几个心灵高尚的人将会免除这种争夺财富的狂热病，但是大多数人都孜孜以求，心力憔悴；他们如饥似渴地追求的不是正义和荣誉而是财富的无限增多。热中于追求金钱的人是不适合治理国家的；我们的全盘计划建立在这样的希望上：如果监护官统治贤明、生活简朴，并且允许掌握经济的人独享奢华，这些人也就愿意让他们独揽政治了。简而言之，完美的社会将是：在这个社会中，每个阶级每个人都做它的本性和才能最适宜做的工作；在这

个社会中,没有一个阶级或个人干预其他阶级或个人,但是所有的人都从不同的方面通力合作,产生出一个有效、和谐的整体(第 433—434 节)。这个整体就是正义的国家。

## 九 伦理学的解答

现在,我们政治上的枝节问题结束了,最后我们准备回答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正义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件事是有价值的——正义、美、真理;也许三者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够给出定义来。在柏拉图之后四百年,统治犹太地区的罗马巡抚<sup>①</sup>无可奈何地问道:“真理是什么?”——直到现在哲学家还没有回答出来,也不曾告诉我们美是什么。但是,对于正义,柏拉图冒险给了一个定义。他说:“正义就是大家各有各的东西,各干各的事”(第 433 节)。

这个定义似乎是令人失望的;延缓那么久之后,我们期望从中得出一个颠扑不破的启示来。这个定义意味着什么呢?它只不过说,各人应该得到相当于他所生产的东西,应该尽到他最适合的职能。正义的人就是正好处于恰当地位的人,尽力而为,贡献与取得完全相等。所以,由正义的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高度和谐而有效的

---

<sup>①</sup> 彼拉多,公元一世纪主持审判并处死耶稣。——译者

团体；因为每一个成员都各得其所，都尽到自己恰当的职能，宛如一个完美的管弦乐队中的各个乐器。社会中的正义像诸行星间那种诸多关系的和谐一致，它们藉此维系在一起作秩序井然的（或者，如毕达哥拉斯所说，合乎音律的）运动；一个这样有组织的社会就适于生存；正义就得到一种达尔文式的认可。哪里有人越出了他们的自然地位，哪里有商人支配政治家或军人篡夺王位——哪里各部分的协调一致就被破坏了，关节松动了，社会也就土崩瓦解了。正义就是有效的协调一致。

就个人说也是这样，正义是有效的协调一致，是人身上各组成部分作用的和谐一致，各得其所，又对行动举止都作出通力合作的贡献。每个人欲求、情感和观念要么和谐，要么混乱，倘若这些东西处于和谐之中，个人就继续存在下去并获得成功；倘若它们失去了适当的位置和功能，倘若情感既想做行动的热（如狂热之徒），又做行动的光，或者，倘若思想既做行动的光（如重理智者），又做行动的热——于是人格开始分裂，失败就像逃不开的黑暗一样降临。正义是心灵各部分的秩序和美；正义之对于心灵正如健康之对于身体。一切罪恶都出于不和谐：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之间的不和谐。

所以柏拉图回答了特拉西马库斯和查尔西顿，也一劳永逸地回答了尼采的所有信徒：正义不仅是力量，而且是和谐的力量——各种欲望归于秩序而成为才智，众人归于秩序而形成组织；正义不是强者的权利，而是整体有

效的和谐。的确，一个人越出了他的本性和才智所相宜的地位，可能一时侥幸获得某种利益和好处；但是无法躲避的复仇女神却在追赶他——如阿那克萨哥拉所说的复仇诸神追赶着逸出轨道的行星一样；造化可怕的指挥棒把难以驾御的乐器驱回到它的本来位置、本来音阶和本来的自然音调上去。科西嘉少尉<sup>①</sup>可能企图用礼仪隆重的专制政府统治欧洲，它适合于古代的君主胜过于他自己的一夜发迹的王朝；他最终在海中的囚岛上，悔不当初承认自己是“事物造化的奴隶”。不正义终究是要灭亡的。

这个概念丝毫没有特别新奇的东西；的确，我们要好好地怀疑一番哲学上任何标新立异的学说。真理常常变换她的服饰（像每个美貌的贵妇人那样），但是在新装下她总还是同一个人。在道德上我们不必期待一鸣惊人的改革：不管智者派和尼采哲学作多么有趣的冒险，一切道德概念全围着整体利益转圈子。道德起源于交往、相互依存和组织；社会生活要求让出一部分个人至上的权利以建立公共秩序；衡量行为的最终标准是团体的福利。造化要它如此，她的判决永远是最终判决；一个团体与另一个团体相竞争或相冲突而能继续存在下去，是凭着它的团结和力量，凭着它的成员为了公共目的进行合作的能力。那末最好的合作莫过于各人做自己能做得最好的

---

<sup>①</sup> 指拿破仑。——译者

工作吧？这就是人类组织的目标，每个社会要有活力就必须追求这一目标。耶稣说，道德是对弱者的仁爱；尼采说，道德是强者的英勇；柏拉图说，道德是整体的有效和谐。也许这三种学说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美的伦理学；然而其中哪一个因素是基本的，我们还用得着怀疑吗？

## 十 评 论

现在，我们对这整个的《理想国》将说些什么呢？它行得通吗？如果行不通，那末它有没有我们能够移到现代来用的任何可行的特征呢？它可曾在什么地方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过呢？

至少最后一个问题回答起来必定是有利于柏拉图的。欧洲被监护官阶级统治长达一千年之久，这很像我们的哲学家所设想的。在中世纪人们习惯于把基督教世界的人分为劳工、军人和教士。最后一组人数最少，却垄断了文化工具和文化机会，几乎独占鳌头地统治了地球上半个最强盛的大陆。这些教士像柏拉图的监护官，他们处于权威地位并不是由于人民的选举，而是由于他们在对教会的研究和管理上显示出来的才能，由于他们倾向于过一种安贫乐道的生活，由于（也许应该加上）他们那些握有国家和教会权力的亲戚的影响。在他们统治的后半期，他们竟遂了柏拉图的愿不受家室的牵累；有时

候,似乎他们也享受了不少给予监护官的生殖自由。单身生活在心理上构成教士权力的一部分;因为一方面他们不受狭隘的家庭自私心的妨碍,另一方面他们明显地超然于肉欲的诱惑之上,所以增加了世俗的罪人对他们的敬畏之心,使得这些罪人更容易在忏悔室里暴露自己的生活。

天主教的许多政治制度起源于柏拉图“高尚的谎言”,或者受它的影响;中世纪形式的天堂、炼狱、地狱观念可以溯源于柏拉图《理想国》的最后一卷;经院哲学的宇宙观大都取自《蒂迈欧篇》;实在论学说(普遍观念的客观实在)是对理念学说的一种解释;甚至教育上的“四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也模仿了柏拉图所计划的课程。藉这种学说体系对欧洲人民的统治几乎没有诉诸任何暴力;人民如此容易接受这种统治,以至于长达一千年之久他们向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援助,而不求在政府中有发言权。这种顺从不限于普通人;商人、军人、封建诸侯、国君统统屈膝听命于罗马。这是一种政治睿智非同寻常的贵族政体;也许它建立的是世人迄今所知道的最奇异、最有力的组织。

曾一度统治巴拉圭的耶稣会会员是半柏拉图式的监护官,是在一个野蛮民族中因拥有知识和技能而掌权的教士寡头。在1917年10月革命之后曾一度统治俄国的共产党所采取的形式令人奇怪地回想起理想国来。他们是很少的少数,几乎全凭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挥舞着信

守正统学说和开除党籍两大武器，像圣徒献身于他们的事业一样，严肃地献身于他们的事业，统治着欧洲一半的土地，却过着节俭的生活。

这样的一些例子表明，在某些限度内并且加以修改，柏拉图的计划还是可行的；的确，它主要来源于他本人旅行中见到的实际情形。埃及的神权政治给他以深刻的印象：这里是少数僧侣阶级统治下的伟大而古老的文明；与雅典公民大会的喧闹、暴虐、无能相比，柏拉图觉得埃及政府代表着一种高明得多的政体（《法律篇》，第 819 节）。在意大利，他曾一度与素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毕达哥拉斯团体相处在一起，这个团体统治它生活在那里的希腊殖民地已经有好几代了。在斯巴达，他看到少数统治阶级在顺从的人民中间一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一起吃饭，为了优生的目的限制交配，却给勇士多妻的特权。毫无疑问，他曾听到过欧里庇得斯<sup>①</sup>提倡共妻、解放奴隶和用希腊联盟以缔造希腊世界的和平（《美狄亚》，第 230 节；《残篇》，第 655 节）；毫无疑问，他也知道有一些犬儒派信徒已经从现在称之为“苏格拉底左派”中发展出一种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简而言之，柏拉图必定早已感到，当他提出他的计划时，他并不是对他亲眼目睹的现实作一种不可能的推进。

然而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我们的时代，批评家已经

---

<sup>①</sup> 约公元前 480—前 406 年，希腊悲剧作家。——译者



在《理想国》中发现许多可供非难和怀疑的破绽。这个斯塔吉拉人<sup>①</sup>用尖酸刻薄的简洁口气说道：“这些事情和许多别的事情，历代以来已被发明了好几次了。”计划一个人人皆兄弟的社会是件很好的事情；然而把这样一个说法推广到我们时代的一切男子身上就把它的温暖和意义涤荡个一干二净了。共产也是如此：它意味着淡化责任；每件东西为人人所共有，就一切都没人照管了。最后这个伟大的保守派论证说，共产制度将人民投入一种难以忍受的密切联系之中；它使隐私或个性没有容留之地；它假设人人都具有只有少数圣人才具有的耐心和合作的美德。“我们不能假设一种常人达不到的道德标准，不能假设一种因天性和环境而特别优厚的教育；我们却必须考虑到大多数人能享受的生活和国家大体上能达到的政府形式。”

到目前为止，柏拉图最伟大的（并且是最令人羡慕的）学生，和后世的大多数批评弹着同样的调子。据说，柏拉图低估了积淀在一夫一妻制及其附带的道德律中的习惯势力；他低估了男人占有欲中的嫉妒心，以为一个男人仅仅占有一个妻子均等的部分就满足了；他小看了母性的本能，以为母亲会同意自己的孩子让一个没有爱心、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去抚养。尤其重要的是，他忘记了

---

<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的斯塔吉拉人，因此斯塔吉拉人就是亚里士多德。——译者

他在废除家庭的同时，也毁掉了道德的伟大乳母，毁掉了合作和共产的习惯的主要源泉，而这些习惯是他的国家不可缺少的心理基础；他用无与伦比的滔滔雄辩锯掉了他自己坐着的树枝。

对所有这些批评我们能很简单地回答说，他们只打倒了一个稻草人。柏拉图明显地把大多数人排除出他的共产计划；他很清楚地承认只有少数几个人能抑制物欲，他只打算他的统治阶级能做到的；只有监护官能相互称为兄弟姐妹；只有监护官不占有金银财货。芸芸众生仍将保留一切尚说得过去的社会习俗制度——财产、金钱、奢侈品、竞争和种种他们可能向往的私事。他们像他们所能承受的，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实行由这种婚姻和家庭而来的一切道德规范；父亲将随他的好恶保有妻子，母亲将随着他的好恶保有孩子。至于监护官，他们的需要与其说是共产的倾向，还不如说是对荣誉的感受和对它的热爱；支撑他们的是自豪感而不是仁慈。至于母性的本能，它在孩子出生甚至长大之前并不强烈；普通的母亲接受新生的婴儿与其说是出于欢喜还不如说是出于顺从命运；对孩子的爱有个发展过程而不是一种突然出现的奇迹，对孩子的爱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增长。因为孩子是在母亲的苦心照料下才逐渐塑造成形；一直要等到它体现出成为母爱艺术品的时候，它才无可逆转地揪住母亲的心。

其他非难，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经济上的。有人争论

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把每个城市一分为二，而是把每个城市一分为三。回答是，第一种情况的区分根据的是经济冲突；在柏拉图的国家里监护官和辅佐者阶级明确地不准参加这种对金银财货的竞争。那末监护官就有权力而无责任；这岂不要导致暴政吗？决不会；他们有政治上的指挥权，却没有经济上的权力或财富；有钱阶级如果不满意监护官的统治方式，可以停止对他们的食物供应正如国会以停止预算来控制行政部门一样。那末，如果监护官只有政治权力而没有经济权力，他们又怎么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呢？哈灵顿、马克思等许多人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吗？政治权力是经济权力的反映，一旦经济权力转移到政治上另一从属集团的手中——像在 18 世纪转移到中等阶级的手中一样，政治权力也就朝不保夕了。

这是很基本的非难，也许是致命的非难。可以作这样的回答：罗马天主教会甚至使皇帝在卡罗萨<sup>①</sup>屈服，在统治初期的几个世纪里，它的权力植根于反复灌输教条而不靠财富的谋略。但是，教会的长期统治也许是由于欧洲农业状况的缘故：农业人口由于对自然力反复无常的依赖性无能为力，就倾向于产生超自然的信仰，又由于不能驾御自然而常常产生恐惧再由恐惧而趋于崇拜；工商业发达了，就产生了新型的心理和新型的人，人们比较

---

<sup>①</sup> 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堡，因 1077 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在此对教皇格雷高里七世悔罪而著名，今已成为废墟。——译者

崇尚实际,注重现世了,教会的权力一同这个新的经济事实相冲突就开始崩溃。政治权力必须在变动不居的各种经济势力的天平上反反复复地重新调整自己。柏拉图的监护官在经济上依赖于有钱阶级,这种依赖不久就使他们降为在经济阶级控制下的行政官;甚至对军权的操纵也不能长久防止这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革命后俄国的军事力量不能阻挡农民中个人所有制的发展一样,这些农民控制着粮食的生产,从而掌握着国家的命运。只有在这点上柏拉图还是正确的:即便政治上的政策必须由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来决定,然而那些政策让有专门训练的官员来实施还是要比让商场中或工厂里没有受过任何政治家艺术训练而偶然出任政府职位的人来实施要好些。

柏拉图最缺乏的或许是赫拉克利特的流变意识;他太急于把这个世界的活动图景变成一幅凝固静止的图画了。像所有懦弱的哲学家一样,他钟情于秩序;他因受雅典民主政治骚乱的惊骇而极端轻视个人价值;他像昆虫学家对苍蝇进行分类那样对人进行分类,他不反对用牧师式的欺骗来保证自己的目的。他的国家是静止的;它可能容易变成一个老顽固的社会,由敌视发明、嫉恨变化的、僵化的、八十多岁的人们来统治。它只有科学而没有艺术;它尊崇对科学心灵如此珍贵的秩序,却相当忽视作为艺术灵魂的自由;它崇拜美的名称,却放逐了唯独能创造美或展示美的艺术家。它是斯巴达或普鲁士,而不是

一个理想的国家。

现在将这些不愿意说但又不得不说的几点忠实地写下来了,剩下来要做的事是向柏拉图构思的博大精深致以由衷的敬意。从本质上说,他是对的——难道不是吗?——这个世界需要由最聪明的人来统治。把他的思想应用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和范围,这是我们的事。今天我们必须把民主政体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不能按柏拉图的提议限制投票权;但是我们能对担任官职加以限制,并用这种办法达到柏拉图似乎念念不忘的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结合。我们可以毫无异议地接受他关于政治家应该像医生一样受专门而彻底的训练的主张;我们可以在大学里设立政治学系和政治管理系;当这些系开始发挥充分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不从这样的政治学校毕业的人都没有资格提名进入政府机关。只要人人受训练,我们甚至可以使人人有资格做官,并藉此彻底废除提名候选的复杂制度,它是我们民主政体腐败的渊藪;无论何人,只要他受到适当训练、有适当资格,就可以宣布自己为候选人,选举团就可以挑选他。用这种办法,民主选举的范围比现在就会无限地扩大,现在每四年张三李四按期上台来表演一番,欺骗一番。只需要作出一点修正,就会使官职限于有管理技能的毕业生才能充任,这一计划显得十分合乎民主政治;那就是受教育的机会均等,不管父母的贫富,受大学教育的道路和政治升迁的道路对一切男女都一视同仁。对于一切表现出能力达到

一定标准而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又不能供他们继续升学的大、中、小学毕业生,让市、县、州给他们提供学费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将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

最后,再公平地补充一句,柏拉图知道自己的理想国就实施范围说不是完全能行得通的。他承认他描绘了一个难以达到的理想;他回答说,将我们愿望的这些图像描绘出来仍然是有价值的;做人的意义就在于他能想象出一个更好的世界来,并且至少要它的一部分变成现实;人是一种创造理想国的动物。“我们瞻前顾后,渴望乌有的东西”。这也不是全无效果的:许多梦生了腿跑或长了翅膀飞,像伊卡洛斯<sup>①</sup>人能飞的梦一样。毕竟,即便我们只描绘了一幅画,它也可以作为我们行为举止的目标和典范;等到我们足够多的人看到了这幅画并追随它闪现的光芒,理想国就会出现在地图上。与此同时“在天国贮藏着一幅这样的城市的图案,愿意看的人可以看看它,边看边照着约束自己。但是,这样的城市在地面上无论已经有过还是将来会有,……他都要按照那个城市的法律行事,而不能按照别的”(第592节)。一个善人甚至在不完善的国家里也将奉行完善的法律。

尽管有这些让人怀疑的地方,但是这位导师一到有机会实现他的计划的时候,就非常勇敢地亲自去冒险。

---

<sup>①</sup> 希腊神话中发明家代达洛斯的儿子,用蜡和羽毛造成蜡翼逃出克里特岛,因飞近太阳,蜡溶堕海而死。——译者

公元前 387 年,柏拉图受到锡拉库萨(在那个时候是西西里岛强盛的首都)统治者狄奥尼修斯的邀请,来把他的王国变成理想国;这位哲学家像杜尔哥<sup>①</sup>一样,认为教育一个人——即便是国王——也会比教育整个民族容易些,他便同意了。但是当狄奥尼修斯发现这个计划要求他要么做哲学家要么停止做国王时,他就取消了这个计划;结果发生了一场剧烈的争吵。据说,柏拉图被卖为奴隶,只是被他的朋友兼学生安尼克里斯救了出来;当柏拉图的雅典同伴们要偿还安尼克里斯已付的赎金时,他拒绝了,说他们并不是唯一有特权助哲学一臂之力的人。这个(如果我们相信第欧根尼·拉尔修,那末还有一个类似的)经历可以说明柏拉图的最后著作《法律篇》所具有的幻想破灭后的保守性。

然而他在漫长一生的最后几年一定是相当快乐的。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们的成功使他到处受人尊敬。他安居在学园里,在一群群学生中踱来踱去,给他们布置一些问题和作业,要他们进行研究,再来时就评论和解答。拉罗什富科<sup>②</sup>说:“没有人知道人怎样活到了老年。”柏拉图知道:学要像梭伦<sup>③</sup>那样学,教要像苏格拉底那样教;

---

① 1727 年—1781 年,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译者

② 1613 年—1680 年,法国作家,出身大贵族,但反对专制政治,代表作《箴言录》。——译者

③ 约公元前 630—约前 560,雅典政治家和诗人。——译者

引导热切的青年,求得伙伴们理智的爱。学生爱他正如他爱学生一样;他既是他们的哲学家和向导,又是他们的朋友。

他的一个学生,面临结婚这个大深渊,邀请他去吃喜酒。柏拉图年富八十,也来光临了,并高高兴兴地参加行乐的人群。但是随着良辰在欢笑中飞逝,这位老哲学家退到屋中安静的一角,坐在椅子上小睡。第二天早上,宴席散了,疲倦的狂欢者走过来唤醒他。他们发现在那个晚上,他已安详地、恬静地从小睡进入长眠了。全雅典人送他到墓地。



## 第二章 亚里士多德与 希腊科学

### 一 历史背景

公元前 384 年,亚里士多德出生在雅典以北约二百英里的一个马其顿城市斯塔吉拉。他父亲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祖父阿敏塔斯的朋友和御医。亚里士多德本人似乎曾经是阿斯克列皮阿德斯医师大联合会的一员。他是在医学的氛围中被抚养长大的,而后来的许多哲学家则是在哲学的神圣氛围中被抚育成长的;他得到一切机会和鼓励,培养他对科学的向往;他接受的训练,从一开始就要让他成为科学的奠基人。

关于他的青年时期,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认为他生活放荡不羁,挥霍掉他的祖产后,便参军去了,以免挨饿,后来又回到斯塔吉拉行医,30 岁时他才去雅典投入柏拉图门下学哲学。另一种比较严肃的说法认为他 18 岁去了雅典,并受教于那位大师,但是即使在这种比较可信的叙述中也充分反映出一个鲁莽灭裂、不同一般的青年生活得行色匆匆<sup>①</sup>。感到震惊的读者可以自慰的是:看到在两种说法中,我们这位哲学家终于在柏拉图“学

园”幽静的树丛中安顿下来了。<sup>①</sup>

他在柏拉图门下学了8年——或者20年；确实，亚里士多德的玄学思想渗透着柏拉图精神——甚至那些极其反柏拉图的思想也是这样——这就令人觉得是那个较长的时期。人们会觉得那些岁月是极为美妙愉快的：一个才气横溢的弟子由一个出类拔萃的老师领着，在哲学的园地里漫步，像是一对希腊的恋人。但是，他们两人都是天才；尽人皆知，天才与天才彼此相处，和谐之情宛若炸药之于火焰。他们年龄差距几乎有半个世纪；为了相互了解就要跨越年龄的代沟，消除心灵的矛盾，那真是难能可贵。柏拉图看出了从想当然是野蛮的北方来的这位陌生的新弟子的伟大之处，曾称他是学园的菁英——似乎说是智慧的化身。亚里士多德很舍得大把花钱收集书本（当时无印刷，都是原稿）；在欧里庇得斯之后，收集之丰成一图书馆的，他是第一人，创立图书分类原则，也是他的许多学术贡献之一。所以柏拉图称亚里士多德的家是“书斋”，似乎是极其诚恳的称赞；但是往昔也有流言蜚语，说这位大师的用意在隐晦曲折而辛辣有力地挖苦亚里士多德某种程度的书呆子习气。到了柏拉图的晚年，似乎曾出现过一次比较确实可

---

<sup>①</sup> 格罗特[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亚里士多德》，伦敦，1872年版，第4页；泽勒：《亚里士多德和早期逍遥学派》，伦敦，1897年版，第1卷，第6页以后。

信的争吵。我们这位雄心勃勃的青年显然产生了一种“俄狄浦斯情结”，<sup>①</sup>因为爱好和热爱哲学而反对他精神上的父亲，并开始风言风语地说，智慧是不会与柏拉图同归于尽的；而这位垂垂老矣的圣人则说他的弟子是一头吸干母奶就踢娘的小驹子。<sup>②</sup>博学广识的泽勒在著作中连篇累牍地敬重亚里士多德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要我们不相信这些传说；但是我们可以认为无风不起浪，现在仍然烟雾弥漫的地方，过去谅必冒过火焰。

他在雅典这个时期的其他事情就更有问题了。有的传记作家告诉我们，亚里士多德创立过一个雄辩学校，与伊索克拉底<sup>③</sup>分庭抗礼；还说他这个学校学生中有过赫米亚斯那样的富家子弟，他很快就当上了阿泰纽斯城邦的独裁君主。登上这样的高位以后，他便请亚里士多德到他的朝廷去；公元前344年，他报答老师过去的恩泽，将一个妹妹（或侄女）许配给他。有人会觉得这只是一种希腊人的馈赠；但是历史学家们赶紧让我们相信，亚里士多德尽管才高八斗，也跟太太过得十分幸福愉快，遗嘱里

---

① 亦作“恋母情结”。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子，俄狄浦斯曾破解怪物斯芬克斯的谜语，后误杀其父并娶母为妻，发觉后自刺双目，死于流浪中。此处系借喻。——译者

② 本[1875—1954, 英国出版商]六便士丛书中《希腊哲学家》，伦敦，1882年版，第1卷，第283页。

③ 公元前436—前338，雅典著名雄辩家，教育家。——译者

提到她时还极其缠绵悱恻。刚好一年以后，马其顿王腓力普诏请亚里士多德去培拉宫里当教师教亚历山大。当时最大的君主环视四周，找一个最了不起的老师，居然挑中亚里士多德当世界未来主人的家庭教师，这就说明我们这位哲学家的声名有多显赫了。

腓力普拿定主意，教育他的儿子必须应有尽有，因为他已为他规划好无可限量的雄图。公元前356年，他征服了色雷斯<sup>①</sup>，这使他控制了金矿，它们很快为他开采出这种贵金属，十倍于当时从日益衰落的劳里恩银矿运来雅典的数量；他的人民是强悍的农民和武士，还没有受到城市穷奢极欲，道德败坏的污染；具备这两者，就有可能征服上百个小城邦并在政治上统一希腊。腓力普并不赞赏个人主义，因为它虽然促进了艺术和才智，却同时使社会秩序分崩离析；在所有这些小都会中，他看不到令人欣喜的文化和无与伦比的艺术，却只看见商业的腐败和政治的混乱，他目睹贪得无厌的商人和银行家窃取国家重要的资源，无能的政客和狡猾的雄辩家诱导熙熙攘攘的老百姓落入灾难频仍的阴谋和战祸，内江分裂了阶级，阶级又结合成派别等级：腓力普说，这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群鱼龙混杂的个人——有天才，也有奴隶，他要亲自整顿这种混乱状态，使全希腊团结一致，茁壮有力地巍然屹立，成为世界的政治中心和发展基础。他青年时代在底

---

① 巴尔干半岛东南部。——译者

比斯时投奔崇高的伊巴密浓达<sup>①</sup>门下学习兵法和民政；如今他的气魄和雄心一样漫无止境，他将所学到的东西推陈出新。公元前 338 年，他在喀罗尼亚大败雅典人，看到希腊虽然还带着镣铐，却终于统一起来了。接着，正当他高踞这次胜利之上，规划他和他的儿子该如何主宰并统一世界时，他却倒在刺客的手下了。

亚里士多德来到时，亚历山大还是个 13 岁的粗野狂放的年轻小伙子，热情奔放，疯疯癫癫，几乎像发酒疯一般；他爱好驯服难以驯养的马匹，以此为乐。这位哲学家想冷却这座火山正冒出来的火焰的努力收效不大；亚历山大靠布斯法勒斯<sup>②</sup>比起亚里士多德靠亚历山大来取得的成就还更大些。普卢塔克<sup>③</sup>说，“有一个时期，亚历山大热爱和珍惜亚里士多德，不亚于他像是他自己的父亲；说虽然他从亲生父亲那里获得生命，而另一个父亲却教给他生活的艺术。”（希腊有句美妙的谚语：“生命是自然的恩赐，美好的生活却是智慧的恩赐。”）亚历山大在给亚里士多德的一封信中写道：“就我来说，我宁愿取胜于认识什么是善，而不取胜于扩大权力和疆土。”但是这或许只不过是皇家青年的恭维话而已；这个热诚学习哲学的后生骨子里却是野蛮粗犷的公主与奔放不羁的国王所生

---

① 公元前 410—前 362，希腊政治家、将领，曾打破斯巴达的军事优势，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胜利开辟了道路。——译者

② 亚历山大的爱马。——译者

③ 公元 46?—120?，希腊传记作家。——译者

的儿子；理性的约束不免太脆弱了，控制不住这些祖传的激情；两年以后亚历山大离开哲学登上皇位，驰骋世界去了。历史听任我们可以信不信由己（虽然我们应该怀疑这些有趣的说法），据说亚历山大那种统一天下的热情，其威武雄壮的力量有一些来源于他的老师——这位思想史上集大成的思想家；又说，征服混乱而获得秩序，在政治领域由弟子完成，在哲学领域则由大师完成，这只是一个崇高宏伟的计划的两个方面而已——两个极了不起的马其顿人统一了两个混乱不堪的世界。

亚历山大出征亚洲时，留在身后的希腊各城市的政府都拥戴他，而老百姓则切齿仇恨他。自由并曾称雄一时的雅典人历史悠久的传统使臣服——那怕是臣服于一位征服世界的英明的霸主——变得不堪忍受；狄摩西尼<sup>①</sup>痛切的雄辩使议会始终处于一触即发起而反叛那掌握着城市统治大权的“马其顿派”的局面。如今亚里士多德在另一次短期旅行之后于公元前 334 年又回到雅典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就跟马其顿集团联合在一起，毫不隐瞒他赞同亚历山大求大一统的办法。当我们研究他在一生最后 12 年着手写出的玄思上和 research 上相继发表的惊人的著作的时候，当我们观察到他任务繁忙，要整顿学校，又要整理出也许从前从没有人脑子里想过的那么丰富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千万要常常记住，这可不是太平无事、

---

<sup>①</sup> 公元前 384—前 332，希腊政治家、雄辩家。——译者

十拿九稳的真理的追求，记住那时候政治风云随时都可能有变化，在这爱好和平的哲学生活中可能突然刮起一阵风暴。只有心头不忘这种情景，我们才能懂得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和他悲惨的结局。

## 二 亚里士多德的事业

即使在虎视眈眈如雅典那样的城市里，王中之王的老师要找几个学生也是不难的。53岁的那一年，亚里士多德创立了一个学校，叫吕克昂，投奔他而来的学生之多，显得必需订出复杂的章程来维持秩序。学生们自己定出规则，并且每十日选出一个代表来管理校务。但是我们不必以为这是一个纪律森严的地方；相反，从留传下来的图画来看，许多学者跟这位大师在一起吃饭，他们跟他在人行道上来回溜达，边走边求教，那条人行道就沿着那个体育场，吕克昂因此得名。<sup>①</sup>

这所新创立的学校并非与柏拉图所留下的学园全然一样。学园偏重数学以及思辨和政治哲学；吕克昂则倾向于生物学和自然科学。要是我们能相信普林尼<sup>②</sup>的话，亚历山大诏示猎人、猎场看守人、园丁、渔人，以提供

---

<sup>①</sup> 人行道人称逍遥路；后来逍遥学派即由此得名。体育场是谨防狼群的羊群保护神（吕科斯）——阿波罗·吕克欧神殿园地的一部分。

<sup>②</sup> 普林尼（老）[公元23—79，罗马作家]：《博物志》第8卷，第16页；见刘易斯：《亚里士多德》引《科学史》中的一章，1864年，伦敦版，第15页。

亚里士多德他所想要的一切动物学和植物学材料；还有古时候别的作家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他手下管着一千个人手，遍布希腊、亚洲，替他收集各地动植物标本。占有这些丰富的材料，他才能创建第一个世界从未见过的大动物园。这种收集对他的科学和哲学影响之大，是我们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

亚里士多德哪儿来的钱财兴办这些事情呢？他本人这时候是个有大宗收入的人；而且他还与希腊一位极有权势的知名人士联姻而有了钱财。阿特纳奥斯<sup>①</sup>（无疑是有点夸张地）叙述说：亚历山大提供亚里士多德作物理学和生物学设备和研究用的款项达八百泰伦特（折合现代购买力，约四百万美金）。<sup>②</sup> 有人以为，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建议，亚历山大才派出一支花费极大的远征队去考察尼罗河的源流，去发现它定期泛滥的原因。<sup>③</sup> 像一百五十八部宪法汇编，居然也有人替亚里士多德抄了出来，这样的工作说明他手下有一大群助手和抄写文书。总之，我们在这一事情中看到欧洲历史上以公家的钱财大量资助科学事业的第一个例子。要是现代国家将以与此相当地慷慨解囊的规模来支持学术研究，那末我们还有什么知识不能赢得呢！

---

① 活动时期约公元 200 年，希腊语法学家。——译者

② 格兰特《亚里士多德》，爱丁堡，1877 年版，第 18 页。

③ 考察报告认为洪水泛滥是由于阿比西尼亚山上积雪融化的缘故。



然而，在财源和措施盛况空前的同时，工具和设备却十分有限，几乎一塌糊涂，要是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冤屈亚里士多德。他不得不“要定时间，却没有钟表，要比较温度，却没有寒暑表，要窥测天空，却没有望远镜，要观察气候，却没有晴雨表。……在我们拥有的全部数学、光学、物理学仪器中，他只有一把尺子、一根罗盘针，以及其他少量的代用工具。化学分析、精确的度量衡以及数学全面用之于物理学，这些人还压根儿不知道。物质的吸引力、万有引力、电现象、大气压力及其作用、光、热、燃烧等等的性质，总之，现代科学所依据的事实，全部或几乎全部还没有发现。”<sup>①</sup>

这里，且让我们瞧一瞧，创造发明是怎样载入史册的：因为没有一架望远镜，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是一连串孩子气的冒险故事，因为没有一台显微镜，他的生物学永远如坠五里雾中。确实，正是在工业技术的创造发明上，希腊远远落在它举世无双的种种成就的一般水平之下。希腊人轻视手工劳动，除了没精打采的奴隶以外，谁都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都脱离那种足以激励人的跟机器的接触，因为只有接触才能揭露机器的缺点，才能有改进的可能性，因而技术的创造发明只有在没有利害关系，又不能由此而得到任何物质报酬的那些人那里才有可能。也许奴隶的售价很便宜也使创造发明踏步

---

<sup>①</sup> 泽勒：《亚里士多德和早期逍遥学派》，第1卷，第264、443页。

不前；力气还没有机器那样昂贵。所以，当希腊商业征服地中海的时候，当希腊哲学征服地中海人心的时候，希腊科学还蜗行牛步，而希腊工业几乎还停留在一千年前希腊人入侵诺萨斯、蒂林斯和迈锡尼<sup>①</sup>时爱琴海工业的水平。毫无疑问，我们于此就明白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很少做实验的原因了；实验用的机械装置还没有制造出来；他干得最好也只是做到几乎千篇一律的继续不断的观察而已。然而，他和他的助手所收集的大批资料成了科学进步的基础，成了知识的教科书达二千年之久。这是人类业绩的奇迹之一。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数以百计。古时候有的作家相信他写了四百卷，也有人说是一千卷。留传下来的只是一部分，可是这实质上也是一个图书馆了——试想整体规模有多大，有多壮观。首先，逻辑著作有：《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及《辨谬篇》；这些著作都是后来的逍遥学派收集编订的，总称为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即正确思考的工具或手段。其次，科学著作有：《物理学》、《论天》、《论生灭》、《气象学》、《博物志》、《论灵魂》、《动物结构》、《动物的行进》、《动物的生殖》。第三，美学著作有：《修辞学》、《诗学》。第四，才是比较严格的哲学著作：《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

---

<sup>①</sup> 第一个城市在克里特岛；后二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译者

上学》。<sup>①</sup>

这显然就是希腊的《大英百科全书》：普天上下每一个问题都有一席之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错误和谬论比过去任何哲学家的著作都要多，这是毫不足怪的。他集知识和理论之大成；在斯宾塞时代以前从没有人再这样办到过，而且，即使是那时候，其宏伟壮观还不及一半；这胜过亚历山大一阵接一阵的残暴的胜利，令全世界心服口服。如果哲学追求统一性的话，他对二十个世纪所赐予他的崇高的声誉——了不起的哲学家，当之无愧。

自然，在具有这种科学倾向的人的心里，诗意是少了点，我们不能指望亚里士多德像那位戏剧哲学家柏拉图那样通篇字里行间洋溢着文采风流。亚里士多德不给我们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哲学在神话和形象化描述中具体化了（也朦胧难懂了），他给我们科学，是专门的、抽象的、经过筛选的；要是我们是为娱乐消遣去找他，我们会要求退钱的。他不像柏拉图那样着力于文学辞藻，他创立了科学、哲学术语；我们今天不运用他创造的用语几乎就不能谈任何科学；它们像是埋在我们语言地层里的化石：机能、中庸、准则（亚里士多德指的是三段论式中的大前提）、范畴、能力、现实性、动机、目的、原理、形式——这

---

<sup>①</sup> 这是迄今所知按年代排列的（见泽勒：《亚里士多德和早期逍遥学派》，第1卷，第156页）。我们的讨论除《形而上学》外，也将遵循这一顺序。

些哲学思想必不可少的交流词汇是在他的头脑里铸造出来的。也许这种由愉快的对话过渡到精确的科学论说是哲学发展的必要步骤；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和脊梁，它在程序上、表达方式上没有形成自己严格的方法之前不会发展成长。亚里士多德也写文学对话录，在当时也跟柏拉图的对话录一样享有盛名，只不过遗失了而已，正好柏拉图的科学论说也不见了。也许时间将两人各自最好的部分保存下来了。

最后，这些可能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写的著作并不是他写的作品，却多半是他的学生和追随者把他演讲中质朴无华的材料记录在笔记本上，然后辑录而成的。并不见得亚里士多德在有生之年除逻辑与修辞学以外，还出过什么著作；而且逻辑论著目前的形式也是由于后来编订的缘故。就形而上学与政治学说，亚里士多德遗留下来的笔记似乎是由他的遗嘱执行人原封不动地集在一起。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显得风格一致，为主张出自原作者手笔的那些人提供了论据，甚至这毕竟也可以仅仅是逍遥学派共同辑录时所形成的一致性而已。关于这件事情有一阵出现了像有关荷马的争论那样的争吵，其规模几乎有史诗般宏伟壮观，对此，事务繁忙的读者是无心参与的，谨慎的学者是不想判断的。<sup>①</sup>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

---

<sup>①</sup> 参见泽勒著，第2卷，第204页注；舒尔：《亚里士多德著作大事记》。

有把握地说,亚里士多德是所有署他的大名的这些书籍精神上的作者:有时候手可能是别人的手,但是脑子和心灵却是他的。<sup>①</sup>

### 三 创立逻辑

亚里士多德第一个大功劳是,他几乎没有先驱,几乎全凭他自己苦苦思索,竟创立了一门新科学——逻辑。勒南<sup>②</sup>说“任何心灵如不直接或间接受希腊教养的熏陶,便是缺乏训练”;但是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以无情的方式提供现成的方法来测验并矫正思想以前,希腊有识之士自身也是缺乏修养、混乱不堪的。甚至柏拉图(如果一个爱他的人也竟致于可以这样认为的话)也是个不受拘束,越出常规的人;过多地陷入神话的云雾里去了,让美过于华丽地遮掩了真理的面貌。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亚里士多德本人也屡见不鲜地违犯他自己的规定一样,但是他是他自己那个过去时代的产物,并非是他要缔造的那

---

① 读者想找亚里士多德本人的作品读,将发现《气象学》是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极有趣的一个范例;他将从《修辞学》中获得许多实际的教训,他会发觉《伦理学》第1、2两卷和《政治学》的第1—4卷写得最好。译本则韦尔登的《伦理学》,周伊特的《政治学》最好。亚历山大·格兰特爵士的《亚里士多德》简明扼要,泽勒的《亚里士多德》(他《希腊哲学》中的第3—4卷)学究气重、枯燥乏味,贡珀茨的《希腊思想家》(第4卷)有学者气派,却难懂。

② 勒南(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见《以色列人民史》,第5卷,第338页

个将来时代的产物。希腊政治、经济的衰落引起了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人思想和特性的削弱；但是一千年的野蛮黑暗时代过去之后，正是波伊提乌(公元 470—525)译的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的《工具论》，成了中世纪思想的模式，成了经院哲学严格的母亲，尽管经院哲学被周围环境的教条弄得无所作为；《工具论》训练新兴欧洲的有识之士去穷理析微，创造出现代科学的术语，并为思想的成熟打下基础，正是这种思想的成熟，后来超过并抛弃了那种生它养它的体系和方法。

简单地说，逻辑的意思就是正确思维的技术和方法。它是各门科学、各个学科和各种技术的学问或方法，甚至音乐也蕴涵着逻辑。它之所以是科学，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确思维的过程可以简化成像物理学、几何学那样的定律，并教给一般的任何人；它之所以是技术，因为熟练了它，最后能使思想在无意识中具有精确性，就好像引导钢琴家的手指在键盘上毫不费力地弹奏出和谐的音乐来一样。没有比逻辑更枯燥乏味的了，可也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

苏格拉底发疯似地坚持定义，柏拉图不断推敲概念，就是对这门新科学的暗示。亚里士多德论《定义》的小文章说明他的逻辑学如何得益于这个起源。伏尔泰说：“要是你想跟我交谈的话，请先给用语下个定义。”如果争论双方敢于先给他们的用语下定义，多少次辩论不就紧缩成为短兵相接了！在严肃认真的讨论中，每一个重要的用语必须经过仔细斟酌和明确定义，这是逻辑的始末，是

它的灵魂。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对人的无情考验。但是一旦贯彻,便什么都事半功倍了。

我们怎样着手给一件物体或一个术语下定义呢?亚里士多德回答说,每一个合适的定义有两个部分,迈两条坚实可靠的腿:首先,它将所谈到的物体归入某一类别,该类的一般性质也是该物体所具有的——比如说人吧,首先是动物;其次,它指出该物体与同类所有其他物体区别之所在——比如说,在亚里士多德的体系里,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他“特殊不同”之处是,与其他所有的动物不一样,他是有理性的(这还是一个有趣的传说的来源)。亚里士多德将一件物体投入它同类的海洋里,然后取出来,周身浸透类属的意义,带着同一类别的标志;同时因为把它与跟它极相似又极不同的其他的物体放到一起去了,它独特的个性以及与众不同的地方反而格外显得光彩夺目了。

离开逻辑这道后防线,我们来到广阔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就可怕的“共相”问题一决雌雄;这是第一个回合,论战一直持续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它使中世纪的全欧洲响彻一片“实在论者”和“唯名论者”的厮杀声。<sup>①</sup>就亚里士多德来说,共相是任何一个通用

---

<sup>①</sup> 德国作家、批评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9)说:“每一个人天生不是柏拉图主义者,便是个亚里士多德派”,就是指这一争论而说的。

的名词，是能普遍适用于同类成员的任何一种称呼：所以，动物、人、书、树都是共相。但是这些共相是主观的概念，不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客观的实在；它们是名，不是实；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一切是个别具体的对象世界，并不是表示类属和普遍事物的世界；各种人、各种树、各种动物都存在；但是，共通的人，或者说共相的人，除存在于思想中外，并不存在；这样的人是便于使用的心理的抽象，不是外界的存在或实在。

如今亚里士多德知道，柏拉图曾认为共相是具有客观存在的；确实柏拉图说过，共相比个体是无与伦比地更为持久，更为重要和更具有实质性的——后者只不过是波涛汹涌中的沧海一粟而已；“人们”来来去去，生生死死，可是“人”却是常驻的。亚里士多德有实事求是之心；如威廉·詹姆斯说的，他不屈不挠，而不优柔寡断；他看出了柏拉图学派“实在论”中无穷无尽的神秘主义幻想和学究式的胡说八道；他对此进行抨击，全力以赴，像对付一场头等重要的争论。正如勃鲁托斯并非不爱凯撒，只是更爱罗马而已，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

一个持反对意见的评论家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像尼采一样）那么尖刻地批评柏拉图，是因为他意识到他得益于他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对债务人来说谁都不是英雄。但是亚里士多德是持健康的态度；他几乎是近代意义的实在论者，他一心关切当前的客观实际，而柏拉图则沉浸



在主观的未来的远景里。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定义要求存在一种倾向，即脱离事实而谈理论和观念，脱离具体事物而谈抽象概括，脱离科学而谈经院哲学，柏拉图终于成了全力从事于概括，竟致于概括开始决定他的具体事物来，全力从事于观念，竟致于观念开始界定或选择起他的具体事物来。亚里士多德鼓吹回到事物来，鼓吹回到“未凋残枯萎的自然面貌”和现实来；他尽情爱好具体的个别事物，爱好血肉之躯——现世的个人。而柏拉图则非常喜欢概括的普遍性东西，以致于他在《理想国》中牺牲个人，创造一个完美的国家。

然而，像历史常见的幽默一般，年轻的勇士往往继承他所攻击的老师的许多品质。我们身上总是保存着相当多的我们所谴责的东西：正如只有类似的东西加以对照才能有所获益，所以也只有相似的人才发生齟齬才有收益，最剧烈的论战常常是因为用意和信念有点极细小的不投机而引起的。有骑士风度的十字军战士发现萨拉丁<sup>①</sup>是个君子，他们跟他可以争吵得温文尔雅；但是当欧洲的基督教徒分裂成敌对的阵营时，即使对最彬彬有礼的敌人他们也就毫不容情了。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对柏拉图那样冷酷无情，是因为他身上有那么多柏拉图的东西；他也仍然是个爱好抽象和概括的人，因为某种金玉其

---

<sup>①</sup> (1137/1138—1193)，中世纪埃及、叙利亚、也门、巴勒斯坦的苏丹，阿尤布王朝的开国君主，最著名的穆斯林英雄。——译者

外的理论反复揭示那简单的事实,并且为了探求最高境界而不得不继续进行斗争,以克服自己的哲学激情。

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贡献最具有特色、最有独创精神的东西——三段论学说,就有这方面深重的痕迹。三段论是一套三个命题的式子,其中第三个命题(结论)是由其他二个命题(大前提和小前提)中为人所公认的真理而得出来的。例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有理性的动物。懂数学的人马上就会懂得三段论的结构像是这样一个命题:和同一事物相等的二件事物彼此相等;要是 A 等于 B,而且 C 也等于 A,那末 C 就等于 B。正如数学上的情况一样,结论是由于去掉二个前提中它们的公项 A 而得出的;我们三段论的结论也是由于去掉二个前提中它们的公项“人”,再把剩下的联在一起,这样得出来的。正如从皮罗时代到斯图尔特·穆勒时代的逻辑学家所指出的,麻烦在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正好把要证明的一点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苏格拉底不是有理性的(谁也不怀疑他是人),那末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一点就不是普遍的真理了。无疑,亚里士多德会回答说,只要某一个体看来具备一个类别所特有的许多性质(“苏格拉底是人”),那就很可能得出这样的假定,认为这一个个也具有这一类别所特有的别的性质(“有理性”)。可是,显然三段论与其说是发现真理的手段,不如说是阐明思想的手段。

这一切同《工具论》中许多别的项目一样,也自有它

的价值：“亚里士多德发现并制定出了理论上先后一致的各种规律、论辩的各种技巧，其勤勉和锐利是怎么夸奖都不过分的；他在这方面的功绩对后世理智上的激励也许比任何一个单独的作者作出了更多的贡献。”<sup>①</sup> 过去从没有人将逻辑提高到大谈特谈的地步；一本正确推理的指南和一册礼仪的手册同样可以使人气宇轩昂；我们不妨应用它，可是它很难激励我们达到崇高的境界。甚至最有勇气的哲学家也不会在树荫下吟诵一本逻辑学书的。人们对逻辑的态度始终像是维吉尔嘱咐但丁对待那些由于他们不光彩的中立态度而受人咒骂的人那样：“别再想他们了，只要看一看便往前走。”<sup>②</sup>

## 四 科学组织

### 1. 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科学

勒南说：“苏格拉底授人类以哲学，亚里士多德则授人类以科学。”苏格拉底以前就有哲学，亚里士多德以前也有科学；在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和科学才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一切都是建立在他们奠定的基础上的。”<sup>③</sup> 在亚里士多德以前，科学尚在胚胎状态，随着他，

---

① 参阅本书(英文版)第307页。

② 《地狱篇》，第3歌，第60行。

③ 《耶稣传》，第28章。

才得以出世。

比希腊更早的远古文明对科学也作过尝试；但是就我们现在从他们仍然难以理解的楔形和象形文字的手迹所能了解的他们的思想来说，他们的科学和神学是难以区别的。也就是说，希腊时代以前的民族都是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大自然中难以理解的活动，到处都有神灵。显然，对宇宙中错综复杂、神秘莫测的事物首先敢于作出自然的解释的是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他们企图在物理现象中找出特殊偶发事件的自然原因，并且用哲学来解释总体的自然理论。哲学之父泰勒斯（公元前640—前550）主要是个天文学家。他使米利都城市的当地居民大为惊异，因为他告诉他们太阳和星星（它们通常被崇拜为神灵）只是团团火球而已。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前540）是第一个画出天文图、地形图的希腊人。他相信：宇宙起初是混沌一团的物质。万物是由于它分离出对立物而产生的；天文史在无数个世界的演化消亡中定期自身反复，周而复始；地球悬在空间不动是由于内部冲力的平衡（像布里丹的驴<sup>①</sup>）；我们所见

---

<sup>①</sup> 布里丹（1300—1358），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家、逻辑学家和光学、力学方面的理论家。他宣称，人们必须追求更大的善，但是通过对动机的价值进行更加彻底的探索意志可以自由推迟理性的判断。在两个显然是相同的事物之间作一种特殊的道德上的选择，往往出现窘境。人们对此常用著名的“布里丹的驴”的讽喻来说明，尽管布里丹对亚里士多德《论天》所作注释中所提到的动物是狗而非驴。——译者

的一切天体从前是流体,只是被太阳蒸发干了;具有生命的东西起先是在海洋中形成的,由于海水消退才被迫留在陆地上,这些搁浅的动物有的产生了呼吸空气的能力,因而就成了后来陆地上一切生命的祖先;人不可能一开始就是现在这样的,因为如果人一出现时,就像后来那样,生来无所倚仗,需要很久才能长大成人,他可能就无法生存下来。另一位米利都人阿那克西米尼<sup>①</sup>(公元前450年享有盛名)把万物的原始状态说成是极其稀薄的物质,逐渐凝聚而为风、云、水、土、石;物质的三态——气体、液体、固体——是凝聚的三个发展阶段;热和冷只是稀疏和凝聚作用而已;地震是由于原来流动的土地的固体化作用而引起的;生命和灵魂是一回事情,都是一种活泼而浩瀚的力量,万事万物无所不在。安那克萨哥拉(公元前500—前428),伯里克利的老师,似乎准确解释了日蚀,月蚀的成因;他发现了植物和鱼类的呼吸作用,他解释人的智慧是由于前肢摆脱了行走的任务,引起运用双手的力量而产生的。慢慢地在这些人身上知识发展成了科学。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0—前470)撇下财富,省得操心,托庇于以弗所<sup>②</sup>庙廊过贫穷的生活,进行研究,将科

---

① 希腊自然哲学家,与泰勒斯及阿那克西曼德同是米利都三哲学家之一,是西方世界最早的哲学家。——译者

② 希腊爱奥尼亚城市,以阿尔迪美丝庙著名。——译者

学从天文学转向较为现世切实的事情上来。他说,万物永远在流动变化,那怕最为静止不动的物质中也存在着看不见的流变和运动。宇宙史不断反复循环,周而复始,每次都始于火而终于火(这就是斯多噶派以及基督教最后的审判和地狱学说的一个来源)。赫拉克利特说:“由于倾轧,万物才有兴衰。……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他使有的成神,有的为人;有的沦为奴隶,有的却是自由人。”凡是没有倾轧斗争的地方就出现腐朽衰败:“混合状态不晃动就衰变。”在变化、物竞、天择的流程中只有一点是常驻不变的,那就是规律。“这种秩序,万事万物千篇一律,并非何神、何人所造;然而,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如一。”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45年在西西里岛享有盛名)将进化的观念发展到更进一步的阶段。<sup>①</sup>器官的产生不是由于设计,而是由于天择。大自然拿种种有机体做了许许多多的尝试和实验,将器官千变万化地结合在一起;只要结合能适应环境的要求,机体就生存下来,使其同类永生不灭;结合没能适应,机体就绝灭,随着时间的前进,机体便越来越能精细巧妙地适应它的环境。最后,在色雷斯阿夫季拉城的师生留基波(公元前445年享有盛名)和德谟克里特(公元前460—前360)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最后阶段的前亚里士多德科学——唯物主义决

---

<sup>①</sup> 参阅奥斯本(1857—1935,美古生物学家)著《从希腊人到达尔文》;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及评论家)著《恩培多克勒论埃特纳》。

定论的原子学说。留基波说：“一切事物都是受必然驱使。”德谟克里特说：“实际上只有原子和虚空。”知觉是由于原子从物体投向“感觉器官而产生的存在着或者一直就存在着，将来也存在无数个世界；每时每刻都有许多个世界在冲击，在消亡，同时由于有选择地将大小模样相似的原子聚集在一起，混沌之中正出现许多新世界。没有什么设计规划；宇宙是一台机器。

这一模糊肤浅的概述便是亚里士多德以前希腊科学的情况。只要我们考虑到这些先驱者们当时所赖以工作的实验和观察设施多么有限，它的条目比较粗略也就可以得到原谅了。在奴隶制的沉重负担下，希腊工业停滞不前，使这些了不起的苗头不能充分发展；雅典政治生活迅速复杂化使智者派、苏格拉底学派和柏拉图离开物理学、生物学研究而转入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道路。这也是亚里士多德许多殊荣之一：他博大而又英勇，是以领悟并囊括希腊思想的这两个方面，物理方面和道德方面；他追溯到他老师以前，又抓住了苏格拉底以前希腊人科学发展的线索，以更可靠的细目、不断变换角度的观察，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把所有积累下来的成果汇集在一起，而成为组织缜密宏大壮丽的科学实体。

## 2. 博物学家亚里士多德

如果我们在这里按年代次序先谈他的物理学，那我们会失望，因为这部论著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玄妙地分

析了物质、运动、空间、时间、无限、原因,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终极概念”。写的比较生动的篇章之一是对德谟克里特的“虚空”的攻击:亚里士多德说,自然根本不存在虚空或真空,因为在真空中一切物体将以同样的速度下落;这是不可能的,“这假想的虚空中居然是空无一物的”——这一例子一下子就见出亚里士多德极其偶然的诙谐,他热中于未证实的臆说,他倾向于对他的哲学前辈评头品足。我们这位哲学家有个习惯,在他的作品前面列出前人贡献的历史简表,然后对每一项贡献加以彻底的批驳。培根说:“亚里士多德模仿奥托曼的做法,以为不杀尽他的同胞手足,他就不能进行牢固的统治。”<sup>①</sup>但是,多亏他这种虐杀兄弟的狂热,我们知道了不少先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

由于上述已经说明的原因,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比之先辈并不见得有什么进步。他不接受毕达哥拉斯认为太阳是我们体系的中心的观点,他愿意将这一荣誉给予地球。但是那篇谈气象学的小论文却洋溢着光彩的见解;甚至它的遐想也迸发出启发性的火花。我们这位哲学家说,这是一个循环的世界:太阳永远蒸发着海洋,晒干江河溪泉,最后沧海桑田,无垠的大洋变为光秃的礁石;同时与此相反,蒸腾而上的湿润的水气凝聚成云,下降为雨,使江河海洋重新出现。到处变化继续不断,虽然

---

<sup>①</sup> 《学术的进展》,第3卷,第4章。



感觉不到,却是确有成效的。埃及便是“尼罗河的杰作”,是它成千个世纪沉积的产物。这里海水浸蚀陆地,那儿大地悄悄地伸进海洋里去;新的大陆、新的海洋涌现出来了,旧的大陆、旧的海洋消失不见了,而世界的整个面貌便在伟大的生灭收缩舒展中变了又变。有时候这些巨大的现象会骤然出现,摧毁文明甚至生命的地质和物质基础;大灾大难常常不期而至地洗劫大地,使人又回复到原始状态去;像西绪福斯<sup>①</sup>一样,文明不断反复地臻于最高峰,只可惜又退回到野蛮状态,重新开始它往上的艰辛的劳动。因此几乎“循环往复,永无止境”,文明代代相继,同样的创造发明,同样的经济、文化积累滞缓的“黑暗时代”,同样的学术、科学、艺术的复兴。毫无疑问,有些民间流传的神话是早期文化幸存下来的含糊笼统的传说。就这样,人类的情况总是在惨淡的循环中打转,因为地球收容他,可他还不能主宰它。

### 3. 创立生物学

亚里士多德惊奇叹服地走遍他的大动物园时,他终于深信生命的无穷变化可以先后相继地排出个顺序来,其中各个环节与下一环节几乎难以区别。在各个方面,不论是结构上,还是生活方式上,或生育上,感觉上,有机

---

<sup>①</sup> 希腊神话中狡猾的科林斯国王,被罚在地狱将巨石推到山上,即将推到山顶时,巨石又滚下来,只得重新再推,如此永无终止。——译者

体从最低到最高形式都有细微的渐变的进程。<sup>①</sup> 在等级的最底层我们几乎连死活也分不清；“自然使无生界到有生界的过渡渐升的程度细小得连分界线也模糊不清了”；也许即使在无机体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生命。而且，有许多种类我们无法确有把握地称之为植物或动物。正如在这些较低的有机体中，要将它们归到适当的属类时常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近似得很；所以在生命发展的各个阶段，差异区分的连续性与功能外形的异殊性是同样值得注意的。结构的繁多虽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却也有些东西令人叹服地显露出来了：生命的发展不断复杂强大了；<sup>②</sup> 智慧相应地随着结构的复杂性与形体的可变性的增长而有所发展；<sup>③</sup> 功能的专业化与日俱增，生理控制也不断集中化。<sup>④</sup> 生命慢慢地为自己创造出一套神经系统和一个脑袋；而心灵则一心一意动脑筋想去主宰它的环境了。

这方面令人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亚里士多德把渐渐变和近似性全看在眼里，但他没有得出进化论来。他拒绝接受恩培多克勒认为一切器官和有机体都是适者生存<sup>⑤</sup> 的学说以及阿那克萨哥拉认为人之所以聪明是

---

① 《动物志》，第 8 卷。

② 《论灵魂》，第 2 卷，第 2 节。

③ 《动物结构》，第 1 卷，第 7 节；第 2 卷，第 10 节。

④ 同上书，第 4 卷，第 5—6 节。

⑤ 《论灵魂》，第 2 卷，第 4 节。

由于不用手来走路而用来操作的概念,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之所以这样运用手臂,是因为他已经变得聪明了。<sup>①</sup> 确实,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创立生物学的人来说,他犯的错误真也多得应有尽有了。比如说,他以为雄性的因素在生殖中只起刺激或促进作用,他没有想到(我们如今从单性生殖的实验中所认识到的)精液的主要功能与其说在于使卵子受精,不如说在于提供胚胎以父方男性的遗传品质,从而使后裔成为茁壮的变体——父母双方新一代的混合体。由于他那个时代还不作人体解剖,他在生理学上的错误特别多;他根本不知道肌肉,甚至还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他分不清动脉、静脉;他以为脑袋是用来降低血温的器官;更难令人原谅的是他竟相信人体两侧仅仅各有八条肋骨,女人的牙齿比男子少。<sup>②</sup> 显然他和妇女的交往却是亲切友好的。

可是,他比起他前后的希腊人来毕竟使生物学更大地全面跃进了一步。他察觉到:鸟类和爬虫类在结构上是近乎类似的;猴子在形状上居于四足动物和人之间,他曾勇敢地宣布,人和胎生的四足动物(哺乳动物)<sup>③</sup> 属于动物的一个族类。他说婴儿的灵魂与动物的灵魂几乎难

---

① 《动物结构》,第4卷,第10节。

② 贡伯茨著,第4卷,第57页;泽勒著,第1卷,第262页注;刘易斯著,第158、165页等。

③ 《动物志》,第1卷,第6页;第2卷,第8页。

以区分。<sup>①</sup> 他作出具有启发意义的观察，认为食物常常决定生活方式：“就兽类说，有的是群居的，也有别的是独处的——它们的生活方式是最适宜于……获取它们所喜爱的食物。”<sup>②</sup> 他预见到冯·贝尔<sup>③</sup>的著名的法则：种类共同特性（如眼睛和耳朵）的出现在发展中的有机体中先于其类属的特有的特性（如牙齿的“式样”），或者先于其个体自身所特有的特性（如眼睛最后的色泽）；<sup>④</sup>他越过二千年就预见到斯宾塞的概括性说法：个体化与生殖正好反向变化发展——就是说，种族或个体如果发展和特殊化程度越高，其后裔数量就将越小。<sup>⑤</sup> 他注意到了并解释了返祖现象——即重大变异（如天才）的倾向在婚配中冲淡，在后代中消失。他有许多动物学的观察研究，虽然暂时为后来的生物学家所否认，却为现代的研究所证实了，比如说，有筑窝的鱼类，还有以胎盘自负的沙鱼。

最后他创立了胚胎学。他写道：“谁从起初看着事物成长，他对它们就最有独到的见解。”希波克拉底（生于公元前460年）——希腊极了了不起的医师作出过实验方法

---

① 《动物志》，第8卷，第1页。

② 《政治学》，第1卷，第8页。

③ 1792—1876，爱沙尼亚胚胎学家，地理学、人种学及自然人类学先驱。——译者

④ 见上页注②

⑤ 《动物的生殖》，第2卷，第12页。

的极优秀的榜样,他把鸡蛋在孵化的各个不同阶段都打开来看,还把这些研究的结果应用到他的论文《论婴儿的起源》里去。亚里士多德也仿效此法做实验,这使他能够对小鸡的孵化成形作了一番描述,甚至令今天的胚胎学家还为之惊羨不已。<sup>①</sup>他在遗传学上一定也做过新奇的实验,因为有这样的理论,认为婴儿的性别取决于什么睾丸供给的生殖精液,他便引用一个实例,那位父亲右边的睾丸已经结扎,可孩子仍然有不同性别,以此来进行反证。<sup>②</sup>他提出了一些很时新的遗传问题。有个伊利斯地方的妇女与黑人结了婚;她的孩子全是白种人,可是再下一代黑人又出现了;于是亚里士多德便问,中间这一代黑色隐匿到哪里去了呢?<sup>③</sup>从这样一个重大而明智的疑问到格雷戈尔·孟德尔(1822—1882)划时代的实验就只一步之差了。懂得要问什么就已经懂得一半了。毫无疑问,尽管错误玷污了这些生物学著作,但它们构成了任何个人迄今为这门科学所竖立的最伟大的丰碑。就我们所知,在亚里士多德以前,除了零星的一些观察以外,根本没有生物学,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一成就便足以使人一生充实,千古流芳了。可是亚里士多德才刚刚开始哩。

---

① 《动物结构》,第3卷,第4节。

② 刘易斯著,第112页。

③ 贡伯茨著,第4卷,第169页。

## 五 形而上学和上帝的性质

他的形而上学是由他的生物学派生出来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受想使自己成为比原来更大的东西这样一种内在动力的推动。事物既是形式又是实在,实在则是事物的某种质料或原料派生而成的;它同时又可从中派生出更高形式的那种质料。所以成人是形式,婴孩则是其质料,婴孩是形式,胚胎则是其质料;胚胎是形式,卵子是其质料;如此往后追溯,直至我们含糊笼统地得出那种完全没有形式的质料的概念。可是这样一种无形式的质料就将是一无所有,因为每一种事物都具有形式。质料就广义而言是形式的可能性;形式则是质料的现实性,是完成了的实在。质料有所阻碍,形式有所构筑。形式不仅仅是外形,还是塑造成形的力量,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和推动力,将单纯的原料塑造得符合某一特殊的图式或目的;它是质料;替能的实现;它是寄寓于事物之中行动、成形或变化的力量的总和。大自然是形式战胜质料的结果,是生命不断进步和胜利。<sup>①</sup>

世界上万事万物莫不自然而然地运动,走向明确的

---

<sup>①</sup> 我们的读者获悉亚里士多德爱谈的有关质料和形式的例子中就有妇女和男子,一半会感到高兴,一半会觉得好笑:男性是主动积极的形成因素,女性是消极被动的泥土,有待于塑造成形。女性后裔是形式没有能够主宰质料的结果(《动物的生殖》,第1卷,第2节)。

目标。决定事情千变万化的原因中,决定目的的最后原因是最起决定性的和最重要的。自然界的种种谬误或徒然浪费是由于质料的情性阻碍了形成目的的力量——因此有奇形怪状的东西煞生命的风景。发育成长并不是任意或偶然的(不然我们如何解释有用器官几乎普遍出现并遗传呢?);事物是由内部按其性质、结构和“隐得来希”<sup>①</sup> 导向一定方向的;母鸡的蛋内部就设计好或注定不变成一只鸭子而成为一只小鸡;橡子不会变成柳树,只会变成橡树。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有一种外在的天道设计着人间的种种结构和事情;不如说设计是内在的,是由事物的类型和功能而产生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神意和自然因果关系的作用是完全吻合一致的。”<sup>②</sup>

然而是有有一个上帝的,虽然也许并不是幼稚心理可宽恕的拟人化设想的那种简单而具有人性的神祇。亚里士多德是从关于运动的古老的难题提出问题的——他问道,运动是怎样开始的?他不会接受这种可能性,即认为运动是与他所认识的质料同样是无所谓伊始发端的:质料可以是无始无终的,因为它只不过是未来形式的那种永世长存的可能性而已;但是运动和形成的巨大过程是

---

<sup>①</sup> Entelecheia — 隐得来希,即有其内在目的;是亚里士多德那些含义广泛的术语之一,这些术语本身就概括了一整套哲学。

<sup>②</sup> 《伦理学》,第1卷,第10节;泽勒著,第2卷,第329页。

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开始的呢,是它使辽阔的宇宙最后充满了无数的形体的呀?亚里士多德说,当然运动有个来源;只要我们不愿意枯燥乏味地投入无穷尽的倒退之中,将我们的问题逐步不断地往后追溯,我们就必须断定有一个不动的推动者。这一存在,无实体、看不见、摸不着、不占空间、无性别、无情欲、毫无变化、尽善尽美、无始无终。上帝并不创造世界,可他使世界运动,他并不是作为一种机械力量驱使世界的,而是作为世界上一切活动绝对的总动力,“上帝驱使世界宛如爱的对象驱使爱人一样。”<sup>①</sup>他是大自然的因由,万事万物的推动力和目的,世界的形式,是世界生命的根源,世界生命生机作用和活力的总体、内在的发展目标总体生机蓬勃的生命原理。他是纯粹的隐得来希<sup>②</sup>;隐得来希是经院哲学活动性自身;也许就是现代物理学和哲学不可思议的力。他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磁力。<sup>③</sup>

然而,亚里士多德惯于自相矛盾,又把上帝描绘成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是一种颇为神秘莫测的精神;因为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从来不干任何事情;他没有欲望,没有意志,没有目的;他是活动性自身,纯粹得他从不活动。他绝对完美;所以他不能有什么欲望;因此他也就无可作

---

① 《形而上学》,第9卷,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2卷,第8页。

③ 格兰特著,第173页。



为。他唯一的职能在于思考万事万物的本质；既然他自身是一切事物的本质，一切形式的形式，他仅有的工作是冥想自身。<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多可怜！他是个无为之君；“君王在位，可他不治理。”无怪乎英国人喜欢亚里士多德，他的上帝显然是他们国王的翻版。

或者甚至说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翻版。我们的哲学家十分喜欢沉思冥想，连关于神性的概念也奉献给它了。他的上帝属于宁静的亚里士多德类型的，丝毫不浪漫，远离事物的倾轧污浊，躲到他的象牙之塔里去了；整个世界都远离柏拉图这个哲学王了，远离耶和华严峻的有血有肉的现实了，远离基督教上帝温文有礼、殷勤好客的父道了。

## 六 心理学和艺术的性质

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是与晦涩难懂、捉摸不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段落很有趣；习惯的力量受到了重视，第一次被称作“第二天性”；联想的规律，纵然不详尽，在这里也获得系统的陈述。但是哲学心理学的两个至为重要的问题——意志的自由和灵魂的不灭——却依旧在云里雾里，捉摸不定。亚里士多德不时谈论得像个宿命论者——“我们不能直接凭意愿改变我们目前的状况”；但是他接着论述，又反对起宿命论来，认为只要现在

---

<sup>①</sup> 《形而上学》，第12卷，第8页；《伦理学》，第10卷，第8页。

挑选好陶冶我们的环境,我们就能选择我们将来的命运;所以我们通过选择朋友、书籍、职业、娱乐,来陶冶我们的性格,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是自由的。<sup>①</sup>他没有想到宿命论者现成的回敬,即这些塑造性的选择本身是由我们先前的性格所决定的,而这先前的性格毕竟也是由未经选择的遗传特征和先前的环境所决定的。他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不断运用表扬与谴责的办法是以道德责任感和意志自由为先决条件的;他并没有想到宿命论者可以从同样的前提得出相反的结论来——进行表扬和谴责在于它们可以是决定嗣后行动的因素的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理论,一开始就有一个有趣的定义:灵魂是任何有机体全部生气勃勃的本质,它的种种力量和作用的总体。植物灵魂仅仅是一种营养和生殖能力;在动物,它还是一种感觉和运动能力;而在人它便是理性和思想能力。<sup>②</sup>灵魂既然是躯体能力的总体,没有躯体,就不能存在;两者好比是印版和蜡盘,在思想上虽然可以分开,但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灵魂并不是像代达罗斯<sup>③</sup>注入维纳斯肖像中使它们能挺然站立的水银那样,不是纳入躯体里去的。个人特殊的灵魂只能存在于它自己的躯体中。然而,灵魂不是如德谟克里特所说那

---

① 《伦理学》,第3卷,第7页。

② 《论灵魂》,第2卷。

③ 神话中的希腊建筑家和雕塑家。——译者

样是物质——不会全部死灭。人类灵魂的理性能力部分是被动的：它与记忆相维系，并随具有记忆的躯体的死亡而死亡；但是那“能动的理性”，即纯粹的思维能力，独立于记忆之外，是死灭所不能触及的。能动的理性是人身上的普遍性因素，有别于个体的因素；存留下来的并非带有它昙花一现的情爱、欲望的个人实在性，而是思想，它是极其抽象、与个人无关的形式。<sup>①</sup> 总之，亚里士多德为了赋予灵魂以永生不灭的性质，反而毁了灵魂；永生的灵魂是“纯粹的思想”，不受实在的玷污，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上帝是纯粹的能动性，不受行动的玷污。谁能有这种灵魂，就让谁以这种神学而自慰吧。我们有时候不免怀疑，这样玄之又玄地将饼咬一口又保存下来，是不是亚里士多德保护自己，不服反马其顿势力的毒药的一种巧妙办法呢？

在心理学一个比较安全的领域里，他就写得比较原原本本，比较露骨中肯了，他几乎开创了美学研究、研究美与艺术的理论。亚里士多德说，艺术创造来源于造型冲动和渴求表达感情。艺术的形式本质上是摹拟实在；它举起镜子照着自然。<sup>②</sup> 人在摹拟中享有乐趣，比较低等的动物显然是没有的。可是，艺术的目的并不是要体现事物的外表，而是要体现出它们内在的意义，因为它们

---

① 《论灵魂》，第2卷，第4节；第1卷，第4节；第3卷，第5节。

② 《诗学》，第1章，第1447行。

的实在是在于此,而不是外表形式的逼真和细节。可能在《俄狄浦斯王》一剧严格地具有古典风格的中庸态度中比写实的特洛伊妇女全部眼泪更具有人性的真实性。

最高尚的艺术不但打动我们的情感,也直扣我们的理智(犹如交响乐扣动我们心弦的不但靠它和谐的声音和不同音调的反复,也靠它的结构和展开);这种理智的愉悦是人所能油然而生的最高形式的享受。因此艺术作品务求形式的完美,特别要求统一完整,这是结构的中枢,形式的焦点。比如说,戏剧应该有情节的统一:不应该有任何引起混乱的次要情节,也不应该有什么离题的插曲。<sup>①</sup>但是最最重要的是,艺术作用在于精神宣泄,亦即感情净化:在种种社会约束的压力下,我们内心积郁的情感容易突然发作成反社会的破坏性活动,可以在戏剧激昂兴奋这无害的形式中得到触发和宣泄;所以,悲剧“通过怜悯与恐惧,可以起到适当地净化这些情感的作用。”<sup>②</sup> 亚里士多德没有看出悲剧的某些特色(例如各种原则、各种性格的冲突);但是在这种净化理论中,他作出了一种提示,这种提示在理解艺术几乎不可思议的力量中永远富有生命力。这是一个光辉夺目的例子,说明他有能力进入各个思辨的领域,凡是他所触及的,他都有所建树。

---

① 亚里士多德只有一句话提到时间的统一,没有提到地点的统一;所以通常错误地归之于他的“三一律”是后世的创造发明。(诺伍德:《希腊悲剧》,第42页,注。)

② 《诗学》,第4章,第1449行。

## 七 伦理学和幸福的性质

然而,正当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还在发展中的时候,正当年轻人麇集他的周围,受他教诲,由他造就的时候,他的心思越来越从科学的细节转向有关行为和性格的更广泛,更不可捉摸的问题上去了。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物理世界一切问题之上朦胧出现了那个问题中的问题——什么才是最好的生命?——什么是生命的至善?——什么是道德?——我们如何才能找到幸福并得以满足?

他的伦理学实实在在是很简单的。他的科学训练使他不宣讲超人的理想,不作关于尽善尽美的空洞劝告。桑塔耶那说,“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人性的概念是十分健全的;每一个理想都各有自然的基础,每一件自然的事物都各有理想的发展。”亚里士多德一开始便坦率地承认,生命的目的不是为善而善,而是为了幸福。“因为我为幸福自身而选择幸福,心目中决没有任何更多的东西了;而我们之所以选择光荣、快感和理智……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将会通过它们感到幸福。”<sup>①</sup>但是他觉察到,把幸福说成至善纯粹是陈词滥调,需要更清楚地说明幸福的性质以及幸福之道。他希望先问一问人和别的生命

---

<sup>①</sup> 《伦理学》,第1卷,第7节。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来找出幸福之道; 并从而假定人的幸福在于充分发挥这种明确属于人的性质。如今人的特殊优越性是他的思维能力; 他正是凭着这一点才超过所有其他生命形式而进行统治; 随着这种才能的增长他取得了无上的权威, 所以我们可以假定思维能力的发展将使他得以充分发挥才华并取得幸福。

于是, 除了某些生理上的先决条件以外, 幸福的主要条件是理性生活——理性是专门为人所有的光荣和能力。道德, 或者不如说是优越性<sup>①</sup>, 取决于明确的判断、自我控制、欲望的协调、手段的巧妙; 它不是单纯的人所有的, 也不是天真的愿望所得到的天赋, 而是充分发展了的人凭经验而获得的东西。然而, 致德有道, 有优越性指南, 可以省却许多弯路和耽误; 那就是中间的道路, 即中庸之道。品格可以列成三等, 各类中的第一等和末一等都是极端和缺德, 居中的品质才是道德或优越性。所以, 居于怯懦与鲁莽之间才是奋勇有为; 吝啬与奢侈之间是慷慨大方; 怠惰与贪婪之间是意气风发; 卑屈与骄傲之间是谦虚谨慎; 秘密与多嘴之间是说一不二; 乖僻与滑稽之间是风趣幽默; 寻衅与谄媚之间是友善可亲; 在哈姆雷特

---

<sup>①</sup> Excellence 一词也许是希腊语 Arete 最恰当的译法, 该词通常被误译做 virtue。凡是译者译成 virtue 的地方, 读者如果代之以 excellence, ability 或 capacity, 他就可以避免误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了, 希腊语 arete 即罗马语 virtus 两者都指的一种男性的 excellence (Ares 是战神; vir 是男性)。经典古籍以 virtue 专指男人, 正如中古基督教以之专指妇女。

的优柔寡断与堂·吉诃德的冲动任性之间是自我克制。<sup>①</sup>于是,伦理或行为的“恰当”与数学或工程学上的“恰当”没有什么不同;它的意思是正确、适合,最有效地达到最好的结果。

然而,中庸并非像数学的中项恰恰是精确可计的两端的平均数;它随着环境中左右各种情况的变更而变更,并且只对成熟而有灵活性的理性才显露自身。卓越是靠训练有素而得来的一种艺术修养,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了道德或卓越才行为举止正确合理,倒是因为我们行为举止正确合理我们才拥有这些的;“人形成这些美德是由于人采取了这样的行动”<sup>②</sup>;我们反复而行,就形成目前这个样子。因此,卓越并非一种行动举止,而是一种习惯:“人的善行是灵魂在实现圆满生命中卓越方面的一种作用;……因为正如并非一只飞燕或晴朗的一天就能形成春天一样,一朝一夕或昙花一现的一瞬间也是不能使人幸运得福的。”<sup>③</sup>

青年是走极端的年龄:“要是青年犯错误,那总是由于过分或夸张了。”青年(以及许多比他们年龄大的人)很难做到的是从一极端中摆脱出来而不落入与之对立的另一极端。因为一个极端很容易落入另一极端,不论是由

---

① 《伦理学》,第1卷,第7节。

② 同上书,第2卷,第4节。

③ 同上书,第1卷,第7节。

于“矫枉过正”也罢，或者别的原因也罢；伪善总是作过多的表白，谦卑则又翱翔于自负的边缘。<sup>①</sup>那些意识到偏于极端的人不会把道德的美名赋与中庸，却会赐予那个相反的一端。有时候，这也是好的；因为如果我们清楚自己错误地陷入了极端，“我们就该指望另一端，……犹如人们把弯曲不平的木材直过来时所干的那样。”<sup>②</sup>但是不自觉的极端主义者将中庸看作是罪大恶极；他们“彼此将持中间立场的人推来推去；勇敢的人被怯懦的人说成鲁莽，被鲁莽的人又说成是怯懦，其他的情况也是这样；<sup>③</sup>就这样，在现代政治中“自由分子”被激进分子说成是“保守分子”，被“保守分子”说成“激进分子”。

显而易见，这种中庸之道是把几乎出现在希腊哲学各体系中的特有态度简洁地表述出来了。柏拉图将道德称作是和谐的行为时，心里想的就是这些；苏格拉底将道德等同于知识时，心里也想的是这些。七位贤人<sup>④</sup>已创建了这一传统，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内刻上了那句箴言：切勿过度。也许如尼采所说，<sup>⑤</sup>所有这些都是希腊人想克制他们自己性格上横暴、好冲动的努力；更确切地说，

---

① 柏拉图说：“犬儒学派安提西尼的虚荣心通过他外衣的破孔在向外张望呢。”

② 《伦理学》，第2卷，第9节。

③ 同上书，第2卷，第8节。

④ 七贤是：拜阿斯、开伦、克利奥布拉斯、柏立安得、庇达卡斯、梭伦、泰勒斯。——译者

⑤ 《悲剧的诞生》。



它们反映出希腊人感觉到热情本身并无所谓好坏,但它是罪恶和道德的本源,全看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否过度或失调,还是恰如其分。<sup>①</sup>

我们这位实事求是的哲学家说,不过,中庸并非是幸福的全部秘诀。我们还必须拥有相当数量的世间财富:贫穷使人又吝啬又贪婪;资产则使人免于忧虑与利欲,这正是贵族生活安闲舒适令人陶醉的源泉。外界有助于幸福的东西最高贵的莫过于友谊。真的,友谊对有福之人比对无福之人更为需要;因为幸福因有人共享而倍增。它比正义还重要:因为“人们已是朋友的时候,正义是可有可无的,而人们享有正义时,友谊却仍然是额外的恩典。”“一个朋友是一个灵魂寄寓于两个身躯。”然而友谊即意味着只有少数朋友而不是许多朋友;“他有许多朋友等于什么朋友也没有;”做许多人的朋友而保持完美的友谊,那是不可能的。“良好的友谊需要能持久,而不在乎一时的热情奔放;这说明要有性格的稳定性。友谊万花筒般的昙花一现,我就必须归之于善变的性格。友谊要以平等为先决条件;因为恩泽充其量只能给友谊提供流沙般的基础。”施恩的人一般被认为对他们的施恩对象比这些对象对他们怀有更多的友谊。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

<sup>①</sup> 参阅同一观念的社会学解释:“价值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它只不过是相对的。……人性中某种品质较之应有的略嫌不足,于是我们就重视它,……鼓励培养它。……出于这样的价值观念,我们就称之为德,可是同样的品质如果过多了,我们便称之为恶而遏制它。”——卡弗:《社会正义短论》

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应该是这样:“一边是受恩人,一边是恩人,……受恩人希望路上碰不见他们的恩人,而恩人则渴望他们的受恩人应该得到保护。”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这一解释;他宁愿相信,施恩人怀有较大的善意,应该解释成近乎于艺术家爱好自己的作品,母亲爱孩子,我们爱我们所创造的东西。<sup>①</sup>

虽然外界的财富与友谊是幸福所必需的,幸福的要素却仍然在于我们内在的东西,在于周备的知识与心灵的纯净。当然,官能享受不是幸福,那是兜圈子,因为正如苏格拉底形容伊壁鸠鲁派比较粗鄙的观念那样,我们抓了就痒,痒了又抓。政治生涯也不是幸福;因为在政治生活中我们就得听凭人民喜笑怒骂;而没有比群众更反复无常的了。不,幸福必须是心灵上的欣慰;只有幸福来自真理的追求和获得时,我们才信得过。理智活动……所指望的除自身而外别无目的,也在自身之中找到慰藉,因为它激励理智作进一步的活动;而且既然这门工作显然具有自给自足、不知疲惫而有悠闲自得的特性,其中必然存在着美满的幸福。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人物,并不仅仅是个形而上学家。

他不冒不必要的危险,因为很少有什么事情能

---

<sup>①</sup> 《伦理学》,第8、9卷。

使他十分关切；但是在千钧一发之际，他甚至愿意牺牲生命，——懂得在某种情况下是不值得苟且偷生的。他乐于助人，虽然他不好意思要别人帮他的忙。赐予恩惠是卓越的标志；接受恩惠则是附庸的标志……他不喜欢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他爱憎分明；他言行坦荡，因为他对任何人和事物一概轻视。……他从来热烈地进行赞美，因为在他眼里根本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他除了朋友，跟别人都不能和睦相处；献殷勤是奴隶的特征。……他从来感觉不到恶意，他总是忘了别人对他的伤害，或者置之不理。……他不喜欢高谈阔论。……他压根儿不关心是自己该受表扬，还是别人该受责备。他不讲别人的坏话，甚至也不数落他的敌人，除非只涉及到他们自身。他态度镇静，语音沉着，说话慎重，他从不匆促慌张，因为他关心的只是少数几件事情；他不容易激愤冲动，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厉声叫喊，脚步匆促都来自人的忧烦。……他对人生的变幻不测处之坦然，从容不迫，随遇而安，像个指挥若定的将军竭尽战略之能事来指挥有限的兵力。……他是他自己最好的朋友，所以喜爱独处，而无德无能之人是他自己最坏的敌人，因而害怕孤独。①

---

① 《伦理学》，第4卷，第3节。

这便是亚里士多德的卓越之人。

## 八 政治学

### 1. 共产主义和保守主义

从十分贵族气派的一种伦理学就自然而然地(或者反过来看,难道不也是这样吗?)产生一种贵族气派浓重的政治哲学。我们不该指望皇帝的老师和公主的丈夫会对一般老百姓,或者甚至于对商业中产阶级会有什么过分的倾慕之心;财富所在即是我们哲学之所钟。但是进一步说,由于雅典的民主政治产生了混乱和灾难,亚里士多德是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他像个典型的学者翘首盼望秩序、稳定与和平;他觉得那时候不能大唱政治幻想曲。激进主义是稳定的奢侈品;只有事物在我们手下稳妥而万无一失时,我们才敢于去改变事物。亚里士多德说,“一般地说,轻率改动律法的习惯做法是一种祸害,如果改变的利益小,那末不如英明地姑且容忍律法本身或统治者身上的某些缺陷。因为改变后公民所得将少于他由于养成不守法的习惯之所失。”<sup>①</sup> 法律要让人遵守从而维护政治稳定,其力量在极大程度上靠的是社会风气;“轻易地将旧法过渡到新法是削弱任何性质的法律内在

---

<sup>①</sup> 《政治学》,第2卷,第8节。

本质的一种手段。”<sup>①</sup>“但愿我们不要无视时代的经验：诚然，如果这些事物在过去无数的岁月中真的是优越的话，就不会迄今仍不为人所知。”<sup>②</sup>

“这些事物”当然主要是指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共和国。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关于共相的实在论，关于政府的理想主义。他在那位大师所描绘的图画上发现了许多黑点，他不喜欢柏拉图显然将负责监护国家的哲学家们置于军营般的连续不断的接触之中受罪，亚里士多德虽然保守，却十分重视个人的品质、幽静生活和自由胜过社会的效能与权力。他不屑将每一个同时代人都称作兄弟姐妹，每一个长者都称作父亲母亲；如果大家都是你的兄弟，那就谁也不是你的兄弟了；做某人的一个真正的表（堂）兄弟比做柏拉图式意义下的儿子不是要好得多么！<sup>③</sup> 在一个妇女、儿童都公有的国家里，“爱将如清水，淡而无味。……就主要激发关心与情感这两件东西的爱情——你自己唯一拥有的以及唤醒你内心真正爱情的爱——而言，在诸如‘柏拉图那样的’一个国家里就都不存在了。”<sup>④</sup>

也许在早先模糊不清的过去有过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候家庭是唯一的国家，畜牧或简单的耕作是唯一的生

---

① 《政治学》，第5卷，第8节。

② 同上书，第2卷，第5节。

③ 同上书，第2卷，第3节。

④ 同上书，第2卷，第4节。

活方式。但是“在社会分工更多的情况下”，劳动因功能重要性不等而进行分工，这就引起并扩大了人的自然而然产生的不平等地位，共产主义垮台了，因为它不能为运用高超的能力提供适当的诱因。收益的刺激是艰苦卓绝的工作所必需的；所有权的刺激则是勤俭节约、小心爱护所必需的。如果每件东西都是人人所共有的，便谁也不爱护什么东西了。“凡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所共有的东西，人们也就最不注意它。每个人主要只考虑他自己的利益。几乎就不会有人考虑公众的利益了。”<sup>①</sup>“一起生活，或共同享用物品始终会有困难的，但是财产公有尤其困难。旅伴的合伙关系。（不消说难办的公婚制度了）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因为他们在路上就会闹纠纷，出现细小的事情就会争吵起来。”<sup>②</sup>

“人们乐于洗耳恭听‘乌托邦’并容易接受诱导而相信人人会莫名其妙地成为人人的朋友，尤其是听说有人非难如今存在的种种罪恶的时候，……据说罪恶是由于私有财产制而引起的。然而，这些罪恶来自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源泉——本性恶。”<sup>③</sup>“政治科学并不创造人，但

---

① 《政治学》，第2卷，第3节。

② 同上书，第2卷，第5节。

③ 同上书。注意，就人性而言，保守分子是悲观主义者，激进分子是乐观主义者，人性也许既不是如他们所乐于相信的那样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与其说是出于自然，不如说是由于早年的训练和环境的影响。

是它必须接受人就像人出自自然一样。”<sup>①</sup>

人性嘛，一般的人近乎神祇不如说更近乎兽类。极大多数人天生的笨伯和懒汉；在任何制度下这些人都会沉到底里去；用国家的补助金去帮助他们“像是将水倒进漏桶里”。这些人在政治上必定受统治，在工业中受指挥，有可能便征求他们的同意，必要时也就无需征求他们的意见。“从他们呱呱坠地的时候起，有的人命中注定是当下属的，别人则是统率指挥的。”<sup>②</sup> 运用思想能有预见的人天生就是要当君王主人的，只能凭体力干活的人天生就是奴隶。”<sup>③</sup> 奴隶之于主人犹如身躯之于心灵。正如身躯应该服从心灵，“一切低下的人莫如受主人统治为好。”<sup>④</sup> “奴隶是有生命的工具，工具是没有生命的奴隶。”于是我们铁石心肠的哲学家在朦胧中预见工业革命给我们开拓的种种可能性，一时间满怀希望地写道：“要是各个工具都能完成其工作，服从或预见别的工具的意愿，……要是梭子会织布，拨子会弹琴，无需手来引导，那末，大师父便不需要助手了，主人也无需奴隶了。”<sup>⑤</sup>

---

① 《政治学》，第1卷，第10节。

② 同上书，第1卷，第5节。

③ 同上书，第1卷，第2节。也许“奴隶”是将 *doulos* 译得太粗鄙了，这个词语只不过是轻率地承认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而已，我们今天是以劳动神圣、人人情同手足这样的说法来美化这个词的。我们在创造语词上是很容易超过前人的。

④ 同上书，第1卷，第5节。

⑤ 同上书，第1卷，第4节。

这种哲学典型地说明希腊人轻视体力劳动。这种工作当年在雅典还不曾变得现在这样复杂,如今,许多手工行业中所需要的智慧常常比中产阶级下层进行操作所需要的智慧要大得多,甚至一个大学教授也可以把一个汽车技工(在某些紧急关头)看成简直是个神;那时候,体力劳动仅仅用体力而已,亚里士多德瞧不起它,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它是属于没有头脑的人干的,只配奴隶干,况且仅仅是为了让人适应奴隶制。他相信,体力劳动使心灵笨拙退化,使人无暇也无力追求政治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那是言之成理的必然推理:只有那些在一定程度闲暇的人,才应该在政府中享有发言权。<sup>①</sup>“最好的国家形式将不承认技工有公民权。……在底比斯有这样一条法律:不是在十年前就从行业中退下来的人不准任职。”<sup>②</sup>甚至商人和金融家也被亚里士多德归入奴隶的行列。零售转卖不合情理,……是一种尔虞我诈的方式。交易之中最令人深恶痛绝的一种是……高利贷,它从金钱自身而不是从其自然的使用中获取收益。金钱原本应该当作交易的工具,而不该是生利之母。高利贷指的是由钱生出钱来,……是一切获利方式中最不合情理的。”<sup>③</sup>钱不该生钱。所以“研究金融理论为哲学所不屑,而从事金融

---

① 《政治学》,第3卷,第3节;第7卷,第8节。

② 同上书,第3卷,第5节。

③ 同上书,第1卷,第10节。这一见解影响到中世纪禁止收取利息。



业或赚钱买卖也为自由人所不屑。”<sup>①</sup>

## 2. 婚姻和教育

妇女之于男子犹如奴隶之于主人、体力劳动之于脑力劳动者、野蛮人之于希腊人。妇女是未完成的男子，在发展的阶梯上尚处于较低阶段。<sup>②</sup> 男性天生优越，女性天生卑劣，一方统治，另一方被统治，这一原则还必然推广到全人类。“妇女意志薄弱，所以不能具备独立的性格和地位；她最优越的环境是安宁的家庭生活，其中她对外的联系虽全由男子掌管，家务却由她大权独揽。妇女不应该如在柏拉图理想国中那样搞得更像男子了；倒是应该增加差异性；事物的吸引力莫过于不同的东西了。”苏格拉底认为，男子的勇气和妇女的勇气是不一样的：男子的勇气表现在指挥统率上，妇女的勇气表现在顺从上。……如诗人所言，“保持沉默是妇女的光荣。”<sup>③</sup>

---

① 《政治学》，第1卷，第11节。亚里士多德补充说，如果哲学家想屈辱以就的话，他们也可以在这些领域里获得成功，而且得意地指出泰勒斯来，他预见到丰收便买下了他那个城邦所有的收割机，然后在收割季节以他自己定的好价钱卖掉它们；由此亚里士多德观察到垄断的产生是发财致富的共同秘诀。

② 《动物生殖》，第2卷，第3节；《动物志》，第8卷，第1节；《政治学》，第1卷，第5节。参阅魏宁格以及梅雷迪斯的“妇女将是受男子教化的最后的事物”（《理查德·费弗雷尔的苦难》，第1页。）然而，情况似乎是：男子过去是（或将是）受妇女教化的最后的事物；因为伟大的教化力量是家庭和稳定的经济生活；这两者全是妇女创造的东西。

③ 《政治学》，第1卷，第13节。

亚里士多德似乎怀疑,妇女的这种理想的奴役状态是男子的一种难得的成就,而且权力往往是靠口舌而不是靠武力。似乎为了给男性以不可缺少的优越地位,他劝男子把结婚推迟到37岁左右,那时候娶一个约摸二十岁的姑娘。一个快满20岁的女郎通常和一个30岁的男子旗鼓相当,但是一个37岁训练有素的战士也许就能驾驭一个20岁的女子了。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作这样婚姻数学的考虑,是因为设想两个这样年龄悬殊的人的时间差不多相同。丧失生殖力和情欲“如果男的仍能生孩子,而女的却不能生养了,或者情况颠倒过来,就会发生吵闹争执。……既然生育时期一般男子限制在70岁以内,女子50岁以内,他们开始结合的时机也应该与这些期限相吻合。男女结合太年轻,有害于生养孩子;在所有动物中,年轻时生下的后裔又小又发育不良,而且一般是雌性的。”健康比爱情还重要。尤其是,“不过于匆匆地结婚,有助于节欲,因为过早结婚的妇女容易放纵;在男子呢,如果在发育时就结婚,身体骨骼的发育就受到阻碍。”<sup>①</sup> 这些问题不应该听任自流不能让年轻人胡作非为,他们应该受国家的监督与控制:国家应该规定男女双方结婚的最小与最大年龄、最适宜于怀孕的时机和人口增长率。如果自然增长率太高,就可以用堕胎来代替虐杀婴儿的

---

<sup>①</sup> 《政治学》,第7卷,第16节。显然亚里士多德心里想的只是妇女节欲,延迟结婚对男子的道德上的效果似乎并不使他焦虑不安。

残酷陋习；“但愿在胎儿开始有意识和生命之前就坠胎成功。”<sup>①</sup> 各个国家随着其地位和资源多寡的不同各有其人口的理想数字。“一个城邦国家如果组成的人口太少，就不能做到应有的自给自足；如果太多，则又成了民族国家，而非城邦国家”，还几乎不可能成为立宪政府，或种族统一体及政治统一体。<sup>②</sup> 只要人口超过一万，无论如何不合要求。

教育也应该由国家掌管。“最能有助于宪法稳定的，是教育适应政府的形式。……公民应该以他生活所在的政府形式来加以塑造。”<sup>③</sup> 通过国家控制学校，我们可以把人从工业、商业转移到农业去；我们可以在保持私有财产的同时，训练人将他们的财物有区别地归诸公用。“在善良的人们中间，有关财物的使用将遵守这一谚语，‘朋友应该共享一切财物。’”<sup>④</sup> 但是，最重要的是，应该从小教育国民遵守法律，否则国将不国。“有句谚语说得好。‘从来不懂得服从的人就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优秀的国民应该两者都能做到。”而且只有国家掌管的学校制度，才能在种族歧异性中做到社会的统一；国家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必须靠教育把它搞成一个统一体，共同

---

① 《政治学》，第7卷，第16节。

② 同上书，第7卷，第4节。

③ 同上书，第5卷，第9节；第8卷，第1节。

④ 同上书，第6卷，第4节；第2卷，第5节。

体。<sup>①</sup> 愿青年们都懂得：国家有极大的好处，有来自社会组织的未受赏识的安全太平，有来自法律的自由。“人，使之臻于完美，是动物中最优秀的，使之孤立离群便是恶中之最；因为不义而有所武装便更危险凶恶，而人却生来就具备智慧的武器，还有性格上的种种品质，他可以用来达到最卑劣的目的。因此，要是无德，他便是动物中最邪恶、最野蛮的，满怀贪心和欲求。”只有社会控制才能使他有德。通过语言，人逐渐形成社会，由社会而智慧，由智慧而秩序，由秩序而文明。在这样一个有秩序的邦国里，个人面前摆着一千个机会、一千条发展的道路，那是离群索居的生活决不会提供的。所以，“人离群索居必定不是动物便是神祇。”<sup>②</sup>

因此，革命差不多总是不聪明的，它可以取得某种好处，不过，是以许多弊病为代价的，主要是政治赖以清明的那种社会秩序和结构遭到了破坏，或者也许竟彻底解体了。革命之革新的直接结果可以是估计得到的，大有裨益的；可是间接的后果通常是难以预计的，很少不是灾难性的。“一个人只考虑到少数事情的时候可以觉得是容易下判断的；”如果他要决定的只有不多的问题，他是可以马上作出决定的。“青年人容易受骗上当，因为他们

---

① 《政治学》，第3卷，第4节；第2卷，第5节。

② 同上书，第1卷，第2节。尼采的政治哲学近乎全取之于亚里士多德，他补充说，或者说，人必须两者兼而有之——就是说，是一个哲学家。

迫不及待地有所企盼。”禁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常导至革新政府的垮台,因为旧习惯在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性格并没有法律那样容易改变。如果宪法要得以持久不变,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必须都希望它维持下去。所以统治者想避免革命就该防止贫富悬殊——“这种情况多半是战争的结果”;他应该(像英国人那样)鼓励移民,作为缓和人口拥挤到了危险地步的一条出路;他应该鼓励并进行宗教活动。一个独裁的君主特别“应该在崇奉神祇方面显得很虔诚;因为要是人们以为国君信教敬神,他们就不那么害怕在他手里遭受冤屈,还不倾向于策划反对他,因为他们相信神祇是站在他这一边作战的。”<sup>①</sup>

### 3. 民主制和贵族制

有了这些宗教上、教育上和家庭生活尊卑次序上的安全措施,几乎任何传统的政府形式都将行之有效。任何形式都是善恶掺杂其中的,各自适合不同的情况。从理论上说,理想的政府形式应该是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最优秀的那个人手中。荷马说得对:“多头君主主要不得,且让一人做帝王。”对这样一个人来说,法律不是一种限制而是一种工具:“对具有卓越才能的人来说,不存在法

---

<sup>①</sup> 《政治学》,第4卷,第5节;第2卷,第9节;第5卷,第7节;第2卷,第11节。

律问题——他们自己就是法律,任何人想为他们制订法律,难免荒谬可笑了,他们也许会反问你,正如安提西尼那则寓言中,兽类会议上兔子开始大发议论要求大家一律平等时,狮子对兔子说:“你们的利爪在哪儿呢?”<sup>①</sup>

可是实际上,君主制通常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因为巨大的实力并没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可行的最好政体是贵族制,是有见识、有才能的少数人的统治。政府是太复杂的事,它的问题不能全凭人数的多寡来决定。少数问题有待知识和能力作出决定。“正如医生该由医生来评判,人,一般也该由同辈来评判。这一同样的原则如今适用于选举吗?由于正确的选择只能由具备知识的那些人来进行,因为比方说,有关几何学的问题,几何学家将作出正确的抉择;或者说,领航员才能正确抉择导航问题。……<sup>②</sup> 所以,不论是选举官吏还是召他们来质询都不该托付给多数人去办。”

世袭贵族制的困难在于它没有永久不变的经济基础,暴发户的不断循环往复使政治职位迟早会听从出价最高的人的指挥。“最高官职都可以收买,这当然是坏事。法律容许这种胡作非为,便使财富的重要性胜过才能,从而使整个国家贪婪成风。因为任何时候只要国家

---

<sup>①</sup> 《政治学》,第3卷,第13节。亚里士多德写这段文字时也许心里想到了亚历山大和腓力浦,正如尼采是受俾斯麦和拿破仑的勋功伟业的影响而得出类似结论的。

<sup>②</sup> 同上书,第3卷,第11节。参看近代“职业代议制”的议论。

头头们认为什么事情是体面的,别的国民也就一定会起而效法他们”(近代社会心理学称之为“威望模仿”);“而且凡是才能不居首位的地方,便没有真正的贵族制可言。”<sup>①</sup>

民主制通常是反对财阀统治的革命结果。“统治阶级贪得无厌常使他们的数量趋于减少”(马克思:《中产阶级的消灭》),“从而增强了群众的力量,他们最后居自己的主人之上并建立了民主制。”这种“穷人的统治”也有某些好处。“人民,虽然从个体来说他们作为评判员是次于那些有专门知识的人,但是从集体来说,却也一样良好。再说,对有些艺术家的作品进行最好的评判不仅是由艺术家自己作出的,还是由不掌握这门艺术的那些人作出的;比方说,一所房子的使用者或者房主将是比建造者更好的评判者;……客人对筵席也是比厨师更好的评判者。”<sup>②</sup>“人数多比人数少更不容易把事情弄糟;他们就像大量的水比一丁点水更不容易弄脏一样。个人容易忍不住要冒火,或陷入别的愤激情绪,于是他的判断必然会失真走样;但是很难设想一大群人会同时陷入激情而判断错误。”<sup>③</sup>

---

① 《政治学》,第2卷,第11节。

② 同上书,第3卷,第15、8、11节。

③ 同上书,第3卷,第15节。塔尔德、勒邦和其他社会心理学家的主张正好相反,虽然他们夸张了群众的罪恶活动,却可在公元前430—前330年间雅典议会的行为上找到更好的佐证。

可是民主制总的看来不如贵族制。<sup>①</sup>因为它建立在虚假的想当然的平等观念上；它“是由这样的观念产生出来的，以为那些人在某一方面平等了（比如在法律方面），在各个方面也就全平等了；因为人享有了平等的自由，他们就要求享有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才能因众寡不敌而受到压抑牺牲，而人数是受阴谋诡计操纵的。因为人民那么容易受哄骗，他们的看法那么反复无常，所以投票权应该只限于有聪明才智的人。我们需要的是贵族制与民主制的结合。

立宪政府提供了这种可喜的联合。它并不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好的政府——那应该是教育贵族制——然而可能是实现的最好的城邦国家形式了。“我们必须问一问什么是大多数城邦国家最好的宪法，什么是大多数人最好的生活；不制定一般人所达不到的高标准，不进行为天性和环境所特别偏爱的教育，也不追求只是可望不可及的纯理想的城邦国家；却是心向往之这样一种生活，为大多数人所能共享，实现这样一种政府形式，为一般城邦国家所能做得到的。”必需一开始就认定这样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即城邦中希望不断实行这种政府的人数比不希望实行的人占优势；<sup>②</sup>力量不仅仅在于人数，不仅仅在于财产，也不仅仅在于军事或政治才能，而在于这些因

---

① 《政治学》，第2卷，第9节。

② 同上书，第4卷，第11、10节。



素的配合一致,所以必须照顾到“自由、财产、文化和高贵的出身,不仅仅只是数量上的优势而已。”如今我们在哪里才能找到这样一个经济上的多数来支持我们的立宪政府呢?也许最好还是求之于中间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需要中庸之道,正如立宪政府是介于民主制和贵族制之间的中庸一般。只要通向每一个职位的路对人人都是公开的,我们的城邦国家就将是充分民主的;而且除了有阅历并已完全具备条件的那些人以外,通往职位本身的路途仍是关闭的,那么我们的城邦国家也就是充分贵族制的。不论我们从什么角度研究我们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我们千篇一律地得出同样的结论:追求什么目标该由公众决定,但是只应该由专家来选择手段加以运用;选择权应以民主的方式予以推广,而职位则应该严格留给经过筛选的具备条件的最好的人充任。

## 九 评 论

对这样的哲学我们怎么评说呢?也许没有什么太可高兴的。人们很难狂热爱好亚里士多德,因为他自己很难狂热爱好什么东西;如果你想要我哭泣,首先你必须哭泣。<sup>①</sup> 他的座右铭是:对任何事物都不大惊小怪;他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愿意违背他的座右铭了。我们在他身

---

<sup>①</sup> 贺拉斯(《诗艺》)对演员和剧作家的谈话。

上找不到柏拉图那种改革的热忱,那种对人类愤激的爱使这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谴责他的同胞;我们在亚里士多德身上看不见他导师的那种果敢的独创精神和豪放迷人的魅力。但是,读了柏拉图之后再没有比亚里士多德持怀疑态度的镇定自若对我们更有裨益的了。

且让我们概括一下我们认为不一致的地方吧。他所坚持的逻辑一开头就让我们觉得伤脑筋。他认为三段论已表述了人进行推理的方式,然而三段论说明的,只是人为了说服别人而装点自己进行推论的方式而已;他认为思想先有前提而后寻求它们的结论,而实际上思想却先有假设的结论而后寻求提供证明的前提,——寻求的最好办法是在受控制和孤立的经验条件下观察个别的事件。然而,要是我们忘了下列事实,我们就该有多傻呀:两千年来仅仅只改变了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枝节问题;奥卡姆、培根、休厄尔和穆勒以及一百来个其他的人只在他的太阳中发现了斑点,亚里士多德发明创造的这种新的思想训练办法和他牢固建立的训练的根本体系在人类思想千古不朽的成就中保持着它的地位。

又是由于缺乏实验和有效的假设,才使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成了一堆未经消化的观察所得的现象。

他擅长收集资料,加以分类,在各个领域他都运用他的范畴编制目录。但是和这种爱好与擅于观察同时并进的还有一种柏拉图式的对形而上学的嗜好;这使他在每一门科学中都摔跤,并诱使他进入了一大堆胡思乱想的

先决条件的迷宫。这确乎是希腊精神极大的缺点：它未受陶冶训练；它缺乏有限制力的、起稳定作用的传统；它在未经测绘的领域里任意闯荡，太容易得出理论和结论来了。所以希腊哲学飞跃而上，攀登高峰，达到后来未再达到的高度，而希腊科学却蜗行牛步落在后面。我们现在的危机正好相反；归纳的资料像维苏威火山的熔岩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我们被不协调的事实材料压得透不过气来；我们满脑子的科学因为缺乏综合的思想和统一的哲学，便任科学派生繁衍，而专业纷繁一团糟。我们全都只是人所应该达到的模样的断肢残体而已。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他的逻辑学的一个分支：理想化的生活像是正规的三段论式。他给了我们一本礼仪规矩的手册，而不是鼓励人积极向善。有位古代的评论家说他是“调和而不走极端”。一位极端主义者会把他的《伦理学》称作是一切文献中集陈词滥调之大成者；反对英国的人，一想到英国人在青年时期就曾经预先为他们成年时期的帝国主义罪恶而赎罪受苦，便会感到欣慰，因为他们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被迫逐字逐句认真阅读《尼可马亥伦理学》。我们盼望将清新愉快的《草叶集》和这些比较枯燥乏味的篇幅混在一起，把惠特曼为感官乐趣辩护的令人兴奋的诗句补充到亚里士多德对纯理智的幸福的推崇里去。我们怀疑这种极端中庸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想与英国贵族制度毫无光泽的道德、古板僵化的完美、缺乏表情的形式是不是曾经有过任何关系。马休·

阿诺德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牛津大学导师们认为这部《伦理学》是颠扑不破的。三百年来这部书和《政治学》一直形成了英国的统治思想,也许大有崇高的成就,但是毫无疑问,其功效却是艰苦冷峻的。要是那些最大帝国的君主们是以《理想国》圣洁的热忱和建设性激情培育长大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亚里士多德毕竟不是彻头彻尾的希腊人;在来到雅典之前他就已固定成形;他身上丝毫没有一点雅典人的气味,丝毫没有一点那种轻率而令人振奋的实验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使雅典人政治上蠢蠢欲动,最后竟尽一臂之力促使雅典臣服于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君主。他把德尔斐勿走极端的命令实施得过于彻底了;他亟于削掉两端,竟致于最后没留下什么东西了。他十分害怕骚乱动荡,竟忘了害怕奴隶制了;他提心吊胆怕不可靠的改变,以致他宁愿近乎死寂、令人放心的稳定状态。他没有赫拉克利特式的那种流变的意识,这种意识证明保守分子有理由相信一切永久的变化都是渐变的,也证明激进分子有理由相信任何稳定状态都不是持久不变的。他忘了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是对少数优秀分子、不自私自利、不贪得无厌的人说的,亚里士多德说虽然财产应该归私人所有,但是使用财产却应该尽可能为公,这时候他拐弯抹角地绕回到柏拉图式的结论上来了。他没有认识到(也许我们不能指望他早年就认识到)生产工具归个人掌握,只有在这些工具简单得人人都能买得起的时候才起鼓励作用并大

有裨益；工具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就导致所有权与力量越来越可怕地集中了，导致人为的、最终具有破坏性的不平等状态。

但是这些毕竟是无关宏旨的批评，余下的仍然是十分令人诧异、影响极大的思想体系，是任何单独的人从未一起提出过的。可以让人怀疑，是否有别的思想家对世界的启蒙曾作出过那么大的贡献。后来的每一个时代都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汲取养料，并站在他的肩上去认识真理。亚历山大港绚丽多彩、雄伟壮观的文化就是在他身上找到了它科学上的灵感。在使中世纪野蛮人的头脑塑造成有教养而先后一致的思想中，他的《工具论》起了主要作用。其他的著作，公元5世纪由涅斯托尔派基督徒译成叙利亚文，此后于10世纪时又译成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又于约1225年译成拉丁文，这使经院哲学从阿伯拉尔雄辩开始一转而成托马斯·阿奎那百科全书式的集大成。十字军带回这位哲学家的原文更精确的希腊文抄本；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学者1453年以后从围困的土耳其人那儿逃出时带了更多亚里士多德的珍藏。亚里士多德著作之于欧洲哲学开始成了圣经之于神学——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经文，对每一个问题都有解答。1215年罗马教皇的使节在巴黎禁止教师讲解他的著作；1231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委派一个委员会将他的著作加以删节；到1260年时他的著作在每一个基督教学校都是必修课，教会议会还决定，背离他的观点就加以处罚。乔叟描写他

的学生何等快乐因为

他床头堆放  
二十册书，封皮有黑有红，  
全谈的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哲学；  
但丁在地狱第一层中说，  
那儿我看见这位知识界大师  
俨然兀立在哲学家族之中  
受众人的钦佩，还受众人的崇敬；  
那儿我也见到柏拉图、苏格拉底，  
他站在一旁，比别人靠的更近。

这几行诗给了我们一千年来人们奉献给这位斯塔吉拉人以荣誉的蛛丝马迹。一直等到新工具、积累的观察资料以及耐性的实验改造了科学，给奥卡姆、拉米斯、罗吉尔·培根和弗兰西斯·培根以锐不可挡的武器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统治才告结束。没有别的人统治人类的才智曾有过那么长久的时间。

## 十 晚年和逝世

在那个时候，生活对这位哲学家曾经麻烦得不可收拾。一方面他发现自己与亚历山大有了纠纷，因为他抗议卡利斯提尼斯（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因拒绝神明般地崇

拜亚历山大而被处死刑；而亚历山大答复抗议时暗示甚至处死哲学家也完全在他的权限之列。同时，亚里士多德却在雅典人中又忙于为亚历山大进行辩护。他喜好希腊的团结一致胜过城邦的爱国主义，以为城邦小国的君主统治与众多的纠纷一旦结束，文化与科学就会更加欣欣向荣；他在亚历山大身上看到的恰好就是歌德在拿破仑身上看到的——在混乱不堪、众说纷纭的世界中贤明英主的大统一。雅典人渴望随意对亚里士多德咆哮怒吼，亚历山大在雅典这个充满敌意的城市中建立了这位哲学家的雕像之后，他们变得更加咬牙切齿。在这场喧嚣骚动中我们对亚里士多德所得出的印象完全不同于他的《伦理学》所留给我们的印象：这一次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并非冷漠而沉着得不近人情，而是一个战士，他在受敌人包围、四面楚歌声中追求他伟大的事业。亚加德米学园中柏拉图的后继者，伊索克拉底的雄辩派，以及一心听从狄摩西尼尖酸刻薄的雄辩的怒愤填膺的群众勾结一起，大声疾呼要放逐他或处死他。

接着，突然间(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死了。雅典人满怀爱国主义，兴高采烈得发疯一般；马其顿派被推翻了，雅典宣布了独立。安提帕特，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和亚历山大的密友，向这个叛逆的城市进军来了。马其顿派大多逃之夭夭了。祭司长欧里米登提出了一份对亚里士多德的控诉书，控告他曾经教导说，祈祷和供祭是毫无用处的。亚里士多德看出他自己注定要受审判官和群众的

审讯，他们怒气冲冲，远非杀死苏格拉底的那些人所能比拟。他极其明智地离城而去，说他不愿意给雅典又一个机会，第二次犯下反对哲学的罪行。这并不是什么怯懦，一个受控告的人在雅典总是愿意选择流放的。<sup>①</sup>到了哈尔基斯，亚里士多德就病了；第欧根尼·拉尔修告诉我们，这位垂垂老矣的哲学家因为一切事情都转而反对他，在完全绝望中便饮鸩自杀了。<sup>②</sup>虽然说得有理，但是他的病证明是致命的；离开雅典（公元前322年）才几个月，孤寂的亚里士多德便离开了人间。

在同一年，同样的年龄，62岁，狄摩西尼，亚历山大敌人中的魁首，也服毒了。在十二个月之内，希腊失去了自己最伟大的统治者，最伟大的雄辩家，最伟大的哲学家。希腊昔日的光荣如今在罗马人的晨曦中黯然失色；罗马人的壮观在于炫耀武力而不是思想的光芒。接着那种壮观也萎缩衰退了，那一丝光芒几乎熄灭了。黑暗笼罩欧洲大陆长达一千年。全世界都等待着哲学的复兴。

---

① 格罗特著，第20页。

② 格罗特著，第22页；泽勒著，第1卷，第37页注。



## 第三章 弗兰西斯·培根

### 一 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

公元前5世纪末,斯巴达围困并击败了雅典,希腊哲学与艺术的发祥地失去了霸主地位,雅典精神的活力与独立性也随之衰微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以极刑,雅典的灵魂同他一道灰飞烟灭,只能在他引以为荣的学生柏拉图身上苟延残喘了。而且,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王腓力普在喀罗尼亚城<sup>①</sup>挫败雅典人,三年后亚历山大又将大城市底比斯焚为空地,甚至对品达家乡引人注目的宽容<sup>②</sup>也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雅典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自主已无可挽回地丧失了。来自马其顿的亚里士多德垄断了希腊哲学,这反映了希腊在政治上已屈从于这个强壮又较年轻的北方民族了。

亚历山大之死(公元前328年)加快了这种衰败进

---

<sup>①</sup> 古希腊维奥蒂亚城邦中的一个城镇,该战役断送了希腊的独立地位。——译者

<sup>②</sup> 入侵者终于因为希腊诗人品达(公元前522?—前443?)艺术上的成就保全了他的家园。——译者

程。这个年轻的皇帝，尽管他经过亚里士多德的悉心教诲，仍然未脱野蛮之气，却也已经懂得尊崇古希腊丰富的文化了，并且曾经梦想随着他的得胜大军所到之处就把这种文化传播到东方。希腊商业的发达，小亚细亚到处是迅猛增加的希腊商埠，已经为把这一地区统一成为希腊帝国的一部分提供了经济基础；亚历山大希望从这些热闹的地方，希腊的思想就像希腊的商品一样，会辐射四方并征服世界。可是他低估了东方精神的惰性与阻力，也低估了东方文化的广度与深度，认为像希腊那样如此不成熟、如此不稳固的文明，能够强加给传播得不知要比它广泛多少、又在历史最悠久的传统中根深蒂固了的那样一种文明，这毕竟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的幻想而已。希腊的质量敌不过亚细亚的数量。亚历山大本人在凯旋声中得意洋洋的时刻，被东方的灵魂征服了；他（在一些淑女中）娶了大流士<sup>①</sup>的女儿；他采用了波斯的王冠与王袍；他将君权神授的观念引入欧洲；最后，使持怀疑论的希腊大为惊讶的是，他用庄严的东方格调宣布：他是神。希腊嘲讽他，而他自己则其乐陶陶，醉死方休。

亚洲的灵魂悄悄渗入希腊主人精疲力竭的躯体，迅速接踵而至的是，东方的教义和信仰沿着由年轻的征服者开辟的通道，势如泉涌般地流入希腊；东方思想洋洋之水，从这堵决了口的堤防冲入尚未成年的欧洲心灵的低

---

<sup>①</sup> 公元前 558—前 486 年，古波斯帝国国王。——译者

地。神秘而又教人迷信的信仰在较为贫穷的希腊人中扎下根来,并雄风更展,传播四方;东方的不动心与忍让精神在颓废消沉的希腊找到了现成的土壤。腓尼基商人芝诺<sup>①</sup>(约公元前 310 年)把斯多噶哲学介绍到雅典,这只不过是许许多多的东方渗透活动之一。斯多噶主义无动于衷地承受失败,伊壁鸠鲁主义则在欢乐的怀抱中努力忘却失败——两者都是屈服投降或沦为奴隶的人何以仍然可以得到幸福的理论,恰恰就像是叔本华<sup>②</sup>悲观的东方式斯多噶主义和勒南<sup>③</sup>颓废的伊壁鸠鲁主义是十九世纪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法国大革命和山河破碎的法国之象征一样。

这些伦理学在理论上的天然对立,对希腊来说也不算很新鲜了。人们能在阴暗的赫拉克里特和“欢笑哲学家”德谟克里特那里发现这些;人们又看到苏格拉底的门徒分化为犬儒派和昔勒尼派,各在安提斯泰尼<sup>④</sup>和亚里斯提卜<sup>⑤</sup>的领导下,一派颂扬不动心,另一派颂扬快乐。然而,这些在当时几乎还是外来的思想方式,作为宗主国的雅典并不喜欢它们。但是,当希腊看见喀罗尼亚

---

① 约公元前 336—前 246 年,希腊斯多噶派创始人。——译者

② 1788—1860 年,19 世纪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创始人。——译者

③ 1823—1892 年,法国语言学家、批评家及历史学家。——译者

④ 约公元前 444—前 365 年,希腊犬儒学派创始人。——译者

⑤ 公元前 455—前 355 年,希腊昔勒尼派创始人。——译者

处在血泊中和底比斯已成灰烬之后，它听从了第欧根尼<sup>①</sup>；在荣耀已离开雅典的时候，雅典就为芝诺和伊壁鸠鲁准备好成熟的条件。

芝诺把他的“不动心”建立在决定论基础上，在他之后另一斯多噶派成员克吕西波发觉这种决定论很难与东方宿命论区别开来。芝诺不信奴隶制，有一次他为一点过失就鞭挞他的奴隶，该奴隶心平气和地申辩道，根据他主人的哲学，他天生注定要犯这个错误的；对此，芝诺用哲人的镇静答复道，根据同样的哲学，他，芝诺本人，也命中注定要为这过失而鞭挞他。正如叔本华认为个人意志要抵抗普遍意志是徒劳无用的一样，斯多噶派主张，在一生中为生存而斗争极不公平地命中注定必败无疑的情况下，哲学的无动于衷是唯一合理的生活态度。如果胜利完全不可能，就应当不屑一顾。安宁的奥秘在于：不强求我们的成就与我们的欲望相等，而是降低我们的欲望使之与我们的成就持平。罗马的斯多噶主义者塞内加（死于公元65年）说道：“如果你永远不知足，那么，即使你拥有了整个世界，你还会是痛苦的。”

这样一种主义向天呼唤着与之相匹敌的对手，于是伊壁鸠鲁补了这个缺，尽管他自己也像芝诺一样过着斯多噶式的生活。费内伦<sup>②</sup>说道，伊壁鸠鲁“买了一座美丽

---

① 公元前400—前325年，犬儒学派主要代表。——译者

② 1651—1715年法国主教和作家。——译者

的花园,自己耕耘。他在那里建立起学校,和门徒们过着温和惬意的生活,在漫步与劳作中教导他们。……他对所有的人都和蔼可亲。……他认为没有什么比投身于哲学更高尚的了。”他的出发点便是一种信念,认为不动心是不可能的,而快乐——尽管不必是感官的快乐——是生活和活动唯一可设想、且十分合理的目的。“大自然引导每一个有机体喜欢自己所爱好的胜过任何其他的爱好的”;——甚至斯多噶派在禁欲中也感受到了一种微妙的快乐。“我们毋庸逃避快乐,我们却必须选择快乐。”然而伊壁鸠鲁并非享乐主义者;他推崇理智的快乐而不推崇感官的快乐,他告诫人要警惕那种刺激和骚扰灵魂的快乐,快乐原应该是使灵魂宁静平和的。最后他建议,不要寻求通常意义所谓的快乐,而要寻求“宁静”——安宁、平静、心灵的和谐;所有这一切都摇摆于芝诺的“不动心”的边缘。

公元前 146 年,罗马人进犯希腊,发现这两个对峙的学派割据着哲学的园地;他们自己既没有空闲,也缺乏细心来进行思考,就把这些哲学连同其他的战利品一起带回了罗马。伟大的组织者,跟无可幸免的奴隶们一模一样,都倾向于斯多噶坚忍自制的心态:如果一个人生性善感,那末,无论他是做主人或是当仆从,就都是困难的。所以,罗马的哲学,不管在皇帝马可·奥勒利乌斯<sup>①</sup> 那

---

<sup>①</sup> 公元 121—180 年,罗马皇帝,晚期斯多噶派最后一个著名代表。——译者。

里,还是在奴隶爱比克泰德<sup>①</sup>那里,多半属于芝诺一派;甚至连卢克莱修<sup>②</sup>也斯多噶式地谈论伊壁鸠鲁主义(正如海涅所说的,英国人享乐也含有哀伤),他的有关快乐的严格的福音宣传仍然是以自杀为终结的。他在宏伟的史诗《物性论》<sup>③</sup>中,效法伊壁鸠鲁是带着微弱的赞美来责难快乐的。他几乎与恺撒<sup>④</sup>和庞培<sup>⑤</sup>同时代,生活在骚乱与惊恐的氛围中;他那支惴惴不安的笔永无休止地祈祷着安宁与和平。有人把他描绘成一个胆怯的人,年少时为宗教恐怖所蒙蔽,因为他不知疲倦地喋喋不休地告诉读者,没有地狱,要有就在这里,还说也没有神灵,要有就是那些绅士派头的生灵。他们居住在白云中一座伊壁鸠鲁的花园里,从不干预人间事务。对于当时罗马民间日渐兴起的关于天堂、地狱的宗教崇拜,他用无情的唯物论来加以反对。灵魂和心灵随着身体的孕育而萌芽,随着身体的生长而成长,随着身体的病痛而苦恼,也随着身体的死去而消亡。除了原子、空间和规律,什么也不存在;而诸多规律中的规律就是:进化与毁灭无所不在。

---

① 公元55—135年,罗马斯多噶学派哲学家。——译者

② 公元前99—前55年,古罗马哲学家和诗人,伊壁鸠鲁哲学继承人。——译者

③ 肖特韦尔教授(1874—1965,美历史学家)在《历史之历史的导言》中称《物性论》是全部古罗马文学中最奇妙的作品。

④ 公元前101—前44年,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译者

⑤ 公元前106—前48年,古罗马统帅。——译者

没一件事物常驻，一切在湍流。

片片相连缀；万物由此而发育

直到我们识别而命名。逐渐地  
它们消融，不再是我们所知之物。

由原子聚成球，或快或慢地下降

我便观测到众星辰，星系形相

才呈现；可是星系连同星辰  
也将慢慢地回到永恒的流淌。

地球啊，你呀——大陆、海洋和王朝——

论次序，整个星河体系中数最小，

也像这些，由流变聚成球，照样  
要归去。像这些你时时刻刻在逝去。

没东西常驻。海洋在轻柔薄雾中

远去；新月般地沙粒把窝处撤空；

这地方将由别的海洋相继  
挥舞银镰割出海湾另一肱。<sup>①</sup>

除天体的演变和毁灭之外，还谈到了物种的起源与  
淘汰。

---

① 马洛克：《卢克莱修论生和死》意译，第15—16页。

地球在远古时期也曾试生过许多怪物，是面孔肢体奇形怪状的东西，……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手，有的没有嘴，有的没有眼，……诸如此类的怪物地球都会产生出来，但终归徒劳；因为大自然阻止了他们的增加，他们没能达到朝思暮想的开花结果的年龄，或者没能找到食物，或者没能由婚姻而珠联璧合；……许多有生命的种族那时候就一定已经灭绝了，不能繁衍传种接代。因为我们看到世间还活着的各种生物，莫不具有与生俱来的或技巧，或骁勇，或速度，由此护卫和保留了他们各自种族的生存。……那些没有被大自然赋予这些品质的东西，总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强者的猎物，直至自然使他们这一类归于灭绝。<sup>①</sup>

国家也像个体一样，缓慢地生长而必定要灭亡：“有的国家强盛了，有的国家衰微了，转眼间，生物的种族发生了变化，像接力赛跑的人传递着生命的火炬。”面对着战争和无可逃脱的死亡，没有别的智慧，只有不动声色不动心，——“心平气和地静观万物”。这时候，很显然，昔日异教徒享乐的生活态度不见了，而一个几乎是外邦的精灵弹拨着破碎了的琴弦。历史，如果它不富有幽默色彩，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了，但历史从来没有这样爱开玩笑

---

<sup>①</sup> 参见芒罗(1870—1916年，苏格兰作家)，第830页第6行以下。



过，竟把伊壁鸠鲁信徒的名号给了这位懂得节制、能赋史诗的悲观主义者。

假如这是一种伊壁鸠鲁信徒的精神，那末请想一想像奥勒利乌斯和爱比克泰德这样鲜明的斯多噶派人物的那种令人高兴的乐观主义精神吧。在所有的文献中，除了那皇帝奥勒利乌斯的《沉思录》以外，再也没有像奴隶爱比克泰德的《论说》那样令人沮丧的了。“请勿要求事情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发生，而要希望它们正像它们实在发生的那样发生；这样你就会好好地过下去。”<sup>①</sup>无疑，一个人用这样的态度就能主宰未来，君临宇宙。据说有这样的事，爱比克泰德的主人一贯虐待他，有一天该主人拧他的腿以供消遣。爱比克泰德平静地说：“再拧下去，你就会折断我的腿的。”主人还是拧，腿果然断了。爱比克泰德仍然温和地评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你会弄断我的腿的吗？”<sup>②</sup>这种哲学可真有些神秘高贵的气息，犹如某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平主义者的沉静的无畏一样。“无论如何都不要说，我失去了一个东西，毋宁说我已经把它交还了。你的孩子死了吗？——他是给送回去了。你的妻子死了吗？——她是回去了。你的产业被剥夺了吗？——这不也是一种交还吗？”<sup>③</sup>在这样的段落中，我

---

① 罗尔斯顿编，《爱比克泰德手册及论说》第86页。中译文参照《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1961年新1版，第440页。

② 同上书，第36页。

③ 同上书，第86页。

们感到了近乎基督教和它的不屈不挠的殉道精神那样的东西了；的确，基督教自我牺牲的伦理，基督教几乎共产主义性质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政治理想，以及全世界最后沦于大火劫的基督教终世论，不都是漂浮在思想之流上的斯多噶派学说的一些片断吗？在爱比克泰德那里，希腊罗马的灵魂已失去它的异教精神，准备接受新的信仰了。爱比克泰德的书受到早期基督教会尊为宗教课本的礼遇。从这些《论说》和奥勒利乌斯的《沉思录》到《追冷基督》仅一步之遥了。

这时候历史背景正溶入新的情形。卢克莱修有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sup>①</sup>，描述了罗马帝国农业的衰落，并把它归结为地力的耗竭。总之，无论出自何种原因，罗马的财富趋于匮乏，体制趋于瓦解，强权与自尊变为衰败与麻木。城市凋蔽成到处一样的穷乡僻壤；道路年久失修；也不再熙熙攘攘的闹市。有教养的罗马小家族的繁衍远不如历年偷越边界、缺乏教育却壮硕有力的日尔曼血统的人；异教文化让位给东方的信仰；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帝国衰落成为教皇政治。

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教会得到皇帝们的扶持，教会逐渐吞噬这些皇帝的权力，并在数量、财富和势力范围上

---

<sup>①</sup>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2卷1170行。这种最古老的也是最新近的罗马衰落的理论；参阅吉姆科维奇：《走向对耶稣的理解》，纽约，1921年版。

迅速扩张起来。到 13 世纪,教会已拥有欧洲土地的三分之一<sup>①</sup>,钱柜胀鼓鼓地满是富人和穷人的捐款。借助万古不变的教义魔力,教会团结这个大陆上大多数民族达一千年之久,教会的组织如此广为分布,如此太平无事,大有空前绝后之势。但是,这个统一体,正如教会所设想的,需要有一种共同的信仰,借助于不因时间而改变衰落的超自然约束力而得到发扬光大;于是,明确规定的信条像硬壳那样死死扣住中世纪欧洲未成熟的思想。就在这个硬壳里,经院哲学狭隘地从信仰转向理性,然后又从理性兜回信仰,在未经批判的假设和前定结论中往返兜圈子。在 13 世纪,整个基督教世界被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阿拉伯译本和犹太译本弄得惊愕不已,激动万分,但是教会的权力还足以借助于托马斯·阿奎那和其他人,稳稳当当地把亚里士多德改扮成中世纪神学家。结果虽很精致,但并非睿智。如培根指出:“人的心智,如果它作用于外物,则它的工作倚靠材料,因而它是受此限制的;但是如果心智作用于自己,像蜘蛛织自己的网,它则是绵绵不绝的,而且确实织出知识之网,其丝其工固然精巧令人赞美,却缺乏实质,也无益处。”或迟或早欧洲理智总要冲出这层硬壳。

---

<sup>①</sup> 罗宾逊与比尔德(均为美国历史学家,前者 1863—1936,后者 1874—1948):《欧洲史纲》,波士顿,1914 年版,第 1 卷,第 443 页。——译者

经过一千年的苦苦耕耘,大地又重新绽开了鲜花;商品成倍增长而趋于过剩;这又促使贸易的发展;在贸易的聚会中心,大城市又建立起来了,由此人们又大可同心协力培植文化,重建文明。十字军打开了通向东方的道路,奢侈品和异端思想蜂拥而入,这注定了禁欲主义和独断教条气数已尽。纸张如今价廉物美地从埃及传来,取代了僧侣们借以垄断学问的羊皮纸;印刷术早就等待着廉价的媒介,突然大显身手,像触发的炸药,到处扩散它的既破坏又澄清的力量。英勇的航海家们握着指南针,冒险闯入汪洋大海,克服了人们对地球的无知;耐心的观察家们拿着望远镜,冒险越过教条的限界,克服了人们对天空的无知。到处,在大学里、寺院里,甚至在秘密的隐居地,人们停止争辩,开始了探索;迂回曲折的炼金术出于变贱金属为黄金的努力,渐渐转向了化学;提着心,放开胆,人们走出占星术的领地,暗中摸索着,终于踏上了天文学的征途;由能言动物的寓言孕育出了动物学。科学的觉醒源于罗吉尔·培根(死于1294年),随着智慧无穷的列奥那多(1452—1519年)而成长,达到登峰造极的,在天文学方面有哥白尼(1473—1543)和伽利略(1564—1642),在电磁学方面有吉尔伯特(1544—1603)的研究,在解剖学方面有维塞利亚斯(1514—1564),关于血液循环则有哈维(1578—1657)。随着知识的增长,恐惧减少了;人们较少想到去崇拜那不可知的东西,更多的是想去克服它了。每一个充满生机的心灵莫不受到鼓舞而有了

新的信心,障碍推倒了,如今再也没有鸿沟来限制人的作为了。“小小的帆船,像天上的星星,也能环绕地球航行,真是我们时代的幸运。古人曾用‘莫再向前’之处,恰是我们用‘再向前去’的地方。”<sup>①</sup> 这是一个充满成功、希望和活力的时代;每个领域都有新的发端、新的事业;也是这么一个时代,它期待着一个声音,某种具有综合能力的心灵来总结它的精神和决心。这人就是弗兰西斯·培根,是“现代最强有力的人物”,<sup>②</sup> 他“摇着铃把睿智之士召到一起”,宣布欧洲已经成年了。

## 二 弗兰西斯·培根的政治生涯

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出生在伦敦约克府他父亲尼古拉·培根勋爵的寓所里。在伊丽莎白王朝的最初20年,尼古拉·培根曾是掌玺大臣。麦考莱<sup>③</sup>这样谈论道:“父亲的名望被儿子巨大的声望遮蔽住了。但尼古拉勋爵不是凡人。”<sup>④</sup> 这本是可料想到的;因为天才是一座顶峰,它由一个家族的才智堆砌而成,而其后裔的才智又再

---

① 培根:《论学术的进展》第2卷,第10章。这是一句中世纪时的谚语,镌刻着“莫再向前”,指明船到了直布罗陀海峡就得返回地中海。

② 佩恩:《剑桥近代史》,第65页。

③ 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家、评论家、诗人及政治家。——译者

④ 《论文集》,纽约,1860年版,第3卷,第342页。

降归平庸。培根的母亲是安尼库克夫人，其姐夫威廉·塞西尔勋爵，即伯莱伯爵，是伊丽莎白的财政大臣，在英国极有权势。安尼的父亲曾是英王爱德华六世的主要家庭教师；她自己也是语言学家和神学家，但并不想用希腊文与主教们来往。她亲自教养儿子，为教育培根费尽心血。

但真正造就培根伟大的是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那是近代最强大国家的最辉煌年代。美洲的发现，使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这就把大西洋沿岸的国家——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在商业上、金融上提高到无与伦比的地位，这个优越地位本来是意大利的，那还是在半个欧洲把意大利当作与东方贸易的进出口岸的时候；随着这个变异，“文艺复兴”之光也从佛罗伦萨、罗马、米兰、威尼斯转向马德里、巴黎、阿姆斯特丹和伦敦。1588年，西班牙海上霸权被摧毁，英国的商业从此遍布每个海域，英国的城市家庭手工业欣欣向荣，水手们环航地球，船长们征服美洲。文学在斯宾塞<sup>①</sup>的诗歌和锡德尼<sup>②</sup>的散文中盛开出鲜艳的花朵；舞台上活跃着莎士比亚、马娄<sup>③</sup>、本·琼生等许多朝气蓬勃的戏剧家的剧目。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国家，只要一个人真怀有一颗

---

① 斯宾塞(1552—1599)，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英国诗人。——译者

② 锡德尼(1554—158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散文作家。——译者

③ 马娄(1564—1593)，英国著名剧作家。——译者

种子,他就不会不破土发芽,枝繁叶茂。

培根 12 岁时,进入剑桥三一学院。他在那儿呆了 3 年,离开时,他对学院课程非常厌恶,对亚里士多德的教条久怀敌意,决心要把哲学纳入更富于成果的轨道,使它从烦琐的争辩转向对人类幸福的启迪和增进。尽管还是 16 岁的少年,但他已被任命为驻法的英国大使随员;经过利弊得失上的周密权衡,他接受了这项生命。在《自然的解释》的序言中,他谈论到了这个促使他从哲学转向政治的重大决定。这是一段不能撤下的自白:

我既然确信自己生来是为人类服务的,并把关心公众幸福当成我的义务——那些义务是涉及公民权利的,就如水和空气,人人都该享用一样。于是我自问,什么最能有利于人类,哪种工作看来适于我的天性。而经过一番审视,我发觉技术和发明的发现和发展,最有助于人类生活进入文明,没有别的工作比它们更富功效的了。……最主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不只是在某一特殊的发明上,不管怎样有用——而是在自然界燃起一盏明灯,这盏明灯初燃时,照亮的是人类发现的当下疆界,当它升得更高后,便将黑暗中的每一角落、每一隙缝清晰地呈现于我们眼前。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发明家应理所当然地称作宇宙间人类王国的拓展者,人类自由的斗士,是消灭如今还禁锢人类的种种必然性的人。

此外,我发觉自己的天性特别适于对真理进行沉思默想。因为我的头脑能一下子就擅于顺应重要的对象——我说的是对相似性的认识——同时,我也能够足够沉稳和凝神地观察那些不同之物的细微差别。我热衷于研究,冷静于判断;乐于沉思,慎于同意;敏于纠正错误的印象,严于整理纷杂的思绪。我既不沉迷于猎奇,也不盲从于好古,且深恶痛绝于各种形式的欺诈。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我的天性和气质与真理好像有缘。

但我的出身、我的教养、统统都把我指向政治,而不是哲学:我似乎从小就浸染在政治中。犹如许多年轻人常常遇到的情况,我有时也因不同的意见而思想上有所摇摆。我也想,我对国家的职责向我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这不是生活中其他职责所能驱使的。最后,我怀有这样一种希望,如果在政府中谋得一个体面的职位,我就可能为完成我命中注定的使命,获得帮助和支持以便对我的工作助一臂之力。由于以上动机,我投身于政治了。<sup>①</sup>

尼古拉·培根勋爵于 1579 年溘然逝世。他已打算为培根提供一笔资产;但他死在计划实施之前。年轻的外交官被匆匆召回伦敦,看到自己竟 18 岁就死了父亲,且

---

<sup>①</sup> 艾博特译,《弗兰西斯·培根》一书,伦敦,1885 年版,第 37 页。



一文不名。他早已习惯了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奢华生活，要被迫忍受简朴生活，他感到太难。他开始学习法律，同时也再三肯求他那些显赫的亲戚们能提携他担任某种政治职位，社会使他经济上无忧无虑。试想他那些近乎乞求的信，文体上多么优雅，多么有活力，足够证明作者的才能，可是却都收效甚微。也许是由于培根没有低估自己的才能，把职位看成理所应得，以致伯利没有作出适宜的答复；也许又可能是这些信过多地表白了作者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对这位可敬的伯爵的忠心。政治如同恋爱，不能将自己和盘托出；一个人应当时时有所赐与，但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一泻而尽。令人望眼欲穿才能令人感激涕零。

结果，培根在没有贵人的提携下往上爬了；但每一步耗去了他许多年。1583年，他作为汤顿的代表被选入国会；他的选民们十分喜欢他，使他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连任。辩论时，他口才又简练又生动，是一个不操雄辩术的雄辩家。本·琼生说：“没有人比他说得更简洁、更有力、更扼要，或者说他讲话从不空话连篇，陈词滥调。他的演说没有一段不独具魅力。他的听众不敢咳嗽，不敢旁视，否则就要遗漏。他在演说，也就是在控制……再没有人能有如此驾驭听众情感的力量了。每一个听众所担心的，就是唯恐他讲完。”<sup>①</sup> 多么令人嫉妒的演说家！

---

<sup>①</sup> 尼科尔：《弗兰西斯·培根》；爱丁堡，1907年版，第1卷，第37页。

一个极有权势的朋友待他很慷慨——就是那个漂亮英俊的艾塞克斯伯爵。伊丽莎白女王爱这个伯爵，却不能如愿，于是就怀恨在心。1595年，艾塞克斯替培根谋职未成，作为补偿，就把他在特威克纳姆的丰厚产业赠送给了培根。这是一份厚礼，人们以为这会把培根和艾塞克斯终生联结在一起；其实不然。几年以后，艾塞克斯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囚禁伊丽莎白女王，并另择一人取而代之。培根接连写信给他的恩主，竭力反对这次谋反；当艾塞克斯一再坚持时，培根警告道，他会把对女王的忠心置于对朋友的感激之上。艾塞克斯做出了艰难尝试，但失败了，他被逮捕。培根到女王面前为艾塞克斯说情，三番五次，弄得女王只得吩咐道：“谈点别的话题吧。”后来艾塞克斯暂获释放，又召集他周围的武装力量，进军伦敦，试图唤起人民起来革命，培根非常生气，掉过头来反对他。这期间，培根在国家检察院已谋得一个职位。艾塞克斯再次被捕，因谋叛罪受审，培根积极参与了对他的起诉，而他曾是待培根非常慷慨的朋友。<sup>①</sup>

艾塞克斯被判有罪，处以极刑。培根在审判中充当

---

<sup>①</sup> 有好几百本书谈到培根一生中的这个方面。反对他，把他作为“最聪明又最卑鄙的人”（蒲柏这样称他），这可在麦考莱的论文中找到，更详尽的则可见艾博特的《弗兰西斯·培根》一书；这些正应验了培根自己的话：“为已的聪明是老鼠的聪明，即它在房屋倒塌之前就肯定离开了。”（见论文《论自私》）。赞成培根的请参阅司佩丁的《弗兰西斯·培根的生活与时代》及其《和评论家的几夕》（对麦考莱的详答）。真理介于二者之间。

的角色,使他一时很不受欢迎;从这时起,他四面楚歌,那些人在瞅准机会毁掉他。贪得无厌的野心弄得他永难安宁;他总不能满足,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有一年左右。他挥霍无度,自吹自擂是他的权术之一。45岁那年,他结婚了,婚礼十分铺张、奢华,使嫁妆的彩礼出现了亏空,而这嫁妆本是那位小姐的魅力之一。1598年,他因债务被捕。尽管如此,他仍继续升官。他多才多艺,知识几乎渊深无底,这使他成为每一个重要委员会举足轻重的成员;日渐一日,更高的职位向他敞开了;1606年,他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升为检察长;1618年,57岁时,他终于做了大法官。

### 三 论说文集

他的升迁看来实现了柏拉图“哲学王”的梦。因为随着他一步步、向上攀登政治权力,他也在爬往哲学的巅峰。真难以置信,他那渊博的学识和著作上的成就<sup>①</sup>只是其动荡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些插曲和消遣。他的格言是:最好的生活莫过于隐居。他弄不清在静思与活动这两种生活中究竟喜欢哪一种。他希望像塞内加那样,兼

---

<sup>①</sup> 作者在这一节里不打算把培根本来就很凝练的思想进一步提炼,而宁愿把这位哲学家的智慧放在他自己无与伦比的文字中,而不用更多的篇幅述说同样的东西,使其在清晰、美丽和力量上受损。

哲学家与政治家于一身；尽管他也疑心生活的二重方向会削弱他的前程，减低他的成就。他写道：“静思与活动并进的生活，或者完全退为静思，究竟哪一种更伤害或阻碍心灵，这是很难说的。”<sup>①</sup> 他认为学问本身既不是目的，也算不上智慧，知识如不应用于行动便是苍白的学究气的浮夸。“在学问上耗时过多是懒惰；把学问过于用作装饰是虚假；全凭学问上的规则下判断是书生气……工于心计的人非难学问，浅陋的人仰慕学问，聪明的人使用学问；因为学问本身并不教人如何使用它们；这种运用之道是学问以外、学问之上的智慧，通过观察才能获得。”<sup>②</sup> 这是一个新标志，它标明了经院哲学的结束——即知识与应用、观察相分离的结束——而代之以对经验和效果的注重，而对经验和效果的注重是英国哲学的特征，它在实用主义那里达到顶峰。这并不是说培根有一刻停止过对书本与沉思的挚爱；在缅怀苏格拉底的文章中，他写道：“没有哲学，我就无心生活。”<sup>③</sup>；他把自己描述为毕竟是“一个天性宜于著作生涯而不适于其他工作的人，却生而命运不济，背弃了自己天赋的倾向”（即性格），“积极卷入了现实生活。”<sup>④</sup> 几乎他的第一出版物就叫做《对知识的赞颂》（1592年）；文中对哲学的热情不得

---

① 《自然的解释》末尾。

② 《论学问》。

③ 《古人的智慧》的献词。

④ 《学术的进展》。

不引述如下：

我把我的赞颂献给心灵自身。心灵即人，知识即心；一个人知道什么，就是什么。……难道不是情感的愉快大于感官的愉快，而理性的愉快又大于情感的愉快吗？难道不是唯有真实而自然的愉快才不会令人生厌吗？难道不是独有知识才能清除心灵中的所有困扰吗？有多少东西，我们以为不存在，其实却存在的呢？又有多少东西，我们对它们的评价和估量超出它们本来所是呢？这些妄想，这些不妥当的评估，便是谬误之乌云，又化作困扰之暴雨。那么究竟有没有这么一种快乐，使一个人的心灵能凌驾于万物纷乱之上，在那儿，他可以着眼于自然的秩序和人类的错误？难道只有这么一种观点，仅谈享乐不谈发现，仅谈满足不谈造福？难道我们不要弄清楚大自然宝库中的财富就像弄清楚自己店铺中美丽的东西一样吗？真理是荒芜不毛的吗？难道我们将不能凭借自己生产有价值的财物，赋予人类生活以无尽的作品吗？

培根最精美的文学作品是《论说文集》（1597—1623），该书表明他在爱政治与爱哲学之间难以抉择。在《论荣誉与名声》中，他把各类荣誉都给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功，一点也没给著书立说或哲学。但在《论真理》中，

他则写道：“探求真理就是向它求爱或求婚；认识真理就是赞颂它；信仰真理就是享受它，这是人类各种天性中最优秀的东西。”在书本中“我们和智者交谈，而在行动中我们则和愚人交谈。”这就是说，我们应懂得怎样选择书本。他在一段著名文章中解释道：“有些书可尝尝，另外一些书可咽下，只有很少量的书可咀嚼消化”；所有这些类别的书，无疑，只形成墨水汇成的大洋、奔流中的沧海一粟，世界每天都在其中沐浴、被污染乃至淹没。

当然，这部《论说文集》必得排在少量值得咀嚼、消化的书的行列中。十分罕见的是，在这么一个小碟子里，你会发现有那么多肉，而且做工那样精细，味道那样鲜美，实在令人赞叹。培根憎恶铺张词藻，也不屑多费一个字；在每一小段里，他供给我们无尽的财宝；每一篇论文都只用一两页篇幅，却给了我们一个伟人有关人生主要问题的精品。很难说内容与形式谁更能取胜；因为他的语言在散文中就像莎士比亚的语言在诗中一样，是无与伦比的。他的文风有点像塔西佗<sup>①</sup>的刚健文笔，简洁又富有光彩；自然，它的简洁有些是得之于擅长引用拉丁成语和短语。但它所含的丰富隐喻却是伊丽莎白时代的特色，并反映了“文艺复兴”的熠熠光彩；英国文学中，无一人富有如此含蓄而精辟的比喻了。不过，其过分装饰则是培

---

<sup>①</sup> 约公元56—约公元120年，罗马帝国高级官员，以历史著作名垂千古，文笔尖锐有力，叙事有声有色。——译者

根文体的一个不足：无休无止的隐喻、寓言、隐语从天而降，就像鞭子抽打着我们的神经，累得我们最终要趴下。这个《论说文集》像油腻而量多的食物，我们不能一下子消化很多；但每次吃上四五块，倒不失为英文中最精美的理性滋补品了。<sup>①</sup>

我们能从这些已提取过的智慧里再提取些什么呢？也许最好的出发点和对经院哲学时尚最引人注目的偏离，就是培根公然接受了伊壁鸠鲁的伦理学。“那种哲学的进程，即‘不用则不求，不求则不惧’，看来是一种软弱、多虑、胆怯的心灵显示。确实，大多数哲学家的学说显得太多疑，对人类的关注超出了事物本性之所求。这样，他们用来抵御死亡的方法反而增加了对死亡的恐惧；他们把人生看成不过是为死亡所作的准备和训练，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休止地防御敌人，敌人反而显得可怕。”<sup>②</sup> 没有比斯多噶的禁欲主义更损害健康了；既然生命已由不动心化作早死，为什么还要苟延残喘呢？再说这种哲学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本性是要冒出来的。“本性常常躲起来，有时屈服了；但很少能灭绝。压得愈凶，它反抗得愈厉害；教义和讲道贬低本性；而习俗只不过改变或压抑本性……但是，人不能过于确信

---

① 本书作者对《论说文集》最偏爱第2、7、8、11、12、16、18、20、27、29、38、39、42、46、48、50、52、54篇。

② 《学术的进展》，第7卷，第2节。这本书中有些话引用在这里，免得重复在各种著作中所讲的内容。

自己征服本性的胜利；因为它会长期潜伏着，一有机会或一经诱惑，仍会复苏。就像《伊索寓言》中的那只猫，虽然变成了女郎，文文静静地坐在餐桌边，但等到一只老鼠跑过它面前时，它就忍耐不住了。因此让一个人或者完全避开这种机会，或者常常遇到这种机会，这样他就可能不为所动了。”<sup>①</sup>的确，培根认为，人的身体应习惯于放纵正如习惯于节制；否则，一刻的不节制就会不可收拾。（因此吃惯了最洁净、最易于消化的食物的人，一旦遗忘或必要而离开这种尤物时，就容易生病。）但是，“快乐宁要多样，而不要过度”；因为“青年时本性的强力经受的许多次纵欲，等于是给老年欠下的债”；<sup>②</sup>一个人青年时的代价要由壮年来偿付。通向健康的辉煌大道是一座花园；培根赞同《创世纪》的作者所说：“万能的上帝先种下一座花园”；他也赞同伏尔泰所说，我们必须耕种我们的后园。

培根《论说文集》中的道德哲学，更带有马基雅弗利的味道而非基督教的味道，尽管他对后者表示了许多狡黠的敬意。“我们感激马基雅弗利及他这类著作家，他们公开而无所掩饰地宣布，人们实际在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对恶的本性的预知，就不可能将蛇的才智和鸽的天真结合起来；如果没有这种预

---

① 《论人的本性》。

② 《论养生》。



知，美德就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无所庇护。”<sup>①</sup>“意大利有句不雅的谚语：‘他太善，善得成了废物。’”<sup>②</sup>培根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并建议，把欺瞒与坦诚审慎地混合起来，像合金一样，使较纯又较软的金属延长寿命。他想望充实又多彩的生活，以便熟知一切能拓宽、加深、增强、锐利思想的东西。他不赞赏仅仅沉思的生活；像歌德一样，他轻视不导向行动的知识：“人们应该知道，在人生的剧场里，只有神和天使才是旁观者。”<sup>③</sup>

他的宗教观像英王一样，极富爱国精神。尽管他不止一次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并且他的哲学的整个倾向也是世俗的和理性主义的，但他铿锵有力又十分真诚地否认不信教。“我宁愿相信《圣经故事集》，《塔尔木经》及《可兰经》<sup>④</sup>中的一切寓言，而不愿相信这宇宙机体里没有一个心智……略懂哲学使人的心灵倾向无神论；但深钻哲学又把人心引向宗教。因为当一个人的心灵只注意那些分散的次要原因的时候，它也许有时会停留在这些次要原因中而不再向前；但当它一看见把这些次要原因

---

① 《学术的进展》，第7卷，第2节。

② 《论善》。

③ 《学术的进展》，第7卷，第1节。

④ 《圣经故事集》是叙述基督教会中诸圣人行奇迹的书；《塔尔木经》为犹太经典；《可兰经》为伊斯兰教经典。

联结起来的链条,就必然飞向天意和神去了。”<sup>①</sup> 宗教的淡漠是由于宗教派别的繁多。“如果是派别多的话,无神论则源于宗教上的分歧;因为每一次分歧都增加了双方的热诚;而许多分歧则引入无神论……最后,无神论还源于学术昌明时代,特别是由于和平与繁荣,因为困难和逆境更能使人的心灵屈从宗教。”<sup>②</sup>

但是培根在神学和伦理学方面的价值低于在心理学方面的价值。他是一个坦诚的人性分析家,把手中的箭射入每个人的心田。哪怕是世界上最陈旧的话题,他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创见。“一个人刚一结婚,思想就老了七岁。”<sup>③</sup> “坏丈夫有好妻子是常见的。”(培根例外)“独身生活适于教士,因为慈善之水如果必先注满一个池塘,就很难灌溉土地了。……有妻子和儿女的人等于向命运交了抵押品;因为对于大事业,无论是善的或恶的,其妻子儿女总是拖累。”<sup>④</sup> 培根似乎工作得太努力,没有余暇恋爱,或许是他从未深深体验到这种爱。“注意这种过度的感情真是件怪事……没有一个骄傲的人会荒谬到把自己设想得如他爱人所设想的那样好……你可以察觉到,在一切伟大而有价值的人物中(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

---

① 《论无神论》。

② 同上书。

③ 给伯利的信,1606年。

④ 《论结婚与独身》,试比较莎士比亚一句更悦耳的话,“爱情给每个力量以加倍的力量。”

还记得的),没有一个因为爱情而达到疯狂的程度;可见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事业扼止了这种柔弱的感情。”<sup>①</sup>

他对友谊的评价高于爱情,尽管他也怀疑友谊。“世上的友谊罕见,在地位同等的人之间尤少,它常常被夸大。世间所有的友谊都是在尊卑者之间,因为这二者是命运与共的。……友谊的主要效益在于……他能减缓和释放心中的愤懑抑郁之气,这些愤懑抑郁之气是由各种情感引起和诱发的。”朋友就是耳朵。“那些缺少与之开诚相见的朋友的人等于是自啖其心。任何心中积满思想的人,若能和他人交流并讨论,他的心智和理解力便清澈明亮、豁然开朗;他运用他的思想将更灵活;驾御思想更井然有序;他看出,思想变成言语时会是怎样的,他终于变得比以前更聪明了;可见,一小时的交谈胜过一天的沉思。”<sup>②</sup>

在《论青年与老年》一文中,他将一本书浓缩为一节。“青年人长于发明,短于判断;长于执行,短于商议;长于新方案,短于固定的职业。因为老年人的经验,遇到其范围内的事情,会引导他们;但在新事物上,反而误了他们……青年人在处理和经管某事时,包揽的超过能办到的;激起的超过能平伏的;一味向目的飞奔,而不考虑手段和步骤;荒唐地追逐他们偶然发现的寥寥可数的几个原则

---

① 《论恋爱》。

② 《论从者与友人》;《论友谊》。

因素；不考虑变通革新，这就不知道会引起多少麻烦。……老年人异议太多，协商太久，冒险太少，懊悔太快，并且很少把事情推到很完满的地步，却自满于平庸的成绩。……显然，把这两种人合而用之是好的，因为一方的优点可以纠正另一方的缺点。”不过，他认为青年和少年也许获取的自由太多，因此变得不守规矩和过于散漫。“做父母的应及早选择他们孩子们应该从事的职业和方向，因为他们那时最易塑造。同时做父母的也不要太放任孩子们的倾向，以为他们最愿意的就会干得最好。当然，如果孩子的爱好和才能超群，那最好不要妨碍他们；但一般来说，毕达哥拉斯的箴言是有益的：‘选择最好的，习惯会使它变得轻松愉快、驾轻就熟’。”<sup>①</sup> 因为“习惯是人生的主宰。”<sup>②</sup>

《论说文集》在政治上提倡一种保守主义，这对一个渴望统治权的人来说，是极自然的。培根想望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通常，国家的实力与权力的集中成正比。政府“有三项事务：准备；讨论或审查；完成（或执行）。”“如果你要求把事情办得迅速而又好，只有让中间一项成为多数人的工作，头尾两项则成为少数人的工作。”<sup>③</sup> 他是一个坦率的尚武主义者；他痛惜工业的

---

① 《论父母与子女》。

② 《论习惯》。

③ 《论敏捷》。

发展弄得人们不适宜于战争，也悲叹长久的和平麻痹了人们的斗志。不过，他也承认原材料的重要：“梭伦对克罗伊斯<sup>①</sup>说得很好（当克罗伊斯炫耀地把自己的金子拿给梭伦看时），‘陛下，若随便来一个人，他的铁比你的多，他就要成为所有这些金子的主人了’。”<sup>②</sup>

像亚里士多德，他有一些如何避免革命的忠告。“预防叛乱最稳妥的方法……是消除叛乱的根源；因为如果有了燃料，什么地方冒出火星来，点燃它，那就难说了。……用过分严厉的手段遏制谣言（即议论），也不能医治骚乱；因为屡次不屑一顾，才最能止住它们，到处去阻止它们反而使疑惑有增无减。……叛乱的根源有两种：多贫与多怨。……叛乱的原因和动机是：宗教改革；税收；法律与风俗的变更；特权的废除；普遍的压迫；小人的得势，异族的入侵；饥馑；散兵游勇；党派的猖獗；以及有什么触犯了人民而使他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起来。”当然，每个领袖的方针是，分化敌人，团结朋友。“通常，分化和瓦解一切不利于政府的党派，使之相互疏远，或至少互不信任，不能算是一种最坏的疗法；因为假如赞成政府的人充满不和与倾轧，而反对政府者倒全团结一致，那情形就危险了。”<sup>③</sup> 避免革命更好的处方是，平均分配财

---

① 克罗伊斯，古希腊时期吕底亚最后一代国王，以财富甚多闻名。——译者

② 《论邦国的真正伟大之处》。

③ 《论谋反与骚乱》。

富：“金钱如粪土，不散播就无所益处。”<sup>①</sup>但这并不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甚至也不意味着民主主义；培根不信任民众，他们在他那个时代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最低贱的谄媚，是平民的谄媚。”<sup>②</sup>“福基翁<sup>③</sup>做得对，当他被群众称赞时，便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sup>④</sup>培根所想望的，首先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然后是负责管理的贵族，而最上面的是“哲学王”。“任何政府在有学问的统治者治理之下无不兴盛。”<sup>⑤</sup>他提到塞内加，安东尼·庇护<sup>⑥</sup>和奥勒利乌斯；他希望后人会把他的名字添加到他们的行列里去。

#### 四 《伟大的复兴》

在成就辉煌中，他的心和哲学不知不觉融在一起了。哲学是昔日他青年时的看护，今日职位中的伴侣，将来牢狱和含辱中的慰藉。他痛惜哲学陷入了他所认为的坏名声，并怒斥那种枯燥无味的经院哲学。“人们极容易轻视真理，因为真理的周围纷争叠起，他们也极容易认为所有的这些争论全陷入了他们从未见到的歧途。”<sup>⑦</sup>“各种

---

① 《论谋反与骚乱》。

② 尼科尔：《弗兰西斯·培根》，第2卷，第149节。

③ 福基翁（公元前402—前318），雅典政治家和将军。

④ 《学术的进展》，第6卷，第3节。

⑤ 同上书，第1卷。

⑥ 安东尼·庇护（公元86—161年），罗马皇帝。——译者

⑦ 《学术的进展》，第1卷。

科学……几乎停滞了，没有得到任何对人类有价值的进步；一切学派的因袭和继承都是专家和学者的继承，而不是发明家的继续。……现在科学上所做的就只是原地兜圈子，并没完没了地辩论，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上。”<sup>①</sup> 他年复一年地升迁，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沉思着哲学的复兴或改造。<sup>②</sup>

他计划把所有的研究都集中在这项工作上。首先，他在自己的“工作计划”中告诉我们，他打算写些《导论》，说明由于旧方法的僵而不死，哲学停滞不前，并略述为新开端所作的种种建议。其次，他尝试着写一种新的《科学分类》，配置各自的材料，列出每一领域中未解决的问题。第三，他要为《自然的解释》描述一种新方法。第四，他要在繁忙中尝试实际的自然科学，并研究《自然现象》。第五，他要昭示《理智的阶梯》，凭此，过去的作家们向正在形成中的真理攀登，这些真理已经摆脱了中世纪烦琐的背景。第六，他要试着为某些科学上的结果作出《预测》，他相信运用他的方法是会达到的。最后，作为《第二哲学》（或应用哲学），他要描述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将会由萌芽科学变为鲜花盛开，而他希望自己就是它的先知。上面这些东西总起来将组成他的《伟大的复兴》，哲

---

① 《伟大的复兴》，序言。

② 《各家哲学的批判》。

学的伟大复兴。<sup>①</sup>

这是一项宏伟的事业,并且除了亚里士多德之外,思想史上前无古人。它与其他一切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着重于实践,而非理论,着重于个别具体的利益,而非思辨的谐和。知识就是力量,不只是议论或装饰;“它不是一种要掌握的见解……而是一种要做的工作;而我……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不是为某个宗派和教义,而是为效用和力量建立的。”<sup>②</sup> 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近代科学的音调。

### 1. 《学术的进展》

为了成就和事业,一个人必须拥有知识。“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sup>③</sup> 让我们认识自然的规律,我们就

---

① 照培根前述的项目,他实际的著作如下:

I.《关于自然解释的序言》(1603);《各家哲学的批判》(1609)。

II.《学术的进展》(1603—1605);1622年译成拉丁文。

III.《几种想法与几个结论》(1607);《迷宫之线》(1606);《新工具》(1608—1620)。

IV.《自然史》(1622);《智慧之球的描述》(1612)。

V.《林木集》(1624)。

VI.《起源论》(1621)。

VII.《新大西岛》(1624)。

小注:除了《新大西岛》和《学术的进展》外,上面这些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学术的进展》被培根及助手译成拉丁文,是为了在欧洲通行。

② 《伟大的复兴》序言。

③ “工作计划”。



将是它的主宰，正如我们现在蒙昧无知，只好做自然的奴仆；科学是通向乌托邦之路。但这条路现处在什么境况下哩——弯曲、阴暗、转回原路、迷失在无用的小径，不是导向光明而是导向混乱。让我们开始于勘察科学的状况，辨清科学各自特殊的领域；让我们“置各门科学于自己的位置”；<sup>①</sup> 检查一下它们的欠缺，它们的需求，它们的种种可能性；列出新问题，等待它们来照明；一句话“翻开和松动一下它们根周围的土壤”。<sup>②</sup>

这是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中给自己布置的任务。“这是我的目的，”他写道，像一个国王走进他的国土，“巡视一下知识界，看看哪块地被荒废了，没有开垦，为人工所遗弃；还有这样一个目的，忠实地绘出荒地的图样，然后聘请公私两方面的力量来改良它们。”<sup>③</sup> 他想成为这片杂草丛生的土地的皇家勘察员，整修道路，把土地分给劳动者。这是一个大胆到几乎过分的计划；但培根还十分年轻（42岁对一个哲学家来说是年轻的），很可以计划远大航程。早在1592年，他就这样写信给伯利：“我把一切知识都看成属于我的领域。”；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制订一部早熟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而仅仅指作为一个社会改造事业中各门科学的批评者和

---

① 《学术的进展》，第4卷，第2节。

② 同上书，第6卷，第3节。

③ 同上书，第2卷，第1节。

协调者，他的工作要把他带入每个领域。目标的宏大赋予了他的文风以一种庄严恢宏的气势，还时时把他带到英国散文的峰巅。

于是，他巡视于巨大的战场，人类的探求与自然界的障碍在他那里开战。与人类的无知开战；他在每一个领域都大放光明。他的准星瞄中了生理学和医学；他把后者推崇为调节着“一种由于工艺精致而容易走调的乐器。”<sup>①</sup>但他反对当时医生们散漫的经验主义，以及他们容易陷入的倾向：治疗所有病痛用同一个处方——总是泻药。“我们的医生就像主教，他们只有紧紧又松松的钥匙，没别的了。”<sup>②</sup>他们太依赖那些仅是杂乱的、未经协调的个人经验；愿他们更广泛地做实验，愿他们用比较解剖学去照亮人类，愿他们去解剖尸体，如有必要，也解剖活体；最重要的是，愿他们能作一个有关实验和结果的记录。培根认为，应许可医学行业把死变得既平和又迅速（安乐死），如果不这样，寿命也只能延长有限的几天，而且还以巨大的痛苦为代价；但他还是敦促医生们致力于研究延长生命的技术。“这是医学的一个新成分，尽管最高贵，但仍很不完善；因为如果真可以提供这样的新药，那么医学就不完全是精于肮脏的治疗；医生受到尊敬，不仅在于他的不可缺少，而且在于他很可以是凡人能享受

---

① 《学术的进展》，拉丁文本，第4卷。

② 同上书，第4卷，第2节。

到的世间最大幸福的施与者。”<sup>①</sup> 对于这点,人们能听到乖戾的叔本华主义者的抗议,他们反对把长寿看成恩赐,相反,他们极力主张,医生们从速终结疾病患者的生命,是应虔诚赞美的极致。但在培根,虽然受过困扰,结过婚,遭过磨难,却从不怀疑生命终究是美好的。

在心理学上,他几乎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他要求对人类行为上的因果关系作严密的研究,还希望把“或然性”这个词从科学的词汇中删除,“或然性是并不存在的事物的名称。”<sup>②</sup> “或然性之于宇宙就如同意志之于人类。”<sup>③</sup> 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场战争的挑起,全在这不起眼的一行里:经院哲学的自由意志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了;“理性”之外另有“意志”的普遍假说被抛弃了。培根开了这些先河,但没有继续下去;<sup>④</sup> 这不是唯一的一例,他老是把一本书的篇幅塞进一句话里,然后扬长而去。

培根又用几句话,创造了一门新学科——社会心理学。“哲学家应孜孜不倦地考察风俗、习惯、教育、范例、模仿、竞争、交际、友谊、赞扬、谴责、规劝、荣誉、法律、书本、学问等的力量和能量;因为这些是支配人类道德的东

---

① 《学术的进展》,第4卷,第2节。

② 《新工具》,第1卷,第60节。

③ 《自然的解释》,见尼科尔(弗兰西斯·培根),第2卷,第118节。

④ 它们在斯宾诺莎《伦理学》第1卷附录中得到了发展。

西；人类心理是靠这些力量来形成与驯服的。”<sup>①</sup> 这个纲要被后来的新科学追随得这么紧，以致于它读起来几乎就像是塔尔德、勒邦、罗斯、华莱斯、涂尔干<sup>②</sup>等人著作内容的一个目录了。

科学无所不包。像巫术、圆梦、预知未来，心灵感应这类“精神现象”都须接受科学的审查；“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情形下，在多大程度上，归之于迷信的那些结果会含有正常的原因。”<sup>③</sup> 尽管培根有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但还是感受到了这些问题的诱惑；人类的一切东西他都想了解。的确，谁知道这类考察中会不会得出颠扑不破的真理、新的科学来呢？就像化学萌芽于炼金术一样。“炼金术可以这样来比喻，有个人告诉他的儿子们，他遗留给他们的金子埋在葡萄园里；于是他们在园里挖掘，并没找到金子，但由于翻动了葡萄根周围的土壤，他们收获了丰盛的葡萄。因此，炼金的探索和努力已经把许多有用的发明和有启发性的实验带到光明之途了。”<sup>④</sup>

---

① 《学术的进展》，第7卷，第3节。

② 塔尔德(1843—1904)，法国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译者

勒邦(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译者

罗斯(1866—1951)，美国社会学家。——译者

华莱斯(1858—1932)，英国教育家和政治家。——译者

涂尔干(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译者

③ 《学术的进展》，拉丁文本。见尼科尔：《弗兰西斯·培根》，第2卷，第129节。

④ 同上书，第1卷。

在第8卷中,又有一种新科学孕育而成了,即生活成功的科学。当时培根还没有从权力的位置上落下来,因此他供给了一些怎样在世上升迁的入门暗示。第一个必要条件是知识: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自知”只是一半,“知己”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是“知彼”的手段。我们必须勤于

知晓我们必须与之相处的名人——他们的脾气、欲望、见解、习俗、习惯;他们主要依赖的援力、助力和保障,这是他们获得权力的根源;他们的缺点和弱点,这是他们主要的空隙和可乘之处;他们的朋友、党派、保护人、倚靠者、敌人、嫉妒者、竞争者;可接近他们的时间和方式……但开启他们心灵的最可靠钥匙是探求和细究他们的脾气和性情,或他们的目的和计划;比较软弱和简单的人,可以从脾气上判定他们,比较谨慎和仔细的人则从计划上判定他们……然而,全部探究的捷径在这三点上;也就是——第一,交许多朋友……第二,在任意谈话和沉默之间遵守一种审慎的中庸和适度……不过,最有益的事莫过于很好地表现自我,更牢固地掌握自己的权利,不要由于性格太柔、性情太好而解除自己的武装,这会面临伤害和耻辱,倒不如……不时放射出一些自由和慷慨的心灵之火花,其中所含的刺并不少于所含的蜜。<sup>①</sup>

---

① 《学术的进展》,第8卷,第2节。

在培根看来，朋友主要是获得权力的手段；他和马基雅弗利有相同的观点，如果一个人不想到米开朗基罗和卡瓦利耶、蒙田和拉博埃西、菲力普·锡德尼和休伯特·朗格之间美好和不计利害的友谊，他起初会倾向于把这种观点归之于文艺复兴。<sup>①</sup>也许培根这种对友谊非常实用的评价有助于说明他为什么会从权力的位置上掉下来，就像类似的情形说明拿破仑的下台一样；因为如果你明确表示用一种处世哲学看待你的朋友们，他们就难得用更高的哲学回报你。培根便引用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拜阿斯的话说：“爱你的朋友就像他会成为你的敌人，爱你的敌人就像他会成为你的朋友。”<sup>②</sup>在朋友面前不要暴露太多你的真实意图和思想；在交谈中少发表意见，多提问；当你讲话时，多提供资料和信息，少谈信仰，少下判断。<sup>③</sup>炫耀自己是进取的助力；“出风头的过失不在伦理上，而在政治上。”<sup>④</sup>这里再一次令人想到拿破仑；培根，像这个小个子的科西嘉人，当他在自己墙内时，是个异常朴素的人，但一旦走到墙外，他就喜爱排场和铺张，他认为这是获取公众声望必不可少的。

培根就这样跑遍了一块又一块田野，把他思想的种

---

① 参阅爱德华·卡彭特的《愉快的伊俄拉俄斯：友谊之选》。

② 《学术的进展》，第8卷，第2节。

③ 见《论说文集》，《论掩饰》和《论辞令》。

④ 《学术的进展》，第8卷，第2节。

子撒入了每门学科的土壤中。勘察完毕,他得出结论,学科靠自己是不够的:必须有一种学科之外的力量和方法来协调它们,给它们指出一个目标。“科学为什么很少进步,另一个巨大原因就在于此。如果目标本身没放正,跑的线路就不可能正确。”<sup>①</sup> 科学需要的是哲学——即对科学方法的分析,对科学目的和结果的协调;没有这个,任何科学都必定是肤浅的。“因为正如从平地上不能纵览一个乡村的全景一样;在同一科学的水平面上,而不更上一层楼,任何科学的深远部分是不可能察觉到的。”<sup>②</sup> 他谴责那种脱离前后关系,只看孤立事实,而不把自然界看成统一体的习惯;他说,这就像一个人,执着一支小蜡烛,在屋角照来照去,殊不知屋中间正有一盏明灯光芒四射哩。

归根结蒂培根爱的是哲学而非科学;只有哲学能给哪怕是纷乱而悲伤的生活以一种由悟性而来的庄重的宁静。“学问能战胜或减轻对死和逆境的恐惧。”他引用了维吉尔的著名诗句:

快乐的人呀,他通晓万物的起因,  
脚踩千万种恐惧和无情的命运,  
以及贪欲带来的地狱的纷争。

---

① 《学术的进展》,第1卷,第81节。

② 同上书,第1卷。

哲学最好的果实是，凭借它，我们可以弃绝工业环境日复一日出现的贪得无厌的教训。“哲学引导我们首先去寻求心灵的事物，而其余的，或者得其所应得，或者无甚需求。”<sup>①</sup> 些许智慧就令人享乐无穷。

政权，确如科学那样，也苦于缺乏哲学。哲学之于科学的关系，就如治国之才之于政治的关系：它们的运行要由总体知识和全局观点来指导，排斥无目的性和个人的谋求。正如脱离了人生实际的需要，对知识的追求会变成经院哲学一样，脱离了科学和哲学，对政治的追逐就会变成破坏性的喧闹。“将天然的身体信托给庸医是错误的，他们通常只凭借少量的处方，既不知道疾病的起因，对病人的体质，突发的危险，治疗的正确方法也一概不知。同样的道理，将一个国家的身体交给一个经验主义的政治家管理也一定是危险，除非很好地和有学识的人结合起来……尽管有学识的人会被当成偏袒自己事业的人，他仍然会说，‘当国王成了哲学家，或哲学家成了国王时，国家就会兴旺起来，’许多情况已经被经验所证实，凡最昌盛的年代，总是发生在聪明而又有学问的君主治理之下。”<sup>②</sup> 他使我们想起了图密善之后，康茂德之前统治罗马的几位大帝。

于是，培根像柏拉图和我们大家一样，宣扬他的爱

---

① 《学术的进展》，第8卷，第2节。

② 同上书，第1卷。



好，并把它作为拯救人类的办法而贡献出来。但他比柏拉图更清楚地认识到专门科学的必要（这个特征宣告了近代的到来），以及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和队伍的必要。没有一个人的心灵能涵盖全部领域，哪怕培根也不行，尽管他可能是从奥林匹斯山之颠向下俯瞰的。培根知道他需要帮助，深感自己的事业缺乏支援，其孤独犹如山间的空气一般。“在工作中你有同事吗？”他问一个朋友。“至于我，则完全在孤独中。”<sup>①</sup> 他梦想科学家们在专门领域能互相协调，并不断交流与合作，走向一个共同目标。“请想一想，从人们富有闲暇，从劳动联合，从世代相传上，我们可有什么期望哩；期望当然更大，因为这条道路不是单独一个人一次所能走完的（如同在推理方面的情形），而是许多人的劳动和努力在最大效果下的集合和分配，然后再联合起来（关于搜集经验尤其这样）。不是许多人做同样的事，而是这个人负责这件事，另一个人负责另一件事，只有到这时，人们才会开始知道他们自己的力量。”<sup>②</sup> 科学是组织知识的，它必须自身组织起来。

这种组织必须是国际性的；让它自由跨越国境，就可把欧洲在知识上结成一体。“我发现的第二个不足是，在学院和大学之间没有几分共鸣和一致，在一邦一国如此，

---

① 见尼科尔：《弗兰西斯·培根》，第2卷，第4节。

② 《新工具》，第1卷，第113页。

全欧洲也如此。”<sup>①</sup> 愿各种学科和问题由所有这些大学互相分担,愿他们能在研究上和著作上互相合作。各大学如此有组织,有联系,就配得上皇家的资助,使它们成为像乌托邦中的那样——统治世界的公正无偏的学术中心。培根注意到,“大学讲师,无论是科学方面的,还是技术方面的,所获薪金极其微薄。”<sup>②</sup> 他觉得,这种现象会继续下去,直至政府来接管教育的大业。“远古极盛时代的智者抱怨政府过分忙于法律,而太疏于教育。”<sup>③</sup> 他的伟大梦想是使科学社会化,以便征服自然,扩展人力。

于是,他求助于詹姆士一世,把他捧得天花乱坠,培根知道他的君主陛下爱听奉承。詹姆士既是君王也是学者,骄傲于他的笔甚于王杖或宝剑;从这样一个文雅博学的国王身上很可以期望得到些东西的。培根告诉詹姆士,他草拟的计划是“真正帝王的事业,个人朝着它的努力,只像十字路口上的偶像,指出了道路却并不能走下去。”显然,这么宏大的事业耗资将会不小;但“就像君主和邦国的大臣和密探为获取情报而送进帐单一样,如果你不愿无视于许多该知道的事情的话,你必须允许自然界的密探和情报员送进他们的帐单。如果说,古代的亚历山大王肯把大量金银财富供亚里士多德支配,用来济

---

① 《新工具》,第1卷,第113节。。

② 《学术的进展》,第2卷,第1节。

③ 同上书,第1卷。

助狩猎者、捕禽者、网鱼者和其他诸如此类者，那么，现在那些打开自然之谜的人就更需要这些捐助。”<sup>①</sup>有了这种皇家的扶助，“伟大的复兴”要不了几年就能完成；否则，这项事业需要几代人。

培根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他那崇高的信念，他预言人类必将征服自然：“我拿一切作赌注，担保比赛中人工胜过自然。”人们已经做到的“仅仅是他们对要做的事情的一种热诚。”人类不是已经用了两千年来追求真理，探索科学之路了吗？为什么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成果又那么小，以致我们现在还要抱那么大的成功希望呢？——是的，培根答道；但如果从前的人用过的方法是错误的和无用的，如果他们迷了路，研究钻进了死胡同，坠入了云雾中，那该怎么办？我们需要一场毫不留情的革命，在研究和思维的方法上，在科学和逻辑的体系上；我们需要一种新工具，比亚里士多德的更好，来适应这个更大的世界。

于是，培根就给了我们他那本堪称一流的著作。

## 2. 《新工具》

“培根最伟大的作品是《新工具》的第一卷。”<sup>②</sup>就是对他批评最尖锐的批评家也这样说。从来没有人注入更

---

① 《学术的进展》，第2卷，第1节。

② 麦考莱《论文集》，第3卷，第92页。

多的生命力于逻辑,使归纳经历了史诗般的冒险,并取得胜利。如果人们要学逻辑就从这本书开始吧。“人类哲学有关逻辑的这一部分是不合许多人胃口的,在他们看来,它不折不扣是一张罗网,一口多刺诡谲的陷阱,……但如果我们根据它们真正的价值来估价,那么,推理的科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钥匙。”<sup>①</sup>

培根说,哲学之所以贫瘠了这么久,是因为哲学缺少一种使自己肥沃的新方法。古希腊哲学家的大错在于,他们在理论上花的时间太多,在观察上花的时间太少。但思想只应该是观察的助手,而不能取而代之。《新工具》的开篇箴言,就像向一切形而上学抛出的战书,写道,“人是自然的臣相和解释者,他所能做、所能懂的只限于他对自然进程观察之所及;……除此之外,他既无所知,也无所为。”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的前辈比他的后辈要确切些;尤其是德谟克利特,他主张,与其用眼睛观察云彩,毋宁用鼻子嗅嗅事实。怪不得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的进展如此之微;因为它至今都在用着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借亚里士多德之光超过亚里士多德,就如想从光源借来的光来增亮光源本身。”<sup>②</sup>在用亚里士多德创立的方法诡辩了二千年以后的今天,哲学已落到如此低贱,以至无人肯敬重它了。因此,所有中世纪的学说、原理和

---

① 《学术的进展》,第5卷,第1节。

② 《自然的解释》。

争论都必须统统抛弃和忘却,哲学要自我更新,就必须重新开始,另起炉灶。

因此,第一步是“理智的清除”。我们必须变成孩子,没有什么学说,也没有什么抽象观念洗净偏颇与先入之见。我们必须毁掉心中的“偶像”。

偶像,培根用这个词(也许反映了新教徒拒绝偶像崇拜),是指把画像误当成实在,把思想错当成事物。错误来源于此;逻辑的首要问题是追溯并杜绝这些错误之源。现在培根进行的,是对谬误作出恰当又出色的分析;孔狄亚克说:“没有人比培根更知道人类谬误的原因。”

这类谬误中,第一种是“种族偶像”,——一般来说,它是人类本性中的谬误。“因为人的感觉被错误地断言为事物的标准(根据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正相反,一切知觉,不论是感官的,还是心灵的,总是与人,而不是与宇宙有关系的;人的心灵就如一面凹凸镜,把自己本身的属性渗入了不同的对象……使它们受到歪曲和变形。”<sup>①</sup> 我们的思想与其说是对对象的画像,不如说是自己的画像。例如,人类理智依其特性很容易把事物中的秩序和规则,设想得比真正见到的程度要大些……于是就有了这种虚构,谓一切天体都按正圆轨道运动。”<sup>②</sup> 而且,

---

① 《新工具》,第1卷,第41节。

② 同上书,第1卷,第45节。

人类理智，一旦有一个命题确定下来之后（不管是出于普遍的承认和信念，还是出于它提供的乐趣），便会强令其他一切事物来作为附加的支持和佐证；而且尽管有众多有力又充足的反例存在，然而，它们不是被忽略，就是被蔑视，或者由于一些区别，就借猛烈而有害的偏见来撇开和拒斥它们，就是不肯牺牲原有结论的权威。有个人在庙里，有人指给他看由覆舟而脱险的人悬挂的还愿的匾额，问他是否承认神的威力。……他回答得很好：“但那些许了愿仍然死去的人的像又在哪儿呢？其实，一切迷信都非常相同，不论是占星、圆梦、预兆还是因果报应，以及其他等等，被蒙骗的信徒只见到那些应验的，而没应验的则被忽略过去了，尽管要普遍得多。<sup>①</sup>

“先按照自己的意志把问题决定了，‘然后’再求助于经验；并把经验扭曲到适合于认同他的地步，最后牵着它像牵着队伍中的俘虏一样四处游行。”<sup>②</sup> 总之，“人类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受到意志和情感浸泡的，由此就出来了一些可称之为‘如人所愿的科学’……因为人们对于这种科学一相情愿地巴不得是真的，从而更轻信它

---

① 《新工具》，第1卷，第46节。

② 同上书，第1卷，第63节。

了。”<sup>①</sup> 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这一点上，培根给予金玉良言般的劝告。“一般来说，愿从事自然研究的人将此当成一条规则——凡心所着意而特感满意者，就该提出疑问，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就要更加小心谨慎，以保持理智的平衡和澄明。”<sup>②</sup> “切勿让理智从个别的事物跳跃并飞翔到遥远的原理及几乎最高普遍性的原理；……切勿让理智插上翅膀，而宁愿挂上重物，以免它跳跃和飞翔。”<sup>③</sup> 想象可以是理智最大的敌人，其实它只应该是它的尝试和实验。

第二类错误，培根称作“洞穴偶像”——是个人所特有的谬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洞穴和窠臼，使自然之光折射和变色。”<sup>④</sup> 这是指人的性格，其形成是由于人的本性所受的教养和身心状态。例如，有些人的心灵生性是分析型的，他们到处看到差异；而另一些人的心灵生性是综合型的，他们到处看到相似；因此，我们一方面就有了科学家和画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有了诗人和哲学家。再又，“有的人生性无比崇古，而另一些人又生性渴求获新；只有少数人能恪守中庸，既不破坏古人得当的建树，也不藐视今人适宜的革新。”<sup>⑤</sup> 而真理则懂得

---

① 《新工具》，第 49 节。

② 同上书，第 58 节。

③ 同上书，第 104 节。

④ 同上书，第 42 节。

⑤ 同上书，第 1 卷，第 56 节。

不偏不倚。

第三类偶像是“市场偶像”，它产生于“人们相互间的交流和联系。因为人们是使用语言来交谈的；而所用的言词又是依照大众的理解；于是，措词不当就惊人地阻碍着心灵。”<sup>①</sup> 哲学家跟“无限”打交道，就如同粗心又自信的语言学家使用“不定式”一样，然而，有谁知道“无限”到底是什么？或者，它到底是否已事先存在呢？哲学家们谈论“无因的第一因”，“不动的第一推动”；但这些难道又不是无花果叶般的词语用来遮蔽赤裸裸的无知，而且或许竟表明使用这些词语的人内心有愧吗？每一个清醒而诚实的头脑都明白，没有无原因的原因，也没有不动的推动者。也许哲学上最伟大的复兴仅仅如此而已——那就是我们应该中止说谎。

“最后，还有一类偶像，是由哲学家的各种独断，并由错误的论证法则移入人心的。我称这些为‘剧场偶像’，因为据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哲学体系都只不过是许多舞台剧，表现着他们依据幻想的、戏剧性的形式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在这个哲学剧场的戏剧里，你可以看到和在诗人剧场见到的情况一样——这就是为舞台而虚构的故事，其真实，其典雅，其称心如意，远超过了历史上的真实故事。”<sup>②</sup> 柏拉图描述的世界仅仅是柏拉图构造的，它

---

① 《新工具》，第43节。

② 同上书，第1卷，第44节。



与其说是世界的写照,不如说是柏拉图的写照。

如果这些偶像仍然妨碍我们,我们将永远不能在真理之途上走得更远,哪怕我们之中最杰出者,稍一动也会绊倒。我们需要推理的新方法,理解的新工具。“正像指南针的用法如果不先知道,西印度群岛的广阔地域就永远不会发现,当科学的发明发现技术迄今未知的时候,也就怪不得技术的发现和进展不曾取得更大的进步了。”<sup>①</sup>“当物质的地球……在我们这个时代已大敞开并充分呈现出来时,我们智力的地球若还封闭在昔时发现的狭窄界限之内,那么实在是很不光彩”。<sup>②</sup>

说到底,一切困难都归咎于独断和演绎,我们之所以找不到新真理,是因为我们把一些古老却可疑的命题当成不容置疑的出发点,并且从没想到让这种假定本身接受观察或实验的检查。现在,“一个人如果始于确信,他就会止于怀疑;而如果甘愿始于怀疑,他就会止于确信”(唉,这并非是很必然的)。这是近代哲学成年的一个普遍标志,是它独立宣言的一部分;笛卡尔随即也会谈方法上怀疑的必要,作为诚实思想清除蛛网的先决条件。

培根进一步对科学的探究方法作了令人钦佩的描述。“还剩下‘单纯经验’,这种经验,如果是听其自来,就叫做偶遇”(经验的);“如果是刻意寻求,就叫做实验……

---

① 《学术的进展》,第5卷,第2节。

② 《新工具》,第1卷,第84节。

真正经验的方法,是点起蜡烛”(假设);“然后用蜡烛来照亮道路”(安排实验并划定其范围);“它从经过适当整理和分类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杂乱无章或毫无规律性的经验出发,由此抽引出原理,然后再从确立的原理引出新的实验。”<sup>①</sup> (我们在稍后的章节又会看到这个,<sup>②</sup> 在他那里,他把实验的最初结果称作“第一次收获”,以便引导进一步研究——培根虽不充分但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假设、实验和演绎的必需,而培根的一些批评家却认为他完全忽略了这些。)我们必须走进自然,而不是走进书本、传统和权威;我们必须“把自然放在刑具上,逼她供出证词”,哪怕是不利于她自己的,这样我们可以驾驭她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把各方面的材料收集起来,编成一部世界的“自然史”,而这要靠全欧洲的科学家联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建立。我们必须有归纳法。

但归纳并不意味着所有材料的“简单枚举”;可以想象,这会是无止境的,也毫无用处;并非大堆材料自身就能产生科学。这就像“在旷野上追逐猎物”;我们必须缩小并围住我们的场地,以便捕获我们的猎物。这种归纳法必须包括对材料分类和对假设筛选的技法;这样,一步步排除或然的解释,最后只剩下要得到的那个。也许这种技法最有用的一项是“比较表”,它列出一些例子。在

---

① 《新工具》,第1卷,第82节。

② 同上书,第2卷,第20节。

这些例子中,凡是两种性质或状态是共同增减的,便表明在这些共变现象之间可能有一种因果关系。于是,培根问道,热是什么?——他寻找了一些随着热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热的减少而减少的因素,经过长久的分析,他发现热和运动之间有一种确切的相互关联;他的结论是:热是一种运动形式,这是他对自然科学少许特殊的贡献之一。

用培根的话来说,通过对材料的一再积累和分析,我们达到了研究现象的“形式”。——即它隐藏着的性质和内在的本质。培根的这种形式的理论很像柏拉图的理念论:一种关于科学的形而上学。“当我们说到形式时,不是指别的,就是指单纯动作的规律或规则,它们排列组成任何单纯的性质。……因此,热或光的形式,不是别的,就是指热或光的规律。”<sup>①</sup> (斯宾诺莎将用相似的语调说道,圆的规律就是它的“本质”。)“因为尽管在自然中存在着的没有别的,只有个别物体根据各自规律清楚呈现出来的个别外貌;然而,在每一项学问中,正是这些规律——对它们的研究、发现和展开——构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sup>②</sup> 理论和实践,一旦一方离开了另一方就变得无用而且危险;不能产生成就的知识是苍白无血的东西,为人类所不耻。我们努力认识事物的形式不是为了形式

---

① 《新工具》,第2卷,第13节,17节。

② 同上书,第2卷,第2节。

本身,而是因为知道了这些形式、这些规律,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心愿中的模样再造事物。所以,我们学习数学是为了计算和建桥,学习心理学是为了在社会的丛林中找到自己的路。当科学充分地探索出事物的形式的时候,世界将只是些原料,任凭我们决定造成什么样的乌托邦了。

### 3. 科学的乌托邦

像这般改造科学,然后再支配科学来改造社会秩序,很够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境界了。它是培根简短的篇章和最后著作中为我们描述的世界。该书名为《新大西岛》,出版于培根死前两年。威尔斯认为这部书是培根“对科学最伟大的贡献”<sup>①</sup>,虽然只是些粗线条,但他为我们画出了一个社会图景。在这个社会里,科学最终占据了主宰万物的崇高位置。这是想象的壮举,凭着它,三百年来,大队的勇士们在反对愚昧与贫穷,寻求知识与发明的战斗中,得以高擎可望的目标。在以下几页中,我们能了解弗兰西斯·培根的本质和“形式”、他生活和处世的原则、他灵魂中深藏又持久的渴望。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谈到过大西岛的旧传说,<sup>②</sup>它原是西方诸海中一块下沉的陆地。培根和其他人认为

---

① 《世界史纲》,第35章,第6节。

② 第25节。

哥伦布和喀波特发现的新美洲就是旧大西岛；但这块大陆终归没有沉没，沉没的只是人们航海的勇气。既然旧大西岛现在已经人人皆知，而且看来还住着一个十分强壮的民族，但不很像培根想象中光彩照人的乌托邦人。培根设想了一个新大西岛，它是遥远的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只有杜累克和麦哲伦航海经过。这个岛远离欧洲，人们无法了解，这就给了培根的乌托邦以充分想象的余地。

这个故事开头的方式精巧绝伦，没有任何造作，像笛福和斯威夫特的名篇一样。“我们从秘鲁（在那里我们呆了一整年）出航，由南海驶往中国和日本。”正是风平浪静，几艘船静静飘在一望无垠的大洋上，像镜面上的几星斑点，这时，探险者用的粮食少了下来。接着，难以抵挡的风凶猛地把这些船吹向北方，向北，向北，离开了岛屿纵横的南方，飘进了茫无天涯的荒海。口粮在减少了，越来越少，疾病又缠绕着船员。最后，正当他们听天由命等待死亡之时，几乎难以置信，他们发现一个美丽的岛在天际隐隐约约露了出来。船靠岸了，他们看见岸上的人并非野蛮人，穿着朴素，美丽整洁，显得智力很发达。他们被获准上岸，但又被告知，岛上政府不允许外人停留。不过，既然有些船员病了，他们可以留下，直到那些船员康复为止。

在病后恢复期的几星期内，这些飘泊者逐渐揭开了新大西岛的秘密。有一个居民告诉他们，“约在一千九百

年前,有个国王统治着我们这个岛,我们永远铭记他,最崇拜他……他的名字叫所罗门那;我们尊他为我们国家的‘立法者’。这位国王心胸宽广……全心全意为他的国家和人民谋福利。”<sup>①</sup>“在我们那位国王无数丰功伟绩中有一项是最卓越的,那就是创设了一个‘公会’,一个‘社团’,叫做‘所罗门宫’;我们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组织,也是我们国家的指路明灯。”<sup>②</sup>

接下来是一段“所罗门宫”的描述,由于太复杂而无从摘录,但行文极其动人,引得怀有敌意的麦考莱也写下这样的断语:“人类著作中再难找到一段文字,其精深与澄明的智慧有比这更光彩夺目,卓尔不群的了。”<sup>③</sup>“所罗门之宫”在新大西岛占据的地位相当于伦敦的国会,是岛上的政府机构。但那里没有卡莱尔常提到的政治家、蛮横无礼的“当选者”以及“国家骗子”;没有政党、政党预备会议、候选人遴选会、全国性大会、竞选、警察、印刷品、社论、演讲、谎言、选举;依靠这些戏剧性的方式钻进国家机构的想法,看来从没进入新大西岛人的头脑。通往科学荣誉之峰巅的路对所有新大西岛人都是敞开的,而且只有走这条路的人才能进入国会。这是一个属于人民,由最优秀的当选者治理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组成政府

---

① 《新大西岛》,剑桥大学出版社,1900年版: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22页。

③ 同上书,序言,第25页。

的人是技术专家、建筑家、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化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复杂极了；但请想一下，这可是一个没有政治家的政府呀！

在新大西岛，完全没有什么政府职能；这些政府人员从事的是控制自然，而不是统治人民。“我们这个机构的目的是认识万物的原因及内在的运动；并拓宽人类王国的疆域，大有使一切可能都成为现实的气派。”<sup>①</sup> 这句话是这本书的关键，也是理解培根的关键。我们发现这些政府人员从事这样一些毫不庄严的工作，如研究星相，筹划利用瀑布于工业，开发各种气体来治疗疾病，<sup>②</sup> 为增长外科知识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用杂交来培养植物和动物新种，等等。“我们模仿鸟飞；在空中有些能够飞了。我们已有在水底行驶的船只。”外贸也有，但不是通常的那种外贸，岛上生产的正是消费所需要的，而消费的也就是生产所得的；不必为争夺国外市场而投入战争。“我们所从事的贸易，不是要出售金银珠宝，也不是为获取丝绸香料或任何其他商品货物，而只是为了上帝最先的造物，即光；为了获得世界各地生长着的光。”<sup>③</sup> 这些“光明的商人”是“所罗门之宫”的成员，每隔 12 年，他们中有一

---

① 《新大西岛》，第 34 页。

② 参阅 1923 年 5 月 2 日的《纽约时报》，一个军政部的化学家写的有关利用军用瓦斯治疗疾病的报告。

③ 《新大西岛》，第 24 页。

批被派到国外,生活在文明世界每一区域的外国人中间;学习他们的语言,研究他们的科学、工业和文学;12 年结束后,他们回国向“所罗门之宫”的领导汇报他们的发现;与此同时,新的一批科学探险者接替他们又出去了。用这种方式,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很快就都传到新大西岛。

描写虽然如此简略,但我们在书中再一次看到每一个哲学家的乌托邦轮廓——一个民族,在他们最睿智的人领导下,和平又殷实。每个思想家的梦都是想用科学家来取代政治家;为什么在经过如此之多的具体化之后,它依然仅仅是一个梦呢?是不是这些思想家的理智太耽于梦幻,不能走进世俗的竞技场,把他们的观念变为现实?难道是因为狭隘贪利的小人之强烈野心永远注定要压倒哲学家和圣贤们的这些温和而又谨严的抱负吗?或者是由于还没有发展为成熟和自觉的力量呢?——是否仅仅我们这个时代,物理学家、化学家、技术专家才开始看到科学在工业和军事上逐渐升起来的地位,使他们在社会战略上占据了中枢位置,并指明了,总有一天他们组织起来的力量,将说服全世界称呼他们为领袖?也许科学现在还不配主宰世界;但也许很快它就能胜任了。

## 五 评 论

现在我们怎样来评估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呢?

它里面有什么新东西吗?麦考莱认为培根描述的归



纳法是非常过时的东西,不必为它引起轰动,更不必为它树碑立传。“自从世界一开始,人们就从早到晚使用归纳了。一个人推断出:肉馅饼不适于他,因为他吃了难受;不吃就好受,吃得最多最难受,吃得最少最不难受,这样他不自觉而又充分地运用了《新工具》中所有的表了。”<sup>①</sup>不过,张三却很难如此正确地运用“比较表”,他更可能宁愿继续吃他的肉馅饼,而不顾肠胃的穷折腾。即使张三有这么聪明,也不能剥夺培根的功绩;因为逻辑做的不正是系统地陈述聪明人的经验和方法吗?——任何方法做的不正是试图通过规则把少数人的技巧变成人人都可学习的科学吗?

可是,这种系统陈述是出自培根本人的吗?苏格拉底的方法不是归纳吗?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不是归纳吗?罗吉尔·培根不是既倡导又实践了弗兰西斯仅仅只是倡导的归纳法吗?伽利略不是把科学实际应用的程序表述得更系统吗?使用最确切的是罗吉尔·培根,其次是伽利略,再次是亚里士多德,最不明确的是苏格拉底。伽利略概述了科学的目的而不是方法,他向后人展示了一个用数量表述一切经验及关系的目标;亚里士多德是在没有其他方法可用,材料又无助于实现他的从恢宏的普遍假说演绎出特殊结论这一癖好时,才使用归纳法的;苏格拉底与其说是用归纳法收集材料——不如说是进行分

---

<sup>①</sup> 《论文集》,第3卷,第471页。

析——界说和区分词和概念。

培根并没自称归纳法为前无古人的独创；和莎士比亚一样，他取之于人很体面，且有同样理由，即凡经他接触的东西，无不增色添彩。每个人必有其渊源，就如每个有机体必有其食物；属于一个人自己的是他消化食物并把它们化为血肉的方式。像洛雷指出的，培根“不蔑视任何人的观察，他总是在每个人的蜡烛上点起他自己的火炬。”<sup>①</sup> 但培根承认这些借来的东西：他提到“希波克拉底那种有用的方法，”<sup>②</sup> ——这就马上把我们送回到归纳逻辑的真正发源地希腊人中去了；他又写道，“柏拉图（在那里我们不太正确地写作‘苏格拉底’）给了我们凭借对个别事物的归纳和考察去探求真理的好榜样；尽管他的方式很散漫，既没力量，也无效果。”<sup>③</sup> 他总不屑于争辩他在前辈那儿蒙受的恩泽；我们又何必夸大其词呢。

但是话说回来，培根的方法是正确的吗？它是近代科学应用最有效的方法吗？不。一般来说，科学已在使用而获得最好结果的，并非材料的积累（“自然史”），也不是通过《新工具》中复杂的表来处理这些材料，而是更简单的方法，即假设、演绎和实验。因此，读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达尔文，就抱有这么一个观念，认为马尔萨斯关

---

① 杰·姆·罗伯逊引用自：《弗兰西斯·培根哲学著作集》，序言；第7页。

② 《学术的进展》，第4卷，第2节。

③ 《迷宫之线》书末。

于人口增长趋势快于物质财富的增长的假设可应用于一切生物；他从这个假设演绎出了这样一个或然的结论，即人口在食物供应上造成的压力引起生存竞争，而在这种生存竞争中，适者生存，由此各类生物在每一代变得更加适应环境；最后，（由于假设和演绎已确定了他的问题和观察范围），他转向“永不枯竭的大自然的面孔”，并二十年如一日，对种种事实进行归纳考察。再看，爱因斯坦抱有这样一个假设，或者是受牛顿启发，即光的运行路线是曲线而不是直线；他从这个假设演绎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星星看起来（照直线论说的）在天空某一位置，而实际上是在那个位置稍偏一点；然后他借助实验和观察来检验这个结论。显然，假设和想像的作用大于培根所料想的；科学的程序也比培根的“表”所规定的更直接和确定。培根自己也料想到他的方法将被淘汰，科学的实际应用总要发现更多的研究方法，胜过政治家忙中偷闲制订出来的。“这些东西的成熟需要一些年代。”

就是那些热爱培根精神的人也必须承认，这位大法官，在他为科学制定规则时，并没有赶上他自己时代科学的步履。他反对哥白尼，不理睬开普勒和第谷，他贬低吉尔伯特，似乎也没注意到哈维。事实上，他喜欢论说甚于研究；或者也许他无暇于辛苦的探求。直到去世，他在哲学和科学上留下的也只是一些零碎的和混乱的东西；且满是重复和矛盾，满是抱负和导言。“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是每个伟大灵魂的悲剧。

这样一个工作过度的人，他的哲学复兴被迫挤进烦恼频生、超负荷的政治生涯的缝隙中，想要安排他的莎士比亚式的宏大又复杂的创作；这无异于用一个空谈家在沙龙的辩论去浪费学生的时间。莎士比亚正缺少这位高贵的大法官所具备的特色——知识渊博又通哲学。莎士比亚在许多科学上一知半解的谈论给人印象很深，但没有精通任何一门；在谈到这些科学时，他的口吻像一个业余爱好者。他接受占星术：“这个大国……星星在冥冥中影响它的进程。”<sup>①</sup>他总在博学的培根不会出错的地方出错；他的赫克托尔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他的科利奥兰纳斯暗指加图，他把牧神节当成了一座小山，他了解凯撒的程度大致和威尔斯了解凯撒的程度一样，他不计其数地提到他早年生活和婚姻的苦难。他说些粗鄙、猥亵、双关的玩笑话。这在一个温和的戏闹者身上是十分自然的，他未能完全摆脱斯特拉福城纵情享乐者和屠夫儿子的本色，不能指望他是一个冷静而平和的哲学家。卡莱尔称莎士比亚为最伟大的智者；但他更像最伟大的幻想家和最敏锐的洞察家。他是一个命里注定的心理学家，但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没有用一个目的把个人生活和全人类生活统一起来的思维框架。他沉湎于爱情及恋爱问题，只有当他肝肠寸断时，才从蒙田的语句想起哲学来。否则他便十分爽快地认可这个世界；他心血并没有耗费

---

<sup>①</sup> 《十四行诗》，第15首。

在使柏拉图、尼采、培根得以高贵的复兴梦想上。

培根的伟大和弱点都恰好在于他热切期待统一，希望张开协调的才能之翅膀去涵盖成百门科学。他希望像柏拉图一样，成为“一个卓越的天才，站在巍峨的岩石上鸟瞰万物。”他被放在自己肩上的重担压垮了；因为他担负得太多，失败也是可原谅的。他没能走进科学的天堂，但像科学在墓志铭中所表述的那样，他至少能站在它的边界，指点远处的美景。

他的成就不因其非直接而减少其伟大。他的哲学著作，尽管现在读的人少了，但曾“震撼了那些震撼世界的智者。”<sup>①</sup> 他使自己成为“文艺复兴”乐观和坚决的雄辩呼声。从没有任何人对其他思想家有如此大的刺激作用。的确，詹姆士没有接受他的扶持科学的建议，说《新工具》“像神的宁静，超出一切悟性。”但更优秀的人们在1662年创立了“皇家学会”，它后来成为世界上科学家最伟大的联合会，他们称培根为他们的楷模和鼓舞者；他们希望这个英国研究组织将引领路走向全欧洲的联合，这是《学术的进展》教他们追求的。而当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灵魂人物从事理智事业的杰作《百科全书》时，他们把它奉献给弗兰西斯·培根。狄德罗在《内容简介》中说：“如果我们这部书成功了，我们最终将归功于大法官培根。他所处的时代，可说是既无技术也无科学，但他却抛出了

---

<sup>①</sup> 麦考莱：《论文集》，第3卷，第491页。

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包罗万象的词典计划。这位非凡的天才,在要写一部已知事物为不可能的年代里,写出了一部人人须学的历史。”达朗贝尔称培根为“最伟大、最渊博和最雄辩的哲学家。”法国国会用国库的钱出版培根的著作<sup>①</sup>。他用德克里特式的机械论术语构想世界的倾向,为他的秘书霍布斯提供了一个走向彻底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他的归纳法给了洛克经验主义心理学的观念,只受观察限制,摆脱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他对“利益”和“效果”的强调在边沁的有用和有效同一性理论中得到系统阐述。

凡在统治精神战胜服从精神的地方,都可感到培根的影响。他是所有那些把欧洲大陆从一片原始森林变为科学和技术宝地。使小小的半岛成为世界中心的欧洲的开拓者的代言人。培根说:“人类不是直立的兽类,而是不朽的神灵。”“造物主已赐给了我们一个抵得上整个世界的灵魂,而整个世界甚至还抵不上哩。”任何事情对人类来说都是可能的。时代还年轻,只要给我们少许几个世纪,我们将驾驭和重造万物。我们也许最终会明白这个最昂贵的教训,即人与人决不能相互残杀,但必须向大自然设置在人类胜利之前的障碍开战。培根用一段极精彩的文字写道,“区分人类野心的三个种类,就像三个等级,是不会错的。第一种人的野心是要在本国中扩张

---

<sup>①</sup> 尼科尔:《弗兰西斯·培根》,第2卷,第235页。

他们的权力,这种野心是卑下和堕落的。第二种人的野心是努力在人类中扩张本国的权力和疆土,这种野心显然有较多尊严,但也不乏其贪婪。但如果一个人力图在宇宙中建立并扩张人类本身的权力和疆土,那么,他的这种野心比前两种更为健全和高贵。”<sup>①</sup> 这些互相冲突的野心争抢培根的灵魂,把他撕成碎片,这就是培根的命运。

## 六 结束语

居高位者是三重奴仆,君主或国家的奴仆,名誉的奴仆,事业的奴仆,所以,他们既无人身自由,也无行动自由和时间自由……往高爬是辛苦的,而人们却要凭借辛苦达到更大的辛苦;往高爬有时是卑贱的,而人们却要凭借不体面获得尊严。高位是易滑跤的,一倒退,不是垮台,至少也是黯淡无光。”<sup>②</sup> 这是对培根结局多么发人深思的概括!

歌德说:“一个人的缺陷来自他的时代;而他的美德和伟大则属于他自己。”这些话不太适合时代的灵魂<sup>③</sup>本人,但对培根却特别合适。艾博特在对伊丽莎白宫廷风

---

① 《新工具》,第1卷,第129节。

② 《论说文集》,《论高位》。

③ 指歌德。——译者

行的道德进行一番苦心研究之后,得出结论道,当时一切领袖人物,不论男女,都是马基雅弗利的信徒<sup>①</sup>。阿谢姆<sup>②</sup>在一首打油诗中,描述了女王宫廷中需要的四种基本美德:

欺骗、撒谎、拍马,外加一副厚脸皮,  
这可是赢得宫廷恩宠的四条妙计,  
你若不是任何一条的奴隶,  
离开吧,好比尔! 回家去吧,约翰·切斯!

从法庭诉讼人那里索取“礼物”,是那个富有活力的时代法官的一种习俗,培根在这件事上没有超出那个时代;他的开支总要超过收入好几年,这就不容他顾忌再三了。这本来是可以溜过去不被注意的,只要他没有在艾塞克斯一案中树起众敌,没有用敏捷的词锋刺伤他的对手。一位朋友曾警告他:“宫廷里众口同声……当你的出头对一些人来说成了剃刀时,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对付你。”<sup>③</sup> 但培根不曾留意这种警告。当时他似乎正得到英王的恩宠;1618年,他被封为维鲁兰男爵,1621年他被封为圣阿尔本斯子爵;他已经做了三年大法官。

---

① 艾博特:《弗兰西斯·培根》,第1章。

② 阿谢姆(1515—1568),英国人文主义者,作家。——译者

③ 艾博特:《弗兰西斯·培根》,第13页,注。



于是，来了突然一击。1621年，一位狗急跳墙的诉讼人控告他为迅速了结一桩诉讼案而索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培根马上明白，如果他的仇敌有意逼他，他们能迫使他垮台。他退回家里，等候事态的发展。当他得知他的敌手们嚷着要免他的职时，他就送上他的“忏悔且谦卑地服罪”给国王。詹姆士迫于正在洋洋得意的国会的压力，培根曾过多地为维护他而反对国会，只得把培根投入伦敦塔<sup>①</sup>。但两天后培根就获得释放；判他的巨额罚金也由国王豁免了。他的骄傲还没完全丧尽，“我是英国50年来最公正的法官，”他说；“但这回是国会200年来最公正的判决。”

他在隐居和平静中度过了剩下的5年家庭生活，受到异常贫穷的困扰，但又在对哲学的积极追求中获得安慰。在这5年里，他写下了他最伟大的拉丁文著作《学术的进展》，出版了《论说文集》的增补版本及《林木集》的残篇和《亨利第七》。他痛心于没有早点抛开政治，将所有的时间投入著书和科学。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工作，可以说，他是死在战场上。在《论死亡》中，他吐露出希望死“在热烈的追求中，这就像一个人受伤倒在热血中，当时毫不感到疼痛。”像凯撒一样，他如愿以偿。

1626年4月，他从伦敦骑马到海格特，一路上，脑海

---

<sup>①</sup> 在泰晤士河北岸的一组建筑物，原为一古堡，曾作宫殿及囚禁政治犯的监狱。——译者

中思索着这么一个问题：肉类用雪盖着可以保存多久不腐败，他决心马上在这事上做试验。他停在中途的一间小屋前，买了一只鸡，杀了它，然后用雪塞满。在做这个试验时，他感到了寒冷和虚弱；发觉自己病得太厉害，不能骑回镇上，他便吩咐把他抬到附近的阿伦德尔勋爵家，他在那里上床躺下。他仍没放弃生命；他愉快地写道：“这实验……成功得很。”但这却是他的最后一次实验。在多变生活中时时发作的热病已使他筋疲力竭；他已经油干灯尽，衰弱得不能战胜慢慢爬向他心脏的疾病了。

他在他的遗嘱中写下了这样一些骄傲而独特的话：“我把我的灵魂遗赠给上帝……我的躯体随便埋掉。我的名字留给后代和外国。”真的，后代和国家都接受了他的名字。

## 第四章 斯宾诺莎

### 一 历史背景及生平

#### 1. 犹太人的《奥德修纪》

犹太人散居异邦以后的经历是欧洲历史上史诗般故事之一。<sup>①</sup>公元70年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他们被逐出家园，逃亡和经商使他们星散到各个国家里，各个大陆去；脱胎于他们的经文和回忆纪述的二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们迫害并残杀他们；封建制度禁止他们拥有土地，行会禁止他们参加实业；他们被封闭在拥挤不堪的犹太人区，只能经营寥寥可数的几种职业，遭到民众骚扰，忍受君王掠夺；他们用金融和商业建立了文明必不可少的城市；他们四处漂泊，被逐出教门，受尽侮辱和伤害；——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机构，没有任何法律促使他们组成社团，甚至没有共同的语言，然而这个奇异的民

---

<sup>①</sup> 希腊盲诗人荷马编写的史诗，描述英雄在特洛伊战争后漂泊还乡的故事，共12105行。——译者

族却在精神和实体上完全维护了自身,保存了种族和文化上的完整,精心守护着古老的礼仪和传统,坚韧不拔地等待着得救的那一天,人口比从前显得更多了,由于其天才们作出的贡献,他们在各个领域都盛名远扬,经过二千年漫长的流浪,终于凯旋地回到古老而又念念不忘的家园。有什么戏剧能比得上这些苦难的雄伟壮观呢?有什么戏剧能和这些场景的变化多样相比以及终于这样如愿以偿所带来的荣誉和正义感比拟呢?又有什么小说能与这种真实的传奇媲美呢?

早在圣城<sup>①</sup>陷落以前好几个世纪,散居异邦的情况已经开始;经由提尔<sup>②</sup>、西顿<sup>③</sup>以及其他港口,他们已遍布地中海沿岸的各个角落——雅典和安圣克<sup>④</sup>,亚历山大<sup>⑤</sup>和迦太基<sup>⑥</sup>,罗马和马赛,甚至遥远的西班牙。神殿<sup>⑦</sup>被毁之后,散居几乎变成大规模的迁徙。最后,这种迁移活动随之而成二股支流:一股沿多瑙河、莱茵河进入波兰和俄国;另一股随战胜的摩尔人进入西班牙和葡萄牙(公元771年)。在中欧,犹太人作为商人、金融家赫赫有名;在

---

① 指耶路撒冷。——译者

② 今名苏尔,黎巴嫩南部沿海城镇。——译者

③ 黎巴嫩地中海沿岸古城,为最古老的腓尼基城市之一。——译者

④ 弗里吉亚古城,在今土耳其境内。——译者

⑤ 埃及古都,现为埃及主要港口。——译者

⑥ 古城,为腓尼基人所建,在今突尼斯郊区。——译者

⑦ 指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所建的三庙宇之一。——译者

这个半岛<sup>①</sup>上,他们欣喜若狂地吮吸着阿拉伯人的数学、医学和哲学知识,并在科尔多瓦、巴塞罗那、塞尔维亚等的大学校里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12、13世纪中的犹太人在这些地方将古代东方文化传入西欧,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在科尔多瓦这个地方,摩西·迈蒙尼德<sup>②</sup>(1135—1204)——当时代最杰出的医生,写下了著名的圣经注释《迷途指津》;而在巴塞罗那,哈斯戴·克雷斯卡斯<sup>③</sup>(1370—1430)提出了异端学说,震撼了整个犹太教。

西班牙的犹太人日渐繁荣兴盛,直到斐迪南 1492 年征服格拉纳达<sup>④</sup>,摩尔人被驱逐出西班牙。半岛上的犹太人失去了在伊斯兰教宽松统治下所享受到的自由;异端裁判所临到他们头上,逼他们作出选择,如果不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就得流放、财产充公。并非教会极端仇视犹太人——罗马教皇一再抗议异端裁判所的酷行;而是这位西班牙国王企图用这批外族人苦心积攒的财富中饱私囊。几乎就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那一年,斐迪南发现了犹太人。

大多数犹太人选择了那条更艰难困苦的道路,四处寻找他们的避难所。有些人乘船寻求进入热那亚和意大利其他港口;遭到拒绝后,他们在苦难和疾病日渐增多的

---

① 伊比利亚半岛。——译者

② 犹太教法学家、哲学家、科学家。——译者

③ 西班牙犹太教哲学家。——译者

④ 西班牙完成统一。——译者

情况中继续航行,终了到达非洲海岸,他们在那里又有许多人被杀害了,为的是据说他们吞下了的那些珠宝。少数人被威尼斯接纳了,因为威尼斯明白自己的海上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犹太人。另外一些犹太人资助哥伦布航海,也许认为他们是他们自己种族中的一个人,希望这位伟大的航海家能给他们找到新的家园。他们大多数人乘着那个时候极易损坏的船只沿着大西洋向北航行,穿过敌视他们的英国和敌视他们的法国之间的海峡,终于在土地窄小却心胸宽宏大量的荷兰找到了几分欢迎。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来自葡萄牙的犹太人家庭,叫埃·斯宾诺莎。

此后,西班牙衰落,荷兰兴盛。1598年,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他们第一座犹太教会堂;75年以后,他们建立了另一座,是欧洲最宏伟的。那时候他们的基督教邻居也赞助他们的这项事业。如果我们可以从伦勃朗所画出的这批商人和拉比<sup>①</sup>心满意足的不朽神情来加以判断的话,那时候犹太人是很幸福的。但是接近17世纪中叶时,一帆风顺的进程被犹太教会堂内的一场激烈争论所中断。乌利·阿·科斯塔,一位满腔热情的青年,像另外一些犹太人一样,受文艺复兴的怀疑论影响,写了一篇论文,猛烈攻击对来世的信仰。这种否定的态度并不一定违反原先犹太人的教义;但是会堂会议强迫他当众收

---

① 犹太教教士、法师或法学家。——译者

回前言,理由是担心这会引来原先曾慷慨接待他们的基督教公会的不满,可能认为如此猛烈的抨击是对基督教要旨中不容忍异端邪说采取敌对态度。悔改仪式要求这位高傲的作者横躺在会堂门口,让会众一个个跨过他的身体。乌利受不了这种屈辱,回到家里,写了一篇文章怒斥他的迫害者,然后就开枪自杀了。<sup>①</sup>

那是1647年的事。那时,巴鲁克·斯宾诺莎——“近代最伟大的犹太人”<sup>②</sup>和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一个15岁的少年,是犹太教会公众中惹人喜欢的学生。

## 2. 斯宾诺莎的教育

正是这部犹太人的《奥德修纪》填满了斯宾诺莎的思想背景,使他哪怕革出教门也死心塌地是个犹太人。尽管他父亲是个经营得法的商人,但年轻的斯宾诺莎无心从事这样一种生涯,宁愿在犹太教会堂内外度时光,汲取自己民族的宗教和历史。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长辈们把他视为他们的社会和信仰的未来之光。不久,他就从圣经本文读起《犹太法典》极度费解的注释来了;又从这些注释读起迈蒙尼德、列维·本·格尔森、伊本·埃兹拉和哈斯戴·克雷斯卡斯的著作;他饥不择食地甚至扩展到

---

<sup>①</sup> 古茨科(1816—1878),德国小说家和剧作家,他将这个故事编成戏剧,至今仍在欧洲剧目中占一席之地。

<sup>②</sup> 即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见勒南:《马克·奥雷尔》,巴黎,卡尔芒—列维出版社,第65页。

了伊本·盖比鲁勒的神秘主义哲学和科尔多瓦的摩西——那种神秘的犹太教义晦涩难解、曲曲折折的迷宫。

后者的神和宇宙同一说打动了；他穷源溯流本·格尔森所说世界是无始无终的永恒真理这个观念；他也追溯哈斯戴·克雷斯卡斯相信物质的宇宙就是神的形体的观点。他在迈蒙尼德的书中读到关于阿威洛伊学说尚有可取之处的议论，认为不朽是不具人格的，但在《迷途指津》中他发现迷惘多于指津。因为这位大拉比提出的问题多于解答的问题；斯宾诺莎发现，在自己的记忆中迈蒙尼德的解释烟消云散之后很久，有关《旧约》的矛盾和疑难却还逗留在他的思想里。一种信仰的最机敏的辩护人也就是这种信仰的最太敌人；因为他们的精细敏感招致怀疑并扰乱心灵。如果迈蒙尼德的著作是这样的话，那末伊本·埃兹拉的注释就更是这样了，古老的信仰问题在注释里表述得更直截了当了，有时候被认为无法解答而丢弃不管。斯宾诺莎读的越多，想的越多，他单纯的确信消散融化成惊异和怀疑的也就越多。

他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想寻找基督教思想家曾为神和人类命运那些大问题写下了些什么东西。他开始跟荷兰学者凡·丹·恩德学习拉丁文，从而进入到经验和知识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去了。他的这位新老师自己就有几分像是异教徒，批评宗教信条和政府，走出书斋加入密谋反对法王的冒险者，1674年装点了断头台。这位老师有个姣美的女儿，她为了求宠于斯宾诺莎，成了学习拉丁



文的出色竞争者；甚至一个现代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可以由于这种诱惑而心甘情愿地学习拉丁文。但是这位妙龄女郎并不是那么一个个中能手，以致坐失良机；另一个求婚的男性带着昂贵的礼品光临时，她对斯宾诺莎便失去了兴趣。毫无疑问，正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英雄成了一个哲学家。

不论怎么说，他已经攻克了拉丁文，他通过拉丁文接触到了古代和中世纪欧洲思想的文化遗产。看来他已经研究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他偏爱伟大的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斯多噶派在他身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他阅读经院哲学家的作品，他从他们那里不仅掌握了术语，也掌握了通过公理、定义、命题、证明、附释和推论进行阐述的几何学方法。他研究了布鲁诺(1548—1600)——那个崇高的叛逆者，“高加索山脉的全部雪水也不能熄灭”布鲁诺的火焰，布鲁诺游遍了一国又一国，经历了一种又一种信条，永远“从进口处又走将出来”，——不断求索，不断生疑；最后他被异端裁判所处死刑，“尽最大的极刑，没流一滴血”——亦即，活活烧死。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意大利人拥有多大一笔思想财富呀！首要的主导观念是单一：所有的实在本体上是一，原因上是一，起源上是一；神和这个实在是一体。再者，在布鲁诺看来，精神和物质也是一体；实体的每一微粒都由不可分割的物质和精神组成。因此，哲学的目的是要在多样性中认出统一性来，认出物

质中的精神,精神中的物质;要发现那种综合,其中对立面和矛盾双方相遇而融合为一;要上升到对普遍统一性的最高认识,那就是在理智上对神的爱。这些观念中的每一个观念都成为斯宾诺莎思想内在结构的重要部分。

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是,他深受笛卡尔(1596—1650)的影响,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传统之父(犹如培根是客观主义和唯物主义传统之父)。在他的法国追随者和英国敌人看来,笛卡尔的中心思想是意识的第一性——他显而易见的命题是:比起任何其他它可能知道的事物来,心灵最敏捷、最直接知道的是它自身;仅仅通过世界作用于心灵而产生感觉和知觉的印象,心灵才认识“外部世界”;因此整个哲学必定由个体的心灵和自我开始(虽然应该怀疑其他任何东西),并由三个词构成其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也许这个出发点有几分“文艺复兴”的个人主义因素;当然,话中藏有为后来的沉思作准备、硕果丰盛的魔术师的整个一顶帽子。于是,一场认识论<sup>①</sup>的大把戏开始了,由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休谟和康德演变成一场三百年战争,很快促进并征服了近代哲学。

但是笛卡尔在这方面的思想并没让斯宾诺莎感兴趣;他不会在认识论的迷宫里自己迷失方向。吸引他的

---

<sup>①</sup> 认识论,从词源上说,指的是认识的逻辑,即知识的起源、本性和可靠性。

是笛卡尔的匀质的“实体”概念，它构成了各种形式的物质基础，及另一种匀质的实体，它构成各种形式精神的基础；实在被分成两种根本实体是对斯宾诺莎爱好统一的挑战；它所起的作用就像给他所积蓄的思想授了精。另外吸引他的是笛卡尔企图用机械和数学的法则去说明除神和灵魂以外的世界的一切事物——这种思想就回溯到列奥那多和伽利略的身上去了，这种思想也许反映了意大利城市中机械和工业的发展。笛卡尔说，神给了第一推动之后（很像阿那克萨哥拉二千年前说的），其余天体的、地球的以及一切非精神事物的进程和发展可以从一种匀质的实体得到说明。这种匀质的实体最初以分裂成微粒的形式存在（这是拉普拉斯和康德的“星云假说”的胚胎）；每一种动物的各个运动，甚至人的身体的运动，都是一种机械运动——例如血液循环和反射作用。整个世界和每一个身体都是一部机器；但在世界之外是神，在身体里面是精神性的灵魂。

笛卡尔到这里止步了，但斯宾诺莎满怀渴盼地向前进。

### 3. 开除教籍

以上是这位外表文静而内心活跃的青年的思想历程，1656年他（出生于1632年）被控为异端而召到犹太教会堂长老的面前。他们问他是否对朋友们说过，神也许有形体——是物质世界的；天使也可能是幻影；灵魂也许只不过

是生命；《旧约》根本没有提到永生，真的说过吗？

我们不知道他回答了些什么。我们只知道，如果他同意保持起码在外表上忠诚于犹太教会堂和他的宗教信仰，他们就会向他提供五百元年金，<sup>①</sup>但他拒绝了；1656年7月27日，他按照犹太人仪式种种阴森的典礼被开除教籍。“宣读教咒文时，时不时听到大号角悠长悠长的哀泣声，仪式开始时但见点燃的灯火照耀得如同白昼，随着仪式的进行，一盏盏地熄灭了，到结束时最后一盏也灭了——象征这个被开除教籍的人精神生活的熄灭——于是所有的会众都站在一片黑暗之中。”<sup>②</sup>

范·佛罗登<sup>③</sup>向我们提供了这份用于开除教籍的公告：

教会长老会议宣布，他们早已确知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罪恶言行，曾采取各种方法，作出各种不同的承诺，竭力使他迷途知返。但是他们竟不能使他思维方法有所改善；与此相反，他们每天都更好地证实了他所怀有并直认不讳的可怕的异端邪说，还证实了他的渎神行为——他居然把这些异端邪说四处宣扬扩散。许多值得信赖的人已与该斯宾诺莎当

---

① 格拉兹：《犹太史》，纽约，1919年版，第5卷，第140页。

② 威利斯（别涅狄克特·德·斯宾诺莎），伦敦，1870年版，第35页。

③ 斯宾诺莎著作的编纂者。

面对质，证实了这些，据信他完全犯有这等罪恶。为此，教会长老会议将整个问题作了一番评议，作出决定，会议委员们都同意，诅咒该斯宾诺莎并断绝他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从此刻起用下面的诅咒将他置于革出教门之列。

遵照上天使者们及圣徒们的审判，我们诅咒、憎恶、辱骂并驱逐巴鲁克·德·斯宾诺莎，全体圣社都同意，当着载有六百十三条训戒的圣书的面，用以利沙<sup>①</sup>辱骂儿童的诅咒语言和律书所载全部的诅咒语言对他进行宣判。让他白天受人诅咒，夜里受人诅咒，躺下时受诅咒，起来了还受诅咒；出外去受诅咒，回进来又受诅咒；主永不会宽恕他、承认他；主的怒火和愤懑之气今后永远烧灼这个人，将律书所载的一切诅咒全堆压到他头上，普天之下都抹掉他的名字；主会因为他的罪恶将他清除出以色列的所有支族，并以律书中所包括的苍天之下的全部恶言詈语重重责骂他；而你们服从主宰你们的神的所有人今天都会得救。

兹在此郑重告诫大家，谁也不许与他口头讲话，书面来往；任何人都不给他提供方便，任何人都不与他同居一屋，任何人都不靠近他到四腕尺之内，任何人都不读他口授或书写的任何文书。

---

① 《圣经·旧约》所载，以色列先知。——译者

我们且不忙对犹太教会堂的领袖们作出判断,因为他们也如履薄冰。无疑,他们不愿意自己遭受指摘,指控他们犹如放逐他们出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同样不能容忍异端。但是他们觉得为了对荷兰人表示感恩戴德,就得把这个人开除教籍。他的怀疑既击中了犹太教的要害,也击中了基督教的要害。那时候新教还没有今天这样宽厚通达的哲理;宗教战争使得壁垒森严的各派寸步不离地固守在自己的信条里,由于保卫自己而刚刚流淌了鲜血,这就使他们越发爱护自己的一切。犹太社会报答基督教的宽容与保护,上一代出了个科斯塔,下一代又出了个斯宾诺莎,荷兰当局会对此说些什么呢?此外,长老们认为,宗教上的一致性是保护这个小小犹太人群体在阿姆斯特丹免于土崩瓦解的唯一方法,也几乎是保持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团结一致,从而确保他们幸存下去的最后方法。倘若他们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法、自己的世俗权力机构,用来促成内部的凝聚和外部的尊严,他们也许可以更宽容些;但在他们看来,宗教不仅是他们的信仰,也是他们的爱国精神,会堂不仅是他们举行仪式和膜拜的中心,也是他们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中心;斯宾诺莎攻击《圣经》的真实性,而《圣经》乃是他们人民“能随身携带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异端就是叛国,宽容就是自杀。

有人觉得他们应该勇敢地冒这些风险;但是要恰如其

分地评价别人,其难度犹如一个人要跳出自己的躯壳。也许全阿姆斯特丹犹太社会的精神领袖梅纳塞·本·以色列能找到调解双方,使犹太教会堂和这位哲学家和平共处的方式<sup>①</sup>;但是这位大拉比当时在伦敦,在说服克伦威尔让英国对犹太人开放。斯宾诺莎已命中注定该属于世界了。

#### 4. 隐居和逝世

他十分勇敢而又平静地接受了开除教籍的厄运,他说:“这丝毫不能迫使我去做无论如何都不愿做的事情。”不过,这是在黑暗中吹口哨;事实上,这位青年学者已经发现自己真是异常悲苦且无人怜悯地孑然一身。世事最可怕的莫过于孤独无依了;而孤独无依形式的艰难困苦则又莫过于一个犹太人与他整个民族相隔绝了。斯宾诺莎失去他古老的信仰已苦不堪言,要那样连根除掉一个人心灵上的内涵真是一大手术,留下累累创痛。假如斯宾诺莎投入另一群人中,接受另一种正教,其中人们像母牛挤在一起取暖那样组成群体,他也许会在一个出色的改宗者的角色中找到一些他被家人和种族完全驱逐而丧失掉的生命活力。但是,他没有加入别的教派,他寂寞地活着。他曾盼望留在在希伯来语学问上出人头地的父亲身边,但父亲把他打发走了;他的姐姐也企图骗取他的小

---

<sup>①</sup> 据亚伯拉罕斯(1858—1925),英格兰出生的犹太学者推测。见《不列颠百科全书》词条:“犹太人”。

宗遗产<sup>①</sup>；他从前的朋友们都对他避而远之。难怪斯宾诺莎没一点幽默感！难怪他一想到那批戒律的护卫者，就不时地要发出一些讥刺。

有人想找出奇迹的原因，并以学者的态度来了解自然界的事物，而不是像傻瓜那样大惊小怪、目瞪口呆。这些人马上会被民众信奉为自然和神意的解释者——但这些人却被看作是鼓吹邪说、亵渎神圣，因为这些人懂得，愚昧一旦扫除，他们的权威所赖以维护保持的唯一手段的奇迹也会一扫而光。<sup>②</sup>

教籍被开除不久，毕生经历的最后厄运也接踵而至。一天晚上，他正在街上漫步，一个虔诚的暴徒满心想用杀人来证实他的神学，拔出匕首直刺这位青年学者。斯宾诺莎迅速转身，才得以颈上受轻伤而幸免一死。他得出结论，世上没有哲学家安身立命之处，便住到阿姆斯特丹城外奥特得克路一间宁静的阁楼上去了。也许就是这时候他才改名巴鲁克为别涅狄克特。他的房东夫妇是门诺宗基督教徒，在某种程度能理解异教徒。他们喜欢他那副忧郁而善良的面容（凡是经受过许多苦难的人一般都变得非常忧伤或非常温和），每当斯宾诺莎有时晚上下

---

① 他在法庭上争辩，赢了，然后将这笔遗产让给了姐姐。

② 《伦理学》，第一部分，附录。



楼,和他们一起吸烟,拉拉家常,他们便会觉得很愉快。他起初靠在凡·登·恩德的学校教孩子谋生,后来则靠磨光学镜片维持生活,他似乎有处理难处理材料的嗜好。他在犹太社会生活时就曾学过制眼镜这一行业;那是遵照希伯来教规,每个人都必须掌握一些手艺,这不仅因为读书和诚实的训练难以维持生计,而且如伽玛列所说,工作使人长保德行,而“每个有学问的人,如不掌握一门手艺,最终会变为一个无赖。”

5年后(1660)他的房东搬到莱登附近的莱茵斯堡去,斯宾诺莎跟他一起搬去。今天,那幢房子还在,那条路名还用着这位哲学家的名字。那是他生活简朴、思想崇高的岁月。好多次,他接连两三天只呆在房间里,不见任何人,让人送进简单的饭菜。他镜片磨得很好,但是不那么继续不断,使他所得超过仅仅的需要之外;他过于爱好智慧了,竟至于不想当一个“经营得法”的人。科勒鲁斯在这些寓所里一直追踪斯宾诺莎,根据了解他的人所发表的谈话,写了这个哲学家的一篇小传,说,“他很细心计算他每个季度的账目,他这样做,就可以不多不少化费他每年必须的开销。有时他会同住的人说,他像一条蛇,盘作一圈,尾巴含在嘴里;这表示年终他一无剩余。”<sup>①</sup>但是在他质朴的生活方式中他很愉快。对劝他

---

<sup>①</sup> 转引自波洛克:《斯宾诺莎的生活和哲学》,伦敦,1899年版,第393页。

相信天启而不相信理性的人，他答道：“尽管我时时发现我靠天然的理解力所搜集的果实不真实，但这并不使我感到不满；因为我在搜集中是愉快的，不在悲叹和忧愁中捱日，而在平和、宁静和愉快中生活。”<sup>①</sup> 有个大贤哲说，“如果拿破仑有斯宾诺莎那样明智，他就会住在顶楼里写出四本书来。”<sup>②</sup>

传下来的有关斯宾诺莎的形象，我们也可以补充一句科勒鲁斯的描绘。“他中等身材，面貌清秀、皮肤微黑，乌发卷曲、眉毛修长浓黑，从他的长相很容易看出他是葡萄牙犹太人的后裔。对于服饰，斯宾诺莎很有些漫不经心。他穿的并不比最低贱的市民好些。一位极显赫的政府委员曾去看他，看他穿着一件肮脏不堪的晨袍，这位委员便为此而责备他，要送他一件新的。斯宾诺莎回答说，一个人决不会因为穿了一件好衣袍就变得更好了，又补充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很不合理的。”<sup>③</sup> 不过，斯宾诺莎的衣着哲学也并不总是如此弃世绝俗。他曾写道：“紊乱失措的举止不会把我们变成哲人，因为对个人外表装腔作势地漠不关心反而证明精神贫乏，其中真正的智慧难找栖身之地，科学也只会碰到杂乱无章。”<sup>④</sup>

---

① 《书信集》，第34封，威利斯编。

② 阿纳托尔·法朗士：《贝日莱先生在巴黎》，纽约，1921年版，第180页。

③ 转引自波洛克：《斯宾诺莎的生活与哲学》，第394页。

④ 转引自威利斯：《别涅狄克特·德·斯宾诺莎》，第72页。

就是居住在莱茵斯堡的那5年里,斯宾诺莎写了《知性改进论》和《用几何学公式证明的伦理学》的一些小片断。后者完成于1665年;但是他不设法出版这本书达10年之久。1668年阿德玄安·考贝夫发表了和斯宾诺莎相同的意见,被判监禁10年;只服了18个月,就在牢中一命呜呼。1675年,斯宾诺莎去阿姆斯特丹,相信那时可以安全出版他的主要著作了,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奥尔登堡说,“一个谣言四处传开了,说我的一本书就要问世,我在书中要竭力证明神的不存在。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传闻被很多人当成真的了。某些神学家(或许就是这个谣言的炮制者)趁机到公爵和行政官员那里去控告我。……我从一些可信赖的朋友那儿得到了有关这些情况的暗示,他们还进一步让我确信,这些神学家正在各处伺机算计我,我决定推迟出版计划,直到我弄清事态发展的趋势。”<sup>①</sup>

《伦理学》斯宾诺莎死后才问世(1677),同时问世的还有《政治论》(未完稿)和《论虹》。所有这些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这是17世纪欧洲的通用语言。《神及人简论》<sup>②</sup>是用荷兰文写的,1852年才为范·佛罗登所发现;它显然是《伦理学》的初稿。斯宾诺莎生前出版的只有《笛卡尔哲学原理》和《神学政治论》,后者在1670年匿名发

---

① 《书信集》,第19封。

② 一般译为《神人及其幸福简论》。——译者

表,立即光荣地进入“禁书目录”,当局禁止销售;亏得这一帮忙,书居然在医书和历史书封面的伪装下相当畅销。不少人写书来驳斥它;有一本竟称斯宾诺莎是“世界上最亵渎神灵的无神论者”;科勒鲁斯则说另一反驳是“无价之宝,永不磨灭”<sup>①</sup>——仅仅这一短评留存下来了。除了这些公开的责难外,斯宾诺莎收到了大量试图使他改过自新的信件;他从前的一個学生,已经改信天主教的阿尔伯特·堡夫的那封信,我们可以拿来作为一个示例:

你以为你终于发现了真正的哲学。你怎么知道你的哲学是世界上迄今一直讲授、现在仍在讲授、今后也要讲授的那些哲学中最好的呢?姑且不说未来人们会想出什么来,就是古代和近代,在这里,在印度,在世界各地普遍讲授的所有那些哲学,你都研究过吗?即使认为你已经充分研究过了,你怎么知道你选择了最好的呢?……你怎么竟敢凌驾于教会所有的主教、先知、使徒、殉道者、神学家、神父之上呢?你是世间可悲可怜的小人,而且是供蛆虫享用的尸骸和养料,你怎么能用你恶劣不堪的渎神言论对抗永恒的智慧呢?你那鲁莽天裂、精神错乱、可叹可怜、人人诅咒的学说究竟有什么根据呢?何等穷凶极恶的自高自大居然使你自我膨胀到这种程度,竟

---

<sup>①</sup> 波洛克:《斯宾诺莎的生活与哲学》,第406页。

敢对天主教徒自己也宣称不可理解的神秘事物下判断呢？等等，等等。<sup>①</sup>

对此斯宾诺莎回答道：

你以为你终于发现了最好的宗教，或者不如说是最好的老师，而决心轻信于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在过去讲授宗教，现在仍在讲授，今后也将讲授宗教的那些人中是最好的呢？你研究了所有古代和近代、在这儿、在印度、在世界各地普遍讲授的那些宗教了吗？即使认为你已经充分研究过了，你怎么知道你选择了最好的呢？<sup>②</sup>

可见，这位文质彬彬的哲学家必要时也很强硬。

并非所有来信都是这样令人不快。许多信来自文化修养好、社会地位高的人。写信的人最著名的有：亨利·奥尔登堡，他是新近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冯·谢恩豪，他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和贵族；惠更斯，他是荷兰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他于1676年拜访过斯宾诺莎；路易·梅耶尔，他是海牙的内科医生；西蒙·德·福里，他是阿姆斯特丹的富商。最后一位对斯宾诺莎五体投地，要

---

① 《书信集》，第73封。

② 同上书，第74封。

求他接受一千元馈赠，斯宾诺莎婉言谢绝了；后来德·福里立遗嘱时，提出把他的全部财产遗赠给斯宾诺莎，而斯宾诺莎又竭力说服他把财产赠送给他的兄弟。这位商人逝世时，人们发现他的遗嘱要求每年把他产业收入中的 250 元作为年金送给斯宾诺莎。斯宾诺莎再一次试图谢绝，说“大自然只需要一点点就能满足，如若大自然如此，我也如此”，不过，最后他被劝服，接受 150 元的年金。另一位朋友，詹·德·韦特——荷兰的主要官员，给他每年 50 元的政府年金。最后，就连大君主路易十四本人也曾暗示斯宾诺莎，只要他把他下一部著作题献给这位国王，就能获得一笔丰厚的俸禄，但斯宾诺莎彬彬有礼地婉言谢绝了。

为了让他的朋友和通信者高兴，他于 1665 年搬到海牙郊区的伏尔堡；1670 年又搬到海牙城。在后来几年中，他和詹·德·韦特亲密无间；德·韦特和他兄弟是在街头被一群暴徒杀害的，因为暴徒们认为他们要对 1672 年荷兰军队败于法军负责。噩耗传来时，斯宾诺莎泪如泉涌，如果不是用强力制止住他，他早已冲出去，做安东尼第二，到犯罪现场，痛斥他们的暴行。不久，入侵的法军将领康狄亲王邀请斯宾诺莎到他的司令部，打算供给他一笔法国皇室的年金，并打算把某些和自己在一起的斯宾诺莎崇拜者介绍给他。斯宾诺莎看来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而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认为越过界线去康狄营房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当他回到海牙，他出访的

消息已经沸沸扬扬,怨声四起,他的房东凡·登·斯毕克担心人们会闯入屋子来;但斯宾诺莎抚慰他说,“我能轻易洗刷我所有的卖国嫌疑……一旦人们流露出一点要骚扰你的意向,哪怕是聚在你的门前喧闹,我也会下楼去见他们,尽管他们会像对待可怜的德·韦特那样对付我。”<sup>①</sup>但后来这些群众得知他只不过是一个哲学家,认定他是无辜的,这场风波也就平息了。

我们从这些琐事中可以看出,斯宾诺莎并非像传说中描述的那样过着贫穷隐居的生活。他有一定程度的经济上的保障,有声名显赫且意气相投的朋友,他有兴趣介入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他并非没有进行过近乎生死攸关的冒险。虽然他被开除教籍,逐出教会,但仍以他自己的方式取得了同时代人的尊敬,1673年海德堡大学提供他一个哲学教席就是明证,聘书上措辞十分恭敬,并许诺给他“哲学探求上最完全的自由,殿下确信他不会滥用这种自由去怀疑这国家的国教”。斯宾诺莎极富个性地答复道:

尊敬的阁下:如果我曾希望在任何院系承担一个教授的职责,那我的愿望就如愿以偿了,只消接受帕拉廷王子殿下通过你有幸向我提供的职位就行了。这种邀请在我看来附加哲学探求上的自由,还

---

<sup>①</sup> 威利斯:《斯宾诺莎的生活与哲学》,第67页。

是弥足珍贵的。……但是我不知道哲学探求的自由必须限制在什么范围内,才不致被看作与贵国国教相抵触。……因此,阁下明鉴,我并不寻求高于我现在乐于从事的任何世俗的职位;而且因为我认为我没有别的办法能得到我所喜爱的宁静,我不得不放弃担任国家教师的公职。……<sup>①</sup>

1677年,剧终的一幕来到了。斯宾诺莎才44岁,但是他的朋友们知道他没有多少时日留在世上了。他出生于一个有肺病史的家庭,他住的地方比较狭窄,工作场所的空气中又灰尘弥漫,这些都不适于克服他先天的不足。他越来越苦于呼吸困难,他十分敏感的肺年复一年地衰弱了。他让自己安于早逝;只担心他生前不敢出版的书死后会遗失或毁掉。他把手稿放进一张小书桌里锁上,把钥匙交给房东,要求他自己大限到来时,将书桌和钥匙转交给阿姆斯特丹出版商詹·利乌魏特茨。

2月20日,星期日,和斯宾诺莎住在一起的这家人,听他说病得不很厉害,就上教堂去了。梅耶尔医生独自陪伴着他。他们回家来时,发现这位哲学家躺在他朋友的手臂里已经谢世而去了。许多人哀悼他,因为朴实的人爱他的温和,犹如有学问的人敬慕他的智慧。哲学家和官员参加众人的行列送他到他长眠之地;不同信仰的

---

<sup>①</sup> 《书信集》,第54封。



人相聚在他的坟头。尼采曾在某处说过,最后一个基督教徒死在十字架上了。可他已忘掉了斯宾诺莎。

## 二 《神学政治论》

现在我们按他写作的次序来研究他的四部书。《神学政治论》也许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最不感兴趣的一部,因为斯宾诺莎发端的高水平的批判运动已将斯宾诺莎为之冒生命危险的见解化为陈词滥调了。一个作者把自己的论点证明得过于透彻明白,是很不明智的;他的结论在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心中都已广为流传,他的著作便不再具有永远吸引我们的那种神秘的力量了。这对伏尔泰是这样,对斯宾诺莎论宗教与政治的书也是这样。

这本书的主要原理是,《圣经》的文字是故意用的比喻或寓意;这不仅因为它渗入了一种东方倾向,着意于高度的文学色彩与修饰以及夸张的描绘手法,也因为先知和使徒要通过唤起想像来传输教义,不得不使自己适应普通大众的能力和口味。“整部《圣经》的写作主要是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其次是为全人类;因此它的内容必然要尽可能适应群众的理解力。”<sup>①</sup>《圣经》不用次要的原因来解释事物,而只用最能感人,尤其是能使没有受教育的人信奉的方式风格来进行叙述。……其目的不在使人理

---

<sup>①</sup> 《神学政治论》,第5章。

智信服,而在吸引并攫住人的想像力。”<sup>①</sup>因而奇迹屡见不鲜,神也多次显圣。“群众认为神力天意极清楚地呈现在不寻常的事件中,而且是一反他们由自然所形成的概念。……的确,他们认为自然循常规运行就是神不活动的时候;反过来说,神有所施为的时候,自然力和自然因果就不起作用了。这样说来,他们认为有两种力量,神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sup>②</sup>(我们在这里进入斯宾诺莎哲学的基本观念——即神和自然的进程是同一个。)由于事件的程序被打断,人们才相信神;所以犹太人对于白天的延长赋予一种神奇的解释,以便使他人(也许还有他们自己)深信犹太人是神的宠儿;类似的事件在每个民族早期的历史中比比皆是。<sup>③</sup>冷静而忠实的记载不能扣动人心;假如摩西说仅仅是东风为他们扫出一条通过红海的道路(正如我们从后来的一段文字中所猜想的),那就不会给他引导的群众造成多大的心灵影响。再者,使徒们借助奇迹故事和他们借助寓言故事的理由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必须适应大众的心理。较之于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之所以有更大的影响,多半要归功于他们那些栩栩如生、比喻动人的语言形式,这是宗教创始人传教工作的性质及他们自身情感的炽烈所不得不采用的。

---

① 《神学政治论》,第6章。

② 同上。

③ 同上。

斯宾诺莎说,按照这个原理来解释,《圣经》所包含的内容没有什么与理性背道而驰的。<sup>①</sup>“但是按字面意义来解释,它就充满错误、矛盾和不可能的事情——犹如《旧约全书》的头五卷为摩西所写。透过寓意和诗情的雾霭,更富哲理的解释显露出伟大思想家和领导者的深刻思想,也能使人理解《圣经》的千古流传以及它对人们不可估量的影响。两种解释都有其适当的地位和作用;人们始终需要一种用形象化的描述和用超自然灵光环绕的宗教;如果这样一种形式的信仰遭到毁灭,他们会创造出另一种来。但是哲学家懂得,神和自然是同一个本质,按必然性活动,遵循不变的法则;正是这种庄严的法则才是他要敬重服从的。”<sup>②</sup>他知道,在《圣经》中“神被描绘成是一个立法者或国君,说成是公正、仁慈的等等,都仅仅是迁就人民的理解力与不完备的知识;实际上,神的活动……是出于他本性的必然性,他的命令……便是永恒的真理。”<sup>③</sup>

斯宾诺莎没有区分《旧约》与《新约》,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看作是一体的东西,把流俗的仇恨与曲解置之一旁,当哲学的解释找到了敌对信仰所潜藏的核心与精髓之后才能做到这样。“我常常奇怪人们夸口宣称信奉基督教

---

① 《神学政治论》,序言。

② 同上书,第5章。

③ 同上书,第4章。

——即对所有的人都仁爱、欢欣、和平、克己、宽容，却以这般宿怨争论不休，显得天天彼此势不两立，倒是这些而不是他们所宣称的美德，才是他们信仰最现成的标准。”<sup>①</sup> 犹太人之所以能幸存下来，主要是由于基督教对他们的仇恨；迫害促使他们为了种族的延续不绝，必须牢牢团结一致；没有迫害，他们可能已和欧洲人杂居、联姻，并被占大多数而又处处包围着他们的欧洲人所吞没。但是没有理由，明智的犹太人和明智的基督徒，抛弃一切无稽之谈后，不该在教义上充分一致地和平共处下去。

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斯宾诺莎认为，应该是对耶稣要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去掉不可靠的教条，犹太人立即就会认清耶稣是最伟大最崇高的先知。斯宾诺莎不承认基督的神性，但是他把基督置于人类之首。“神的永恒智慧……已在万物中体现出来了，但主要体现在人的心灵中，绝大多数体现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sup>②</sup> “基督被派遣来教导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而是全人类”；因此“他使自己顺应大众的理解力，……常常多数是用寓言来教导的。”<sup>③</sup> 他认为基督的道德几乎等同于他的智慧；敬重他，人也就升华到对“神的理性的爱”的境界。那样崇高的一个人物，超脱一切，只会引起分歧与争端的教条的阻

---

① 《神学政治论》，第6章。

② 《书信集》，第21封。

③ 《神学政治论》，第4章。

碍,他吸引所有的人;也许在他的名下,一个被口舌刀剑自相残杀的战争搞得四分五裂的世界,最终能找到一个信仰统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可能性。

### 三 《知性改进论》

翻开斯宾诺莎的第二本书,我们迎面就碰上一篇哲学文献中的佳作。斯宾诺莎说明为什么他为了哲学而放弃一切:

经验教训我,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幻的、无谓的,并且当我懂得我所害怕的,它们也令我害怕的一切事物,除了我心灵受它们的影响之外,它们本身根本无所谓善恶;我就终于决定要探索一下,是否有什么东西可能真是善的,又能够传输出它的善来,用这来感染心灵而排除一切其他的东西;我说,我决定要探索是否我能发现并获得能力,可以永世享受连续不断、至高无上的幸福……我可以看出由荣誉和财富而获得的许多好处,也懂得,如果我想认真研究一个新问题,我就无缘取得这些东西。……但是荣誉也吧,财富也吧,一个人享有得越多,享乐也就越增加,因而越助长他想增加;然而如果我们的希望一旦受挫,我们内心便会产生极大的痛苦。名声也有这样的大弊端,如果我们追逐它,

我们就得以这样的方式过活，甚至得迎合别人，不干别人不喜欢的，务求干别人悦意的事情。……但是唯独爱好追求永恒无限的东西才能使人心灵愉快而没有一切烦恼痛苦。……至善是心灵和整个自然界融合一致的知识。……心灵懂得愈多，它就更好地理解它的力量和自然界的秩序；它越理解它的力量或长处，它就将能够更好地指导自己并为自己定下规则；而且它越理解自然的秩序，它就越能轻松自如地使自己从无用的事物中解放出来；这便是那完整无缺的方法。

因此，只有知识才拥有力量和自由；唯一隽永的幸福是追求知识和享有理解。然而，与此同时，哲学家必然还是个普通人和公民；他在追求真理的时期内，生活方式会是怎样的呢？斯宾诺莎定了个简单的行为规则，就我们所知，他的实际行为完全与此符合：

一、说话方式让人了解，凡是无害于达到我们目标的一切事情尽力替人办。……二、只享受那些为保持健康所必需的生活乐趣。三、最后，只求取……为维护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金钱，凡是习俗不违背我们谋求东西的都一律遵守。<sup>①</sup>

---

<sup>①</sup> 《知性改进论》，人人丛书版，第 231 页。

但是在着手这一探索时,这位诚实而头脑清晰的哲学家立即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何以知道我的知识是知识呢?何以知道带给我理性以材料的感觉是可靠的呢?何以知道我的理性由感性材料所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呢?难道我们不该在自己听任开车以前先检查一下车子吗?难道我们不该尽量使之完美无缺吗?斯宾诺莎像培根一样地说:“万事之前,必须先想出一种方法来改进和净化知性。”<sup>①</sup>我们必须细心区别不同形式的知识,而只相信最好的那一种。

由此,第一种是传闻的知识,比如说,我据以得知我的生日。第二种是泛泛经验得来的知识,这种“经验”知识是贬义的,犹如一个医生知道一个药方,不是依靠任何实验检测的科学处方,而是靠那个药方“通常”有效的“笼统印象”。第三种是直接推断,或经过推理而得到的知识,比如我看见别的物体距离远显然模样就缩小,从而就得出太阳很大的结论。这种知识比前两种优越,但是仍然靠不住会受到直接经验的突然反驳;就这样,科学一百年来推究出“以太”这个解释办法,如今已为杰出物理学家所很不满意的了。因此,最上乘的知识是第四种,它来自直接的推论和直觉的认知,比如,我们在 $2:4=3:X$ 比式中,立即看出未知数是6;或者比如,我们察觉整体大

---

<sup>①</sup> 《知性改进论》,第231页。

于部分。斯宾诺莎相信精通数学的人多半是用这种直观的方式学会欧氏几何学的；但是他沮丧地承认，“我们能够用这种知识来认识的东西至今还是很少的。”<sup>①</sup>

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把前两种知识归结为一种；并把直观知识称为“在事物永恒的面貌和关系中对事物的认识——这在一个短语中就得出了一个哲学定义。所以，直观知识要在事物和事件的背后寻求它们的规律和永恒的关系。这样，斯宾诺莎在“暂时的秩序”（事物和事件的“世界”）和“永恒的秩序”（规律和结构的世界）两者之间作了根本的区别。让我们仔细研究这一区别吧：

必须注意，这里我所谓的因果系列和真实事物的系列，并不是指的变动不居的个别事物而言，而是指的固定的永恒的事物系列而言。因为以人类之柔弱，不可能穷追变动不居的个别事物，这不仅是由于事物的数目非人力所能指数，还由于同一事物的环境变化多端，而每一变化都可以是该事物存在或不存在的原因。由于个别事物的存在确实与它们的本质无关，因而并非永恒的真理。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去了解个别变动不居的事物的系列，因为它们的本质……只有在固定的永恒的事物中去找，也可以从作为它们真正的准则铭刻于那些事物中的规律去

---

<sup>①</sup> 《知性改进论》，第 233 页。



找，一切个别的事物是根据这些规律制定和排列的；而且这些个别变动不居的事物是那么密不可分地根本依赖于这些固定的事物，没有后者，它们就既不能存在，也无法被认识了。<sup>①</sup>

如果我们研究斯宾诺莎的杰作时，把这段话记在心上，杰作本文读来自会豁然开朗，《伦理学》虽然错综复杂得令人沮丧，许多内容也自会顿开茅塞，显得简单明白了。

#### 四 《伦理学》

近代哲学最珍贵的产物是纳入几何学形式的，为的是让思想像欧几里得般清楚；但是成果却凝练得晦涩难懂，每一行都需要有《犹太法典》般的注释。经院哲学家们也曾这样表述过他们的思想，可从没有那么简洁；他们用他们预先注定的结论来帮助澄清思想。笛卡尔曾提出，哲学在自身以数学的形式来表述以前，是难以准确的；但是他从不曾抓住他自己的理想。斯宾诺莎实现这一倡议时头脑已受过数学训练，把数学作为一切严谨的

---

<sup>①</sup> 《知性改进论》，第 259 页。并参阅培根《新工具》，第 2 卷，第 2 节，“在自然界虽然只存在个别的物体，按照特殊的规律，呈现出明显的个体作用；但是，在各门学问中，就是那些规律——它们的研究、发现和发展——既是理论，也是实践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所有的哲学家意见都一致。

科学程序的根本基础，而让人觉得有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那样的成就。对我们这些思路比较松散的头脑来说，斯宾诺莎的成果是内容和形式都浓缩得令人读来精疲力竭的；我们不禁要自我安慰，说这种哲学几何学简直像是人为的思想棋局，其中公理、定义、定理、证明下得像是国王、主教、武士、小丑；斯宾诺莎发明了一种逻辑游戏来排遣寂寞。秩序有违于我们心灵的天性，我们宁愿跟从幻想的迷蔓的线路，宁愿根据不足地从梦想中编出哲学来。但是斯宾诺莎只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将混乱不堪的世界归为统一和秩序。他如北欧人一样渴望真理，不像南欧人那样迷恋美丽；在他身上，艺术家纯粹是个建筑师，建立一个形式完美对称的思想体系。

再者，对斯宾诺莎的用语，一个现代的学生也会步履蹒跚、抱怨不已。用拉丁文来写作，他不得不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术语来表达他本质上是现代的思想；那时候人们不懂得别的哲学语言。所以，他在我们今天写成“实在”或“本质”的地方，用了“实体”这个词；我们用“完全”的地方，他用了“完满”；我们用“目标”，他用“理想”，“客观地”就是我们的“主观地”，“形式上”即我们的“客观上”。这些是赛跑中的障碍物，令弱者畏缩不前，但会令强者奋发向前。

总之，斯宾诺莎的著作不是给人阅读的，而是给人研究的；接近他，你必须像是接近欧几里得一样，认识到在这短短 200 页篇幅中一个人用精雕细刻的艺术削去了任

何多余的东西,写下了他毕生的思想。不要以为匆匆浏览一过就能入其堂奥;从来没有一本这样的哲学著作,那怕只漏看一点点,就莫不遭受损失。每一部分都依赖于前面的各部分;某些显而易见、看来似乎不必要的命题结果竟是逻辑辉煌展开的基石。只有通读并思考了全书,你才能透彻地理解任何重要的章节;虽然我们不必像雅可比那样热情夸张地说,“不论是谁,只要《伦理学》还有一句话模糊不清,他就没有读懂斯宾诺莎。”斯宾诺莎在该书的第二部分说,“毫无疑问,读者会在这里觉得迷茫,想起许多事物,使他踏步不前;因此我请读者且随我循序渐进,在读完全书之前,对这些事物不忙于下判断。”<sup>①</sup>不要一口气读完全书,而要多次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读。读完了,要认为你才开始懂得。接着,就读一些评述,如波洛克的《斯宾诺莎》和马蒂洛的《斯宾诺莎研究》;最好,两本都读。最后,又重读《伦理学》;它对你又将是一部新书。当你读完第二遍时,你将永远爱好哲学。

### 1. 自然与神

书的第一页就把我们投入形而上学的漩涡中。我们现在对形而上学顽固的厌恶袭上心头(不也是愚妄么?),而我们有一阵子竟希望我们到别处去,只要离开斯宾诺莎就行。但是那时候,如威廉·詹姆士所说,哲学不是别

---

<sup>①</sup>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11,注。

的,而是一种尝试,要透彻地思考事物,直至它们的终极意义,在实在的表象中寻求实体的根本,——或如斯宾诺莎所说,寻求根本的实体;从而统一全部真理,达到一切概括的最高峰,这甚至在务实的英国人<sup>①</sup>看来,也构成哲学。科学虽然盛气凌人地蔑视哲学,自身却在每一思想里都要设定一种形而上学。恰巧它设定的形而上学正好就是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

在斯宾诺莎的体系中,有三个重要的用语:实体、属性和样式。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暂且把属性放在一旁。样式是指任何单个的事物或事件,个别的形式或形状,是实在暂时的表现;你、你的身体、你的思想、群体、种族、星球,全是样式;所有这些都是存在于它们背后、底下的某种永恒和不变的实在的形式、样式,几乎照字义讲就是样子。

这个潜在的实在是什么呢?斯宾诺莎称之为实体,照字义讲就是站在底下的东西。为了这个词的含义,连篇累牍的论战持续了200多年;如果我们在一篇文章中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必沮丧。有一种错误,我们必须警惕预防:实体不是构成某物的材料,比如说,木头是椅子的实体。我们谈论“他评论的实质”时,这就接近斯宾诺莎对这个词的用法了。我们回到斯宾诺莎这个用语所从出的经院哲学家去时,我们发现他是用它来翻译

---

<sup>①</sup> 斯宾塞:《基本原理》,第2部分,第1章。

希腊文 *ousia* 的, *ousia* 是 *einai* (“是”)的现在分词,指的是内在的存在或本质。那么,实体就是“是其所是”,(斯宾诺莎没忘记《创世纪》中“我是我所是”的印象);它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其他的一切必定是它的形式或样式。如果我们拿实体和样式的区分,与《知性改进论》中一方为永恒的规律之秩序和不变的联系,另一方为生生灭灭的暂时性秩序和注定灭亡的事物的区分相比较,我们不禁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斯宾诺莎在这里所说的实体,非常接近于他在那里说的永恒的秩序。那末,让我们暂且认为实体这个用语中的一个因素是它指的存在真实结构,是一切事件或事物的基础,构成世界的本质。

但是斯宾诺莎进一步把实体等同于自然和神。他仿效经院哲学家,从两方面认识自然:一方面作为能动的、生命的进程,斯宾诺莎称之为能动的自然,即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和创造的进化;另一方面作为这种进程被动的产物,称作被动的自然,即自然的材料和内容:它的树木、风云、山野、田园和种种外在的形式。他否定后一种意义,而肯定前一种意义,即自然、实体、神的同一。实体与样式,永恒的秩序与暂时的秩序,能动的自然与被动的自然,神与世界——所有这些在斯宾诺莎看来都是互相一致、意义相同的二分法的组合;各把宇宙分成本质与偶然。实体是没有实质的,它是形式而不是质料,有些解释者认为它是物质和思想杂交而中性的混合物,其实与此并不相干,这些都从实体与创造的同一,而不与被动或物

质的自然相等同这一点上充分清晰地显示出来了。斯宾诺莎书信中有一段文字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

我关于神与自然所采取的观点完全不同于后期基督教徒通常所持的观点，因为我主张神是万事万物的内因，而非外因。我说，一切都在神之中；一切都生活于、运动于神之中。我主张的这一点与使徒保罗，也许还与古代的每一位哲学家相同，虽然方式上和他们不同。我甚至敢说，我的观点和古希伯来人所持的观点相同，要是他们的传说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歪曲篡改了的，我们还是可以从某些传说中推断出很多东西来的话。但是有些人认为我的目的……是为了表明神与自然是一体的，后一个词他们理解为有形的物质，他们弄错了，我没有这样的意思。<sup>①</sup>

再看，在《神学政治论》中他写道：“神的帮助我指的是那固定不变的自然秩序，或自然事件之链”；<sup>②</sup> 自然的普遍性规律和神的绝对命令是同一个东西。“从神无限的本性看，万物……都遵守那同一的必然性，一模一样地，犹如三角形的性质永远必然是三内角等于二直角”<sup>③</sup>

---

① 《书信集》，第21封。

② 第3章。

③ 《伦理学》，第1部分，命题17注。

神之于世界,就如同圆的规律之于所有的圆。像实体那样,神是那因果之链或程序,<sup>①</sup>万物的根本条件<sup>②</sup>,世界的规律和结构<sup>③</sup>。样式和事物的具体宇宙之于神犹如桥之于它所据以筑成的设计、结构以及数学和力学的规律;这些都是桥的支撑基础,根本的条件和实质;没有它们,桥就会倒塌。跟桥一样,世界自身是由结构和规律支撑着的;它由神的手高擎着。

神的意志和自然的规律是同一实在,只是措词不同<sup>④</sup>,由此可见,一切事件都是不变规律的机械作用,而不是置身众星之间的一个无责任感的专制君主的心血来潮。这种机械作用,笛卡尔只见之于物质和形体,斯宾诺莎则也见之于神和心灵了。这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设计的世界。因为我们是为有意识的目的而行动的,我们就认为一切进程都有这样的目的;因为我们是有人性的,我们就认为一切事件都与人有关,是设计来有助于他的需要的。但是和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思想一样,这是人类中心论的幻想<sup>⑤</sup>。哲学上这种最大的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将我们人类的意图、标准和爱好投射进客观宇宙里去了。因此,我们有“恶的问题”:我们竭力调和人

---

① 霍夫丁:《近代哲学史》,第1卷。

② 马蒂诺:《斯宾诺莎研究》,伦敦,1822年版,第171页。

③ 伍德布里奇的观点。

④ 《神学政治论》,第3章。

⑤ 《伦理学》,第1部分,附录。

生的艰难困苦与神的善,忘了约伯<sup>①</sup>得到的教训,神是超越我们微不足道的善与恶的。善恶是与人有关的,常常是与个人的爱好和目的有关的,没有对宇宙的普遍有效性,在宇宙中个人命如蜉蝣,那“自动之指”写人类种族的历史甚至也是瞬息即逝的。

因此,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看来自然中有什么东西是可笑的、荒谬的或罪恶的,这正是由于我们只具有事物的片面的知识,还大体上不了解自然作为整体的秩序和一致性,又因为我们想让一切事物都按照我们自己理性的命令进行安排;虽然我们理性断定事实上是恶的东西,从全宇宙自然的秩序和规律来看却并非是恶,而只是从我们自己的本性单独获得的规律来看才是恶的<sup>②</sup>。……因为同一事物可以同时是善的、恶的或与善恶无关的。比方说,音乐对郁闷的人是善,对哀痛的人是恶,对死者就无所谓善恶了。<sup>③</sup>

善恶是偏见,偏见是永恒的实在所不能承认的;“不错,世界应该具体说明无限的充分完美性质,不仅仅只说

---

① 《圣经》中希伯来人的族长。——译者

② 《神学政治论》,第2章。

③ 《伦理学》,第4部分,序言。



明人的个别理想而已。”<sup>①</sup> 美丑也如善恶一般；这些也是主观的、个人的用语，如果投掷给宇宙，那就会不光彩地送还给发送的人。“我要提醒你注意，我并不认为美丽或丑陋，秩序或混乱是自然本身的属性。只有联系到我们的想像力，事物才能被称作是美丽的或丑陋的，井然有序的或混乱不堪的。”<sup>②</sup> “举例以明之，眼睛看到我们面前的客体，使神经接收到运动的感觉，如果有益于健康，我们才说那些客体是美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说那些客体是丑的。”<sup>③</sup> 在这类文字中，斯宾诺莎超过了柏拉图，后者认为他的审美判断必须是宇宙的规则和神的绝对命令。

神是人吗？这个字不能作任何人类的意义解。斯宾诺莎注意到“公众的信仰仍把神描述成男性，而非女性；”<sup>④</sup> 斯宾诺莎真够英勇，他批驳了反映出女性附属于男性的一个观念。有一个通信的人反对他的神非人格化概念，他的复信在遣词上令人不禁想起古希腊怀疑论者色诺芬尼。

你说，如果我不承认神能看、能听、可观察、有意志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动作，……你就不知道我的神是

---

① 桑塔亚那：《伦理学》，导言，人人丛书版，第20页。

② 《书信集》，波洛克编，第15封。

③ 《伦理学》，第1部分，附录。

④ 《书信集》，威利斯编，第58封。

哪样一种了；我由此推断你相信最大的圆满完美莫过于能用上面提到的属性来予以解释的了。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相信，如果三角形会说话，它同样会说神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三角形，而圆则说神性出类拔萃地是圆形的；就这样，每一种东西都会把自己的属性归之于神。<sup>①</sup>

最后，按通常人的品性归于神的意义来讲，“理性和意志都不属于神的本质”<sup>②</sup>；毋宁说，神的意志是一切原因和一切规律的要点，神的理智是一切心灵的要点。正如斯宾诺莎所理解的，“神的心灵是弥漫于时空中的一切精神，是赋予世界以生命的普遍意识。”<sup>③</sup>“一切事物虽然程度不同，都是生气蓬勃的。”<sup>④</sup> 生命或心灵是我们知道的每一事物的一个局部或方面，而物质的广延或形体则是另一局部或方面；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或属性（如斯宾诺莎所称），我们能认识到实体或神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神——事物流变背后的普遍进程和永恒的实在——可以说是具有心灵和形体的。心灵不是神，物质也不是神；但是构成世界双重历史的精神进程和分子进程——这些，以及它们的种种原因和它们的种种法则是神。

---

① 《书信集》，第60封。

② 《伦理学》，第1部分，命题17，注。

③ 桑塔亚那：《伦理学》导言，第10页。

④ 《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13，注。

## 2. 物质与心灵

但是,什么是心灵,什么是物质呢?心灵是物质吗?——如有些缺乏想像力的人所认为的那样。还是形体只是个观念呢?——如有些富有想像力的人所认为的那样。精神进程是脑进程的原因呢,还是结果?——或者还是如马勒伯朗士所说的,它们互不联系,彼此独立,只是侥幸地偶尔才对应平行的呢?

斯宾诺莎回答说,心灵既不是物质的,物质也不是心灵的;脑进程既不是思想的原因,也不是结果;这两种进程也不是彼此独立,互相平行的。因为没有两种进程,没有两种实体;只有一种进程,时而从内部看是心灵,时而从外部看是物质,但是实际上是两者不可分割的混合与统一。心灵和形体不能相互作用,因为它们不是别的,它们是一体的。“形体不能决定心灵,使它思想,心灵也不能决定形体,使它保持动、静或任何别的状态,”道理很简单,因为“心灵的决定,以及形体的欲望和动、静决定……是二而一同一回事。”<sup>①</sup> 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两方面统一的;无论何处,有外在的“物质”进程,它就只是实际进程的一边或一方面,从更全面的观点来看,它也包含一个内在进程,它尽管程度不同,却是与我们自身内部看到的精神进程相关联的。内在的“精神”进程在每一个阶段都与

---

<sup>①</sup> 《伦理学》,第3部分,命题2。

外在的“物质”进程相一致；“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sup>①</sup>“思想的实体与广延的实体就是同一的东西，不过时而通过这个，时而通过那个属性或方面得到了解”。“有些犹太人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是混淆不清的，因为他们说神和理智，以及神的理智所认识到的事物是同一的东西。”<sup>②</sup>

如果“心灵”按广义理解成相当于由神经全部网络组成的神经系统，那么，“形体”的每一变化都会伴随以“心灵”中相应的变化，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形成一个整体。恰似思想和事物的进程在心灵中有所联系和排列，同样，形体中其变化，和“通过感觉影响形体的”事物的变化，也是按它们的次序联系和排列着的；<sup>③</sup>“凡是形体所发生的一切都必然为心灵所察觉”，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感受到的<sup>④</sup>。正如感受到的情感是整体的一部分，循环、呼吸、消化系统中的变化才是整体的基础；同样，一个观念，与发生“形体”变化的同时，是复杂有机进程的一部分；甚至数学反应的无穷精巧在形体上也有对应反映。（行为主义者不是曾主张用纪录声带那些似乎伴随一切思想的不随意振动的办法来测出人的思想吗？）

斯宾诺莎在那样努力消除形体与心灵之间的区别以

---

① 《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17。

② 同上书，注。

③ 同上书，第5部分，命题1。

④ 同上书，第2部分，命题12、13。

后,进而把理智与意志的不同简化为是一个程度问题。心灵没有“天赋能力”,没有独立的称作理智和意志的实体,更无想像力和记忆力;心灵不是处理观念的代理机构,却是观念自身处于进程和连锁状态中<sup>①</sup>。“理智”仅仅是用来表示一系列观念的一个抽象和速记名词;“意志”仅仅是用来表示一系列行动或意愿的一个抽象名词:“理智与意志和这个或那个观念或意愿的关系就像岩石的坚硬性与这块或那块岩石一样。”<sup>②</sup>最后,“意志和理智是合二而一的东西;<sup>③</sup> 因为意愿仅仅是一个观念,它由于联想的丰富性(或者也许是由于缺乏竞争的观念),长久逗留在意识中而没有付诸行动。每一个观念除非在过度中受不同观念的阻止便会变成行动;观念本身是统一的有机进程的第一阶段,而外在的行动是这一进程的完成。

通常称为意志的,就它作为决定观念在意识中持久的冲动力来说,应称为欲望,——这正“是人的本质”<sup>④</sup>。欲望是我们意识到的欲念或本能,但是本能并不总是通过有意识的欲望才起作用的<sup>⑤</sup>。本能后面有不明

---

① 斯宾诺莎关于联想理论的预见参见《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18,注。

② 《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48,注。

③ 同上,命题49,推论。

④ 同上书,第4部分,命题18。

⑤ 斯宾诺莎敏感到无意识的力量,如在梦游症中所见的(《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2,注);也注意到双重人格的现象(第4部分,命题39,注)。

确可又多变的努力,以求自我保存;斯宾诺莎在一切人,甚至低于人的活动中看到了这一点,就像叔本华和尼采会到处见出生命意志和权力意志一样。哲学家很少有不一致的。

“每一事物就它自身而言总是竭尽全力保存自己的存在的;事物用以努力谋求、保存自己存在的东西,恰恰就是该事物实际上的本质”;<sup>①</sup> 事物借以保存的力量就是它存在的核心和本质。每一种本能都是自然为保存个体(或者,还有我们这位孑然一身的独身者没有加上的种族或群体)而产生的一种手段。快乐与痛苦是本能的满足或受阻;它们并不是我们欲望的原因,而是它们的结果;并不是事物给我们快乐,我们才对它们有欲求,而是因为我们对它们有欲求,它们才给我们快乐;<sup>②</sup> 我们对它们有欲求是因为我们必须这样。

因而,根本没有自由意志;生存的必要决定本能,本能决定欲望,欲望决定思想和行动。“心灵的决定除欲望而外一无所有,而欲望是随意向的不同而变化的。”<sup>③</sup> “心灵根本没有绝对或自由意志;而心灵有这个或那个意愿却是由一个原因决定的,而这一原因又是由另一原因决定的,而这又另有原因,如此等等,以至无穷。”<sup>④</sup> “人

---

① 《伦理学》,第3部分,命题6、7。

② 同上,命题57。

③ 同上书,第2部分,注。

④ 同上书,第2部分,命题48。

因为意识到自己有意志和欲望,便自以为是自由的,但是对他们之所以引起意志和欲望的原因却罔无所知。”<sup>①</sup>斯宾诺莎把自由意志的感觉比作一块石头的想法,它穿越空间时以为是它决定自己的抛物线轨道,和选择落下的位置和时间的。<sup>②</sup>

既然人类的行为遵守像几何学法则一样固定的法则,心理学研究就应取几何学的形式,而具有数学的客观性。“我将像论及线、面、体一样谈论人的存在。”<sup>③</sup>“我一直谨慎小心地努力耕耘,对人类行为不嘲笑,不悲叹,不咒骂,但求理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看待激情……并不认为是人类本性的缺点,却认为是与它有关的特性,正如热、寒、风暴、雷电等等与天气的本性有关一样。”<sup>④</sup>正是这种毫无偏见的研究态度才使斯宾诺莎关于人类本性的研究具有如此卓越的地位,弗鲁德称之为“是迄今任何道德哲学家所作出的最为全面的研究。”<sup>⑤</sup>泰纳称赞贝尔的分析,除了比之于斯宾诺莎的分析外,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约翰尼斯·弥勒谈到本能与情感这个问题时,写道:“撇开生理条件来谈情感之间的关系时,不可能作出比斯宾诺莎更好的解释,他的理解真是无与伦比

---

① 《伦理学》,第1部分,附录。

② 《书信集》,第58封,波洛克编。

③ 《神学政治论》,序言。

④ 同上书,第1章。

⑤ 《简论》,第1卷,第308页。

的，”——这位著名的生理学家，以伟人常有的谦逊，继续充分地援引《伦理学》第三卷。正是通过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斯宾诺莎终于研究了这些问题，使他的杰作得出这个书名。

### 3. 理智与道德

归根结蒂只有三种伦理体系，三种理想人格和道德生活的概念。一种是佛陀和耶稣式的，在道德上强调阴柔，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价值，绝恶靠报之以善，爱就是美德，政治上倾向于不加限制的民主制。另一种是马基雅弗利和尼采式的，在道德上强调阳刚，承认人的不平等，津津乐道竞争、征服和统治的冒险生涯，权力就是美德，崇尚世袭的贵族制。第三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否认阴柔道德与阳刚道德的普遍适用性；认为只有博识而熟思的头脑才能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判断，什么时候该用爱来统治，什么时候该用权力来统治。因此才智就是美德；在政体上提倡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多样混合。斯宾诺莎的卓越之处在于，他的《伦理学》调和这些明显对立的哲学，将它们编织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结果给我们一个道德体系，它是近代思想的最高成就。

他开始时以创造幸福便是行为的目标；接着他简单地把幸福定义为有快乐而无痛苦。但快乐和痛苦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况且它们是过渡的，而不是静止的。“快



乐是人从圆满完美(即完全或充分)的较小状态过渡到较大状态。”“快乐在于这一点,即人的力量有所增加。”<sup>①</sup>“痛苦是一个人从较大的圆满完美过渡到较小的。我说过渡,因为快乐不是圆满完美自身;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有他必须向之过渡的圆满完美性,他不会感到快乐。与此相反的情况就会使事情显得更为明白。”<sup>②</sup>一切激情都是过客,一切情绪都要变迁,走向或离开完全和力量。

“我把情感理解为形体的变化,形体内的活动力量靠这些变化或增加,或消减,或助长,或受抑,而同时也理解为这些变化的观念。”<sup>③</sup>(这种情感理论通常归功于詹姆士与朗格;但斯宾诺莎在这里却阐述得比这两位心理学家都更为精确,也显然与坎农教授的发现符合一致。)<sup>④</sup>“激情或情感本身无所谓好坏,只看它是增进还是减低我们的力量。”“德性和力量我指的是同一回事情”<sup>⑤</sup>;德性是一种活动的力量,一种能力的形式;<sup>⑥</sup>“一个人越能保持他的存在,并寻求对他有用的东西,他的德性也就越大。”<sup>⑦</sup>斯宾诺莎并不要求人为他人的利益牺牲自己;他比自然还有怜悯心。他认为利己是自保的最高本能的必

---

① 参阅尼采:“什么是幸福?感到权力增加了,阻力克服了。”——《基督教之敌》,第2节。

② 《伦理学》,第3部分,附录。

③ 同上书,第3部分,定义3。

④ 同上书,第4部分,定义8。

⑤ 同上书,第3部分,命题55,推论2。

⑥ 同上书,第4部分,命题20。

然结果；“凡是人断定是好的东西，那是谁也不忽视的，除非他想获得更大的好处。”<sup>①</sup> 这在斯宾诺莎看来是完全合理的。“既然理性不要求事物违反自然，理性就承认每人必须爱他自己，求取有益于他的东西，凡是使他真的走向更大的圆满完美状态的东西不论什么他都希求；而且每人就他的存在而言都该尽力维护他的生存。”<sup>②</sup> 所以，他，不像空想改革家，没有把伦理学建立在利他主义和人的天生性善上，也不像愤世嫉俗的保守主义者，没有把伦理学建立在自私自利和人的天生性恶上，而是将伦理学建立在他认为是无可避免、情有可原的利己上。教人懦弱的道德体系是不足取的；“德性的基础无非是努力保持个人的存在；人的幸福就在于他有力量这样做。”<sup>③</sup>

跟尼采一样，斯宾诺莎认为谦卑没有多大用处；<sup>④</sup> 它不是阴谋家的伪善，便是奴隶的怯懦；这意味着缺乏力量——而在斯宾诺莎看来，一切德性全是才能和力量的形式。所以懊悔是一种缺点而不是一种德性：“他事后悔恨，便是加倍的不幸和双重的懦弱。”<sup>⑤</sup> 但是他没有像尼采那样花很多的时间来猛烈攻击谦卑；因为“谦卑是很少

---

① 《神学政治论》，第 16 章。

② 《伦理学》，第 4 部分，命题 18，注。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 3 部分，命题 55。

⑤ 同上书，第 4 部分，命题 54。

见的”；<sup>①</sup> 如西塞罗所说，甚至那些写书赞美谦卑的哲学家们也竭力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书名页上。斯宾诺莎说，“谁瞧不起自己，最近乎是个骄傲的人，”（用一句话就道出了精神分析学家的一个得意的理论，即每一种有意识的德性都是为了努力掩饰或纠正一种隐秘的恶行）。虽然斯宾诺莎不喜欢谦卑，可他赞赏谦虚，并反对那种言行不合的骄傲。自负使人彼此讨厌：“自负的人只说自己了不起的作为，并且只指责别人的坏处”；<sup>②</sup> 他喜欢在不如他的人们面前趾高气扬，他们对他的完美与功业惊讶得张口结舌；最终他会变成那些恭维他的人的牺牲品；因为“骄傲的人最容易受谄媚的愚弄了”。<sup>③</sup>

我们这位温和的哲学家到目前为止提供给我们的倒更像是一种斯巴达的伦理观；但是在其他段落里他奏起了比较柔和的音调。他惊异于罄竹难书的妒嫉、互责、互贬、甚至仇恨，它们扰乱人心，分离人类；除了消除这些和类似的情绪而外，他看不出有什么补救办法来治疗我们的社会弊端。他相信说明以爱制恨要比以恨制恨更为容易，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许就因为恨在爱的边缘上震颤发抖吧。因为恨以怨怨相报的情绪才愈演愈烈；而“自以为被他恨的人所爱的人却不免成为爱和恨这种矛盾情

---

① 《伦理学》，第3部分，附录，定义29。

② 同上书，第3部分，命题55，注。

③ 同上书，第4部分，附录，定义21。

绪的猎物,既然(也许是斯宾诺莎过于乐观地以为)爱有助于产生爱;所以他的恨就崩溃而失去力量了。恨就是承认我们的低劣和恐惧;我们不会恨一个我们自信能胜过的敌人。“如果有人想用怨怨相报的办法来报复所受的伤害,那他会生活在苦难中。但是全力以爱制恨的人就能愉快而自信地进行战斗;他可以旗鼓相当地击退敌人,甚至以寡敌众,丝毫不需要借助于命运,为他所征服的人也会心悦诚服。”<sup>①</sup>“心灵不是武力,却只能为伟大的灵魂所征服。”<sup>②</sup>在这些段落中,斯宾诺莎看到了一些照耀在加利利<sup>③</sup>山上的光亮。

但是他的《伦理学》的本质是希腊式的而非基督教的。“理解的努力是德性首要、唯一的基础。”<sup>④</sup>——再没有能比这更完全、彻头彻尾地苏格拉底式的了。因为“我们在许多方面为外界的原因所扰攘,我们徘徊动摇,不知我们的前途与命运,有如海洋中的波浪,为相反的风力所动荡。”<sup>⑤</sup>当我们最富激情时,以为自己是最自主的了,而其实那时候是最被动的,卷入了祖传的冲动或感情的激流,并顺流向前,直到遇上一个突然的反冲,这种反

---

① 《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45。

② 同上书,第4部分,附录11。

③ 相当于今以色列北部,以耶稣童年时代的故乡和他的主要传教地点闻名。——译者

④ 《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26。

⑤ 同上书,第3部分,命题59,注。

冲认识的只是情况的一部分,因为没有思想就只能认识情况的一部分。一种激情是一种“不充分的观念”;思想是一种延迟的反应,直到问题的每一重要方面都引起了相关的反作用,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充分的观念,得出尽可能全面的反应。<sup>①</sup>本能作为推动力是蔚为壮观的,但作为向导就危险了;因为根据我们称为幸福的利己主义,每一种本能都寻求自己的满足,而忽视了个人的整体利益。比如说,从失控的贪婪、好斗、淫欲,人可以遭受绝大的摧残,直至这样的人成为主宰他们的本能的附属品。“日常刺激我们情绪的大都起因于身体的某一部分感受刺激超过其他部分,因此,情绪一般是过度的,而且逮住心灵,使它考虑一个目的,从而不能想及别的。”<sup>②</sup>但是“由快乐或痛苦而产生的欲望,如果只与身体的一部分或某些部分有关联,便于整体的人没有什么好处。”<sup>③</sup>要实现自我,我们就必须完善自我。

当然,所有这些是古老哲学在理性与激情之间作出的区别;但是斯宾诺莎给苏格拉底和斯多噶派添补了许多重要的东西。他懂得,正如激情没有理性是盲目的,理性没有激情也是死的。“一种情感只能为一种相反而

---

① 用后来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反射行为是对局部刺激的局部反应;本能行为是对部分行为的部分反应;理性是对全部情况的全部反应。

② 《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44,注。

③ 同上书,第4部分,命题60。

又更加强大的情感所阻抑或消除。”<sup>①</sup> 他不是徒然反对理性而坚持激情——在这一竞争中通常是比较根深蒂固、世代相传的因素取胜——却是取受理性协调的激情以反对无理性的激情，以通观全局将后者纳入适当的位置。思想不应该缺少欲望之热，欲望也不应该缺少思想之光。”一种激情，一旦我们对它形成清楚明白的观念，便不成其为激情了，心灵则从属于跟它拥有适当的观念数目相当的激情。”<sup>②</sup> “所有欲望，只有在它们是由于不适当的观念而引起的，才是激情；由适当的观念产生的……它们便是德性”；<sup>③</sup> 一切理智的行为——即一切符合全面情况的反应——就是德行；最后，理智之外没有德性。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来自他的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中，理性在混乱多变的事物中认知法则，所以在伦理学中，理性在混乱多变的欲望中建立法则；在形而上学中，理性在永恒的形式下知，在伦理学中理性在永恒的形式下行；理性在于使知和行适合整体永恒的景观。思想帮助我们达到这种更为宽广的观点，因为它有想像作为助

---

① 《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7、14。

② 同上书，第5部分，命题3。

③ 注意，这里引用的最后两句引文和精神分析学说很相似，这种学说以为，只有我们没有意识到欲望的确切原因时，这些欲望才是“情结”，治疗时的第一因素因而是要努力使欲望及其原因具有意识——形成它和它们的“适当的观念”。

力,而这种想像能把现在行为的遥远结果呈现在意识中,如果反应是不加思索立即作出的,那么现在的行动对反应就不会有什么作用了。理智行为的大障碍是,和我们称之为想像的记忆投影比起来,现在的感觉更鲜明生动。“只要心灵按照理性的指令去理解事物,不论观念涉及的是现在、过去或将来的事物,心灵的感受将是一模一样的。”<sup>①</sup> 靠想像和理性,我们变经验为预见;我们成为我们未来的创造者,不再是过去的奴隶。

这样,我们便取得了人类唯一可能的自由。激情的消极性是“人类的枷锁”,理性活动才是人类的自由。自由并不摆脱因果法则和进程,而只摆脱偏执的激情或冲动;自由并不摆脱激情,而只摆脱不协调、不顾全局的激情。我们只有了解了才是自由的<sup>②</sup>。做超人并不是要摆脱社会公正原则和礼节,而是要摆脱各种本能的利己主义。随着这种全面完整性,智者才有宁静之感;这并非亚里士多德英雄贵族式的自我陶醉,更不是尼采的理想人物目空一切的优越感,而是心灵一种比较亲热友善的沉静平和的风度。“以理性而善良的人——即在理性指导下,寻求有益于自己的东西的人——是‘己所不欲,勿施

---

① 《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62。

② 参阅杜威教授:“医生和工程师思想和行动的自由程度就看他对所处理的事情了解的程度怎样。很可能我们就在这里找到了一切自由的关键。”——《人的本性与行为》,纽约,1922年版,第308页。

于人’。”<sup>①</sup>要成为伟大人物，并不是要凌驾于人类之上，统治他人，而是要立足于超越蒙昧无知的欲望所产生的种种偏见和徒劳无益之上，从而驾驭自己。

这是比人称之为自由意志更为崇高的自由；因为意志并不自由，而且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意志”。但愿谁也不认为，因为他不再“自由”，他就可以对他的行动举止和生活构造不再负道德责任。确切地说，人们的行为是由他们的记忆决定的，社会为保障自己起见必须使公民们通过希望和恐惧形成某种程度的社会秩序与合作。一切教育都先假设决定论，并在青年人敞开的心灵里灌输许多禁令，希望这些禁令参与决定他们的行动。“因而，由恶行产生的恶并不因为它出于必然就可以不予恐惧；不论我们的行动是否自由，我们的动机仍然是希望与恐惧。因此，说我不愿给箴言和命令留下余地的断言是错误的。”<sup>②</sup> 恰恰相反，决定论有助于创造更好的道德生活；它教导我们切勿轻蔑嘲笑任何人，或对任何人怒气冲天；<sup>③</sup> 人“并不是有罪的”；虽然我们惩罚歹徒坏人，这将不是由于仇恨；我们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

最重要的是，决定论使我们更加坚强地用一种平静

---

① 《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18，注。参阅惠特曼：“苍天在上，大家不能同样分享的东西，我宁愿不要。”

② 《书信集》，第43封。

③ 《伦理学》，第2部分，末尾。



的心境期待和承担命运的好坏两方面；我们牢记：万事万物都遵循神的绝对命令。也许决定论甚至还教导我们对“神的理智的爱”，由此，我们将愉快地接受自然的法则，在神的许可限度内寻求我们的功德圆满。把万事万物看成是决定了的。这样的人虽然可能反抗，却不会怨气冲天；因为他“在永恒的某种形式下考察事物，”<sup>①</sup>而且他懂得自己的多次不幸在整个系统中并非是偶然的；懂得这些不幸在世界永恒的序列和结构中可以找到某种正当的理由。这样想了，他便从飘忽不定的情感欢娱上升到沉思宁静的崇高境界，把万事万物看成是永恒秩序和发展中的要素；他学会微笑着面对不可避免发生的事，而且“不论他是现在还是千年之后得到他该得到的东西，他都安然而坐。”<sup>②</sup>他懂得那个古老的训诫：神并不是喜怒无常，爱管信徒们的个人事务，而是宇宙间持久不变的秩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优美的文字说出了同样的观念：“他一心一意思考真实存在，无暇俯视人类琐事，也无暇充满妒嫉和敌意跟他们相争；他眼睛一直盯着固定不变的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并不互相损害，全都遵循理性井然有序地运动着；他模仿这些原则，尽可能使自己符合这些原则。”<sup>③</sup>尼采说：“必然的事物并不伤害我。爱命

---

① 《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44，推论2。

② 惠特曼语。

③ 第500节。

运是我本性的核心。”<sup>①</sup> 济慈也写道：

背负赤裸的真理，面对丛生的险境，气和心平；  
那便是主权的至尊。<sup>②</sup>

这种哲学教导我们肯定生，甚至肯定死——“一个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对死而是对生的沉思。”<sup>③</sup> 它用远大的视界抚平我们焦躁的自我；它使我们安于我们的意图必须在其中受限制的种种局限。它也许会引向顺从，引向东方式苟安的消极被动；但是它也是所有智慧和力量不可缺少的基础。

#### 4. 宗教与不朽

如我们所看到的，斯宾诺莎的哲学终究是一种尝试，去爱哪怕自己在其中被抛弃而感到孤独的这样一个世界；他又像约伯，代表人民，问道，正直正义的人，如以色列人，怎么竟会遭受迫害放逐和一切孤独寂寞呢？视世界为非人和不变的法则的进程——这样一个观念，有一段时间曾使他感到安慰和满意；但他本质上的宗教精神最终把这无声无息的进程化为几乎惹人爱的东西。他试

---

① 《瞧！这个人》，第130页。这与其说是尼采的造语，不如说是他的希望。

② 《海底里安》，第2部分，203行。

③ 《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67。

图把自己的愿望和万事万物的普遍秩序结合起来,试图成为几乎不可辨别的自然的一部分。“至善是人的心灵和整个自然融合一致的知识。”<sup>①</sup>的确,我们个体的区分性,在某种意义上是虚幻的;我们是法则和因果大流的成分,是神的成分;我们比我们自己飘忽不定的存在诸形式更伟大——我们虽死,精神长存。我们的身体是人类身体的细胞,种族是生命戏剧中的一段插曲;我们的心灵是永恒之光的阵阵闪烁。“我们的心灵,就它能理解而言,是思想的一个永恒模式,而这一模式又是由另一模式所决定,而这另一模式又是由别的模式所决定,如此类推,以至无穷,所以,它们全体同时构成神的永恒无限的理智。”<sup>②</sup>在个体与大全这种泛神论般的融合中,东方人又说话了:我们听到了欧玛尔<sup>③</sup>的回声,他“从不把一叫做二”,也听到印度古诗的回声:“应了解你一己与大全灵魂同一;该放弃那部分脱离全体的梦想。”<sup>④</sup>梭罗<sup>⑤</sup>说,“有时候我悠闲地荡舟于沃尔登塘<sup>⑥</sup>,我超越生命,进入存在。”

作为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些部分,我们是不朽的。

---

① 《知性改进论》,第230页。

② 《伦理学》,第5部分,命题40,注。

③ 1048—1122,阿拉伯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译者

④ 见波洛克《斯宾诺莎哲学与生活》,第169、145页。

⑤ 1817—1862,美国超验主义作家。——译者

⑥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小水塘,梭罗在此隐居时撰写名著《沃尔登,或村中生活》。——译者

“人的灵魂不会完全随着形体的消灭而消灭，它的某一部分仍然永存。”<sup>①</sup>正是这一部分把事物看作是“在永恒的形式之下”的；我们越这样看待事物，我们的思想便越永恒。斯宾诺莎在这一点上甚至比通常的阐述更模糊；经过解释者无休止的争论后，他的文字在不同人看来，意思仍不同。有时候，有人想像他指的是乔治·艾略特<sup>②</sup>所说的名声千古不朽，因此我们思想和生活中最理性、最美丽的东西在我们死后还活着，具有几乎永世长存的功效，留传后世。有时候，斯宾诺莎又似乎想的是个体特有的不朽；这也许是由于死亡过早地在他生命的路途上隐约出现，他便渴念用永远在人心胸中跳动的希望来抚慰自己。他坚持永恒有别于持久：“要是我们留心人们的共同意见，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意识到他们灵魂的永恒性的；只是他们将永恒与绵延混为一谈，将永恒性归结到想像与记忆，他们相信这两者可以在死后依然存在。”<sup>③</sup>尽管斯宾诺莎谈论不朽，但是他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否认个人的记忆能在死后残存。“心灵除了存在于身体之内的时候外，既不能想像，也不能回忆任何事物。”<sup>④</sup>他也不相信有天国的酬报：“那些人与道德的真正价值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竟指望自己的道德似乎是最大的劳役一

---

① 《伦理学》，第5部分，命题23。

② 1819—1880，英国小说家。——译者

③ 《伦理学》，第5部分，命题34，注。

④ 同上书，第5部分，命题21。

样，神会赐与最大的酬报；似乎道德与侍候神不是幸福本身和最大的自由。”<sup>①</sup> 斯宾诺莎的这本书最后一个命题写道：“幸福并不是道德的酬报，而是道德自身。”也许同样，不朽不是清晰思想的酬报，而是清晰思想自身，因为它把过去带入现在，并延伸到未来，这就克服了时间的限制和偏狭，并把握住永远停留在千变万化的万花筒背后的景象；这种思想是不朽的，因为每一真理是一隽永的创造，是人类永恒性收获的一部分，无穷尽地影响人类。

《伦理学》奏着希望和庄重的曲调结束了。难得有一本书涵盖了如此丰富的思想，生发了如此繁多的评注，尽管它依然是一片对立解释厮杀的战场。可能它的形而上学有缺点，它的心理学不完善，它的神学不令人满意而又含糊不清，但本书的灵魂，它的精神和本质，读过的人无不崇敬赞赏。在结尾的那段文字里，那种本质精神闪烁在质朴的辩才中。

现在我已经充分阐释了我想说明的全部有关心灵克制情感的力量，或者说有关心灵自由的意义。由此可以明白，比之于单纯受情欲诱导的愚蠢的人，聪明的人多么遥遥领先，更加强健有力。因为愚人除了多方面受外因的搅动而外，从来没有享受过一

<sup>①</sup> 《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49，注。

点真正的心灵满足。而且，他生活得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神和万物的存在，他一旦不再被动，也就不再存在了。恰恰相反，一个果真可以这样被看作是智者的人，在精神上是不为所动的；他是凭一种可靠的永恒的必然性意识到自己、神和万物的存在；他永远不会停止存在，还始终享受心灵的满足。倘若我所指明的通往这一境界的道路极其艰难，然而它却是可以寻觅得到的。既然很少有人找到路，显然是路很难寻觅。假若得救近在咫尺，觅之易如反掌，那么为何实际上人人都视而不见呢？一切上乘之物唯其罕见才难以寻觅的。

## 五 《政治论》

剩下我们所要分析的，是那部悲剧性的残篇《政治论》，这是他最成熟时期的著作，由于他的早逝而突然中断。它很简短，却思想丰富；因此我们又一次感到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呀。这位温文尔雅的人，在他的力量成熟到了鼎盛时，却降下了帷幕。在这同一个时代，人们见到霍布斯推崇君主专制，痛斥英国人民反对国王的暴动，其程度就如弥尔顿为之辩护一样强烈，斯宾诺莎是共和主义者德·威茨的朋友，简洁地陈述了一种政治哲学，表达出他那个时代荷兰对自由与民主的希望，成为

在卢梭和法国大革命时期达到高潮的思想潮流主要源头之一。

斯宾诺莎认为,一切政治哲学必须产生于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区别——即有组织的社会形成以前和形成以后,实际情况之间的区别。斯宾诺莎认为,人们曾一度生活在比较孤独的状态中,没有法律和社会组织;他说那时候没有是非、正义与非正义的观念;强权与公理是合二而一。

在自然状态中,事物的存在无所谓大家共同承认的善恶,因为在自然状态中,各人只顾自己的利益,按自己的爱好,决定事物的善恶,并且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利益,除自己而外,不因任何法律对别人负责;因此,在自然状态下,没有“罪恶”的观念,只有在公民社会的状态中,才由公意,制订出善恶来,人人对国家承担责任<sup>①</sup>。……人人出生其中并绝大部分生活其中的自然的法则与律令,除了谁也不愿或不能干的东西而外,不禁止什么,也不反对争斗、仇恨、忿怒、欺骗,或者说,一般不反对欲望所求的任何东西。<sup>②</sup>

---

① 《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37,注2。

② 《政治论》,第2章。

观察诸多国家的行为,我们对这种自然法则或自然无法则的状态略有所知;“国家间没有利他主义,”<sup>①</sup> 因为只有具备共同接受的组织、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地方,才能有法律和道德。现在国家间的“权利”就是惯常(目前通常仍然是)个人的“权利”,就是说,它们是强权。那些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由于外交家们某种无意的诚实,被极恰当地称之为“列强”。在生物族类之间也是这样:没有共同的组织,它们之间也就没有任何道德和法律;各族类对另一族类可以为所欲为,能办到就行。<sup>②</sup>

但是,在人类中,由于互相需要产生了互助,这种强权的自然秩序进入到权利的道德秩序。“既然惧怕孤独的心态人人皆有,——因为在孤独中谁也不能强大得足以保卫自己,并取得生活必需品——人们便生性趋向于成立社会组织。”<sup>③</sup> 为了防御危险,“人们如果不互相帮助,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有济于事。”<sup>④</sup> 但是人们生性并不准备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相互容忍;只不过危险促成了协作,协作又哺养和加强了社会本能:“人并非生来就是公民,但必须使之适合当公民。”<sup>⑤</sup>

大多数人感情深处是反对法律和习俗的个人主义叛

---

① 俾斯麦语。

② 《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37,注1;附录27。

③ 《神学政治论》,第6章。

④ 《伦理学》,第4部分,附录28。

⑤ 《政治论》,第5章。



逆：社会本能较之个人主义，要晚些，也弱些，需要加强；人类并非“本性善良”，正如卢梭冒险假设的那样。但是，通过协作，那怕只是在家庭内部，产生了同情心，产生一种同类的情感，最后则产生仁慈之情。我们喜欢同情我们的同类；“我们不但同情我们所爱的东西，也同情我们断定是与我们自己同类的东西”；<sup>①</sup>“情感模仿”<sup>②</sup>由此而来，最后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良心。不过良心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的；随地域的不同而不同。<sup>③</sup>这是成长中的个人心里的一笔群体道德传统的矿藏；社会通过它在自己敌人的心中——即天生的个人主义灵魂中为自己建立一个同盟。

在发展中，逐渐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自然状态中获得的个人权力的法则，在有组织的社会中让位给整体的法律和道德力量。强权依旧是权利；但整体的强权限制了个人的强权——理论上将它限制在个人权利上。限制他行使权力须符合别人也享有同等自由。自然的个人强权或主权的一部分移交给有组织的社会，以换取他剩余权力范围的扩充。例如，我们放弃因忿怒而使用暴力的权利，也就免除别人使用这种暴力的危险。法律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容易受激情左右；如果人人都是有理性的，法律

---

① 《伦理学》，第3部分，命题22，注。

② 同上，命题27，注1。

③ 同上书，第3部分，附录27。

就是多余的了。完善的法律对个人的关系与完善的理性对激情的关系是一样的：那就是协调相互冲突的力量，以避免毁灭并增进整体的权力。正如理性在形而上学中是对万物秩序的认知，理性在伦理学中是对欲望秩序的建立，因此理性在政治上是对人类秩序的建立。只有当权力相互起破坏作用时，完善的国家才限制公民权；不然，它只增添更大的自由，它不收回自由。

国家的最后目的并不是要统治人，也不是要用恐怖来约束人；而是使人免于恐惧，以便他生活、活动充分有保障，不伤害自己或旁人。我再说一遍，国家的目的绝不是要把有理性的动物变成残暴的野兽或机器。它要使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都能安全地发挥作用。它要引导人们依靠自由理智生活，并运用自由理智；这样，他们就不会把精力浪费在仇恨、忿怒和欺诈上，也不会相互钩心斗角了。因此，国家的目的是谋取真正的自由。<sup>①</sup>

自由是国家的目标，因为国家的作用在促进发展，而发展又取决于获得自由的能力。但是如果法律遏制发展和自由，那该怎么办呢？如果一个国家，像一切有机体或组织一样，力求保持自己的生存（平常指公务员力求保持

---

<sup>①</sup> 《神学政治论》，第 20 章。

自己的职位),而成为专制和剥削的机构,那么一个人该怎么办呢?斯宾诺莎回答说,如果允许提出合理的抗议和辩论,如果许可言论自由,以获取和平的变革,那么,即使是不公平的法律,也要遵守。“我承认这种自由有时会引起一些麻烦,但是哪有问题解决得那么英明而不出一点弊端的呢?”<sup>①</sup> 违背言论自由的法律将会破坏一切法律;因为人们不会长久尊重他们不能评议的法律。

政府越是竭力削减言论自由,政府就越会遭到顽强的抵制;实际上抵制的人不是贪财奴……而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道德高尚、品行端正因而更加自由的人。人在一般本质上愤愤然最难忍受的是,把他们信以为真的看法竟定作违法。<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痛恨法律,肆意反对政府,不以为耻,反以为是莫大的光荣。……那些可以违犯而不有益于旁人的法律只被当作笑柄;这些法律远不能遏制人的欲念与希求,反而加强了它们。我们总是抵制禁令,渴求不让我们得到的东西。<sup>③</sup>

斯宾诺莎像善良的美国立宪主义者似地断定说:“如果只有行动才能作为刑事诉讼的根据,言论则始终听其

---

①② 《神学政治论》,第20章。

③ 《政治论》,第10章。(“我们总是抵制禁止,渴求不给的东西。”)

自由,叛乱就会完全丧失貌似有理假象。”<sup>④</sup>

国家越不控制思想,对公民和国家双方就越有好处。斯宾诺莎在承认政府的必要性的同时,可并不信任它,他懂得权力能腐化人,甚至廉洁的人(罗伯斯庇尔不是有这种名声吗?);他不能心平气和地看着政府权力由人们的身体和行动扩展到他们的心灵和思想;那将是发展的终结和社会的死亡。所以他不赞成政府管理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国家出资办的学院建立目的与其说是培养人的天赋能力,不如说是限制它们。但是在自由社会中,艺术和科学将会得到更好的栽培,甚至达到充分的地步,只要每一个提出申请的人都能获准公开讲学,由他自己出资、冒险。”<sup>⑤</sup>如何在官办大学与民办大学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这是斯宾诺莎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他那个时代,私人财产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提出这个难题的规模。显然他的理想是在希腊曾风行一时的那种高等教育,它不是来自教育机构,而是来自自由的个人——“智者”——他们从一个城市漫游到另一个城市,独立讲学,不受国家和私人的管理。

有了这些举措作前提,政体采取什么形式,也就不会有多大差别了;斯宾诺莎只表示对民主略有偏爱。任何传统的政治形式都能组织拟定得“使每一个人……都宁

---

④ 《神学政治论》,序言。

⑤ 《政治论》,第8章。

取公益，而不取私利；这一任务”是立法者的事。<sup>①</sup> 君主政体效率高，但是暴虐无道，穷兵黩武。

有人认为经验教导我们，把全部权力交给一个人有利于和平安宁与和谐一致。因为没有一处统治能像土耳其那样维持得那么长久而没有显著的变化；另一方面，寿命如此短暂，又暴乱迭起的则莫如那些得人心的或民主的国家。可是如果奴役、野蛮、荒凉可以称作和平安宁的话，那么人的不幸莫过于此的了。毫无疑问，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争吵通常比主奴之间又多又激烈；然而将父亲的权利变成财产权，把子女看作奴隶，可不是推进家庭管理的艺术。因此把全部权力移交给一个人，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奴隶制的猖獗。<sup>②</sup>

他还谈到了秘密外交：

那些渴望大权独揽的人唱着这么一个调子，说为了国家的利益，国务应该秘密处理。……但是这种论调越是戴着公共福利的假面具，它们导致的奴役状态就会愈演愈烈。……与其暴君罪恶的秘密对

---

① 《神学政治论》，第 17 章。

② 《政治论》，第 6 章。

公民瞒天过海,还不如把正当的意图告诉敌人。他们能够秘密处理国务,国家就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既然他们在战时暗害敌人,和平时期他们一样可以对付国民。<sup>①</sup>

民主政体是最合理的政体形式;因为在这一政体中“每人听从权威控制他的行动,但是不控制他的判断与理智,就是说,鉴于所有的人不能想的全一样,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具有法律效力。”<sup>②</sup> 这种民主政体的军事基础应该是普遍的兵役制,公民们和平时期保存武器;<sup>③</sup> 它的财政基础应该是单一的税收。<sup>④</sup> 民主的缺陷在于它容易把平庸之辈置于权力的宝座;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一点,除非职位限于由“训练有素具备专业技术”的人担任。<sup>⑤</sup> 人数自身并不能产生智慧,可能把最优厚的职位授予最厚颜无耻、阿谀奉承的人。“大众反复无常的性情几乎可以使有过这方面的经验的人陷于绝望;因为大众完全为情绪所左右,而不是受理智控制。”<sup>⑥</sup> 所以民主政

---

① 《政治学》,第7章。

② 《神学政治论》,第20章。

③ 《政治论》,第7章。

④ “田野和整个土地以及(如果能够办到)房屋都应该是公共财产,……租给公民,每年收租金;……除此以外,和平时期免除一切征税。”——《政治论》,第6章。

⑤ 《神学政治论》,第13章。

⑥ 同上书,第17章。

府成了命如蜉蝣的煽动家的队伍,有身份的人不愿名列榜上受不如自己的人的议论评估。<sup>①</sup>早晚会有更能耐的人出来反对这种制度,尽管他们居于少数派地位。“因此,我认为民主政体演变成贵族政体,而贵族政体终于又演变成君主政体;人民最后宁要专制不要混乱。”<sup>②</sup>权力平等是不稳定的状态;人天生是不平等的;“在不平等中找平等,那是自寻荒谬。”民主还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赋予人人同样有权进行选举的同时,要在他们愿意受之统治的有训练又合格的那些人中列出他们最优秀的能力来。

如果斯宾诺莎有时间完成他的著作的话,谁知道斯宾诺莎的天才对现代政治的这个中心问题还会放射出怎样的光辉呢?但是甚至我们现在关于这篇论著所拥有的东西也只是他思想的第一次不完全的草稿。就在写论民主这一章的时候,他逝世了。

## 六 斯宾诺莎的影响

斯宾诺莎不求建立一个学派,也没有建成什么;<sup>③</sup>但是所有哲学在他之后都渗透了他的思想。紧接着他死后的那一代里,他的名字受人厌恶;甚至休谟也谈到他

---

① 《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58,注。

② 《政治论》,第8章。

③ 派洛克《斯宾诺莎的生活与哲学》,第79页。

“可憎的假设”；莱辛说，“人们谈论斯宾诺莎，就好像他是一只死狗。”

是莱辛为他恢复了名誉。这位伟大的批评家使雅可比大吃一惊，那是 1784 年他们那次著名谈话中的事，<sup>①</sup> 他说他成年以后一直是个斯宾诺莎主义者，还断言说“斯宾诺莎哲学之外无哲学。”他对斯宾诺莎的热爱加强了他和摩西·门德尔松的友谊，在他的名剧《智者纳旦》中，他把从活商人和死哲学家得来的理想的犹太人观念铸成一个模型。几年以后赫德的《关于斯宾诺莎体系的几次谈话》使自由神学家的注意力转向了《伦理学》；这一学派的领袖施莱艾尔马赫，著书谈到“这位神圣的被逐出教会的斯宾诺莎”，同时天主教诗人诺瓦利斯则称为“陶醉于神的人”。

在此期间，雅可比已经让斯宾诺莎引起歌德的注意；他告诉我们说，这位大诗人一开始读到《伦理学》就皈依了；<sup>②</sup> 这恰恰就是歌德日益深入的心灵所渴望已久的哲学；此后，这种哲学贯穿到他的诗和散文中。正是在这种哲学中，他发现了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接受自然加于我们的限制；由于部分呼吸了斯宾诺莎平静的空气，他超脱了葛兹和维特狂放的浪漫主义进入晚年古典的宁静。

---

① 谈话全部收入威利斯著《别涅狄克特·德·斯宾诺莎》一书中。

② 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纽约，1905 年版，第 6 卷，第 10 页。参阅布兰克斯《歌德》，纽约，1924 年版，第 1 卷，第 432—437 页。



正是由于把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才各自得出了不同的泛神论；正是从自保的努力产生了费希特的“自我”，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黑格尔反对斯宾诺莎体系，说它太无生气，太僵硬；他忘了斯宾诺莎体系的活泼因素，只记得把威仪堂堂的神的观念作为法则移用成他的“绝对理念”了。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说：“要成为一个哲学家，谁都必须先是个斯宾诺莎主义者。”

在英国，斯宾诺莎的影响随着革命运动的浪潮而高涨；年轻的叛逆者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用同样的热忱谈论“斯拜诺莎”<sup>①</sup>（政府安插来监视他们的间谍密探认为指的是他自己发鼻音的方便），这种热诚曾使民粹派兴盛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谈话春意盎然。柯尔律治餐桌上大谈斯宾诺莎以饷宾客；华兹华斯则捕捉住这位哲学家思想的某一点纳入他的著名诗行里：

### 某 物

沐浴于夕阳瑰丽灿烂的霞光，  
栖一望无垠的海洋傍蓬勃的大气，  
直上蓝天，又潜入人的心底；——

---

<sup>①</sup> Spinoza 分拆作 Spy - nosa, nosa 即 nose, spy 与 nose 在英语是间谍密探的意思，这是玩弄语音游戏来讽刺监视行为。——译者

既是运动,又是精神,它驱动  
一切思想之端,所思的物体,  
借万物滚滚向前。

雪莱在长诗《仙后麦布》原注中引用了《神学政治论》,并着手翻译它,拜伦还答应为之作序。这部原稿落入米德尔顿的手里,误以为是雪莱自己的著作,称它是“小學生的玄思……太粗糙,完全不值得出版”。在后来比较平静的年代,乔治·艾略特译了《伦理学》,尽管他从没有出版这个译本;我们不妨设想斯宾塞关于“不可知”的概念有些东西是得之于斯宾诺莎的,因为他与这位小说家过从甚密。贝尔福·巴克斯说:“不少当代知名人士宣称,近代科学在斯宾诺莎著作中已应有尽有。”

很可能许许多多的人都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因为他卖命作出了很多解释,每读一次都给人新的财富。一切意味深长的言语对不同的心灵会显示出不同的方面。《旧约·传道书》谈智慧的话,我们可以用来谈斯宾诺莎:“第一个人不完全懂得他,最后一个人也不会想得透。因为他的思想比海深,他的智慧比洋大。”

在斯宾诺莎逝世二百周年之际,人们集资为他在海牙竖立了一尊塑像。捐款从有教养世界的每个角落源源而来;从来没有一座纪念碑是耸立在如此广大的爱的基座上的。在1882年揭幕仪式上,勒南结束致辞的话也可以恰当地作为我们这一章的结束语:“谁走过时胆敢对这

尊温雅沉思的头像投以侮慢,愿他大祸临头。犹如一切粗鄙的灵魂都受惩罚那样,由于他粗鄙,由于他无能设想神圣是什么,他该受惩罚。这个人,从他花岗石的基座上,向所有的人指明他发现的幸福之路;从此千秋万代,有教养的人经过这里心头都会默默思念,最真挚的对神的洞察理解大概是出于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之心的。”<sup>①</sup>

---

<sup>①</sup> 《伦理学》,人人丛书版,序言,第22页,注。

## 第五章 伏尔泰和法国启蒙运动

### 一 巴黎：《俄狄浦斯》

1742年，伏尔泰在巴黎排演他的戏剧《梅罗普》时给杜梅尼小姐说戏，诱导她进入悲剧的顶峰。她叫苦连天，但愿“魔鬼”附身来演出他所要求的那种激情。伏尔泰回答说：“就要那样，任何艺术要想有所成就，必须魔鬼附身才行。”<sup>①</sup> 甚至他的批评者和冤家对头都承认，伏尔泰自己是完全具备这个条件的。圣佩甫<sup>②</sup> 说，“他有魔鬼附身”；德迈斯特尔<sup>③</sup> 则说他这个人呀“地狱已将它全部权力交到他手上了”。<sup>④</sup>

其貌不扬、丑陋不堪、虚荣浮夸、油嘴滑舌、秽褻丑

---

① 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3版，第145页。

② 圣佩甫（1804—1869），法国文学批评家及作家，见《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纽约1905年版，第1卷，第196页。

③ 德迈斯特尔（1753—1821），法国论辩作家、外交家。

④ 布兰克斯（1842—1927）：《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3卷，第107页。

恶、肆无忌惮，有时甚至欺诈说谎——伏尔泰是他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种种缺点俱全的人，难得有不沾边的。可是这同一个伏尔泰却竟然曾经是无限仁慈、体贴入微、乐于助人、慷慨解囊的，帮助朋友和摧毁敌人一般同样孜孜不倦，他一挥笔就足以杀人，但是一遇和解的表示便会解除武装——人是多么矛盾呀！

但是所有这些都好好坏坏，都是次要的，并非伏尔泰的本质；他身上令人惊异的根本的东西是他内心无穷无尽的丰富的活力和灿烂的光辉。他的著作充满了九十九卷书籍，每一页都金光闪闪、硕果累累，虽然它们涉猎到世界上事物的各个门类，却井然有序，错落有致，宛若一部百科全书。“我的本行就是说出我所想的”<sup>①</sup>而他想的总是值得说一说的，而他说的总说的妙语如珠。如果说现在我们已经不读他的著作了（虽然像阿纳托尔·法朗士<sup>②</sup>这样的人因熟读他的作品，薰染成机智风趣、颖悟过人），那是因为他为我们而进行的神学论战不再使我们觉得亲切有趣了；我们也许已经转向别的战场，更多留意于今生今世的经济生活，而不关心来生来世的环境状况；伏尔泰彻底战胜教权和迷信，使那些他发现时还神气十足的问题都奄奄一息了。他的名望也有一大部分来自他不

---

① 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32页。

② 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及讽刺家，获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

可企及的谈吐；不过，写下的话流传下来了，说出的话却飞逝而去，伏尔泰插翅翱翔的话语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留给我们的却是伏尔泰的躯壳太多，精神的圣火太少。如今，我们朦朦胧胧通过时代的透镜来看他时，他是怎样一个人物呢！——“绝顶的智慧化怒愤为嬉谑，化烈火为光明”；<sup>①</sup>“是灵气与神火炼成的人物，是世上迄今最容易激动的，是比组成别人的原子更其灵妙、更易震颤的原子形成的；谁的心灵结构也没有他的娇嫩，同时谁的平衡感也没有他的灵敏、精确。”<sup>②</sup>他也许就是全部历史中最了不起的智者吧？

确实，他比他那个时代任何其他人工作更勤奋，成就也更多。他说：“无所事事，跟没有生存，几乎是一回事情。人全是好的，那些虚掷光阴的人是例外。”他的秘书说，他只有在时间上是个吝啬鬼。<sup>③</sup>“人必须工作中自始至终竭尽全力，使今生今世的生活差强人意。……我年事越高，越觉得必需工作。工作终究成为最大的快乐并取代对生命的幻想。”<sup>④</sup>“如果你不想自杀，就要不断地做些事情。”<sup>⑤</sup>

自杀必然老在引诱着他，因为他总是在工作。“正是

---

① 杰·姆·罗伯逊：《伏尔泰》，1922年，伦敦版，第67页。

② 泰恩（1828—1893，法国历史家及批评家），《古代政制》，纽约，1876年版，第262页。

③ 伏尔泰：《传奇故事》，纽约1889年版，第12页。

④ 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226页。

⑤ 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93页。

因为他是那么彻头彻尾地精神抖擞，所以他才以他的生命灌注了整个时代。”<sup>①</sup> 生长在最伟大的世纪之一(1694—1778)，他成了时代的灵魂和精英。维克多·雨果说，“说出伏尔泰其人就等于说明了整个十八世纪的特点。”<sup>②</sup> 意大利有过文艺复兴，德国有过宗教改革，但是法国有过伏尔泰；他对他的国家既是文艺复兴，又是宗教改革，还是半场革命。他继续鼓吹蒙田<sup>③</sup>的客观怀疑论，和拉伯雷<sup>④</sup>健康的现世幽默；他反对迷信和腐化，激烈和收效程度都胜过路德<sup>⑤</sup>或伊拉兹马斯<sup>⑥</sup>，加尔文<sup>⑦</sup>或诺克斯<sup>⑧</sup>或梅兰克森<sup>⑨</sup>；他帮着制造火药，使米拉波<sup>⑩</sup>和马拉<sup>⑪</sup>，丹东<sup>⑫</sup>和罗伯斯庇尔<sup>⑬</sup>用以炸毁旧制度。拉马丁<sup>⑭</sup>

---

① 莫利(1838—1923,英国政治家及作家):《伏尔泰》,1878年,伦敦版,第14页。

② (1802—1885,法国诗人、小说家及剧作家)伏尔泰百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③ 1533—1592,法国散文家。——译者

④ 1495? —1533,法国讽刺家、幽默家。——译者

⑤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领袖。——译者

⑥ 1466? —1536,荷兰文艺复兴运动领袖之一。——译者

⑦ 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译者。

⑧ 1505—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政治家、历史家。——译者

⑨ 1497—1560,德国宗教改革家。——译者

⑩ 1749—1779,法国革命家、政治家。——译者

⑪ 1743—1791,法国革命领袖之一。——译者

⑫ 1759—1794,法国革命领袖之一。——译者

⑬ 1758—1794,法国革命者,雅各宾党领袖,处死路易十六,复辟后被处决。——译者

⑭ 1790—1869,法国诗人、政治家和历史家。——译者

说,“如果按他们的所作所为来判断人的话,那末伏尔泰无可争辩地是现代欧洲最伟大的作家。……命运赐给他长达八十三个年头的生命,让他能够从容不迫地分解那衰落凋败的时代;他有时间与时代搏斗;他倒下时是胜利者。”<sup>①</sup>

不仅如此,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在他的一生中具有这样大的影响。任凭流放、监禁,教会和政府宠幸、禁止出版几乎他的每一本书,但他还是拚死挣扎为他的真理找到了一条出路,直到最后君主、教皇和皇帝们都来奉承他。威严的御座都在他面前战栗,半个世界的人悉心倾听他的每一句话。这是这样一个时代,许多事物都需要有人来加以破坏。尼采说,“勇猛的异人必然会狂笑而来,”;好得很,伏尔泰来了,“大笑着摧枯拉朽起来”。<sup>②</sup>他和卢梭是从封建的贵族政治过渡到中产阶级统治这一伟大过程中的二个喉舌。当新兴的阶级因现行的律法或习俗而感到诸多不便时,它就舍习俗而取理性,舍律法而取自然——犹如个人内心冲突的愿望闪烁火花而产生思想。所以富有的资产阶级拥护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和卢梭的自然主义;必须先破除旧有的风俗习惯,更新并激励情感和思想,打开心灵的大门,欢迎实验和改变,然后伟大的革命才能来临。并不是说伏尔泰和卢梭是大革命的原

---

① 伏尔泰:《传奇故事》,第6、9页。

② 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3卷,第107页。



因；也许不如说他们和革命同是法国政治、社会生活表层底下汹涌沸腾着诸多力量的结果；他们是伴随火山爆发时炽热烈火所生发的巨大的光明灿烂。哲学之于历史犹如理性之于欲望；两者都是无意识作用从底下决定面上有意识的思想。

可是我们试图纠正哲学家好夸张哲学的影响力量时，却不该矫枉过正。路易十六在神殿监牢里阅读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时，说道，“这两个人毁了法国，”<sup>①</sup>——指的是他的王朝。拿破仑说，“波旁皇朝只要控制住著述作品的话，原是可以保全自己的。大炮的出现消灭了封建制度；墨水却要扼杀近代社会组织。”<sup>②</sup>伏尔泰说，“书籍统治了世界，或者说至少是统治了世上有书写文字的那些国家；别的就相形见绌不在话下了。”“使人解放的莫如教育”；——他就着手解放起法国来。“一个国家一旦开始思想，那就不可能阻止它了。”<sup>③</sup>而在法国，是有了伏尔泰才开始思想起来的。

“伏尔泰”，原名弗朗斯瓦·玛丽·阿鲁埃，1694年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个称心如意颇为得志的公证人，母亲是个有点贵族气派的妇女。他的机敏、暴躁也许得之于父亲，几分轻率和才智则得之于母亲。他来到世上可以说

---

① 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526页。

② 伯陶德：《拿破仑自述》，芝加哥，1916年版，第63页。

③ 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101页。

是九死一生：他母亲在他一出生就逝世了；他是个多么瘦小多病的婴儿，连护士也以为他活不了一天。她可失之毫厘了，因为他差不多活了八十四岁；但是由于他羸弱的身体，毕生的病痛苦苦折磨着他的百折不挠精神。

他有一个给他启发的哥哥，亚芒，是一个虔诚的小伙子，着迷似地热爱詹森教派<sup>①</sup>的邪说，并不惜牺牲生命以求为信仰殉道。亚芒对一个劝他拿出更大的勇气来的朋友说，“行啦，要是你不想被绞死的话，请你起码不要阻碍别人。”做父亲的说他有两个傻儿子，一个傻头傻脑爱韵文，一个傻头傻脑爱散文。事实是，弗朗斯瓦刚会写自己的名字几乎就会写韵文，使他极其讲究实际的父亲深深觉得他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可是，弗朗斯瓦出生后，阿鲁埃家搬回省城去了，那里赫赫有名的艺妓妮依·德·朗格罗，却在这青年身上看出了必成大器的迹象；她逝世时留给他二千法朗买书。他的早期教育就来自这些书籍，还来自一个叛经离道的神父（是个活生生的杰罗姆·科埃涅），教他祷告，也同时教他怀疑论。他后来的教师，那些耶稣会会员，教给他怀疑论的真正工具辩证法——可以证明任何事物的技巧，所以最后养成了什么也不相信的习性。弗朗斯瓦成了一个辩论大师：孩子们在场地上做

---

<sup>①</sup> 17、18世纪盛行于法国的一个天主教教派，主张接受或拒绝神的恩典并非人的自由，因基督死难而赎罪得救的只局限于一部分人，未得救的则受罚下地狱。——译者

游戏的时候,12岁的他却留在后面跟权威神学家讨论神学。到了他谋生的阶段了,他使他父亲大为震怒,竟提出要干文学这一行。老阿鲁埃说,“想无益于社会、连累亲戚、打算饿死的人才干文学这一行”——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桌子在他疾言厉色时都发抖了。弗朗斯瓦就是这样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他并不是一个安静、只知勤奋学习的小伙子;他午夜时还挑灯夜读——也用别人的灯油。他喜欢深更半夜在外头跟镇上风流名士饮宴狂欢,试着触犯戒律,直到他父亲怒不可遏,将他送到住在卡昂<sup>①</sup>的一个亲戚家里,关照他把这个青年着实看管起来。可是,他的看守迷上了他的机智,很快就对他放任自流了。监禁之后便遭到了流放——那时候跟后来不一样——他父亲又把他送往海牙,跟法国大使在一起,要求对这个胡作非为的孩子严加管束;但是弗朗斯瓦却和一个“小婊子”一见钟情了,不声不响、偷偷摸摸跟她私下约会,写给她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情书,末尾总是重复“我一定会爱你,天长地久。”事情败露了,他被送回家去。多少个星期过去了,他还念念不忘“小婊子”。

1715年,他来到巴黎;时年21岁,风华正茂,又刚好赶上路易十四驾崩。皇位继承人年纪太轻,统治不了法国,更不消说治理巴黎了。大权落到摄政王手里。在这

---

<sup>①</sup> 法国北部面临英吉利海峡。——译者

皇权近乎真空的阶段里，这座世界名都生活混乱不堪，年轻的阿鲁埃也随波逐流，混迹其间。不久他就以英俊好冒险的美少年驰名京都。当时摄政王为了节约开支，把挤满皇家马厩的马匹卖掉了一半，弗朗斯瓦却评论道，把王朝中滥竽充数的笨蛋裁去一半不是要明智得多么。最后巴黎街头巷尾四处私下流传的乖巧机灵、顽皮淘气的事情都归到他身上；这可真是他的不幸，这些事情中有两首诗，指控摄政王想篡位。摄政王大怒；有一天在公园里碰见这位青年时对他说：“阿鲁埃先生，我打赌能让你看一些你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东西。”“哪是什么呀？”“巴士底狱<sup>①</sup>的内部面貌。”阿鲁埃第二天就见到了，时在1717年4月16日。

在蹲巴士底监狱时他起了伏尔泰<sup>②</sup>这个笔名，原因不详。他热衷于做个诗人，而且终于成功了。还没有蹲满十一个月，他已写成了一首很长的、并非不足取的史诗：亨利之歌诗中叙述了那瓦尔<sup>③</sup>国王亨利的故事。接着，那位摄政王也许因为发现他错关了一个无辜的人，便放了他，并给了他一笔抚恤金；因此伏尔泰写信谢谢他那么关心他的生活，请求今后允许他自己照顾自

---

① 在巴黎市内，是创建于14世纪的法国城堡和国家监狱，1789年大革命中被攻破。——译者

② 卡莱尔认为这是字谜游戏。但是这个名字似乎曾经在伏尔泰母亲的娘家出现过。

③ 古时法国西南部西班牙北部之间的王国。——译者

己的起居。

他如今几乎一跃而从监狱登上了舞台。他的悲剧《俄狄浦斯》是1718年写成的，由于连续演出45个夜晚而打破了巴黎上演的纪录。他年老的父亲原是为责备他而来的，坐在包厢里，每每看到精采的地方，就嘟囔地抱怨说“唉，这坏蛋，这坏蛋！”以此来掩饰他的高兴。诗人封特奈勒<sup>①</sup>演出后碰上伏尔泰时竭力称赞而大声说道，“作为悲剧真他妈的妙不可言”，伏尔泰笑着回答说，“我一定要再读一遍你的牧歌。”<sup>②</sup> 这个青年无意顾及措辞要谨慎小心、彬彬有礼；他不是戏剧之中写进了这样一些肆无忌惮的诗句吗？——

神父们并非是人所想像的那样；

他们有学问只由于我们太轻信。

（第四幕，第一场）

从阿拉斯普的口里不是道出了这样破天荒的挑战吗？——

愿我们相信自己，看万物用自己的眼睛；

愿眼睛做我们的神殿、三脚祭坛和神祇。

---

① 1657—1757，也是启蒙思想家先驱。——译者

② 罗伯逊：《伏尔泰》，第67页。

(第二幕,第五场)

这个剧本使伏尔泰净赚了四千法郎,他便拿来进行投资,手段高超,在文人中闻所未闻;他经历过毕生的磨难后,始终使艺术不但赚来大宗收入,还使艺术大起作用;他敬重那句传统的格言:人必须先生活,然后才能进行哲学思考。1729年他买下了政府一次拙劣计划的全部彩票,赚了一大笔钱,使政府大为恼火。可是他发了财,并变得格外慷慨大方;他进入中年以后,有一群越来越多的受他庇护的人聚集在他周围。

他的法国式潇洒文笔加上几乎犹太人一般的擅于理财,恰似锦上添花;然而他的下一部戏剧《阿特米尔》却失败了。伏尔泰深深感到失败的剧痛;每一次胜利都加剧他的生怕以后会受挫的刺痛感觉。他对舆论始终是敏感得寝席不安,甚至嫉妒牲畜,因为它们不懂得人是怎样说它们的。命运在他的剧本失败之外又给他带来一身天花。他喝了一百二十品脱的柠檬水和略为少一点儿的泻药才把自己治好了。当他死里逃生摆脱死神的阴影走出来时,发现他的《亨利之歌》已使他声名卓著;他有理由引以自豪地说,他已经使诗歌蔚然成风。他到处受人欢迎,盛宴招待;贵族阶层都捧场抬举他,把他说成世界上一个雅士名流、谈吐无与伦比的大师、欧洲最优秀的文化遗产继承人。

他沐浴在沙龙明媚的阳光中达8年之久;接着命运

又掉头走了。有的贵族忘不了这个年轻人除了天才别无名誉地位的头衔，不很容得他这样赫赫有名。有一次，在索利公爵府邸的宴会上，伏尔泰从容不迫、口若悬河，饶有风趣地谈了一阵子后，罗杭爵士问道，声音可不低，“那么大声说话的那个年轻人是谁呀？”伏尔泰迅速回答，“阁下，他并不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可是他的名字受人尊敬。”敢于回答爵士的问话根本就是无礼；回得让他无可答辩便是大逆不道。这位尊敬的阁下雇了一伙流氓在夜间袭击伏尔泰，只提醒他们，“别打头部；还会出来一些好东西的。”第二天伏尔泰在戏院里出现了，裹着伤，走路一瘸一拐，走上罗杭的包厢里去，向他提出挑战进行决斗。然后他回家，整天价练习击剑术。但是那位高贵的爵士还不想因区区一天才就匆匆忙忙魂归天府，或去别的地方；他请求当警察大臣的表兄弟保护他。伏尔泰被捕了，发现自己又进了老家巴士底狱，享有特权，又一次可以从狱内来窥测世界了。他几乎立即获得了释放，条件是他要去英国流放。他去了；可是被押送到多佛尔<sup>①</sup>之后，他又乔装渡回海峡来，满腔怒愤地要为自己报仇。获悉他已经被发现，即将第三次遭到逮捕，他又上了船，安心在英国乖乖地呆了3年（1726—1729）。

---

<sup>①</sup> 英国英格兰东南沿海港口城市。——译者

## 二 伦敦：《英国通信》

他开始工作，鼓足勇气，学习掌握新的语言文字。他发现 plague(瘟疫)只有一个音节，而 ague(疟疾)却有两个音节，觉得心里不痛快；他宁愿瘟疫吃掉这种文字的一半，疟疾吃掉另一半。但是不久他英语就念得很好了。不过一年，他就精通了当时英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他经波林布罗克<sup>①</sup>勋爵的介绍，认识了许多文人墨客，跟他们一个个先后一起吃过饭，甚至和诡譎讥刺的教长斯威夫特<sup>②</sup>也一起饮宴过。他自己不谈家世门第，也不问别人的；当时康格利夫<sup>③</sup>说他自己的戏剧作品是雕虫小技，愿意与其被看作是个作家，不如认为他是个清闲的绅士，伏尔泰机灵敏捷地对他说，“如果你不幸只是个与别人一样的绅士，我早就不来看你了。”

使他十分诧异的是波林布罗克、蒲伯<sup>④</sup>、阿狄生<sup>⑤</sup>、斯威夫特等人拥有进行随心所欲写作的那份自由；居然这里有这样一个民族，有它自己的见解；重新塑造了自己的

---

① 1678—1751，英国第一个子爵，从政，曾受挫，是个作家。——译者

② 1667—1745，英国作家，《格利佛游记》的作者。——译者

③ 1670—1729，英国剧作家。——译者

④ 1688—1744，英国诗人。——译者

⑤ 1672—1719，英国散文家、诗人。——译者



宗教,绞死了自己的国王,从国外请来另一位国王,建立了一个比任何欧洲的统治者更强大有力的议会。这里没有巴士底狱,也没有那些使有爵位受恩俸的人或皇家游手好闲的人无缘无故、不经审判就把他们没有头衔的敌人关进牢狱里去的国王密札。这里有30种宗教,却没有一个牧师。这里有所有教派中最勇敢的教派、教友会,他们使所有基督教国家都惊奇不已,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全像基督教徒。伏尔泰毕生都没有停止对他们发出惊叹,在《哲学词典》中他还让一位教友说:“我们的神嘱咐我们爱我们的敌人,受苦受难而无怨言,他委实没有这样的意思:让杀人犯身着红衣,头戴二英尺高的帽子,用二根鼓槌敲得牛皮鼓咚咚作响,以此来招募平民入伍,我们就该渡海而去,消灭同胞兄弟。”

也正是这个英国,搏动着生气勃勃的理智活动。培根的大名还在不胫而走,归纳的研究方法正在各个领域旗开得胜。霍布斯(1588—1679)已把文艺复兴的怀疑精神和他老师的实用精神阐发成那么全面,那么明显的唯物论,真可以使他在法国荣获为谬论而献身的义士了。洛克(1632—1704)已写了一部关于心理分析的巨著(《人类理解论》,1689),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假说。柯林斯、廷德尔和别的自然神论者在重新肯定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与此同时却对国教其他的每一条教义都在提出疑问。牛顿刚刚死去:伏尔泰参加了丧礼,过后还常常想起授予这位谦逊的英国人以国家的殊荣使他得到的印象。他写

道：“不久以前，一些知名人士在讨论一个老调重弹、不甚紧要的问题，谁是最伟大的人物——是凯撒、亚历山大、帖木儿，还是克伦威尔？有人回答：毫无疑问是艾萨克·牛顿。对极了，因为我们该尊敬推崇的正是以真理的力量来统率我们的头脑的人，而不是那些凭武力奴役人的人。”<sup>①</sup> 伏尔泰成了一个悉心研究牛顿著作的学者，后来成了在法国提倡牛顿观点的主要人物。

我们必然会惊异万分，伏尔泰居然极其迅疾地吸收了几乎英国所能教给他的一切——它的文学、它的科学和它的哲学；他把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统统拿来，经过法国文化和法国精神之火的提炼，把它们转换成法国智慧和雄辩的金银财宝。他对英国的观感纪述在《英国通信》里，信稿在朋友中传看；他不敢印出来，因为他称赞“不忠诚的英国”太过分了，迎合不了皇家审查员的口味。信稿把英国的政治自由和学术上的独立思考 and 法国的暴力统治和禁锢束缚作了显明的对比；<sup>②</sup> 信稿谴责法国无所事

---

① 《英国通信》，第13封，见莫利：《伏尔泰》，第52页。

② 狄德罗（1713—1784）因《论盲人的信》被关了六个月；布丰（1707—1788），博物学家，1751年被迫当众撤回他关于出土古物的学说；弗雷尔因为对法国皇家权力的来源作出了重大的研究而被投入了巴士底狱；1788年以前官方由公众的刽子手焚毁书籍，犹如1815年复辟后也焚书一般；1757年有一个诏令宣布任何作家凡敢于“攻击宗教”便处以死刑。——罗伯逊：《伏尔泰》，第73、84、105、107页；塔利西尔：《伏尔泰哲学》，巴黎，1908年版，第92页；巴克（1821—1862）英国历史家，《文化史》，纽约，1913年版，第1卷，第529诸页。

事的贵族和征收什一税的教会,还同时谴责他们动不动就拿巴士底狱来回敬任何责问和怀疑;信稿要求中产阶级起而取得政府中应有的地位,犹如这些阶级在英国所享有的那样。这些信稿不知不觉中竟成了大革命破晓的第一声啼鸣。

### 三 西雷:哲理小说

然而摄政王不了解这只大公鸡,1729年通知伏尔泰许可他回法国。伏尔泰因而又享受了5年的巴黎生活,巴黎的美酒流淌进他的血管,巴黎的精神从他的笔端流泻而出。于是一家出版商的某个歹徒拿到《英国通信》,未经作者同意就把它们印了出版,到处广为销售,使善良的法国人,包括伏尔泰自己,全都惊恐万分。巴黎议会马上下命令,书籍应该当众焚毁,因为书是“肆意毁谤,是跟宗教、道德、权威唱反调”,伏尔泰懂得,他又要上巴士底狱了,他拔腿就跑,逃之夭夭——只是利用这个机会,与有夫之妇私奔了。

沙特勒侯爵夫人28岁;伏尔泰呢,可已经40岁了。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妇女:她跟令人敬重的莫珀图、接着又跟克莱奥学过数学;她译过牛顿的《原理》,并附加了详尽的注释;她因为写了篇关于火的物理学的论文即将在法兰西科学院颁发的有奖比赛中得到比伏尔泰还高的名次;总之,她恰恰就是那种决不会私奔的妇女。但是侯爵

笨拙如牛，而伏尔泰却偏偏是那样富于情趣——她称他是“一个各方面都极惹人喜欢的家伙，是法国最优雅、能为国增添光彩的人物。”<sup>①</sup> 他以热情洋溢的赞美和仰慕报答她的厚爱，颂扬她是“个伟人，唯一的错误是做了个女人”；他从她身上以及从当时法国大多数天赋极高的妇女身上，才深信两性的智力生来就是平等的；<sup>②</sup> 他还认定她在西雷的庄园是躲避巴黎险恶的政治气候令人向往的避难所。侯爵带兵在外，这早就是这位侯爵逃躲数学的出路；伏尔泰对这样的新安排并不表示反对。不少年轻女子出于利害关系不得不嫁给腰缠万贯的老头，她们对枯木朽株毫无兴味，却十分贪恋风流艳情。当时的道德风气允许一个妇女在自己家里多养一个情人，只要事情做得适当地尊重人类伪善的面子就行；而今她选中的不但是个情人，还是个天才，全世界都会原谅她。

在西雷庄园，他们也并不是在接吻拥抱、情话喁喁中消磨时光。整个白天都用来读书研究；伏尔泰有一个很讲究的实验室，是用来作自然科学研究的；这对情人在有所发现和发表专论上相互争先恐后有好几年。他们有许

---

① 圣佩甫：《18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206页。

② 塔伦素尔：《伏尔泰传》，第207页。试对照伏尔泰的“神创造女人只为的是要驯服男子”（《天真汉》，见《哲理小说》，第309页），与梅里迪斯（1831—1891）——英国政治家及诗人的“女子将是受男子教化的最后的东西”（《理查德·费弗利尔受苦受难》，第1页。社会学家会站在伏尔泰一边。男子是女子最后驯化的动物。

多客人,但是有默契,这些客人在整个白天得自己消遣,一直等到九点钟吃晚饭。晚饭之后偶而演出私人的戏剧表演;或者伏尔泰给客人们念一篇他写的生动活泼的故事。西雷很快成了法国心灵上的巴黎;达官贵人、富商乡绅朝圣般地结队而来,欣赏伏尔泰的美酒、妙语,观看他演出自己的戏。他很高兴成了这个花花世界的中心;他对什么都不太认真,还权且把“自己笑,也教人笑”作为他的座右铭。俄国凯瑟琳女皇称他是“快活之神”。他说:“要是造化不使我们带点儿轻狂,我们真该是最不幸的了。正是因为有人还能轻狂一下,大多数人才没有上吊自尽。”他四周丝毫也没有悒郁不乐的卡莱尔之类的东西。有时装傻倒是愉快的。哲学家不能笑去额头的皱纹,便会大祸临头。“我认为严肃就是病害。”<sup>①</sup>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创作那些轻松愉快的哲理小说——《查第格》、《老实人》、《小大》、《天真汉》、《现实世界》等等——它们在他99卷著作中比其他任何文字以更为地道的形式道出了伏尔泰精神。它们不是长篇小说,而是诙谐的哲理短篇小说;英雄人物不是人而是观念,歹徒便是迷信,情节就是思想。有的只有片断,比如《天真汉》,可以说它是卢梭前的卢梭。北美休伦地方的一个印第安人随着几个返回家乡的探险家来到法国;他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一

---

<sup>①</sup> 《致腓特烈大帝的信》,1737年7月。

个教士给了他一本《新约》，这位休伦人非常喜欢它，甚至很快就提出来他自己不但要受洗礼，还一样要求受割礼。他说，“因为我在交到我手上的那本书里，没有发现有一个人不受割礼的。所以，显然我必须按希伯来人的习俗作出一点牺牲而且越早越好。”这个难题还没有搪塞过去，他在忏悔问题上又生出麻烦来了；他问起福音书上哪里是这样规定的，于是指给他看圣詹姆斯使徒书上的一节：“互相忏悔你们的罪过。”他忏悔了；但是，他刚忏悔完，便一把将教士从听人忏悔的座椅上拉了下来，自己坐到椅子座位上去，要教士也忏悔。“来吧，朋友，书上说的是：‘我们必须互相忏悔我们的罪过’；我已对你诉说了我的罪过，你别动，诉说你的吧。”他堕入情网，与圣伊芙小姐相爱了，可是，获悉他不能跟她结婚，因为他受洗礼时她做了他的教母；他对命运的这一无聊的恶作剧勃然大怒，扬言要解除洗礼。一旦获准娶她，他惊讶地发觉，为了结婚，“公证人、牧师、证人、婚约、豁免都是绝对不可少的。……‘既然需要那么多的预防措施，那末你们便都是大骗子。’”就这样，随着故事情节的往前发展，原始基督教精神和教权基督教精神之间的矛盾便暴露在舞台上了；我们看不见学者的不偏不倚和哲学家的宽厚仁慈；只见伏尔泰已开始了他反对迷信的战争，而在战争中，我们只要求我们敌人的不偏不倚和宽厚仁慈。

《小大》是模仿的斯威夫特，但是在关于宇宙的想象上也许比它的蓝本更丰富些。天狼星的一个居民访问地

球；他高约莫五十万英尺，正好配做那么大一个星球上的公民。在穿越太空而来的半路上，他捡起了一个有君子风度的人，这人满脸忧伤，因为他身高只几千英尺。他们走过地中海时，这位从天狼星来的人打湿了鞋后跟。他问他的同伴，土星上的人有多少感官，他听同伴说，“有七十二种感官，而我们却天天在抱怨这个数量少了点。”“你们一般活多大年纪？”“唉，区区之数不足道！……在我们的星球上很少有人活到一万五千岁的。所以，你瞧，我们一生下来就开始有点儿要死亡；我们的存在只不过一个点，我们的寿命仅仅是个瞬间，我们的星球是粒微尘。我们刚刚开始学到点东西，还没来得及凭经验有所获益，死亡便插手干预了。”<sup>①</sup> 他们站在海洋里，捡起一只船来，就像我们捉个小小的动物一般；天狼星人将船稳稳地放在他的拇指指甲上，这在人类乘客中引起好大一阵子骚动。“船上的牧师反反复复地念着降邪伏魔的咒语，水手们破口咒骂，哲学家则创造出的一套体系”来解释万有引力这种失常现象的原因。天狼星人俯下身去对黑压压像一片乌云的人群说：

“唉，聪明的微尘，最高的神高兴在你们身上显

---

<sup>①</sup> 《哲理小说》，第339页。参阅肖伯纳（1856—1950）英国名剧作家的《回到玛士撒拉去》。肖的《愉快的戏剧》最著名的一篇脱胎于伏尔泰的《哲学家梅农》，他说，“我害怕我们水陆合成的小小球体是我有幸听说的千百亿个世界的疯人院。”同书，第394页。

示他的全知全能，毫无疑问，你们在这个地球上的享乐必然是纯净美妙的；因为是不受物质羁束牵累的，而且从外表看来，莫不是玲珑剔透的，你们必然是在欣慰、沉思中欢乐地过日子，这些便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精灵的真正享受。我还不曾在任何别的地方见到过什么真正的幸福；可是在这里它确确实实是常驻的。”

哲学家中有一个人回答说：“我们也有的是物质，足以干出不少的坏事来。……你必须知道，比如说，此时此刻我讲话时，就有十万个和我同类的动物，戴着帽子，在杀害他们同样数目的裹着头巾的同族；起码是他们不在进行杀害，便是在遭受杀害；从人所不能记忆的太古时代以来，整个地球上的情况通常就是这样的。”

“歹徒恶棍！”愤愤然的天狼星人厉声叫唤道，“我真想两三脚就把这伙十恶不赦的凶犯统统踩在脚下。”

“你就甭费心了，”那位哲学家答道，“他们勤勉得很，保险会自取灭亡。不出十年，这些可怜虫连百分之一都活不成了。……而且惩罚也不该加罪于他们头上，而该加罪于那些好逸恶劳的蛮子头上，他们坐在宫殿里发号施令去虐杀成百万的人，然后隆重地感谢上帝，庆祝他们的胜利。”



《老实人》属于伏尔泰生活晚期的作品，次于《老实人》的，这些故事中最好的一篇是《查第格》。查第格是巴比伦哲学家，他极尽人类聪明之能事，任何时代人们所了解的形而上学，到那时候为止，他全都懂得——那是绝无仅有，或者根本没有的。“妒嫉心使他想像自己爱上了西密拉。”在保护她抵抗强盗的袭击时，他左眼受了伤。

一个使者派到孟菲斯<sup>①</sup>去请埃及那位了不起的医生赫耳墨斯<sup>②</sup>，这位医生带着许多扈从来了。他去看查第格，说病人的眼睛会失明。他甚至预言哪一天哪一刻这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如果伤的是右眼，”他说，“我很容易就已经将它治好了；但是左眼的伤却是无法医治的。”所有的巴比伦人都为查第格的命运而悲恸，赞叹赫耳墨斯深奥的知识。不出两天，脓肿自动爆出来了，查第格完完全全好了。赫耳墨斯写了一本书，证明伤是不该治愈的。查第格并没有看它。

他却反而找西密拉去了，只不过发现，她听到关于查第格的第一个消息之后，便与另一个男子订了婚，她说，

---

① 埃及尼罗河一古城。——译者

② 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众神的使者，神通广大，多才多艺。——译者

“对独眼的人没法不讨厌。”所以，查第格娶了个农村妇女，希望在她身上发现朝廷贵妇人西密拉所没有的美德。为了考验他太太的忠贞不渝，他和自己的朋友商量好，他假装死去，他朋友在一小时以后便向他太太求爱。于是查第格表示自己要死了，躺进了棺材里，而他的朋友则先是同情怜悯那位寡妇，接着就祝贺道喜，最后向她建议立即结婚。她略加拒绝；接着“装腔作势地抗议说，她原来是决不答应的，且答应算了。”查第格死而复生，逃进森林里去，以自然之美来安慰自己。

他到底成了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当了国王的大臣，给国家带来了繁荣昌盛、公正和平。但是皇后钟情于他了；而且国王觉察到了恋情，开始心烦意乱起来。……国王特别注意到皇后的鞋子是蓝色的，查第格的鞋子也是蓝色的；他太太帽子上的缎带是黄色的，查第格的帽子也是黄色的。他下定决心要毒死他们俩；但是皇后察觉到了这个阴谋，给查第格送去一个条子：“快逃，我求你，看在我们相爱的份上，看在我们黄色缎子的份上！”查第格又飞快地逃进林子里去了。

于是他自己想像人类真正的面貌像是一群极小的虫豸，在一小块土粒上相互吞噬着。这真实的形象似乎使他感到他自身的存在和巴比伦的存在都虚无空幻，从而解除了他的不幸。他的灵魂进入到无限的境界，超脱了感官知觉，沉思冥想宇宙不变的秩

序。但是,后来转而思量自己时,……他认为皇后也许已经为他而死,宇宙便从眼前消失了。

走出巴比伦,他看见有个男子在残暴地殴打一个妇女;她呼救,他应声而去,跟那个人搏斗,最后为了救自己,猛然一击杀了敌手。于是他转身问那妇女,“夫人,还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该死的恶棍!你杀死了我的爱人。唉,我恨不得挖出你的心肝来!”

查第格事后不久就被逮捕并贬为奴隶;可是他教主人哲学,成了他极受信任的谋士。由于他的建议,殉节的风俗(寡妇要自愿随丈夫殉葬)被一条法律所废除;它反而规定,在这样殉葬之前,寡妇要单独跟一个漂亮英俊的美男子过上一个小时。后来查第格出使去见锡兰国王,他教国王,找一个忠实的大臣最好的办法是在应征者中挑选跳舞跳得最轻松愉快的那一位:他让舞厅门廊里摆满松松散散放着的珍宝,很容易偷窃,还安排好每一个候选人应单独过门廊,没人看管;他们全进去之后,就请他们跳舞。“跳舞的人从没有跳得更不乐意,更不雅观过。他们垂着头,弓着背,两手压紧两肋。”——故事就这样向前发展。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西雷的夜晚情况了!

#### 四 波茨坦和腓特烈大帝

那些不能来找他的人便写信给他。1736年他开始

和腓特烈<sup>①</sup>的通信,后者当时还是王子而不是大帝。腓特烈的第一封信像是一个小孩子写给国王的信:信不遗余力的恭维让我们看出了伏尔泰已经获得声望的蛛丝马迹,虽然他还不曾写出任何杰作。信赞扬伏尔泰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人物,是给文字增添光彩的人。……能够跟你这样成就如此卓越的人生为同时代人,我认为是我一生莫大的光荣之一。……使人心花怒放,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难道有什么比心花怒放更令人愉快的事情吗?”<sup>②</sup> 腓特烈是个唯理论者,他看待独断的见解,犹如国王看待臣民;伏尔泰抱着极大的希望,认为腓特烈接位就会使启蒙运动风行一时,而他自己也许可以像柏拉图之于狄奥尼西奥斯<sup>③</sup>那样做腓特烈的柏拉图。腓特烈表示不同意伏尔泰回报他自己的恭维话而说的赞美之辞时,伏尔泰回答说:“王子着笔反对赞美,正如教皇下笔反对教皇不谬性一样异常难得。”腓特烈送给他一本《驳马基雅弗利》<sup>④</sup>,其中他非常美妙动人地阐释了战争的罪恶性质和国王维护和平的职责;伏尔泰因为有这样一个皇家爱好和平的人而流下了高兴的眼泪。几个月以后,腓特烈当了国王,便入侵西里西亚<sup>⑤</sup>,使欧洲陷入 30 年的

---

① 1712—1786 普鲁士国王,1740—1786 在位。——译者

② 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 1 卷,第 212—215 页。

③ 古希腊暴君,柏拉图曾做他的策士谋臣——译者

④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主张权谋术数。——译者

⑤ 今欧洲中部,分属波、德、捷诸国。——译者

流血战争。

1745年，这位诗人和自己的数学家夫人去巴黎，那时候伏尔泰是法兰西学院的候补院士。为了取得这一根本不必要的荣誉，他自称是顶刮刮的天主教徒，竭力讨好某些有权势的耶稣会教徒，还不遗余力地说谎，总之，跟我们大多数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时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他失败了；可是一年之后，他终于成功了，他在接受仪式上，他说了一番话，这番话竟成了法国文学第一流的作品之一。有一阵子他在巴黎留恋忘返，穿梭在一个个沙龙之间，一个接一个地写出剧本来。从18岁时的《俄狄浦斯》到83岁时的《伊雷纳》，他一共写了一大串剧本，有些失败了，但大多数是成功之作。1730年，《布鲁图斯》失败了，1732年《埃利菲尔》也写砸了；他的朋友们三番五次劝他放弃戏剧；但是在同一年他却写出了《札伊尔》，这是他最伟大的作品。继之而来的是：1741年有《穆罕默德》，1743年有《梅罗普》，1748年有《塞米拉米斯》以及1760年的《坦克雷德》。

与此同时，悲剧与喜剧也进入了他自己的生活的。15年以后，他对沙特勒夫人的爱情已经有点儿淡漠了；他们甚至不再争吵了。1748年侯爵夫人迷恋上了年轻美貌、英俊潇洒的圣朗贝侯爵。伏尔泰发觉了，勃然大怒；可是圣朗贝请求他宽恕时，他竟软化得大发慈悲。他如今已经活到生命的顶峰，开始可以遥远地望见死亡了。他认为年轻人寻欢作乐不足为病。“女人就是这样的嘛，”他

达观地说(忘了也有这样的男人),“我取代了黎塞留,圣朗贝挤走了我!那是事物的秩序;一物降一物,一个比一个强;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sup>①</sup> 他给第三者写了一节有趣的小诗:

圣朗贝,玫瑰开花,  
全是为了你;  
刺儿全给我留下;  
花儿给了你。

接着,1749年,传来了沙特勒夫人死于分娩的消息。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她丈夫、伏尔泰和圣朗贝在她临死的床前相会,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却因共同的丧失而真的成了朋友。

伏尔泰试图埋头工作以忘却哀伤;短时间他使自己忙个不停地写他的《路易十四的时代》;但是真正救他跳出意气消沉的境地的是重新来了机会,腓特烈邀请他到他的波茨坦的朝廷里去。随附三千法郎旅费的请帖是极有诱惑力的。1750年伏尔泰启程去了柏林。

他感到很欣慰,发现自己在腓特烈宫中有一套华丽的住房设备,受到当时最强有力的君主礼仪平等的款待,起初他的书信洋溢着心满意足的情感:7月24日他给达

---

<sup>①</sup> 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211页。

壤泰写信,是这样描写波茨坦的:“有十五万军队;……有歌剧、喜剧、哲学、诗歌,又庄严又风雅,有戎装护卫,有诗才灵感,喇叭配上提琴,晚餐精美绝伦,社交公开,言行自由——这谁能相信呢?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几年以前他曾写道:“天哪,跟四个有才华而不相轻的文人住在一起,那该是多么愉快的生活呀!”(这是多好的向往呀!),“你亲我爱,安逸生活,一心追求各人的艺术爱好,大家谈论评说,相互启发!——我自己憧憬着,总有一天我将生活在小小的乐园里。”<sup>①</sup> 这里就已经是乐园啦!

伏尔泰逃避参加国宴;因为他受不了周围全是横眉怒目的将军;他养精蓄锐等待私人的晚餐,夜里腓特烈将邀请少数比较接近的文艺界朋友吃饭;因为这个当时最了不起的国王朝思暮想要当个诗人和哲学家。席上交谈总是用法语;伏尔泰想学德语,可是几乎喘不过气来,过后也就作罢了;他但愿德国人多点儿智慧,少点儿辅音<sup>②</sup> 听过席间谈话的人说,这简直胜过世界上最有趣、写得最出色的书。他们什么都谈,想什么就说什么。腓特烈的机智差不多跟伏尔泰一样敏锐;只有伏尔泰敢于辩驳,措辞绝妙,锋利无比,却不得罪人。伏尔泰兴高采烈地写道:“谁敢于思考,谁就在这里自由奔驰。”腓特烈“一手抓伤人,另一只手却又来抚慰。……我什么事情都不受阻

---

① 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193页。

② 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卷,第3页。

拦。……经历了 50 年的狂风暴雨,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我发现国王的庇佑、哲学家的言谈,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的种种魅力都结合在一个人身上了,16 年来,他在灾难中安慰我,还庇护我免受敌人的打击。如果有什  
么可以让人深信不疑,那就是这位普鲁士国王的品德。”<sup>①</sup> 然而……

同年 11 月伏尔泰想,他通过投资买进萨克森债券,就可以改善他的经济状况,尽管腓特烈禁止这种投资。债券涨了,伏尔泰大获其利;但是他的经纪人赫希试图敲诈他,扬言要将这桩买卖公诸于众。伏尔泰“猛扑过去掐住他的喉头,让他乖乖儿滚蛋”。腓特烈得悉这回事情,龙颜大怒。他对拉美特利<sup>②</sup>说,“我不知何年何月再要他,榨干橘子就丢掉皮了。”拉美特利也许是为了打发走他的劲敌,采取办法将这番话告诉了伏尔泰。晚餐恢复了,伏尔泰写道,“但是,我常常梦见橘子皮的事。……有个人从教堂尖塔顶上掉了下来,发觉是从空中款款飘落的,说‘就这样,倒不赖,’这人可一点儿也不像是我呀。”

他几乎也是存心决裂的,因为他也像只有法国人才那样地殷切思念起家乡来了。引起最后决裂的一件小事发生在 1752 年。大数学家莫佩尔蒂<sup>③</sup>和别的许多人是

---

① 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 226、230 页。

② 1709—1751,法国医生、哲学家,因唯物主义观点,相继被逐出法国和荷兰,但受腓特烈的器重,任宫廷教师。——译者

③ 1698—1759,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译者



腓特烈从法国请来，腓特烈企图跟“启蒙运动”直接接触借以唤醒德国人的思想，莫佩尔蒂跟次要的数学家柯尼希就牛顿的一项解释发生了争论。腓特烈站在莫佩尔蒂一方参加了争论；伏尔泰呢，大胆有余，谨慎不足，站在柯尼希一方参加争论。他写信给德尼夫人说：“不幸得很，我也是个作者，处在和国王相对垒的境地。我没有权位，可我有一支笔。”大约在同一个时候，腓特烈也在给他的姐妹写信：“魔鬼附在我的幕僚文人的身上了。对他们无可奈何。除了会进行社交活动外，这帮家伙一点也不聪明。……兽类看到有思想的人常常不比它们强，那对它们一定是一大安慰。”<sup>①</sup>这时伏尔泰写了反对莫佩尔蒂的著名文章《严斥阿卡甲博士》。他念给腓特烈听，后者听了整个晚上大笑不已，但是要求伏尔泰不要发表。伏尔泰似乎勉强同意了；但是实际上文章已经送交印刷厂，作者自己不忍扼杀自己文笔的产儿。它一问世，腓特烈勃然怒火万丈，而伏尔泰却已逃之夭夭，远离这场火灾了。

在法兰克福，虽然领域已远在腓特烈管辖之外，他还是被国王的特工追赶上了，他被扣留并被告知，他不能继续往前赶路，除非他交出腓特烈的诗《帕拉斯神像》<sup>②</sup>。因为这首诗不适合于斯文社会的温文尔雅，更甚于伏尔

---

① 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218页。

② 即希腊神话中智慧、技艺及战争女神雅典娜的别名。——译者

泰《处女》那首诗。可是这首可怕的诗稿却在路上丢失的箱子里；等了几个星期它才来，在此期间伏尔泰几乎像关在牢里一样。一个书商，伏尔泰曾欠了他什么东西，以为时机到了，可以来逼债，要他付账；伏尔泰盛怒之下，给了他一记耳光；于是伏尔泰的秘书科利尼前来安慰这个书商，给他指出，“先生，你吃着一记耳光，这可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人物给的。”<sup>①</sup>

他终于自由了，刚要跨越边境进入法国，传来消息，他被放逐了。这个受追捕的老人几乎不知所措，该去何处是好。一时间他竟想去宾夕法尼亚<sup>②</sup>——我们就可以想见他走投无路，绝望的情景了。1754年3月他全花在日内瓦郊区“寻觅一处安身之地”，为了安全可靠地避开巴黎、柏林间对垒的专制君主；最后他买下一个叫乐园的庄园；安顿下来种植他的花园，恢复健康；当他生命似乎衰老进入古稀之年时，他却进入他那最崇高、最伟大的创作时期。

## 五 乐园：《道德精神论述》

他又招来新的放逐，原因何在？那是因为在柏林出版了“他那部最雄心勃勃、最宏篇巨制、最富有特色、最

---

① 莫利：《伏尔泰》，第146页。

② 今美国东部一州，当时是英国殖民地。——译者

肆无忌惮的著作”。<sup>①</sup> 书名就不小：《从查理曼<sup>②</sup>到路易十三<sup>③</sup>各国道德精神论述》。这书，他是在西雷时为沙特勒夫人而着手写作的，因为如她所明显表白的，她贬责历史，他因而受激励而从事这一工作。

她曾经说过，历史是“一本旧皇历”。“我，一个法国妇女，靠自己的产业为生，了解在瑞典伊吉尔接的哈琴的位，奥托曼是奥托格鲁尔的儿子，这对我有什么要紧呢？我兴致勃勃地读过希腊人、罗马人的历史；它们让我看到许多吸引我注意的生动描写的景象。可是我却从来也没法读完现代各国的任何一部冗长的历史。其中我几乎只看见乱纷纷一团糟；一大堆琐碎的事情，没有联系或结果，千百次战役，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我不想进行使人困惑、记不胜记而一无启发的这样一种研究工作。”

伏尔泰有同感，他让他的《天真汉》说，“历史只不过是一幅罪恶与灾难的图景”；他后来（1768年7月15日）给霍勒斯·沃波尔<sup>④</sup>写信说：“确实，读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的历史，以及许多别的派别的历史，不折不扣像是读拦路强盗的历史。”但是他对沙特勒夫人表示这样的希望：把哲学用之于历史，并努力在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后面

---

① 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291页。

② 742—814，德国法兰克王，768—814在位。——译者

③ 1601—1643，法国国王，1610—1643在位。——译者

④ 1717—1797，英国作家。——译者

追寻人心的历史,就可能找到一条出路。<sup>①</sup>他说:“只有哲学家才配写历史”。<sup>②</sup>“在所有的国家里,历史都因无稽之谈被搞得面目全非,直到最后哲学才开始给人以启迪;而当哲学终于来到这番黑暗之中时,它发现人心已因几个世纪的错误大受蒙蔽,竟致于它几乎没法醒悟过来了;它发现礼法、事实、纪念碑堆积如山,都为的是要证明谎言。”<sup>③</sup>他得出结论:“历史毕竟只是我们站在死者身上玩的一连串把戏而已”;<sup>④</sup>我们篡改过去来迎合我们对将来的愿望,结果,“历史证明任何事物都是可以用历史来加以证明的。”

他工作得像个矿工,要在“这种种错误虚妄的密西西比长河”中寻找有关人类真实历史的真理之金沙。年复一年,他埋头从事于准备工作:一部《俄国史》、一部《查理十二史》<sup>⑤</sup>、《路易十四时代》以及《路易十三时代》;并且通过这些工作他在自己内心孕育出那种矢志不移的理智良心,这种理智良心促使人成为天才。“耶稣会神父丹尼尔写一部《法国史》,在法国皇家图书馆里,他把1200卷文件、手稿摊在面前,花了一小时左右,他就将它们翻遍

---

① 罗伯逊:《伏尔泰》,第23页;莫利:《伏尔泰》,第215页;塔伦泰尔:《在他书信中的伏尔泰》,纽约,1919年版,第222页。

② 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213页。

③ 《道德精神论述》,序言。

④ 莫利:《伏尔泰》,第220页。

⑤ 1682—1718,瑞典国王。——译者

了；然后转身，向伏尔泰从前的老师图纳明神父，把材料退了回去，说这些资料全是‘旧废纸，对他写历史都用不着’”。<sup>①</sup> 伏尔泰可不是这样的：有关他的题目，凡是他能收集到的东西他都看；他细心研究过成百卷的回忆录；他给与著名事件有关的、还活着的人写过数以百计的信件；甚至在著作出版以后他还继续研究，每一版都修改。

可是这样收集资料只是准备工作而已；需要的是要有新的办法来进行选择和整理。只有事实是不行的——即使偶而碰巧它们真是事实的话。“不说明问题的事实细节对于历史正好像辘重之于部队，累赘而已；我们看事实必须从大处着眼，就因为人心小得可怜，细节超载，就会覆舟。”<sup>②</sup> “事实材料”应该由编年史作者收集并整理成类似历史汇编那样的东西，人们需要时就可以查找，犹如查字一般。伏尔泰所寻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原则，借以把欧洲文明的全部历史一线贯穿；他深信这条线索便是文化史。他坚决认为他的历史不应该讨论研究帝王，而要讨论研究各类运动、种种势力以及广大的群众；不讨论研究国家，而要讨论研究人类；不讨论研究战争，而要讨论研究人心的进展。“战争和革命是计划中最小的部分，部队争战的胜负，城池的陷落与收复，是一切历史中常见的事。……撇开艺术和人心的进步”在任何时代“你就找

---

<sup>①</sup> 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sup>②</sup> 莫利：《伏尔泰》，第275页。

不见还显然足以引起后代注意的任何东西了。”<sup>①</sup> 我想写一部历史，不是谈战争，而是谈社会；弄清楚人们在家庭内部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共同培育修养的是什么艺术。……我的目标是人心的历史，并不只是琐屑事情的一张清单；我关心的也不是豪门贵族的历史……，然而我想知道人们是怎样一步步从野蛮走向文明的。”<sup>②</sup> 这种把帝王排斥于历史之外就是最终将他们排斥于政府之外的民主思潮兴起的一部分；《道德精神论述》是废黜波旁皇室的发端。

他就这样拿出了第一部历史哲学——第一次系统地试图在欧洲人的思想发展中，追根溯源找出自然因果关系来，可以料想到，这样的尝试结果应该是摒弃种种超自然的解释：除非神学退让，历史便不能显示它的真面目。根据贝克尔的看法，伏尔泰的书打下了现代历史科学的基础；吉本<sup>③</sup>、尼布尔<sup>④</sup>、贝克尔及格罗特<sup>⑤</sup>是受益感恩的后辈；他是他们大家的鼻祖，而且在他首先开拓的领域里，迄今仍是无比卓绝的。

可是，为什么他的极了不起的书反而给他带来流放呢？因为说了老实话，就得罪了每一个人。尤其是激怒

---

① 《在他书信中的伏尔泰》，第40—41页。

② 巴克尔：《文化史》，第1卷，第580页。

③ 1737—1794，英国史学家。——译者

④ 1776—1831，德国史学家、政治家、语言学家。——译者

⑤ 1794—1871，英国史学家。——译者

了教会人士，因为它提出后来为吉朋所阐释发挥的观点，基督教迅速征服了异教，就从内部瓦解了罗马，促使它很容易就沦为迁徙而来并入侵的野蛮人的阶下囚。《道德精神论述》进一步激怒了他们，因为此书给犹地亚<sup>①</sup>和基督教国家比通常少得多的篇幅，却以火星人般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大谈中国、印度和波斯，以及这些国家的信仰；用这一新的观点来展望历史，一个巨大新奇的世界便出现在眼前了；任何教条便都黯然失色而具有了相对性；无穷无尽的东方呈现出形状大小按地理书所给的比率那样的东西；欧洲突然间意识到自身是比它自己要大的一个大陆和一种文化的试验性半岛。如何能容得一个欧洲人作出那么没有爱国心的启示来呢？那位国王下了一道圣旨：这个法国人起先敢于自认为是一个人，后来则自认为只是法国人，我们决不许他再踏上法兰西的国土。

## 六 费尔涅：《老实人》

名为乐园的庄园是一个暂时的住家，伏尔泰想从那里找一个比较永久的藏身之处。1758年他在费尔涅找到了，就在瑞士境内靠近法国的地方；这里远离法国政权，很安全，而且万一瑞士政府找他麻烦，却又容易受法国的庇护。这次最后的迁居结束了他的流浪生活。他风

---

<sup>①</sup> 古代罗马统治下巴勒斯坦南部地区。——译者

尘仆仆到处奔波并非全由于他神经过敏，惶惶不安；这也反映出他因受迫害，到处风雨飘摇，没有安全保障；只是到了64岁的时候，他才找到一所住处，也可以算是他的家了。他的《斯卡门塔多游记》中一个故事的末尾有一段话几乎可以适用到他自己身上：“世上一切稀奇古怪、美妙无比的事物，我如今都见到过了，我决心今后只观赏我自己的家；我娶了个太太，不久就怀疑她欺骗我；可是尽管这样怀疑，我仍然觉得，就人生的一切境遇而论，这已经是极其幸福不过的了。”他没有妻子，但是他有个侄女儿——对一个有天才的人来说，这样倒反而好。“我们从来不曾听说他愿意留在巴黎。……毫无疑问，这个聪明的流放者延长了生命的岁月。”<sup>①</sup>

他在自己的花园里快乐逍遥，种着果树，他并不指望在他有生之年就看到它们欣欣向荣。有一个崇拜他的人赞赏他为后代所做的工作，他回答说：“是呀，我种了四千棵树。”他对谁都客客气气，但是也可以被迫说尖刻的话。有一天，他问客人是从哪里来的。“从哈勒那儿来。”伏尔泰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大诗人、大博物学家、大哲学家，几乎是个多才多艺的天才。”“先生，你这样说更教人敬佩了，因为他对你可不是同样公平的。”伏尔泰说：“啊，也许我们两人都错了。”<sup>②</sup>

---

① 莫利：《伏尔泰》，第239页。

② 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349页。



费尔涅如今是世界知识之都；当时每一个博学之士或者开明君主，不是亲自来就是写信来献殷勤。来这里的有持怀疑论的教士，思想开明的贵族和极有学养的妇女；从英国到这里来的有吉朋和鲍斯威尔<sup>①</sup>；到这里来的还有达朗贝<sup>②</sup>、爱尔维修<sup>③</sup>、和别的启蒙运动叛逆者；以及无数其他的人。最后，接待这些川流不息的客人对伏尔泰来说也确实花费太大了；他抱怨说，他成了全欧洲的旅馆老板了。对声称已来这里呆了六个星期的一位故友，伏尔泰说：“你和唐吉诃德有什么两样呢？他把旅馆当作别墅了，而你却把别墅当作旅馆了。”他得出结论说：“但愿上帝保佑我的朋友不要来，我一定会自己留心我的敌人的。”

除了连续不断地接待客人外，还有迄今世上数量最多的书信往来，况且写得杰出动人。信件来自地位不同的各式各样的人：一位市长从德国来信，询问“私下说说，到底有没有神”，并恳求伏尔泰让信使带回答复<sup>④</sup>；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sup>⑤</sup>一想到伏尔泰有时也注意北方就感到欢欣鼓舞，还告诉他，这就是对他们莫大的鼓励，使他们在那儿尽心竭力地干着；丹麦国王克里斯琴七世因为

---

① 1740—1795，苏格兰律师及作家。——译者

② 1717—1783。法国数学家、哲学家。——译者

③ 1715—1771，法国哲学家。——译者

④ 莫利：《伏尔泰》，第335页。

⑤ 1746—1792，在位期间1771—1792。——译者

没有立即进行全面改革而来信表示抱歉；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给他送来华美精巧的礼物，常常给他写信，更希望他不要讨厌她。甚至于腓特烈沉闷了一年之后，浪子回头似的跟这位费尔涅的国王恢复通信，重修旧好。

他写道：“你做了一些很对不起我的事，我都已经原谅了，甚至希望忘掉它们。不过，如果你不是跟深深爱你非凡天才的这样一个疯子打交道的话，你是不会就这样轻易地逃之夭夭的。……你不是要听好话吗？很好，我将真话告诉你。我认为你是几个时代的产儿中最优秀的天才；我喜欢你的诗歌，我爱好你的散文。……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作者有你这样锐敏的机智、这样的稳妥和这样雅致的情趣。你的谈吐令人心旷神怡；你懂得如何用娱乐教诲毕其功于一役。就我所知，你是吸引力最强的人，只要你愿意，就有能力使自己受全世界的爱慕。你心灵的巧妙居然可以得罪人，却同时又取得了解你的那些人的宽恕迁就。总而言之，如果你不是凡人，你也会是十全十美的。”<sup>①</sup>

谁曾想到那么快活的主人竟会变成悲观主义的倡导者呢？青年时代，作为巴黎沙龙中纵酒狂欢的浪荡子，他

---

<sup>①</sup> 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221页。

已经见识过生活比较愉快的一面了，虽然坐过巴士底狱；可是甚至就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他也曾反对过莱布尼茨所散播的非自然的乐观主义。有一个热心的青年曾出书攻击他，并跟莱布尼茨争论这么一个问题，即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伏尔泰给他写信说，“先生，我乐于听说你写了一本小书反对我。你太抬举我了。……当你证明，不论以诗或别的什么形式，在这个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何以竟有那么多的人抹脖子，那时候我会分外感激你。我恭候你的辩驳、你的诗或你的辱骂；我从内心深处确实确实告诉你，对这个问题我们两人谁都一无所知。”等等。

遭受迫害和幻想破灭消蚀了他对人生的信念；而他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的经历则又剪去了他希望的花边。但是不论信念也好，希望也好，最遭难的还是1755年11月传来里斯本发生可怕的大地震消息的时候，因为地震中死了三万人。地震恰好是在万圣节发生的；教堂里已挤满了善男信女；死神发现它的对方队形密集，正好获得一次大丰收。伏尔泰震惊得严肃冷峻起来，他听说法国神父把这场大灾难解释成是惩罚里斯本人民的罪恶时，勃然大怒。他写了一首激情洋溢的诗以抒愤，其中热烈地表示出两难推理：不是神有力防止灾难而无心，便是神有意阻止灾难而无力。他不满足于斯宾诺莎的解答：善与恶是人类的用语，不适用于宇宙；用永恒的目光进行观察，人类悲剧全是小事一桩。诗曰：

我是鸿蒙整体中微小的一员。  
是呀；可所有的动物都命定活受罪，  
有知觉的万物，也同一铁律所生，  
受苦难像我，也像我一样死亡。  
老鹰紧紧抓住它怯生生的猎物，  
血腥的利喙啄住颤巍巍的纤肢：  
看来已万事大吉。可是，一霎那  
大雕把老鹰撕个粉碎；  
那大雕又被人用利箭射穿了肚皮；  
人呢，则又倒卧在沙场黄土里，  
还有垂死的同伙血糊糊狼藉的尸体，  
转眼间也成了贪婪禽鸟的美食。  
就这样大千世界全都怨声载道，  
一生受苦难，相互残杀而死。  
对这恐怖的混乱状态，你会说，  
个别的灾殃成全了总体的幸福！  
什么福分啊！因为你打着冷战，  
凡夫可怜虫呀，才会叫出“万事大吉”，  
宇宙早令你失望，你的心灵  
千万次反驳了你思想的牵强附会。……  
最宽大的心胸判决词到底是什么？  
默不作声；命运册对我们仍封闭着。  
人，对研究自己还是个陌生人；

他不知道从何处来,也不知道向何方去。  
苦难的微生物躺在泥砌的土坑上,  
被死亡啃啮着,成了命运的笑柄;  
但是能思索的微生物,远视的眼睛,  
受思想的导引,窥测了隐约的星星。  
我们的存在与无限融合在一起;  
我们从不或开始了解自己。  
这个世界,这傲慢与邪恶的舞台,  
麇集着病态的傻瓜,大谈其幸福。……

往昔我歌唱,鲜有抑郁的腔调,  
吟的是一般行乐,喜冲冲美滋滋;  
时代已改变,随年纪的增长受教益,  
更兼染上人类的意志薄弱,  
在愈益浓重的黑暗中求一线光明,  
我只好受苦受难,不再嗟叹。<sup>①</sup>

几个月后,七年战争爆发了。伏尔泰把这场战争看做是发疯或自杀,是毁灭欧洲,一决雌雄到底是英国还是法国应该在加拿大赢得区区“几英亩的皑皑白雪”。在战争的高潮中,让·雅克·卢梭来了一个公开的答复,答复他关于里斯本地震的那首诗。卢梭说,引起这场灾难而应

---

<sup>①</sup> 《伏尔泰选集》,伦敦,1911年版,第3—5页。

该受到谴责的是人类本身；如果我们住在野外，而不住在城里，我们就不会死那么多的人；如果我们住在露天，而不住在屋里，房屋就不会倒塌到我们身上。这种深奥莫测的神之正义论<sup>①</sup>居然大受欢迎，伏尔泰对此惊愕万分，他恼火得很，他的名声竟受这样一个唐·吉珂德的糟蹋，他因此和卢梭交锋，挥舞“人所使用的一切知识武器中最可怕的东西，伏尔泰的嘲笑挖苦”。<sup>②</sup> 1751年<sup>③</sup>三天工夫他就写出了《老实人》。

悲观主义者从来没有那么快活地辩论过；人也从来没有被人逗得那么尽情欢笑，而到头来却得知这个世界充满着灾祸。故事难得有讲的这样简洁、这样隐晦的；故事纯粹是叙事和对话；没有绘声绘色的铺陈；情节快速犹如风驰电掣。阿纳托尔·法朗士说：“在伏尔泰的指间，笔触是飞奔向前，狂笑不止的。”<sup>④</sup> 这也许是一切文学中最优秀的短篇小说。

老实人顾名思义是个单纯忠厚的小伙子，是威斯特法伦<sup>⑤</sup>某大男爵的儿子，是学识渊博的潘格洛斯的学生。

---

① 神虽容许罪恶存在，但仍无伤于其神圣及正义之论。——译者

② 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231页。

③ 即在大地震（1755年）之后，据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老实人》系1759年所写。——译者

④ 《老实人》序言，现代文库版。

⑤ 德国西北部地区。——译者

潘格洛斯是形而上神道宇宙学教授。……他说：“万物必然为的是那个最好的目的，这是可以证明的。请看，鼻子的造型为的是托住眼镜……脚一望而知是设计来穿袜子的……石头是为建筑城堡而设计的……之所以创造出猪来，为的是让我们可以长年有猪肉吃。因此人们说万事大吉，他们说的是蠢话；他们应该说，万物为的是至善。”

正当潘格洛斯在高谈阔论时，城堡受保加利亚军队的袭击，老实人被俘虏，变成了丘八老爷。

有人教他向右转、向左转、退枪机、上膛、举枪、放枪、齐步走。……有一天，春光明媚，他决定出去散步，一直朝前信步而行，相信人和动物都有权利随心所欲地使用腿脚。他往前走了2里格<sup>①</sup>，这时候有6英尺高的4条好汉追上了他，将他捆绑起来，带进一个地牢里。他们问他喜欢怎么办好，是穿过全队挨鞭打36下呢，还是脑袋瓜子马上吃2颗铅弹。他自负地说，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两样他一样也不愿意。他被迫作出抉择；多亏称作自由的上帝的赠赐，他决定在两排人中间跑过去受夹答刑36下。但他

---

<sup>①</sup> 1里格等于约3英里，1里等于0.3107英里，2里格约20里。——译者

挨了两次。<sup>①</sup>

老实人逃跑了，取道去里斯本，上船遇见了潘格洛斯，老实人叙述了男爵夫妇是如何被杀害的，城堡又是如何被破坏的。最后他说：“这一切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私人的灾难才形成一般的福利，所以私人灾难越多，一般福利也就越大。”他们到达里斯本时刚好赶上大地震。地震过后，他们相互诉说彼此遭到的危难；于是引来一位老年女佣郑重地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灾难比起她自己的来简直算不了什么。“我几乎有百把次想自杀，可是我却贪生。这个荒谬可笑的弱点也许正是我们极其不幸的本性之一；因为难道有任何事情，比想不断背着人可以随时丢下的一个包袱，更为荒唐的嘛？”或者，如另一个人所说，“通盘考虑一下，船夫的生活比总督的生活更为差强人意；但是我相信差别微乎其微，不值得劳神去细细研究了。”

老实人为逃避异教审判，到巴拉圭去了；“那里耶稣会牧师掌握一切，人民则什么也没有；这是理性和正义的一大杰作。”在那块荷兰殖民地上，他碰上一个黑人，只有一只手，一条腿，用一块烂布蔽体。这位黑奴解释道，“我们在蔗糖厂劳动时，磨机轧住一个指头，他们便砍掉一只手，我们千方百计想逃走，他们便砍掉一条腿。……这便

---

① 《老实人》，第7页。



是你们在欧洲吃到糖的代价。”老实人在人迹未到的内地发现无数到处可见的金子；他回到海岸来，想雇只船去法国；但是船长载着金子开走了，留下老实人在码头上进行哲学思考。老实人拿所剩无几的钱搭船去波尔多；他在船上和一位老年贤哲马丁攀谈起来。

老实人说：“你相信吗，人从来就是如今所作所为那样是相互谋害的，从来就说谎、欺诈、叛逆、忘恩负义、你抢我夺，是白痴、窃贼、饕餮、醉汉、守财奴、妒嫉成性、贪求权势、嗜血好杀、造谣毁谤、放荡淫猥、盲目崇拜，是伪善者、是傻瓜？”

马丁说：“你相信吗，秃鹰一发现鸽子总是吃掉它们的？”

老实人说：“毫无问题。”

马丁说：“好啦，既然秃鹰总是本性难移，你为什么就幻想人会改变呢？”

“唉！”老实人说，“那可有天壤之别，因为自由意志——”

他们就这样辩论着不知不觉到了波尔多。

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细述他所经历的其他危难情况，它们无非尽情评论了中古神学和莱布尼茨乐观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老实人在五花八门的人群中遭受了各式各样的灾殃以后，终于在土耳其安顿下来当了农民；故

事以师生间最后一次对话结束：

潘格洛斯有一次对老实人说：

“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这个最好的世界里，事件有一串连锁的关系：要不是你被驱逐出那宏伟庄丽的城堡；……要不是你面临异教审判；要不是你跑遍美洲；……要不是你失去你全部的金子……你就不能在这里吃着蜜饯香橼和阿月浑子仁了。”

老实人回答道：“那真是万事大吉，但还是让我们种植我们的园地吧。”

## 七 百科全书和哲学辞典

像《老实人》那么不虔诚信神的一本书竟大受读者的欢迎，就让我们约略感受到那时候的时代精神了。路易十四时期君临一切的文化，虽然有大量的主教极其雄辩地从中说话，却已经懂得勉强容忍教条和传统。宗教改革没有能够笼络住法国，这就给法国人在教皇绝对正确和不信宗教两者之间没有留下折衷的办法；在德国和英国的知识分子正悠然自得地顺着宗教发展的路线前进时，法国人的心从屠杀胡格诺派<sup>①</sup>信徒那种炽烈的信仰

---

<sup>①</sup> 16世纪法国新教教派，长期遭受迫害。——译者

一下子跳到冷酷的仇视上去,拉美特利、爱尔维修<sup>①</sup>、霍尔巴赫<sup>②</sup>和狄德罗<sup>③</sup>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攻击他们祖先的宗教的。且让我们看一下伏尔泰晚年生活于其中的知识环境吧。

拉美特利(1709—1751)是个军队的外科医生,他曾经因为写了一本《灵魂的自然史》而丢了职业,还因一本《人是机器》的著作而遭到放逐。他曾在柏林腓特烈大帝宫廷里受庇荫。腓特烈本人也是个相当进步的思想家,决心要吸取来自巴黎的最新文化。笛卡尔像烧伤手指的孩子大惊失色抛弃了机械论的观点,却被拉美特利捡了起来,并大胆地宣称,不仅是人,整个世界也是机器。灵魂具有物质,物质具有灵魂;不管它们是什么,它们是相互作用的,相互消长生灭的,其方式,令人对它们本质上的相似和互存性不容置疑。如果灵魂纯粹是精神的,那末热情如何能使身体发热,或者身体发烧又如何能打乱思想的进程呢?一切有机体都是从一个根本的芽胚通过有机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而演化出来的。动物之所以具有智慧而植物没有智慧的道理,在于动物走动四处觅食,

---

① 1715—1771,法国哲学家及辩论家,资助法国启蒙思想家小组。——译者

② 1723—1789,法国哲学家,百科全书撰稿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阐述者。——译者

③ 1713—1784,法国文学家、哲学家,主编百科全书,启蒙运动巨人。——译者

而植物则是遇到什么才吸收什么。人具有最高的智慧，因为他需要最多，流动性最广泛；“生存而没有需要，也就没有思想。”

虽然拉美特利因这些见解而遭放逐，而爱尔维修（1715—1771）却把它们拿来用作他《论人》一书的基本论点，并成了法国最富有的人，获得地位和荣誉。在这本书里，我们得到了无神论伦理学，正如我们在拉美特利那儿得到了无神论形而上学。一切行动都听命于利己主义、自私；“甚至英雄也追求着在他看来是与最大的快慰相联系的那种情感”；而且“道德也是用小望远镜所瞧见的利己主义。”<sup>①</sup>良心并不是神的呼声，而是对警察的恐惧；它是由双亲、师长和书本灌注于我们日渐成长的灵魂之上的禁令戒律之流留在我们内心的沉积物。道德不应该建立在神学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社会学的基础上；道德是不断变化着的社会需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启示或教条，道德这才应该决定什么是善。

在这批人物中最了不起的角色是德尼·狄德罗（1713—1784）。他的思想表现在他自己写的五花八门的零星短篇里，也表现在霍尔巴赫（1723—1789）男爵的《自然的体系》中，他的沙龙是狄德罗这一伙人经常聚会的中心。霍尔巴赫说，“如果我们追溯最初的情况，我们将发

---

<sup>①</sup> 泰纳：（1828—1893），法国实证主义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及历史学家，见他的著作《古代政体》。

现,是愚昧和恐惧创造了神祇;是幻想和虔诚之心或欺诈骗点了它们,或把它们改头换面,弄得面目全非;怯弱崇拜它们,轻信使它们得以流传;习俗尊崇它们,暴政支持它们,目的是让人们盲目崇拜,从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狄德罗说,信神必然是与服从暴政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是一起兴衰的;“在最后的君王被最后的神父肚肠绞死以前,人是永远不会自由的。”只有摧毁天,人世间才能恢复本来面目。唯物论也许把世界说得过分简单化了——一切物质或许原来就是有生命的,把意识的统一性贬作物质加运动,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唯物论是反对教会的好武器,在没有发现更好的武器以前必须加以利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传播知识,兴办工业;工业将促进和平,知识则将建立新的合乎自然的道德风尚。

这些思想便是狄德罗和达朗贝通过他们从1752年到1772年的惨淡经营一卷卷相继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所传播的。教会已经禁止了最初几卷;随着反对越来越厉害,狄德罗的同伴离他而去,但是他却愤然坚持工作下去,由于愤怒而更加起劲了。他说,“事情之无耻莫如神学家反对理性的这些含糊其词的高调了。听他们的话,我们可以设想,人不能登上基督教教义的殿堂,而只能像一群猪走进猪栏似的。”正如潘恩<sup>①</sup>所说,这是理性的时代;这些人从来不怀疑,知识分子是人对一切真理、一切

---

<sup>①</sup> 1737—1809, 出生在英国的美国政论家。——译者

善行的最后检验。他们说,只要理性获得解放,不消几代人,它就能建立起乌托邦来。狄德罗没有想到,他刚介绍给巴黎的那位精力旺盛、神经质的让·雅克·卢梭脑子里或心头正运载着反对理性登极的革命种子;这场革命用伊曼努尔·康德令人难忘的晦涩武装起来,将很快就攻占哲学的每一个城堡。

伏尔泰对事事感兴趣,每次战斗都沾上了手,很自然,他也受到感染,暂时参加了百科全书派;他们乐于称他为领袖;他也不讨厌他们的奉承,虽然他们的想法有些需要修正。他们请他们为他们巨大的计划写条目,他答应得很干脆,写得很多,使他们很高兴。完成这一工作之后,他着手搞他自己的一部百科全书,他把它叫做《哲学辞典》;他以空前的胆识,按字母顺序的提示决定题材。他在每一个条目下倾注自己无穷无尽知识和智慧资源中的一部分。试想一个人什么都写,而写出的竟是毫不逊色的名著,除哲理小说而外,这是伏尔泰著作中最可读、最光辉的作品了;每一篇都是简明扼要而又风趣的典范。“有的人在一小卷书中写的都可能是诤唆话,伏尔泰写上一百卷仍然都是简练的话。”<sup>①</sup> 伏尔泰在这一方面终于证明自己是个哲学家。

他像培根、笛卡儿和洛克以及所有近代人物一样,都是以怀疑为开端的,并像一张(想像的)白纸。“我以狄

---

<sup>①</sup> 罗伯逊:《伏尔泰》,第87页。

迪莫斯的圣托马斯作为我的最高典范,他始终坚持亲自动手检验一番。”<sup>①</sup> 他感激培尔<sup>②</sup>教给他怀疑的本领。他拒绝接受一切体系,怀疑“哲学流派的每一位领袖都是有点儿夸夸其谈。”<sup>③</sup> “我越前进,我就越坚定地认为,形而上学体系之于哲学家犹如小说之于妇女。”<sup>④</sup> 只有假充内行的人才觉得是可靠的。我们对元始基质一无所知。我们连何以能随意运用手臂还不知道,竟要去界说上帝、天使和心灵,要去确切了解上帝是怎样形成这个世界的,这真是瞎胡闹。怀疑并非是一种差强人意的状态,确信无疑便滑稽可笑了。”<sup>⑤</sup>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被创造的,又是如何出生的。在我短暂的有生之年,我全然不了解我之所见、所闻、所感的原因。……我见过称为物质的东西,既见过天狼星,也见过用显微镜就能看清的最小粒子;而我却不了解这种物质是什么。”<sup>⑥</sup>

他讲了一个关于那位善良的婆罗门长老的故事,长老说,“但愿爹妈不曾生我!”

“为什么要那样呢?”我说。

---

① 《哲学辞典》,纽约1901年版,第9卷,第198页。

② 1647—1706,法国哲学家及评论家。——译者

③ 《哲学辞典》,第42页。

④ 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11页注。

⑤ 罗伯逊:《伏尔泰》,第122页。

⑥ 《哲学辞典》:“无知”条。

他回答道：“因为这40年来，我一直在进行研究，可我发现那么多的光阴都丧失了。……我相信我是由物质组成的，但是我从来不能使自己满意，产生思想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甚至茫无所知，我的认识能力是不是跟走路和消化一样，是一种简单的官能呢，或者我用头脑思考方式是不是跟我用手握住东西是一样的呢。……我谈得很多，可是每当我说完之后，我仍然困惑得很，对我说的感到羞愧。”

同一天我又跟他的邻居，一位老太太聊天。我问她是否曾经因为不了解她的灵魂是怎样形成的而怏怏不乐？她甚至连我的问题也不懂得。那位善良的婆罗门长老自苦乃尔的这些问题，她一生中哪怕极短暂的一瞬间也不曾想到过。她内心深处相信护持神<sup>①</sup>的化身。只要她能得到一些恒河的圣水来斋戒沐浴，她便认为自己就是最幸福的女人了。我对这位可怜虫的幸福不胜惊讶，回去找到我那位哲学家，对他说：

“离你不到50码，有一位老年随自然而生活的女人，她什么也不想，活得挺自在，而你这样苦恼难道不羞愧吗？”<sup>②</sup>

“你问得好，”他回答说，“我对自己已说过一千

---

① 印度教三大神之一。——译者

② 《哲学小说》第450页。



遍,只要我像我那位老迈的邻居一样无知,我也该觉得幸福的;可是,那样一种幸福却不是我所向往的。”

婆罗门长老的这个回答比以往任何事情给我留下更为深刻难忘的印象。<sup>①</sup>

即使哲学归结于蒙田“我知道了什么呢?”这样完全的怀疑论,它仍然是人的最伟大的冒险,而且是人的最崇高的冒险。但愿我们能以知识上些微的进展而心安理得,可不要出于我们虚妄的想像而永远编造出新的体系来。

我们千万不要说,让我们首先创立原则,使我们能够用来解释一切事物;我们倒是应该说,让我们对事物作精确的分析,然后虚怀若谷地试着看一看,它是否符合什么原则。<sup>②</sup>……出任过掌玺大臣、大法官的培根曾经指出过科学必须遵循的道路。……接着笛卡儿出世了,他干的正好和他原来应该干的南辕北辙:他非但没有去研究自然,却反而要料想揣度起自然来。……这位最优秀的数学家在哲学上仅仅写了些虚构的故事。<sup>③</sup>……该由我们来计算、过磅、测量和观察了;这便是自然哲学;其余的一切几乎全

---

① 1533—1592,法国散文家及怀疑论哲学家。——译者

② 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28页注。

③ 《伏尔泰散文》,科恩、伍德沃德编,波士顿,1918年版,第54页。

是胡思乱想、奇谈怪论。

## 八 雪 耻

在一般的情况下，伏尔泰也许决不会从这种温雅的怀疑论哲学的宁静而进入他晚年激烈的争论。他所处的贵族社会欣然同意他的观点，没有惹起什么论战；甚至牧师们在信仰的棘手问题上对他也一笑置之。红衣主教也考虑是否最终要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圣芳济教派的僧侣。究竟是什么事情使他从不可知论彬彬有礼的揶揄一下子成为辛辣地反对教权，进行不容妥协、无情的战斗，反对教会统治的丑行的呢？

离费尔涅不远是图卢兹——法国第七大城市。在伏尔泰生活的年代里，天主教僧侣在那里享有绝对的统治权；全城贴满壁画来纪念南特诏书（给新教徒以信仰自由的诏书）的撤销，并把圣·巴托罗缪大屠杀<sup>①</sup>作为大节日来进行庆祝。在图卢兹的新教徒不能当律师、医生、药剂师、杂货商、书商、出版商；天主教徒不能雇用新教徒当佣人、店员——1748年一个妇女因为用了个新教产婆而被罚款三千法郎。

---

<sup>①</sup> 法王查理九世在母后授意下，于1572年8月24日对胡格诺教派进行大屠杀。——译者

碰巧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让·卡拉斯是图卢兹的新教徒，有个女儿信了天主教，一个儿子上了吊，料想是因为经商受了挫折。图卢兹有一条法律，凡自杀的就该赤身裸体，置于囚车上，脸朝下，拉着游街，过后再悬挂在绞架上示众。做父亲的，为了避免这样做，求他的亲戚朋友证明是自然死亡的。结果，谣言四起，说是谋杀的，暗示是父亲杀死儿子，以阻止他即将改信天主教。卡拉斯因而被捕，备受严刑拷打，不久之后一命呜呼（1761年）。在家破人亡之后，他的家属还受到追捕，于是逃到费尔涅，求助于伏尔泰。他将他们接到家里，安慰他们，对他们所谈的中世纪式的迫害惊奇不已。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传来了伊丽莎白·西文斯死亡的消息；谣言又指责说，她是在自己即将改信天主教的时候被推下井里去的。有少数胆怯的新教徒不敢贸然这样做，是合乎理性考虑的，因而也就不在谣言攻击之列。1765年，一个名叫拉巴尔的年轻人，年方16岁，就因为被人控告毁坏了十字架而遭到逮捕。他受不了严刑拷打，于是承认有罪；他被砍下脑袋，身子丢在火里，群众则拍手称快。在这个小伙子身上发现的一部伏尔泰《哲学辞典》也跟他一起化为灰烬。

伏尔泰几乎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彻底严肃认真的人。当时达朗贝也同样讨厌政府、教会和人民，写信给伏尔泰说，他今后只好嘲笑一切了，伏尔泰复信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机智和屠杀不相称。……难道这里是

高谈哲学、其乐无穷的国家吗？它还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国家呢。”这场屠杀之于伏尔泰，犹如德雷福斯<sup>①</sup>案件之于左拉和阿纳托尔·法朗士；这种暴虐的不公平将他激励起来；他不再仅仅是个文人，而成了一个积极采取行动的人；他放下哲学，进行战斗，或者不如说，他把自己的哲学变成了猛烈的炸药。“在这一时期内，我每一次发笑就无不谴责自己笑得像是犯罪一般。”正是在这个时候，他选了一个他有名的座右铭：雪耻。他激励法国人的灵魂反对教会的胡作非为。他开始倾泻出理性的硫磺烈火，竟至于融化法冠和权杖，打破圣职在法国的权力，帮着推翻了王位。他向自己的朋友和伙伴发出号召，要他们奋起战斗：“来吧，勇敢的狄德罗，无畏的达朗贝，大家联合起来；……打倒宗教狂热者和骗子，铲除枯燥乏味的高谈阔论、可悲亦复可怜的诡辩、信口开河的历史……数不清的荒谬绝伦；别让那些有见识的人反而屈从于那些无知无识的人；我们有义务给行将出生的那一代人以理性和自由。”<sup>②</sup>

就在这紧要关头，有人企图收买他；通过蓬巴杜夫人<sup>③</sup>请他当红衣主教，作为与教会和解的报酬。<sup>④</sup> 好像少

---

① 1859—1935，犹太人之子，法国军官，1894年被指控向德军出卖军事秘密，1904年才昭雪。——译者

② 《书信集》，1765年11月11日。

③ 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译者

④ 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319页；有人表示怀疑。

数三缄其口的主教统治也会令知识界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感到兴趣似的！伏尔泰拒绝了，他像另一个加图<sup>①</sup>，开始在每一封信的末尾都写上：“雪耻”。他分发他的《论容忍》。他说，如果牧师的布道，他们自己能身体力行，如果他们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他原本是可以忍受教条的种种荒谬绝伦的说的；然而“诡谲的手段，在福音书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却是基督教历史上血腥争吵的祸根。”<sup>②</sup>“对我说‘像我那样信奉敬神，不然神将惩罚你’的人，会立即说‘像我那样信奉敬神，不然我将除掉你。’”<sup>③</sup>“根据什么权利，一个生来自由的人可以强迫别人跟他自己想法一样呢？”<sup>④</sup>“由迷信和愚昧形成的宗教狂热是各个世纪的通病。”<sup>⑤</sup> 圣皮埃尔<sup>⑥</sup>所吁求的那种永久和平，除非人学会相互容忍哲学、政治以及宗教上的不同意见，否则是决不可能实现的。走向社会健全的第一步在于摧毁教会权力，它是排斥异己的祸根之所在。

跟着《论容忍》相继而来的有许多小册子，像尼亚加

---

① 公元前 234—前 149，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演说结束总要告诫：迦太基必须消灭。——译者

② 《作品选集》，第 62 页。

③ 同上书，第 65 页。

④ 《论道德》，《散文著作》，第 14 页。

⑤ 同上书，第 26 页。

⑥ 1658—1743，法国时事评论家、改革理论家，他的改革带有乌托邦色彩。——译者

拉瀑布<sup>①</sup>源源不断。它们是历史大事记、对话、书信、教义问答、痛斥、讽刺、训诫、诗歌、故事、寓言、注释、散文小品，或用真名或用上百个笔名发表——“是”迄今由一个人写出发表的最令人惊讶的各色纷陈的大量宣传品<sup>②</sup>。哲学从来不曾有人说的像伏尔泰那么清楚明白，那么有生气；伏尔泰用笔之妙，竟使人没有觉察到他是在写哲学。他十分谦虚地谈论自己：“我把自己的意思充分表达清楚：我像小溪，它们清澈见底，就因为它们不深。”<sup>③</sup> 所以，大家都读他的作品，不久，人人都有他的小册子，甚至牧师也是如此，有的竟销售三十万册。虽然那时的读者比起现在来还是少得多；但这样的盛况在文学史上是空前的。他说：“大部头的书已经过时了。”他就这样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坚决而又不倦地派出他的小兵士，使全世界惊异地看到他思想的丰富多彩和他 70 年来的宏伟能量。正如爱尔维修所说，伏尔泰跨过鲁比孔河<sup>④</sup>，站到了罗马面前。<sup>⑤</sup>

他率先“更高层次地批判”《圣经》的真实性和可靠

---

① 在美加之间，是世界著名大瀑布之一。——译者

② 罗伯逊：《伏尔泰》，1922 年伦敦版，第 67 页。

③ 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纽约，1908 年版，第 1 卷，第 196 页。

④ 罗马共和国时代山南高卢与意大利的分界线，公元前 49 年凯撒率部越过此河进入意大利，等于是违犯规定，向罗马元老院挑战。——译者

⑤ 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 101 页。

性；他有许多材料取之于斯宾诺莎，更多的取之于英国自然神论者，大部分则取之于培尔(1647—1706)的《历史与批判辞典》<sup>①</sup>；但是他们的材料到了他手里便变得何等光辉夺目，何等如火如荼！有一本小册子《萨帕塔的疑问》是写一个牧师候选人的。萨帕塔问得很天真，“我们如何进而证明，我们成百地烧死的犹太人，四千年来竟是神的选民呢？”<sup>②</sup> 他继续提出的一些问题，揭露了旧约纪事上先后不一致的地方。“两个宗教会议，如常常出现的那样，相互指责，那末它们之中谁是一贯正确的呢？”最后，“萨帕塔得不到答复，索性极其单纯地宣讲起神来。他向人们宣布这位公共的父亲，是赏罚者，是宽恕者。他从谎言中分辨出真理，从盲从中分离出宗教；他教人以道德并身体力行。他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又谦逊有礼；可他在恩宠之年——1631年在巴利阿多利德<sup>③</sup>被活活烧死了。”<sup>④</sup>

在《哲学辞典》“预言”这一条目下，他引用雷宾·艾萨克的《信仰的屏障》反对把希伯来人的预言适用于耶稣，接着讽刺地说：“就这样，他们自己的宗教，这些文字的盲目解释者与教会发生了齟齬，并顽固地坚

---

① 该书的许多注释有意破坏正统基督教的信仰。——译者

② 《作品选集》，第26页。伏尔泰本人是有点儿排犹的，主要是因为他跟资本家处的不很愉快。

③ 西班牙西北部该省省会。——译者

④ 《作品选集》，第26—35页。

持，认为这种预言无论如何都可能指的是耶稣·基督”<sup>①</sup>那是艰难险恶的岁月，当时人们被迫说出不说人们也懂得的有所指的话来，而达到个人目的的捷径总不会是笔直的。伏尔泰好把基督教的教条和仪式追根溯源，归结到希腊、埃及和印度，认为基督教的教条和仪式之适用于这些国家，并不是基督教在古代社会取得成功的最不重要的原因。在“宗教”条目下，他问得很刁钻古怪，“我们自己的宗教那当然是唯一的好宗教，此外，还有什么宗教是最无可非议的呢？”他进而描绘的一种信念和礼拜仪式恰好是和他那个时代的天主教截然相反的。他在极其莫测高深的一句俏皮话中说，“基督教必然是神圣的，因为它已持续存在了一千七百年，尽管事实上它多的是腐化堕落、胡说八道。”<sup>②</sup>他说明几乎所有的古代民族何以都有类似的神话故事，并很快得出结论，以为由此可以证明神话都是牧师们虚构捏造出来的，“第一个骗子遇上第一个傻瓜便是第一个神学家。”然而，他怪罪于牧师们的并非宗教，而是神学。正是神学上些微的意见分歧才引起了那么多的激烈争论和宗教战争。“惹起那么多恐怖事件的祸根的这些可笑又可怕争论的，并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靠你们的劳动为生，他们是过着舒适安逸生活的人，而你们却流血流

---

① 《作品选集》，第21页。

② 《论道德》，第2部分，第9章；莫利《伏尔泰》，第322页。



汗，茹苦含辛；他们发财致富，竭力结党营私，抢夺奴隶；他们给你们灌输破坏性的狂热盲从，让你们听他们的左右摆布；他们教你们盲目迷信，并不是要你们敬畏上帝，而是要你们惧怕他们。”<sup>①</sup>

切莫就此认为伏尔泰是完全没有宗教观念的。他坚决驳斥无神论；<sup>②</sup> 驳斥得很厉害，竟使百科全书派中有人反而攻击他，说“伏尔泰是顽固分子，他信神。”在《愚昧的哲学家》中，他的论说倾向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然而接着又缩回来几乎像是无神论了。他给狄德罗写信说：

我承认我完全不同意桑德森的意见。他否认有神，因为他生来就失明。我也许是错的；可是我处于他的地位，就会承认有一伟大的神灵，给了我那么多替代视觉的东西；我一思索，就看出众多事物之间种种奇妙的关系，我就猜想有个神工巨擘无所不能。如果说，猜度“他”是干什么的，又何以创造出眼前存在的一切事物来，这是冒昧无礼的话，那末否定“他”的存生，在我看来，也是冒昧无礼的。我殷切希望跟你见面谈谈，不论你自以为是“他”的造物之一，还是出于必然，取之于永恒、不能否定的物质的一颗微

---

① 《作品选集》，第63页。

② 见《圣人和无神论者》，第9、10章。

粒。不管你是什么，你是我不了解的伟大整体中可贵的一部分。<sup>①</sup>

他向霍尔巴赫指出，他的《自然的体系》一书的书名就暗示出有一种神圣的进行组织的灵性。另一方面，他断然否认会出现什么奇迹，也否认祷告的神效：

当我在修道院门前时，修女费秀对修女孔飞特说：“神显然很照顾我；你知道我爱我的麻雀；要不是我念了九遍‘万福马利亚’让他得到治疗的话，他早就死了。”……一个形而上学家对她说：“修女呀，‘万福马利亚’真是最灵验不过的了，尤其是一个姑娘在巴黎城郊用拉丁语这样念的时候；不过，尽管你的麻雀很可爱，我不相信神自己竟会有闲空来管你的麻雀；请你相信，他有许多别的事情要管呢。……”费秀说：“先生，这话有点异教的味道。我的忏悔神父会推断你不信神。”形而上学家说，“亲爱的姑娘，我信一个普遍的神，他从远古以来，就定出了治理万物的法则，例如，太阳发光，但是我不信有一个特殊的神为你的麻雀而改变世界的秩序。”<sup>②</sup>

---

① 《在他书信中的伏尔泰》，第40—41页。

② 《哲学辞典》，条目，“神”。

“至圣陛下，命运决定一切。”<sup>①</sup> 真诚的祈祷不在于要求违犯自然规律，却在于接受自然规律，认为它是神的不可改变的意志。<sup>②</sup>

同样，他也否认自由意志。<sup>③</sup> 至于灵魂呢，他是个不可知论者：“四干部形而上学也不会告诉我们灵魂到底是什么。”<sup>④</sup> 作为一个老人，他原意相信真的能够永生，但发觉这很难。

谁也不相信能给跳蚤以永生的灵魂；那末为什么给大象、给猴子，给我的随从以灵魂呢？<sup>⑤</sup>……一个婴儿就在它获得灵魂的时刻，死在母亲肚里了。它再出现时还会是胎儿么，还会是儿童，还会是成人么？再生——成为与你过去一样的人——你必须具有当时完全清醒的记忆；因为正是记忆才使你认同自己的存在。如果你丧失记忆，你如何会是同一个人的呢？<sup>⑥</sup>……为什么人类自鸣得意，认为只有他们才天生具备精神上永生的原则？……也许是出于他们异乎寻常的虚荣心吧。我相信，要是孔雀会说话，

---

① 《书信集》，1767年2月26日。

② 《哲理小说》，第412页。

③ 见《愚昧的哲学家》。

④ 《哲学辞典》，条目，“灵魂”。

⑤ 莫利：《伏尔泰》，1886年版，第286页

⑥ 《哲学辞典》，条目，“复活”

他也会夸耀它的灵魂呢，而且会断言，灵魂就寓居在它的尾巴里。<sup>①</sup>

在这种早年的心态下，他也接受不了相信永生是为道德所必需的这样的看法：古代希伯来人没有这样的看法，正好那时候他们却是“优选的民族”；而斯宾诺莎则是道德的典范。

他晚年改变了想法。他开始觉得信神而不伴之以赏罚和永生的信念便没有什么道德价值。也许是，“对一般人来说，一个因果报应的神”是必需的。培尔曾经问道：“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能够存在下去吗？”——伏尔泰回答说：“能够的，只要他们也是哲学家就行。”<sup>②</sup> 但是，人很少是哲学家；“如果有个小村落，要治理好就必须有宗教。”<sup>③</sup> 甲、乙、丙中甲说：“我要我的律师、裁缝、太太都信神；我想这样我将少受些偷窃，少受些欺骗。”“要是神不存在的话，也必需将他造出来。”<sup>④</sup> “我开始比真理更重视幸福和生活了”；<sup>⑤</sup> ——他在启蒙运动浪潮中就令人惊奇地预见到康德后来用以反对启蒙运动的那种说法。他对无神论朋友采取温和的自卫的态度；他在《哲学

---

① 《哲理小说》，第411页。

② 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169页。

③ 《哲学辞典》，条目，“宗教”。

④ 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172页。

⑤ 《书信集》，1738年9月11日。

辞典》条目“神”中向霍尔巴赫致意说：

你亲自说，信神……使有些人不犯罪；单是这一点就令我满意了。只要这种信念哪怕只防止了十次谋杀、十次诽谤，我认为全世界就该接受它。你说，宗教引起了数不清的灾难；不如说是统治着我们这个不幸的星球的迷信引起的。迷信是真诚地崇拜上帝的最凶恶的敌人。愿我们深恶痛绝常常撕裂其母亲心胸的这种怪物；反对迷信的人都是人类的恩人；迷信是条毒蛇，它将宗教盘压得死死的；我们必须砸碎它的脑袋而不伤害它所吞噬的母亲。

迷信与宗教间的这一区别在他看来是带有根本性质的。他乐于接受登山训众<sup>①</sup>中的神学，并赞颂耶稣的功绩。这是圣徒们的激扬文字难以与之伦比的。他把耶稣置于圣贤之列来进行描绘，痛惜以耶稣的名义犯下种种罪恶勾当。最后，他建造了他自己的教堂，题辞是“伏尔泰为敬神而建”；他说，这是欧洲给神建造的唯一的一所教堂。他向神作了一番庄严的祷告；在条目“有神论者”中他最后清楚地阐释了他的信念。

---

<sup>①</sup> 指耶稣对门徒的教训，见《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至第7章第27节。——译者

有神论者就是一个人坚定地相信有一个最高的神，其强大有力也同样和蔼善良，他创造万物……；他惩罚一切罪恶都不暴虐，善意报答一切德行；……他要根据这一原则与其余的世界联合一致，不参加全都相互倾轧的任何宗派。他的宗教最古老久远，也最广为传播；因为纯真地崇拜神先于世上的一切体系。他说的言语所有民族都懂得，虽然他们彼此间是言语不通的。从北京到卡宴<sup>①</sup>都有他的弟兄，他把所有的圣人贤哲全算作他的同伴。他认为，宗教既不存在于一个形而上学家的玄之又玄的见解里，也不存在于徒有其表的形式里，而存在于崇敬与正义中。行善是他所崇敬的，尊神是他的信条。回教徒向他大声嚷嚷：“请注意，不要不去麦加朝圣！”——牧师对他说，“不去洛雷托圣母堂朝圣，天打雷劈了你！”可是他对洛雷托、对麦加都一笑了之；只是扶贫济困，保护被压迫者。

## 九 伏尔泰和卢梭

伏尔泰一头扎进了反对教会的暴虐行为，以致于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中不得不几乎退出对政治腐败、政

---

<sup>①</sup> 亦译开云，法属圭亚那首府。——译者

治压迫所进行的战斗。“政治并非我的本行；我始终只愿薄尽绵力使人们少点儿愚昧，多点儿正直。”他懂得政治哲学可以是多么复杂的一回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此越来越深信不疑了。”我讨厌所有那些从自己的阁楼深处治理国家的人”；<sup>①</sup>“那些没有本钱而轻率治理国家的立法者；……管不好自己的太太和家务，却极有兴趣管理世界。”<sup>②</sup> 这些问题不可能用简单的一般的公式来解决，或者把人分作一边是傻瓜和骗子，一边是我们自己——这样的办法来解决。“真理并不跟党派沾亲”；他写信给沃夫纳格说，“像你这样一个人的责任正是有选择但无豁免的特权。”<sup>③</sup>

他因为有钱而倾向于保守，这和饥饿的人要求改变现状同出一理。他的万灵妙药是财产的扩展：财产所有权赋予人以人格并使人在道德上自尊向上。“拥有财产，能使人在气质上倍觉有力。毫无疑问，拥有家产的人经营自己的产业会比经营别人的产业更为出色。”<sup>④</sup>

他不愿就政府形式问题自己去多费心机。理论上他喜欢共和国，但是他也懂得共和有缺陷：共和容许党派倾轧，即便党派不引起内战，起码也破坏国家的统一，共和只适用于受地理环境的保护，又不曾为财富所糟蹋

---

① 《书信集》，1763年9月18日。

② 倍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237页注及第236页。

③ 倍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23页；莫利：《伏尔泰》，第86页。

④ 《哲学辞典》，条目，“财产”。

所破坏的小国家；一般地说“人难得有名副其实自己管理自己的。”共和国充其量也是过渡性质的；共和是社会的初期形式，是由家庭的联合而产生的；美洲的印第安人生活在部落共和国里，非洲多的是这样的民主国家。但是经济地位的分化结束了这些平均主义式的政府；分化又是发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什么国家形式比较好呢？”他问道，“是君主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他回答说：“这个问题颠来倒去已经四千年了。如果要有钱的人答复——他们都要贵族政治。如果问人民——他们要民主政治。只有君主要君主政治。然而几乎整个地球全由君主统治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问耗子去吧，他们曾提议在猫儿头颈上系个铃子。”<sup>①</sup>但是当一个人通信的人论辩说，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时，他回答道：“但愿马可·奥勒利乌斯<sup>②</sup>是君主吧；因为不然的话，对穷人来说，被一个狮子还是被一百只耗子吃掉又有什么不同呢？”<sup>③</sup>

同样，他差不多对国籍漠不关心，像个以四海为家的人；他几乎没有一般字义上的所谓爱国心。他说，爱国心一般指的是一个人除自己国家外仇恨其他任何国家。要是一个人盼望自己的国家兴旺发达，却又决不牺牲别的

---

① 《哲学辞典》，条目，“祖国”。

② 121—180，罗马皇帝，是个体恤下情的法律实践者。——译者

③ 《书信集》，1777年6月20日。



国家,那么他同时既是一个明智的爱国者,又是一个世界公民。<sup>①</sup> 像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他赞美英国的文学和普鲁士的国王,尽管法国正在和英国和普鲁士两国打仗,他说,既然国家双方打仗。它们之中也就没多大可以选择的了。

他最痛恨战争。“战争是万恶之首;可是没有一个侵略者不文过饰非,都藉口说他的罪恶是正义。”<sup>②</sup> “杀人是禁止的;所以一切杀人犯都受惩罚,但他们在号角声中大批杀人除外。”<sup>③</sup> 在《哲学辞典》条目“人”的末尾,他发出一点“关于人的总的感慨”:

使人从存在于母亲肚子里时的植物状态,又从婴儿状态中的动物状态,到开始有自我感觉的理性成熟状态,需要20年。发现哪怕一点点人的自身结构竟需要30个世纪。了解一点他心灵的东西则需要无限的岁月。然而一瞬间就足以置他于死地。

他因而认为革命是补救的办法吗?不。因为,第一,他不信任人民:“人民从事理性活动的时候,一切便都完了。”<sup>④</sup> 大部分的人总是过于忙碌,无暇认识真理,直至

---

① 倍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222页。

② 《愚昧的哲学家》。

③ 《哲学辞典》,条目,“战争”。

④ 《书信集》,1766年4月1日。

谬论变成了真理；他们认知上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替换另一种神话而已。“一旦原有的谬论得以成立，政治便利用它作为口碑载道的东西，直至另一种迷信起而摧毁这一种谬论，政治又从第二种谬论大获裨益，犹如它从第一种谬论获益非浅一样。”<sup>①</sup> 于是乎不平等又在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只要人还是人，生活还是一场厮杀拼搏，它就几乎难以消除。“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那些人，如果他们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享有自由，享有财物，并受法律的保护，他们便道出了最大的真理”；但是“平等同时可以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也是最梦幻一般的东西：最自然不过是它局限于权利的时候，最不自然则是它试图平分财富和权力的时候。”<sup>②</sup> “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是一样强壮有力的；可是他们可以是同样自由的；正是这一点是英国人已经做到了的。……享有自由是指除法律以外，不受任何东西的约束。”<sup>③</sup> 这是自由分子的想法，是杜尔哥<sup>④</sup>、孔多塞<sup>⑤</sup>、米拉波以及伏尔泰其他伙伴的想法，他们希望来一次和平革命；这不能很好地满足被压迫者的要求，他们要求自由不如要求平等迫切，甚至牺牲自由也要平等。卢梭是一般人民群众的

---

① 《伏尔泰的散文》，第15页。

② 《哲学辞典》，条目，“平等”。

③ 同上书，条目，“政府”。

④ 1727—1781，法国政治家及经济学家。——译者

⑤ 1743—1794，法国数学家及哲学家。——译者

喉舌，对阶级的悬殊很敏感，这些悬殊随处可见，所以他要求平均分配；后来当革命大权落到他的信徒马拉和罗伯斯庇尔手中时，“平等”时来运转，“自由”却上了断头台。

人间立法者出于他们的想像想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因而塑造出种种乌托邦来。伏尔泰对它们是持怀疑态度的。社会是时间的产物，并非是逻辑上的三段论式；过去的东西从门里被推出去时，它又从窗户钻了进来。问题在于证明我们用什么变革的办法才正好能够减少我们实际上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上的痛苦和不公正。<sup>①</sup> 在《理性的历史赞美》中，真理，理性的女儿，在路易十六接位时，表示她兴高采烈，还盼望巨大的改革；理性对此回答说：“我的女儿呀，你了解得很清楚，我也盼望着这些东西，还盼望更多的呢。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时间和思想才行。我总是觉得欣慰的，因为在诸多失望之中，我还是取得了一些我所向往的改革。”但是杜尔哥当权时，伏尔泰也为之雀跃欢呼，写道：“我们在黄金时代里可以出头露面大干一番了！”<sup>②</sup> 他曾经鼓吹的改革如今就要到来；设立陪审制、废除什一税、穷人豁免一切赋税等等。再说，他不是还曾经写过那封著名的信么？——

---

① 倍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283页。

② 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234页。

我所见的每一件事物似乎都在撒播革命种子，革命必然不可避免地即将到来，但是我是享受不到亲自目睹这场革命的快慰的了。法国人总是姗姗来迟，跟在事物的后面，但是他们终究会跟上的。火种就是这样一家家传播开去的，一有机会，就会冒出灿烂的火花；于是将引起一场罕见的暴动！年轻人幸运得很，他们将看到美好的事物。<sup>①</sup>

[BFQ]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他片刻也不曾想到，在这“灿烂的火花”里，整个法国会由衷地接受这位古怪的让·雅克·卢梭的哲学，这位卢梭从日内瓦和巴黎正以感伤的浪漫小说和革命的小册子使世界为之震惊。法国复杂的灵魂好像分裂投身到这两人身上去了，两人那么判若鸿沟，却又那么具有法国人的特征。尼采大谈“欢乐的科学、轻快的脚步、智慧、火焰、优雅、强权逻辑、傲慢的可理解性、众星的舞姿”——当然，他想的正是伏尔泰。如今在伏尔泰一边又多了个卢梭：他满热情，一脑子幻想，是个具有高尚而又幼稚的梦想者，是资产阶级贵妇人崇拜的偶像，像巴斯卡尔<sup>②</sup>那样宣称：心里有自己的道理，那是头脑永远不能理解的。

---

① 《书信集》，1764年4月2日。

② 1623—1662，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及物理学家。——译者

我们又在这两个人身上看到了理智与本能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伏尔泰始终相信理性：“我们凭着口舌和笔头能使人更有教养、更加善良。”<sup>①</sup> 卢梭毫不相信理性；他好冲动，不怕革命的冒险，他指望用兄弟般的情谊把社会上因动乱和根除旧习而弄得纷崩离析的因素重新团结在一起。但愿法律可以取消，人们将进入平等和公正的盛世。他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送给伏尔泰，以种种理由反对文明、文学和科学，主张回到见之于野蛮人和动物的那种自然状态去，这时候伏尔泰答复说：“先生，我已收到你攻击人类的新作，谢谢。……迄今为止，没有人有你那么聪明诙谐，竟试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你的书让人想匍匐而行。然而，自从我放弃这种想法以来，如今已差不多 60 年了，令人遗憾地再要我有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可能的。”<sup>②</sup> 他看出卢梭返回野蛮状态的热切之心继续进入到他的《社会契约论》里，觉得恼怒得很。他写信给博尔德先生说：“唉，先生，如今让·雅克像个哲学家，犹如猴子像人一般。”<sup>③</sup> 他是“第欧根尼<sup>④</sup>发了疯的一条狗。”<sup>⑤</sup> 可是他却攻击焚毁该书的瑞士当局，坚持他那著名的原则：“你说的话我一句也不同意，可是我将誓死

---

① 《作品选集》，第 62 页。

② 《书信集》，1755 年 8 月 30 日。

③ 同上书，1765 年 3 月。

④ ？—约公元前 320，希腊犬儒学派原型人物。——译者

⑤ 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 1 卷，第 230 页。

保卫你说话的权利。”<sup>①</sup> 而当卢梭逃避他的许许多多敌人时，他热诚地邀请卢梭来乐园住在一起。那该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伏尔泰深信，所有这种对文明的非难指责全是稚气十足的胡说八道；人在文明状态下无可比拟地要比在野蛮状态下好得多；他告诉卢梭，人凭本性是猛兽，文明社会意味着是对这类猛兽的一种约束，减弱其残暴性，并通过社会秩序，可能发展其理性和乐趣。他同意事情很糟糕：“容许某类人说‘让作工的那些人纳税；我们不纳，因为我们不作工’这样一个政府决不比霍屯督人<sup>②</sup>的政府强。”巴黎即使在腐化堕落之中也还有弥补可取之处。在《如此世界》<sup>③</sup>中伏尔泰叙述一个天使如何派巴蒲克去进行采访，看波斯波利斯城<sup>④</sup>是否该毁灭；巴蒲克去了，他发现许多罪恶的现象，惊恐万分；但是不久以后“他开始对一个城市产生好感，居民虽然轻浮、虚荣、爱诽谤人，却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而又仁爱慈善。他很怕波斯波利斯会受到惩罚。他甚至害怕在自己的报告中作出说明。然而他是用下列方式提出报告的。他让城里最出色的翻砂工用不同的金属、泥土和玉石（最名贵的和最粗劣的）作材料铸成一座小小的人像，带给那位天使。他说：“难道

---

① 《在他书信中的伏尔泰》，第 65 页。

② 南非一土著族。——译者

③ 短篇哲理小说。——译者

④ 波斯古城。——译者

就因为这座可爱的人像不全是由金子、钻石形成的，你便要打烂它吗？”天使决定不考虑再毁掉这座城市，却听任“如此世界”了。毕竟，人如果只想改变制度而不先改变人的本性的话，那么未变的人性不久又会使那些制度起死回生的。

这里又是那固有的循环了；人确定制度，而制度又培育人；改变从哪里才能切入这一环节呢？伏尔泰和自由主义者认为，可以凭着理性教育人，改变人从而缓慢地、和平地破除这个环节；卢梭和激进分子则觉得打破这一环节，只有靠出于本能的激情行动才行；它们会破除旧制度，并受热诚的驱使建立新制度，然后自由、平等、博爱才能盛行于世。也许真理还高踞两派意见不一致的阵营之上呢；本能必定要摧毁旧的，但只有理性才能建立新的。当然，反作用的种子在卢梭的激进主义中埋下丰盛的前景了：因为本能和情感终归是忠于它们所源出的往昔；它们适应往昔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经过革命的净化之后，心灵的需要又会召回超自然的宗教和惯常安宁的“昔日的太平盛世”；在卢梭之后就出现了夏多布里昂<sup>①</sup>、斯塔尔夫夫人<sup>②</sup>、迈斯特尔<sup>③</sup>和康德。

---

① 1768—1848，法国外交家和浪漫主义作家。——译者

② 1766—1817，法国女作家、文艺理论家。——译者

③ 1753—1821，法国论辩作家、德育家和外交家。——译者

## 十 结 局

与此同时,这位“笑容满面的哲学家”在费尔涅种植他的花园;这“是我们在世上所能做的最好不过的事情了”。他一向愿望长寿:“我怕的是我还没有克尽职责就先死了”;<sup>①</sup>可是如今他已尽了本份了。他慷慨豪放的事迹数不胜数。“不论远近,人人都求他帮忙;人们就教于他,诉说他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恳请他用笔或以他的名望进行援助。”<sup>②</sup>对犯过某种不轨行为错误的穷人,他尤其关心;他会为他们求得宽恕,接着又将他们安置在要诚实从事的职位上,同时对他们进行观察和忠告。有一对年轻夫妇抢劫了他,却跪了下来求他原谅,他便跪下扶他们起来,告诉他们,他的宽恕是让他们悉听自便,他们只跪求上帝宽恕就行了。<sup>③</sup>足以说明他的性格的一件事情是养育高乃依<sup>④</sup>一贫如洗的侄女,教育她,还提供了陪嫁的东西。他说:“我做的区区好事是我最乐意做的事。……我受攻击时,拚死命奋战;我对谁都不屈服;但是在心底,我是个善良的鬼,最后我都一笑了之。”<sup>⑤</sup>

---

① 《书信集》,1766年8月25日。

② 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235页。

③ 罗伯逊:《伏尔泰》,第71页。

④ 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大师。——译者

⑤ 罗伯逊:《伏尔泰》,第67页。



1770年他的朋友准备集资为他造一个半身像。富人只准出一点点钱，因为数以千计的人都以出资为荣，要求捐款。腓特烈询问他该出多少，回答是：“陛下出一克朗，<sup>①</sup>并刻上名字。”伏尔泰庆贺这位帝王在栽培别的科学之外还奖励解剖学，捐造一座骷髅像。他反对造像的全盘计划，理由是他没留下好让人塑造的面容。“你难以猜想像该是怎样的。我的眼睛凹陷之时；我的面颊像旧羊皮纸，……我仅有的几颗牙齿都掉光了。”对此，达朗贝答复道：“天才……总有一副神态，它的兄弟，天才是很容易就会发现的。”<sup>②</sup>当他心爱的美妮吻他的时候，他说这是“生物着死。”

他如今已八十三岁；他不禁渴望生前去看看巴黎。医生们都劝他不要作这样劳顿的旅行；但是他答复说，“要是我想干一件蠢事，什么也阻挡不住我的”；他活得那么长寿了，工作得那么勤奋，以致他也许觉得他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死去，死在他从那儿流放出来已经如此长久而又令人激动的巴黎。他就这样去了。劳顿的旅途一英里接一英里，他到了法国境内；他的马车到达京城时，他的身子骨几乎散了架。他立即到青年时代的朋友达让泰尔那里，他说：“我是向死神告了假来看你的。”第二天，他的房里来了三百位客人，像国王那样欢迎他；连路易十六

---

① 值五先令的一个银质硬币。——译者。

② 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497页。

都不免妒嫉起来。来访者中有本杰明·富兰克林<sup>①</sup>，带着他的孙子求伏尔泰祝福；老人将瘦骨嶙峋的双手放在这青年的头上，嘱咐他献身给“神与自由”。

他现在病势沉重得很，牧师听他忏悔来了。伏尔泰问道：“长老先生，你是从谁那儿来的？”答复是：“从神那儿来的。”伏尔泰说：“好得很，好得很，先生，可你的证件呢？”<sup>②</sup> 牧师毫无所获地走了。过后不久，伏尔泰请另一位牧师戈蒂埃来听他忏悔；戈蒂埃来了，但他拒绝给伏尔泰赦免，除非他先在完全信仰天主教教义的誓约书上签字。伏尔泰反其道而行之；他反而写了个声明，交给他的秘书瓦格纳：“我终生敬神，热爱朋友，不仇视敌人，但憎恶迷信 伏尔泰(签字) 1778年2月28日。”<sup>③</sup>

虽然他已病势严重，但他还是驱车去法兰西学院，穿过喧哗激昂的群众，他们攀上车子，将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送给他的贵重的皮裘扯成小块作纪念品。“这是本世纪历史性事件之一。从来没有一个从长期艰难冒险的战役中因极其光辉的胜利载誉归来的统帅曾受到过比这更为壮观的欢迎。”<sup>④</sup> 在法兰西学院，他建议修订法文辞典；他说话仍少年气盛，自告奋勇承担 A 字头下的全部工作。在散会时，他说：“诸位先生，我替这个字母谢谢你

---

① 1706—1790，美国政治家、著作家和发明家。——译者。

② 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 535 页。

③ 同上书，第 538 页。

④ 莫利：《伏尔泰》，第 262 页。

们。”对此，主席查斯特卢回答说：“我们也替文字谢谢你。”

当时，他的剧本《爱雷纳》正在剧院上演，他又不听从医生的劝告，坚持到场观看演出。这个剧本写的不好；但是观众奇怪的与其说是一个八十三岁的人竟写出一个不好的戏剧来，不如说是他居然什么戏剧都能写；<sup>①</sup>他们连声喝采，对作者表示敬意，声浪压倒了演员的台词。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以为自己进了疯人院，赶紧缩身，惊惶地奔向街头而去。<sup>②</sup>

那天夜晚这位文学的巨匠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几乎自以为可以安心死去了。他知道如今他已精疲力竭了；他知道造化给了他也许比他的前人更多的狂放奇特的精力，他已经完全使出来了。他感觉到生命正离他而去，这时候他还挣扎；但是死神是连伏尔泰也能打败的。1778年5月30日寿终正寝的时限来到了。

在巴黎，人们不准他使用基督教的葬礼；可是他的朋友让他阴森冷峻地坐在车上，装作他还活着，出城而去。在赛利艾尔，他们找到一个牧师，懂得规则不是为天才制定的；尸体就埋葬在圣地上。1791年大革命胜利后的国民议会迫使路易十六将伏尔泰的遗体迁往先贤祠。曾经是巨大火炬的余烬由十万男男女女的行列护送着通过巴

---

① 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525页。

② 同上书，第545页。

黎，街道两侧达六十万人。灵车上写着：“他是人类心灵的引擎，他是我们自由的航灯。”他的墓碑上只需要四个字：

伏尔泰墓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哲学的故事 上

作者 =

页数 = 3 5 5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